【全译本】

A JUDGE DEE MYSTERY



大唐狄公案

四漆屏



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

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

【荷兰】高罗佩／著

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全译本】

A JUDGE DEE MYSTERY



大唐狄公案

四漆屏

di gong an

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
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

【荷兰】高罗佩／著
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①四漆屏

[荷兰] 高罗佩

1

父母官，

天子臣。

朱笔直，

乌纱真。

冰心一片奉日月，

铁面千古惊鬼神。

这诗单表大唐名臣狄仁杰狄公居官清正，仁慈爱民，义断曲直，扶着锄恶的高风亮操。看官但知狄公乃盛唐名相，国之鼎鼐，他出为统帅，人为宰辅，执朝政，理万机，播名海内，流芳千秋。其实狄公早年官吏生涯更有可大书特书者，史载狄仁杰高宗仪凤年间为大理寺丞，一年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一时朝野传为美谈。仙机妙算，断狱如神之名，不胫而走。在担任县、州衙官员期间，勘破疑案无数，其中多有曲折离奇，惊心骇目者。

大唐高宗皇帝调露元年，狄公欢仁杰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京师一班同年僚友于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设宴饯送。时值暮春三月，淫雨绵绵，一连十几日不见天晴，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狼藉一片。一条曲折的石子幽径湿涔涔满眼绯红粉白，这景象不由使离别人更添几分怅惘。

饯席约莫有了一个时辰，见亭外雨渐渐小了，只是丝丝凉风偶尔夹着几点雨珠。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执手咽噎，叮咛赠言。狄公—一屈躬称谢，并不感伤。驿车在远处的一株虬松下等候。

亭内如今只剩三人：梁体仁和侯钧，同是刑部员外郎，与狄公最是莫逆。——狄公官为大理寺丞，与刑部的官员过往甚密，职司隶属虽有差异，但理刑析狱等却是雷同的公事。两下又时常为断决滞狱互通案情，往复公牍，遇有疑难，也常在一起切磋议析，故最为投契。梁、侯二人对狄公自荐外放深感惋惜，临到此时尚存一线希望，力图劝他口心转意，仍旧留在京师任上。

“狄年兄此举，小弟们还是不解。京师如同那北斗，天下州郡不过拱北的众星。年兄宁弃中枢而赴边陲，难道真的不屑于京师的繁华富庶，居息便利。”梁体仁又苦劝。

侯钧点头赞同：“年足在大理寺时一年间断滞狱一万七千，无冤诉者，令名鹊起，天下闻知。正待展鹏翼奔锦绣前程，却自选了蓬莱那个海隅边地去当县令，有何出息？没见亭外那一片落红，陷在泥淖中，污了色泽芬芳，好不叫人怜惜。”

狄公抚须微笑：“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彰善锄恶，固然是居帝都而俯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耐静，不堪寂寞，又受热闹。每每憎嫌那一堆堆部文案牍，纸上官司，终觉无味。只想拣一处用武之地使动手脚，试试自己独处机宜的真本事，也过过专擅一方的官瘾，庶不负我平生疏狂气格和风流情志。”

梁体仁大不以为然，道：“刑部、大理寺莫非没你用武之地？不能专擅独断便是捆束了你手脚？部文案牍、纸上官司，便是都没趣味的？前几日邸报道，户部的度支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三千两潜逃。身为朝廷命官，竟还是盗贼之性，刑部这两日已发出海捕文书，着天下州县缉查访拿。户部尚书侯年伯日日来刑部催问信息。这眼前的一桩巨案，不正是大展身手的用武之处么？”

侯钧呷了一口冷酒，接上话头，“狄年兄，这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虽说目下尚无半点线索，想来天网恢恢，罪犯终有伏法之日，怎会纵容逃漏这吞舟大鱼。”

梁体仁又道；“侯钧贤弟乃侯年伯之亲侄，待访拿了王元德，也解了侯年伯心中一块悬石。再说，再说蓬莱原县令被杀之事刑部堂官亲去勘查，尚无结果，年兄你如今贸然接受了这官印，又焉知此案情由备细、隐曲微妙？明日卷身入漩涡险流，退身不得，后悔恐是迟了。”

狄公笑道：“你两位不必过虑，蓬莱究竟是海隅一曲，弹丸之地，如此些小之案勘破不了，枉在大理专尸位若许多年。”

梁体仁小声道：“刑部汪堂官从蓬莱携来之案牍档卷中最要紧的几札信函竟不翼而飞。年兄还不明白，那亲案子必有京师的高官巨宦卷入。倘是真有个山高水低，年兄你丢了前程事小，只恐怕还有不测之祸哩。”

侯钧也道："年兄今日思退步，时犹未晚。只需推说旧病复犯，身子不适，向吏部递一表呈，十日之内吏部必重行议选。我先与吏部去打个招呼，到时候改了牒文，另派人去蓬莱，年兄还是照旧留在京师，我们亦可久聚一处，永不离分了。"

狄公听罢，心中十分感檄。朋友真挚之情、肺腑之声固当领佩感铭，但心志已决，坚不可改。他慢慢呷了一口酒，正色道："蓬莱县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也是我报效朝廷之伊始，我狄仁杰此念已定，你们两位也不必再劝了。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填身沟壑，也必无反悔之心"

侯钧叹道。"怕是效命不成，空折了前程，徒生伤悲。"

狄公抬头望了望天色，此时春云舒卷，断雨零星，笼罩在远处树林间的阴霾被温风渐渐吹散，馨香四起，天光大开。周围深绿浅翠平添一重生色，桃杏笑靥，粉面扑人。断续可听到林间的鸟雀啁啾啭鸣。

"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公站起，鞠躬拜辞，双手各执定梁、侯的衣袖，久久噎哽不语。

梁、侯两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公出了悲欢亭，向驿车仍慢慢行去。

2

驿车辚辚，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公与老家人洪亮晓行夜宿，不觉已过七天。

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驿车驰入了一座猛恶林子，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浓荫匝地，不辨天光日影，形势十分狰狞险恶。洪亮抱怨狄公不肯答应沿途官驿派兵护送的要求。狄公执意不惊动地方，悄悄地来到蓬莱县治。

狄公看出洪亮的心思，便搭讪上说话，只想让他忘怀了眼前的恐惧。

"洪亮，我已细细披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牍，大致明白了这案子的本末，奇怪的只是卷牍中那几札死者的信函如何会在刑部档馆不翼而飞。须知那些信札皆是从王县令的书斋中搜去的，于勘破此案至关紧

要。汪堂官带来京师后即钤封了，贮入档馆，没几日竟失窃了。岂非咄咄怪事。”

洪亮点点头，道：“汪堂官在蓬莱只呆了三天，也令人生疑。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返京交差。”

果然，一议及案情，洪亮便迷溺其中，忘乎所以。

狄公又道；“我外放蓬莱县的批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汪堂官，谁知刑部说汪堂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签押了他的印玺，拟议挂悬。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得从头做起。”

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驿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

“过路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个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便放行。”——驿车前站着两个熊腰虎背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装扮，手中各执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

狄公愠怒，跳下驿车，抽出腰间雨龙宝剑，厉声道：“哪里来的剪径野贼，胆敢截住驿车，勒索钱银。”

其中一个大汉上前道：“看你们行囊单薄，料也不是贪官富商，故只索几两银子酒钱。倘是银子舍不得施，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抵押了，也凑合过．”

狄公骂道：“你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得，折臂断腿，莫叫冤枉。”

两个大汉听了，不由大怒，舞起阔刀便向狄公杀来。

狄公剑法精深，先卖个破绽退了一步，待两大汉扑上前来，猛转身回刺。——先将一条大汉的阔刀击飞了。

另一大汉不甘示弱，一面挺身遮护同伴，一面举刀舞向狄公。只三个回合，狄公一剑闪出，正削去那大汉的头帻并一绺黑发。两个大汉惊惶不已，欲待夺路向林中奔逃去，却见狄公呵呵大笑，收了宝剑，一面慢慢捋动颔下的大把黑须。洪亮也站到狄公身旁颔首频频。

两个大汉又回转身来，拱手道："客官留名，好叫我们识羞耻，日后但有相遇之时，不敢造次。"

洪亮笑道："你们快快逃命吧：这位是新任蓬莱县令狄老爷，不斩你两个无名鼠辈。"

两大汉羞惶满面，又叩地一拜，乃逃入山林。

黄昏时分，狄公驿车进了兖州城，先去州治行司办签了过境文牒，遂迎入官驿安顿住下。狄公、洪亮匆匆用了夜膳，沐浴罢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

突然一阵敲门声，洪亮开了房门，进来的正是日间在林子里剪径的两条大汉。

狄公笑道："却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弟兄。我这里倒正有几两散银，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

两大汉羞愧不已，更觉负疚，双双拜跪在地，口称专来此地向狄老爷谢罪。

原来，这两条大汉一个名唤乔泰，一个名唤马荣，马荣少乔泰一岁，换帖结为弟兄。两个同是贫苦出身，只因抗捐杀人，逃来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如今迷途知返，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效命左右，权且糊口。

狄公也心爱这两条大汉膂力过人，且有武艺；又言词挺拔，气格豪爽，识义利，怀羞耻，日后时常开导训教，正是衙门有用的干才。遂即答应收留乔泰、马荣两人，暂以为亲随干办，登录簿册，治备行装，一同赴蓬莱县衙门充役。

两个听了，大喜过望，禁不住呜咽出声。狄公好言安慰了一番，劝勉他们一心一德，辅弼衙司，他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狄公吩咐侍役又治了一席，各各斟满了酒，务必尽欢。乔、马两人又对天盟誓，永远忠于职守，服膺狄公。是夜他们便留宿官驿。

3

第三天日落时分，狄公一行到了蓬莱县城。蓬莱县滨临海湾，距城

厢约九里内河流出海口处有著名的蓬莱要塞炮台，要塞隶属平海军，负责屏卫海疆，管理外国通商，设关征税，缉查违禁等一应事务。蓬莱县衙的职司则在清肃城乡，宣导德化，功课农桑，敦敷五教，受理民事狱讼，督察浅谷兵赋等项。与炮台驻守的镇军，礼仪周至，故一向相安无事。

狄公一行进了西门，一路慢慢逛来，细细观瞻。见市应虽不甚闹热，但也店铺相连，秩序井然。街衢上行人不多，而水手、船匠、和尚却不少。时常可遇着三三两两的香客，大多是经商贩货的。碧眼红须、挺胸凸肚的是西洋来的，皮色黝黑、坦胸露臂的来自南洋；唯有东洋的，耳目嘴脸无异，服饰穿扮不同而已，也不尽操胡语，和颜悦色，彬彬有礼，故最能与我大唐臣民和睦相处，极少龃龉。

绕过孔庙的高墙，转折市舶司、金银市，便来到了县衙的八字大门。一锃亮铜钉大门，血红的廊庑栏栅映着对面雪白的重檐照壁，十分耀目。栏栅内右首一张大鼓，左首一面铜锣，大门外站立着两个倦怠的值番衙丁。

洪亮上前递过大红印玺的吏部牒文，传命县丞二行出来迎拜新任县令。

衙了闻知是新任县令徒步驾到，吓得先跪下磕了几个头，不敢接牒文，掉头便奔衙厅去报信。

不一刻，从衙厅内蹒跚奔出一个须眉斑皤的年老官吏，抢步到狄公面前纳头便拜，嗫嚅道：“下官唐祯祥，忝居县衙主簿。前任王县令不幸遇害后，衙门一应日常庶务皆由下官暂理，专一恭候新县令莅任。”

洪亮递上吏部牒文，唐主簿接过阅毕，又屈身拜揖：“狄老爷驾到，下官疏于迎拜，万望恕罪。只因没接到州府邸报，老爷又没派人先行传达，故此怠慢渎职，容下官日后勤勉补赎。”

狄公笑道：“唐主簿一向黾勉公务，谨慎本职，并无过愆。明日如时后主簿即会同衙里全数椽吏佐史、六曹参军来参见本官。”

唐主簿遵命，一面引狄公径入内衙书斋坐定，吩咐厨役备膳。洪亮带四名衙役搬动行李，乔泰、马荣则跟随去厨下帮忙。

“哦，明日还可传命城厢的四个当坊里甲来行里参见，我有话

问。”狄公道。

“老爷，本县有五个里甲。——河东湾已设第五坊区，又称番仁里。那里甲是个高丽人，极有德行，众番商十分崇敬”。

唐主簿看了狄公一眼，又道“狄老爷尽管放心，明日衙门一应公事，我理当办得有条不紊。老爷一路车马劳顿，待会儿用过夜膳便去……休歇吧。”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

唐主簿犹豫了一下，又开了口：“不过，不过，老爷的宅邸一时恐有不便。王县令在时，刚将内宅修饰过一见又添刷了一层新漆，只是王县令他猝然遇害，刑部尚未结案。他的行囊什物虽寡薄，却还搁在房中，没法搬出。我已与他在京师的胞弟去了两信，催其赶快来蓬莱收拾遗物，可至今却音讯全无。——王县令早年丧偶，也无子息，他这一死，真可谓是身后萧条哦。”

狄公问：“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时，居息何处？”

唐主簿答日：“汪老爷来这里时，当夜宿在玉县令的宅邸里，第二日便在这内衙草草安了一个床铺，再也不去那里住了。没三日便匆匆口去京师。”

狄公不由启疑：“唐主簿可知其中缘故？”

唐祯祥四面看觑了一眼，小声道：“王县令的宅邸夜间甚不安宁”

狄公惊问：“这话怎说？”

“下官哪里敢瞒老爷，正是王县令的阴魂不散，时时在他的宅院周围游荡。那一夜汪堂官正撞着，吓得半死，再不敢去住了。——这事想来不假，下官也亲眼见着过两回。那鬼魂模样与王县令生前无异，只是不说话，恍惚去来，还躲闪着人哩。似有无穷冤屈未伸，故此郁结不散，不似王县令生前还一团和气。如今想来，好不怕人哟。故尔劝狄老爷也存个戒心，在这里书斋先住几日，等他那兄弟来这里与其厮会过，取去了行囊什物，想来无事了，才可搬入。”

狄公沉默不语，木然捋着颔下的胡须。

这时乔泰、马荣进来内行禀道，晚膳已齐备，请狄老爷与唐主簿外厅赴席。

晚膳虽是丰盛，狄公、洪亮却没有吃多少，倒是乔泰、马荣两人，大块吃肉，大杯斟酒，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晚膳毕，唐祯祥便告辞，自去街舍布置明日全衙吏员应卯参见事宜。当夜洪亮便服侍狄公在内衙书斋歇了，乔泰、马荣则去耳厢衙舍安顿不题。

翌日一早，狄公坐衙升堂。三通鼓毕，唐主簿已领全体衙员吏掾、六曹专司、典狱、尉校等跪在大堂下参见，总共四十来人。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

唐主簿—一报唱了全数衙员的姓名、籍贯、年甲，衙员们又向狄公—一禀述了各自的职司及薪俸数额。狄公照例勉励一番，明言他今番来蓬莱与前任多有更张改革，随即发下新订立之衙司条例，无论巨细，务必熟记。吏员但有犯禁违例，玩忽自渎的惩罚不怠；黾勉职守、荣立功勋者必有奖赏晋擢最后宣布任命洪亮为录事参军，协理衙门日常公务，乔泰、马荣为衙司缉捕，督领全县军丁武役，协办地方靖安，勘拿奸宄，收捕盗贼。其余箱帐、传驿、仓库、堤道，专官分司，—一落实。命唐祯祥仍领主簿，佐贰全县刑政，分判众曹。县学春秋祀典则由狄公亲领，又每月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

堂下四十来人耳目一新。个个敬畏。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谁敢渎职自污，招惹没趣？

散衙后狄公留下唐祯祥及县城五个坊区的里甲，有话吩咐。

狄公先问了五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详情，又嘱咐他们各自维护好坊区的靖安，遇有盗情、匪情和人命凶案立即报告衙门，不许怠忽延误。又特意向河东湾番仁里的里甲宣明朝廷开禁通商之国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明文法令，利益均受保护。然而凡涉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犯国家海禁条例的也追究不贷。

五个里甲告辞后，狄公将唐主簿叫到内衙书斋。“适才点卯时为何不见录事范仲？——我刚从这花名册上见到这个名字。”

唐主簿答日；“范先生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按倒是昨日一早便应回蓬莱销假。昨日午后老爷来到时，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田庄问询。——范仲回蓬莱照例都得在他的田庄住上一二日，携带些新鲜果蔬

回县治。——他的佃户说，范仲昨日早上才赶到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膳便赶来县城了。只不知为何至今尚未来衙。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不曾贻误过职守。”

狄公点点头，转过话题：“唐主簿详细谈谈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番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

唐主簿慢慢呷了一口茶，乃开口道：“王县令虽已五十开外年纪，却仍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衙里上下没有不敬爱他的。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畏服。”

狄公道：“这个我已略有所闻。如今你就说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

“算来王县令遇害也近一个月了。记得那一日早衙眼看要升堂，王县令尚未起身，房门兀自锁着，并无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心中不由起疑。急命衙役将房门撞开，见王县令已经倒毙在房中，早没了脉息。仵作沈陀说，王县令约莫死在半夜，查验后乃知道茶盅茶壶全有剧毒。”

“王县令系中毒致死，当无异词，当时你见他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狄公问。

“下官最觉触目的便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烹茶的，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茶壶里先放了茶叶，泡开了才斟在茶盅里慢慢饮啜。当时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茶炉也早已熄灭。茶叶也验了，并无毒药。故下官疑心是有人在王县令的茶壶里投了毒。”

“王县令烹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狄公又问。

“正是王县令自己提的水。他每日一早汲井，先备下终日烹茶的水。早衙升堂前都已饮过早茶了。——王县令于这吃茶之道，最有讲究，也最存细心。从茶炉生火，提水注人紫铜锅到茶壶泡开，斟人茶盅，事事躬亲，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个儿自斟自啜，也自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衙里上下见惯了的，谁也不去败他的兴，也从没人敢讨他的茶喝。——谁又想到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吃茶里。唉……”

“刑部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

“汪老爷来这里第一夜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吓得神智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签画了案牍便匆匆回去京师交差。临行又将王县令内宅房中和书斋细细搜查了一遍，将他的所有信札和笔录文字全数捆了，运去京师刑部细查。”

狄公道：“他签画的案牍我已阅读了。真所谓敷衍了事，潦草塞责。那些要紧的信札笔录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丢失了，汪堂官本人又匆匆去了南方，遗下一个无头案让我们来查办。好了，此刻你自回去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细想一遍，有什么可疑之处即来告我。”

唐主簿答应退出。狄公又唤乔泰、马荣进来书斋，命他两人乔装一番去县城茶楼、酒肆、赌场、妓馆各处走走，务必将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以便因势利导。祛邪扶正。乔泰、马荣高高兴兴领命而去。

天刚暮黑狄公便悄悄擎了一支蜡烛盏独个摸向王县令的宅队——宅邸与内衙书斋正隔了一个花园，花园内玲戏山西，泠泠碧池，月光下一派肃穆幽静。

狄公沿着万字回廊刚走到宅邸的粉墙下，却见花畦边古柳下的太湖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正与狄公撞个满怀。狄公大吃一惊，忙擎起烛盏照看，不料蜡烛却已熄灭。恍惚里狄公只记忆那人穿一件浅灰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个顶髻，左颊上似有铜钱大小一块斑记。

“你是谁？”狄公大吼一声。

那人并不答言，只一间便消失在太湖石后。

狄公急忙跳进花畦，沿太湖石后寻索了半晌，并不见那人影踪，心中不觉纳罕。——莫非正是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

狄公三脚并作两步，急赶到唐主簿衙舍。

“唐主簿，适间我在王县令的宅评外撞遇了一个人，那人见了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影踪。”

唐祯祥睑色变白：“那人可是穿浅灰长袍，没戴帽冠？”

狄公惶恐地点了点头。

“他左颊上可有一块黑斑记？”唐祯祥喘咻着，额上沁出了汗珠。

狄公顿时憬悟，发呆道：“莫不正是……”

唐祯样几乎声音带哭：“他正是冤死的王县令王立德啊！昨日我便说他阴魂不散，于今你狄老爷自己也撞上了！”

衙院里大风忽起，木叶乱响，隐隐听到门槅的开阖声。

4

莫非这行院内果真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竟然夜夜游荡于此，欲吐一腔冤屈。——狄公虽同孔子先师一样对鬼神持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但每逢真遇了鬼神却不是敬而远之，反是疑而近之，逐奇而寻之，务必探明虚实，追出究竟。其中往往偏又是人事居多，从未曾真的撞上过一个鬼。——此番他听了唐主簿言语，心知有异，又挑起了他的疑窦。

“唐主簿，此刻我即去王县令的宅邸察着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知我要为他伸冤复仇，必不致加害于我。”

唐祯样忙摇手道；“狄老爷岂可冒这等风险？倘真有个闪失，如何了得？”

狄公笑道：“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邸宅的钥匙给我。倘若我半个时辰还不出来，即传洪参军率众衙役赶来接应。”

狄公去外厅取过一个大灯笼，将灯笼内的蜡烛挑得亮火，便径向王县令宅邸而来。

月色融融，草虫嘤嘤。狄公壮着胆色大步流星直扑后宅园门，摸着了挂锁，即从油中取出钥匙打开了锁，推门而进。穿过小小庭院，即是王县令内宅。房门并没上锁，狄公轻轻推开，高擎着灯笼进入房中。

房栊甚是宽敞，靠墙堆起了几个箱笼和一堆捆扎严实的旧行囊。狄公正待走近去细看那箱笼，却见粉壁上闪过一个高大人影，心中蓦地一惊，依踅过一边细觑动静，那黑影也躲闪了。狄公再站立时，黑影又迎面升起。狄公乃知是自己的身影，不觉哑然失笑。

西壁有一雕花朱红槅子，上面交叉贴了两条盖有县衙大印的封皮，

门槅里便是王立德遇害的卧房了。

狄公撕揭了封皮，推门而入。——果然卧房最觉得触目的正是紫檀木柜上的那一个茶炉和茶炉旁的那口铜锅。狄公拉开木柜的门，见内里整齐放着一柄紫砂茶壶和四只茶盅，茶炉、铜锅、茶壶、茶盅都是古色古香的形制，并非通常厨灶俗具。狄公心里不由暗暗欣赏。

这一面，一轴中堂金碧山水，两边一对名人条屏。下首一个大书案，书案左侧支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右首一个大书架，整齐堆着一函函的书帙。狄公拉开书案抽屉看了，里面全是空的。——汪堂官已将王立德的所有信件笔札搜索一空。

狄公只觉惘然，思索着汪堂官此举的目的，一面随手翻看书架上的书。却又多是佛道的经典和星相医卦、炼丹服食之书，心中嫌憎，又搁过一边。

这时洪参军领两名衙役提着两盏大灯笼急匆匆进来房中。原来他听唐主簿说狄公独个来了这里，又知这宅院有鬼，放心不下，唤过两名衙役便赶来接应。

“洪亮，你来得正好，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全数清理一遍，能见着什么纸片信札的便好。”他自己则细细瞻观起壁上挂着的那幅中堂画轴和两边的条屏。这时他的眼光扫到了梁檩上。原来这房中的梁檩虽说满是尘灰且有蛀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依然奕奕有彩。

洪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绢面簿册给狄公。

“这簿册内似有王县令的字迹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

狄公接过一翻，见是一串串的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查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

“洪亮，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

“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有用。”

“这上面的数字与日期虽一时不明其奥妙，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便

是有用。我见那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与他的死因想来大有关联。你且小心存放了，带回衙斋去细细琢磨。”

5

傍晚，街市上店肆纷纷上门，而酒楼饭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泰、马荣乔装一番离了县衙兴冲冲迎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饱餐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

两人绕到市里闹热处，却见店铺都关门了，正觉扫兴，忽见大街隅角处有一爿小酒店还同出灯火，青布招上绣着"九味斋"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店堂。店掌柜在抹桌子，锅灶已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见乔泰、马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寒怯。陪起笑脸来致歉道："两位大爷见谅，小店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排门了。"

马荣正觉饥肠辘辘，听是已没酒菜，心里老大不乐，粗声道："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填肚子的。"

掌柜陪笑道："只有几张冷馅饼，却是猪肉馅心的，两位大爷不嫌弃，就白送与你们吧。"说着回转去厨下托了一个红漆木盘出来。

乔泰、马荣接过木盘，见盘内果有四张馅饼，忙拈了在嘴里一嚼，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冷了点。也顾不得许多，道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便出了店门。

春月婢娟，温风如酒，城厢夜色笼罩在一重重雾霭之中。乔泰、马荣信步踯躅，七折八转，忽见房舍渐渐深邃幽伏，且有花园篱笆固定，又听得远处哗哗水声，似有河流穿过。

果然前面不远处耸起二座弯弓形石桥，象一弧霓虹挂在朦胧的夜雾中。乔泰、马荣步上桥面，正待向桥下细看，忽见远远有一顶凉轿沿河岸慢慢抬来。轿中盘腿端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雾大，看不亲切，只隐约辨得有四个轿夫。突然，那凉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的那大汉盖头劈去。

乔泰失声大叫："马荣弟，快去救人！这僻偏之地，恐有杀人阴谋。"

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来，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倒，只听得"扑

通"一声，有人落水。

乔泰、马荣两人沿桥堍向河岸急急奔去。那四个轿夫抬起空轿，一溜烟没了踪影。

河岸上下大雾弥漫，五步开外便混沌不辨。乔泰、马荣追赶半日，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两人于是又急忙沿河岸寻回，一面侧耳细听溺水者的呼救声。--谁知四月夜色荒冷，一片阒寂，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谧，仿佛不曾有过适才那触目惊心的一幕。乔泰、马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心粗腿短，贻误了大事。两人沿河边又慢慢逡巡了半日，一无所获，只得怏怏而回，转上一条通向市里的大街。

6

夜色渐深，大街上车马在来，行人渐多。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各设下货摊，货摊边往往点起一盏五彩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

横街转角上有一爿大酒家还开着，招牌上挂起“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兀的兴隆。乔氛马荣拂起珠帘进去，一看帐台上那水牌，吓得连连咋舌——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待退出来，这时店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抬起一个酒盅觑着他俩，口中称道：“两位兄弟，陪鄙人喝两盅吧。”

乔泰皱眉道：“客官素昧乎生，如何相邀？”

马荣贪馋，又见那吃客瘦骨磷峋，一副斯文相，料无恶意，笑嘻嘻道：“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少嘴缺舌的，自己不会吃，偏与你厮陪？”

那吃客正色道:“兄弟这话便见生分了。鄙人之意是道两位同席用餐，酒足饭饱后共赏这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之赏心乐事。哪敢轻觑了两位阔爷！——今夜鄙人分得了点红利，思想与几个解趣的朋友厮伴厮伴，吐吐心曲。两位兄弟如不嫌憎，过来我桌上认个朋友，这酒钱我惠了，哪还要你们掏摸腰包？这江湖上行走，第一等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

马荣咧嘴大笑，这一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遂应道：“行过春风，便生夏雨，相会今日破费了，明日我哥儿俩请你的。”一面扯了

乔泰衣襟，随那吃客入席。

两下坐定，乃见桌上酒菜丰盛，那吃客并不曾动过杯箸，看似专治一席等候什么朋友的。

果然吃客开口道：“今日鄙人原邀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一面又唤过酒保添了些酒菜。

乔泰紧皱双眉，心中老大疙瘩不解，又经不起马荣一意撺掇，也便将就坐了，只等他们两个先动杯著。一面又细细端详那吃客相貌，揣测他的身份。

吃客虽五十里外年纪，却须眉星白，一团稚气，郁发于外。两条细眉似含蕴着无穷智慧。一对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出神。

“鄙人名唤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管掌厂坞钱银帐目一并器械采办，匠艺薪水。得闲时也做诗，故尔爱吃酒赏景。不一味以文会友，也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识得鄙人心性，虽不敢称豁达放浪，却是不肯胸中存半点芥蒂过夜的。”

这一番别致的自报，果然驱尽了乔、马两人心中的疑云，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荣只顾挑好吃的往嘴里送，酒吃滑了，不觉十来盅下肚。乔泰也有了三分醉意。

卜凯的身子飘飘然，忽作色道：“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是衙门里做公的。”

乔泰暗吃一惊：“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

卜凯笑道；“新任狄县令昨日莅任，就差遣两位来市井转悠，暗中勘察，令人敬佩。你两位倘真是没营生的痞子、闲汉，能这般逍遥自在？”

乔泰语塞，心中诧异。

马荣抢道。“卜先生只猜得一半。我这里索兴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当方土地，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

卜凯一愣：“兄弟说的是那王立德玉县令么？他不是早死了么？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接任。”

马荣道："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自，内里还有些蹊跷……"

乔泰以眼示意马荣。马荣顿悟，忙改口道："卜先生何不先说说王老爷活着时情景，譬如，他对下属吏员苛薄否。"

卜凯又笑："在下对衙门里的事一向不甚留意，他日见有与王老爷熟识的，一定引荐与你们，你们自个去盘问详里。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上心的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女子，便不觉有生之乐趣。任人骂我作老奴狂态，也不生气。"

马荣拍手道："卜先生好解趣！我们只是诗不会做，也不屑做，那酒与女子却也是十分上心的。"

卜凯小声道："今夜即随我去开个眼界如何？这勾当真可称是老马识途了。"

马荣见乔泰也无相拒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俩各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转转么——遂一手拉起卜凯催他引路。

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泰、马荣两人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小舟。

卜凯跳下小舟，乔泰、马荣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艄公耳语几句，小舟便剪开波浪向江心荡漾而去。

乔泰小声问："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

卜凯咯咯笑了："还没问你两位大名哩。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灯彩的那条大船么？不瞒两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地，海上温柔乡。"

马荣远眺，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华丽。

"卜先生，我名唤马荣，这位是乔泰哥，我俩是盟过誓的弟兄，最看重的便是信义两字，如今在衙门里狄老爷手下充役。卜先生尚义气，不妨从今后便认个朋友，遇有缓急，也可帮衬。"

卜凯点头微笑，心中三分敬佩马荣的豪爽气格。

未几，小舟靠了那花船尾舷，三人移身跳上花船，迎面便见一个珠

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卜相公见礼了，什么风吹到这里，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个信儿，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哩。"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来，心中十分欢喜，忙将他们三个引入里舱，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

卜凯问："金昌来过没有？"

老鸨答道："他没来。不知又去哪里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败你们的兴。"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么二领进来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粉白膏朱，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灯彩下显得十分夺目。

老鸨惊问："那玉珠呢？她为什么没来应酬？"

么二答道："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哩。一边还抽抽噎噎不停。"

正说话间又走进一个年轻姑娘，面目姣好，只是乌云不整，面带啼痕，并没抹粉涂脂。

老鸨怒叱："不中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委屈你了？和谁呕气？卜大相公老大脸面，哪一番亏了你的钱银数？还做张做致逞脸，不理睬人。"

那女子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纳个万福，低倒了头坐半边再不作声。

卜凯笑了笑，说道："玉珠小姐，今夜你侍候这位相公，正经是个年轻军官，远比我卜某人解意怜人哩。"说着自己拉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荣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鸨母出了舱门。

乔泰呆得愣过来搀了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

乔泰进了后舱，见王珠仍哭丧着脸，正待找话儿去宽解。那鸨母一阵风跟进来，又骂："你这没廉耻的行货，倒还来装正经，做观音，日日好酒好肉供着你，越发养活得你这淫妇灵圣儿出来了。"

乔泰功道："太太息怒，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再说，我倒是正喜欢她这模样儿哩。"

鸨母气很恨出了去，又回头道，“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脸来，仔细我扒了你的皮。”

半晌，么二又进舱里报道：“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吧。”

乔泰问玉珠愿意上船而去赏月否，玉珠道。“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一

乔泰也不勉强，便自个出来后舱，爬木梯上了船面。果见卜凯、马荣及那两位小姐早已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碧色穹幕上，清晖流荡，万里蝉娟。

乔泰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之时，忽听得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启人怆怀。

卜凯惊道；“听来象是玉珠的声音，你俩快下船去看看。”

乔泰猛悟，急回头跳下木梯，直趋后舱。马荣也跟着下了船舱。

两人推开后舱门，见玉珠被双手捆了，一个黑大汉正凶狠地用藤条抽她。她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声低微的呻吟。

乔泰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地抽起那黑大汉来。黑大汉抱头在地上翻滚，口喊

“饶命”。

鸨母赶到后舱，后面限定四五条大汉。见此情状，不由大怒，叫道。“来人，捉了这两个无赖。”

马荣手执一根烧火棍，厉声道：“谁敢上来动爷儿们一根毫毛，先打断他的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驴头。”

众人见马荣、乔泰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都旋踵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

卜凯排开众人，拱手道：“大家莫伤了和气。这两位爷儿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

老鸨听得真是衙门里的军官，乃知厉害，忙堆起一脸干笑，上前向乔、马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叱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

马荣大声道："今日这事也不深究了，各自散去，我们亦要回衙门了。日后谁个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提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感佩，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她颤袅袅走到乔泰、马荣身前深深道了万福，又自责道："这事也怪奴家的不是，致伤和气。两位爷儿得空闲时，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这里再赔礼了。"

乔泰扶定玉珠回去后舱她的房中，玉珠深情地望了乔泰一眼："你们两个果真是衙门里的缉捕？"

乔泰笑道："这个你还不信？"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符信，交与玉珠。

玉珠细看了那官印，似是认得，忙关合了舱门去隅角一个箱笼里取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捧与乔泰。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于我收存的，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于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甚朋自其中情由，只管匿藏着。今日你两位既是新任县令老爷手下的军官，就烦你们拿回去交与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乔泰惊愕，接过紫绫面包袱，慌忙纳入袍袖。两人默契，乃姗姗回到船头。

老鸨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众仆将乔泰、马荣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

7

乔泰、马荣回到县衙，见内行书斋尚亮着灯火，它进去禀报。

狄公正与洪参军在谈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个进来书斋，示意坐了，说道："适间我与洪亮查检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槛窗，

会不会是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杆将毒药吹入烧茶的紫铜锅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死，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启动。且从那里积的尘土判来，至少亦有半年一年没打开过那窗槅了。如今只需将投毒的行迹查清，王县令被害一案可望水落石出。你们两个今夜有何见闻，快快讲来与我听。”

马荣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地禀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

狄公惊道。“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个明日一早再去那里河边附近仔细打听，倘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洪亮，你仔细守行，但听得有人来衙里报人物失踪的，不要轻易放过了，可领那苦主去辨认。”

乔泰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卜凯及上了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际遇一五一十禀报了，说罢便从袍袖中将那个紫绫面包袱递上给狄公。

“玉珠姑娘叮咛道．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特意嘱她收藏的。只说是留与下任县令老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荣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我们转交于老爷验收。”

狄公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是一个黑漆木盒，盒盖珠嵌玉镶，十分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内里却是空的。

“盒里所藏被人偷了！乔泰，那玉珠说起过盘中原藏何物么？”狄公问。

“玉珠姑娘说，她也不甚明了其中情由。但知是玉珠在一次县衙侍应公筵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赏识她，百般抬举，又将这木盒交于她收存。语言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防意外之变，预先将这木盒托她藏过，留与后来的老爷收看。这中间想来必有深意。如今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那玉珠也未必知情。因为我见她的箱笼并未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日长月久哪能藏得稳妥。”

狄公捻着胡须，半晌无言。

马荣道：“这木盒如此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许多金银珠宝私赠玉珠。谁知玉珠心粗，从未开看，反便宜了那偷儿。”

洪亮摇头：“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内里收藏想来应是书信笔札或官衙文牍之类，未必会是金银珠宝。”

乔泰道：“听玉珠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机密。事关重大，王县令担虑县衙反不严密，故想出这一计来，留个后步。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着意外，可昭示后来县令破案线索。只可借这机密已被人窃去。那日我再去花艇，遇了玉珠定打问仔细，或可追出木盒原委来。”

狄公点头，表示赞许。乃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木盒好，其中委曲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去走一遭，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厝在白云寺的后殿内。”

洪亮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趾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依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过河去，从那围墙翻越进寺，正是后股，省去许多枝节。——老爷最嫌憎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晓得，必无好处。”

说话间四人乔装打扮一番乘着月色悄悄开了后衙角门，溜出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艄公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极好水性，摆弄起这船艇如同把玩刀枪棍棒一般，十分应手——狄公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点方向。

小船很快划到东门外河湾口对面的小山岗，找了一处隐蔽的柳荫里系泊定，四人便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是白云寺后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郁郁葱葱，十分茂密。狄公大喜，四个人很快穿下山坡潜到了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架便可翻越。

乔泰蹲下，马荣跳上他的背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越入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公骑在墙头，伸手接应乔泰。乔泰猿臂搭上狄公手腕，飞腾而上——不一刻四人便蹑进了白云寺的后殿。

后殿内原先供有伽蓝神，因为暂厝棺木，故一向无人看守，十分荒败。殿正中挂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了，供案上下蝙蝠屎、狸牲迹清楚可见。大殿前一横排列十来口黑漆

大棺木，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阴森可怕。

狄公摸出撇火石，点亮了一支小蜡烛，排头—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木前停下，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公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马荣、乔泰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但却十分惧怕鬼神又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昔见了腐尸、棺木，躲避唯恐不及。今日却不知哪里来的胆子，好在狄公、洪亮都在身旁，故总算略略有了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下到地上。棺内升起一股腥恶的尸臭，羼合着石灰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里多看一眼。一狄公举烛向格内一照，不觉倒抽了口冷气。棺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宅邸遇见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头发披散在瘦削的面颊上，尤其令人怵目的是死者友颊上正有一块铜钱般大小的黑斑记。

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汪堂官、唐主簿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狄公忽觉头晕目眩，心悸怔忡，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泰、马荣两人赶紧将棺盖盖了，重新钉合。

四人离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循原路回到山脚边。柳荫里寻着了那只小船，解缆启桨，仓皇返回。

8

天一亮早行升堂。门子来报唐主簿告假，又说范仲至今未来衙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未回蓬莱。狄公答道“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拟欲退堂。

话未落音，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两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地双膝跪下。狄公见那人相貌堂皇，衣饰考究，猜是乡宦士绅之流。

“小民顾孟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狄公知道顾孟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合称是船舶营造业之鼎鼐，执蓬莱百工产业之牛耳。——这两日狄分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档案看得烂熟。

“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狄公和蔼地问。

“贱荆曹氏归宁后久不见回家宅，小民恐生意外，故冒昧来衙门申报，仰乞衙上协助小民寻找。”

狄公憬悟，想起了马荣昨夜禀报之事。

“顾孟平，夫人可是坐轿去来的？”狄公忙问。

“不，不，贱荆坐的是一匹骟马，并未坐轿。”顾孟平不明白狄公问话之意。

狄公点了点头，乃道．“你且将前后始末细说一遍。”

顾孟平禀道：“贱荆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贱荆归宁后，理应是本月十四日离家回城，可是直至昨夜尚不见她回来。小民不由心焦，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那岳丈却道贱荆正是十四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她送到大路口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

顾孟平拭了拭额上汗，继续道：“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下询问了许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逾半百，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未半月。伏望老爷慈悲为怀，图貌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倒悬之急。”说着恭敬呈上手折，上面书明曹氏衣裙眼饰详情及坐骑骟马的脸额上有一块白斑。

狄公接过手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有金银珠宝或什么值钱的东西。”

“听老岳丈说，贱荆离家时并没携有钱银，只手上挽一个竹篮，篮内装着应时糕饼。”顾孟平哭丧着脸。

狄公沉吟半晌，乃道：“你且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唤来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信息即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

顾孟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公拍惊堂木，吩咐退堂。

狄公刚转进二衙里厅，门子来报：船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狄公转脸对洪参军道，“金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数记录备案。我去见了叶守本即来听信。”

叶守本已在外厅槛下等候。狄公迎将出来，见叶守本相貌丰伟，体

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快进来厅堂叙话”。说着引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坐了，侍役敬茶。

叶守本慌急道：“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故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见番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与往昔不大一样。有时船舶虽挂番邦旗号，舷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物，私下便起疑心。故尔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

狄公默然，心中犯疑。——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镇的事，他不便越俎。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例，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问。乃决定造访炮台镇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欲待告辞，狄公忽想到早间顾曹氏的事，顺便问道：“叶先生可知道顾孟平夫人曹氏之事、一适才早衙，他来申报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未获音信。”

”叶守本漠然道：“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他两个本不该攀配。”

狄公忙问：“这话怎讲？听顾孟平说，他们结缡尚未满半月。”

“老爷既然垂问，小民也照理直说了。曹鹤伯与小民也可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个都竭力排佛、最忌恨那等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僧尼，视为身之赘疣，国之蠹虫。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极虔诚，与曹先生过去也多龃龉。可是三个月前顾孟平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与他，那曹英小姐才十九岁，而顾孟平都已年过四十，小民久为之嗟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与我那犬子的。——如此婚配本有些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哩。”

“狄公点头频频。又问：“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是当真？”

叶守本笑道：“老爷初到，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只爱两物，一是酒，二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呓作歌。那三瓦两舍、花街柳巷也如同是他的家宅一般进出。老大不识廉耻，倒真有几分怪癖邪兴。”

狄公惊道：“如此僻邪之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

叶守本又笑：“说来也作怪，这卜凯虽如此放浪狂僻，却是一个理财

的圣手。大醉里盘帐核数，从无半点差错，但凡钱财帐务之事，一经他手，无不井井有序，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拈着酒盅，一手拨打算盘，十分得趣。——雇聘了他，胜似二十个帐房老先生，故尔也随他一味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坞业务，他非但不误半点，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哩。——小民心中十二分敬佩，老爷千万不可小觑了他。”

狄公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料非凡物，莫非故作狂态，别有所图。“以后得留心此人消息，暗里窥察。

叶守本见狄公神色，又续道：“不过，他亦有两件事不顺我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自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他与顾孟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投契，两个多有酒色往来。——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对手，故顾孟平对卜凯也忌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的嘴里套了许多机密去。”

狄公道：“这人倒也有趣，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一遭，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来头的帐册，天书符箓一般，没法弄懂，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

“这个好说。明后日我便叫他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通那帐册必无疑难。”

叶守本起身告辞，狄公送到外厅门首，正遇乔泰、马荣进来。

乔泰禀道：“我们今一早就循昨夜的原路到了那河岸边，沿途问了许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里甲一问，也没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是死尸沉了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掏摸了半日，也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是昨夜我们眼看花了，再说，雾也太大。”

狄公点头道：“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我哩。”说着引了乔泰、马荣转去内衙书斋，一路又将顾孟平妻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知了他们。

洪参军见狄公进来书斋，忙将金昌引见。金昌三十上下年纪，眉目清秀，仪态大方。金昌的母亲是番商的女儿，他从小又生在番仁里，故通晓番语。顾孟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番客的商务往来全依仗了金昌这个通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数记录在一个簿册里。

狄公草草地翻阅了几页簿册，低头沉思半晌，忽然问洪参军："街里的范仲可是十四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莱的？"

洪参军答道："正是，老爷。范仲的佃户说，范仲十四日午膳后带了仆人吴山离开田庄回城。"

狄公又道："范仲田庄与曹鹤仙家为邻，范仲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逢遇。——金先生可知道他们两个曾否相识。"

金昌犹豫了一下，答曰："他两个曾否相识，小人不敢妄猜，但范的田庄与曹家既是近邻，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到过范相公的。"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语留下来慢慢再析议。

金昌走后，马荣抢道："这曹小姐必是追随范仲私奔无疑了。两个从小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同在一天失踪。曹小姐嫁顾孟平本非情愿，故借归宁之机，脱身而去。"

洪参军摇头道："他两个并辔而行，青天白日淫奔，岂不招惹人目？官道上巡丁往来，岂又没发现的？官道上下的人家都打问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随着呢，如何瞒遮得过。"

乔泰低头看了半日地图，乃道："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仲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

狄公喜道："乔泰之言有理，我们就去范仲田庄，曹鹤仙家勘问时顺路亦到那古庙看一番。"

9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见一片旖旎春光，繁花生树，斑鸠啼飞，麦田如茵，碧渠潺潺。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官道上下并无一个闲人。狄公率四名街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仲的田庄。

田庄外有一栋茅屋，狄公下马令四名衙役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泰。马荣三人去那茅屋敲门。

敲了半日，没人答应，马荣性起一脚踢开了柴门。屋里堆起高高的柴禾，搁放着一排农具，并不见有人。马荣正欲将柴门重新关合，狄公从柴禾堆边捡起一方香罗手帕，手帕上的花卉绣得十分精致。

“这方罗帕恐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狄公自语，一边小心纳入衣袖。

四人沿脚下一条曲曲弯弯的烂泥路进人田庄。田头一个村姑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个衙门里的老爷，花布头巾半遮了一张黝黑的俊脸。

农舍里的佃户老远见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了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

洪亮道：“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儿？”

那佃户小声答道：“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着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那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狄公道：“你一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

“农忙时也请个把帮工，平日里都是小人一个耕种。”

洪亮问：“你的东家范仲是哪一天来田庄，哪一天离开的。”

裴九答：“东家范二爷十四日一早来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小人记得清爽，衙里已有人来问过，小人也是照实说的。”说完，低倒了眼皮不吭一声。

狄公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道：“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

裴九大惊失色：“那妇人……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

狄公道：“再不实说，押去县里大牢关了！”

裴九叩头及地，泪流满面，哀声道：“小人哪里敢欺瞒老爷？小人实是没见着那妇人。”

“那妇人怎样了？”

“她……她被人杀了！”裴九终于吐了实。又哭道：

“老爷高高在上，这可不是小人干的”。

狄公暗惊：“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经过细细讲来，不得有半点遮瞒。”

裴九哽噎半晌，方定了神志，乃说道，“那日范二爷没走多时，他的仆人吴山牵了三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歇夜。小人心中犯疑，如何忽的又冒出个太太来？口里不敢问，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应承？忙将东家的房间洒扫了，铺了新浆洗的衾枕床褥，又安顿了吴山，牵过三匹马去厩栏里喂饱了麸料，便自个回房中去睡了。

“半夜忽听得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了灯火去厩栏里一照，果然那三匹马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吴山已不在，被褥尚有热气。我抬头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光，便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槅大开，范二爷与一妇人在床上睡熟了。及再细看，床上地上全是鲜血，床脚边竟撇下了小人用的那柄镰刀，刀刃上也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是吴山这贼囚根子盗马杀人，劫去钱财。——记得吴山牵马来时，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昔收帐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

狄公四人竖直了耳朵，一个个瞠目结舌，屏住了呼吸。

“小人怕诬为谋财害命，又不认字，哪里敢去衙门投状？千不合，万不合，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小人从谷仓里找来了一辆小车，推到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身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载去田庄外的桑园里。慌忙中却又忘了带铲锹，没法挖穴埋葬。只得将两具尸身胡乱藏到树丛深处，心想等明日一早带了家什去桑园，再行埋葬。但是，但是，待我第二日一早带了铲锹赶到桑园时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树丛深处找了半日，只见着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必是有人发见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

“我又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了一遍，见有血迹的东西全数藏到谷仓的地窖里。又叮咛淑娘道。但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概推说不知，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去城里。——老爷，小人所言，句句是实，万望老爷审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一回。等捉拿到那吴山，小人的过失也使洗刷得清了。”

狄公长长吁了一气，乃道：“裴九，你此刻即引我们去那桑园查看。”

裴九又连连叩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抹了一把鼻涕，引狄公去桑园。

狄公忽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骟马？”

“有，有，那匹骟马不仅形体矮小，小人还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显目。”

狄公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

桑园在田庄西隅，连着石碑村，如今正柔条袅袅，桑叶蓁蓁。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道：“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即抛闪在那下面。”

狄公俯身细细察着了那树丛，又用手抓起几片枝叶。枝叶上果然溅有几星黑点，便命乔泰，马荣两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

没一刻，乔泰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树木杂草，恐是歹人埋尸处。狄公赶到，仔细视察了，使命开掘。一手又抢过马荣手中的铁锹交于裴九：“你来挖！”

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十来锹便见浅坑里合复着一具男尸。乔泰、马荣攘袖将尸身拖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精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衣裤。洪亮细看了那尸身，见额头上有香洞，叫道。“原是一个和尚。”

“再往下挖！”狄公大声命令。

裴九向掌心吐了口水．抡起家什又狠命地刨了几下，扔了锹道：“这乃是范二爷的尸身了。”

土坑里果然又出露一具男尸，全身一片黑粘糊涂的血污，头颅几乎折断了下来。。挂垂在肩头上。

“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公气急败坏。

裴九一面用力挖掘，心中也惊疑不已——如何忽的冒出了一个和尚

的尸身来。更令他诧异的还是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下面已碰着坚硬的石头了。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公。

“裴九，你须从实招来，你究竟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老爷，小人实是没藏匿那妇人，更没见着过这和尚。——这事蹊跷，小人肚内也怪异，如何那妇人竟变作了这和尚。”

洪参军小声道；“老爷，我见那和尚浑身上下并无血痕刀伤，这事还待国行里去细细商讨。”

狄公颔首，又问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

裴九叩头答：“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未见着范太太相貌，早先也没听说有个范太太，待半夜发现她被杀时又一脸是血。”

狄公命马荣速去路口唤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措去县衙收厝验检。乔泰留此等候，等会齐了一并押裴九四衙里关了。他此刻即同洪亮去察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淑娘。

狄公刚走出桑园，远远见一美髯老者站在垄岗上向这头看觑。

回进田庄，狄公命洪亮去将淑娘寻来，自己则径直去范仲卧房勘查。

卧房并不大，简朴无饰，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公细细察看起那张大床，床沿的木架果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细屑，隐隐还可见有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制头梳。狄公俯身拾了起来，小心纳入衣袖。

洪参军将淑娘叫到了卧房门口。狄公踱了出来，细看了淑娘一眼，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看见了。”淑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

“她没与你讲几句话么？”狄公还是和颜悦色。

“她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哪里如泥塑木雕一样。”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老先生你可曾见过？”

“见过。”

“他的女儿曹小姐你见过没有，名字叫曹英。”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隔着田岗远远望见的。”

狄公点点头：“淑娘，此刻你即陪我们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县衙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得委屈你们父女俩在县衙耽搁几日。”

10

曹家宅院在石碑村东头，与范家田庄毗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老死不相往来。难怪淑娘从没见过曹英。

淑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公吩咐洪亮与淑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鸿仙。

曹鸿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狄老爷枉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公一见，果然正是适才站在桑园外垄岗上的那个美髯老者。

叙礼毕，曹鹤仙引狄公上来竹楼小轩叙坐。狄公发现这竹楼的窗口可以俯瞰官道口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借古庙四周一片蓊翳林木，只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童子恭敬献茶，狄公呷了一口，只觉香洌清脾，不觉精神一爽。

“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曹鹤仙慢慢捻着颌下的银须。

“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伊始，理应拜谒斯文，崇隆圣教。”狄公不免先来客套。

曹鹤仙微微一笑：“老朽教授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娱晚景。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

狄公又道：“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力，巨眼卓识，本官十分钦服。”

“哪里，哪里，老朽只是嫌厌那一班和尚形貌丑恶，心术歪劣而已。

释迦祖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诋。”

狄公笑了：“难怪曹先生要将爱女许与顾孟平了。——今日本官来宅上也只想问一句，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

曹鹤仙愣了半晌，乃叹出一口气来：“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望老爷更不要提及她来。她的婚配全是那两个媒婆撺掇作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事徒滋烦恼，自败清心。”

狄公又问。“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录事范仲么？”

“老爷，我又如何知道这个？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仲家从无来往。”

狄公不无温怒：“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

狄公出曹家宅院与洪亮、淑娘会合了。正拟回衙，忽见一个美少年迎来，纳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谒大老爷。”

狄公心猜，曹鹤仙的儿子不知会有什么禀告。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听说至今仍未寻着。

狄公长吁一声，道：“曹公子，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

曹文点了点头：“那日没送她进城里，固是小生的疏忽，不过，不过，最感愧疚的应是家父。正是他作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火坑一般。姐姐归省时，脸上从没问露过一丝笑容。”

狄公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这罗帕可是你姐姐平日佩用之物？”

曹文讪笑道：“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没留意过这种东西。”

“县衙里的那个范仲常来你家么？”

“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公的，行为处世就不一

般。”

狄公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需立即回去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

回到县衙。狄公命洪参军将淑娘好生看觑，等候开审。乔泰、马荣见狄公回来，忙上前禀道：“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孟平申报的正相符契。适才已差遣了一个番役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人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哩。对了，裴九已经解到大车关押了。”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此刻我即签署一道命令。着各处查缉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要出脱手中那三匹马，便会被捉获。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骟马最易被人识出。”

正说着话，沈陀来内衙报告验尸结果：“范仲确系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的。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未见有毒死的症候。噢，白云寺的慧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告辞，拔脚便去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故也不及禀告。——依小医判来，这智海应是正常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致犯心病，终致猝死。”

狄会接过验尸格目，细看一遍，嘉勉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

狄公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私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淑娘带来。”

洪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

“淑娘，本官再来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仲的太太么？”

淑娘摇了摇头。

“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晓得那妇人就是范太太？”

“那女人随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

狄公语塞，正思别寻途径问话，抬头忽见淑娘发间插着一柄骨制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仲卧房中拾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取出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

“淑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

淑娘一见头梳，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

“是的，是的，老爷。唉，果真又弄到一柄。”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淑娘，这头梳究竟是谁给你的？”狄公紧追问。

淑娘愣了半晌，乃觉失言，紫涨了面皮，不肯作声。

“淑娘，你不必害怕，这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哩。”

淑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听了狄公此言，心头一喜，遂道。“送这头流与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梳，更好看了。”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淑娘害羞地点了一下头；“嗯，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可是阿广一味缠住奴家，说尽甜蜜的话。我不许他夜间再偷偷摸摸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往来。可又说倘是奴家变了心，要与他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这柄头梳又是如何一回事？”狄公问。

“一次阿广说是他得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梳再买一柄。不意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它来。”

狄公命淑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在后衙西院安顿住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父女回田庄。

洪参军将淑娘带下去后，狄公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缉捕，问道：“你们可知这个阿厂是何等样人物，平日行成藏如何。”

其中一个缉捕答曰：“这阿广行迹沙小的知道。他住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最是一等的泼皮、闲汉，偷盗嫖赌，无一不嗜，农忙时也去人家帮

工。”

狄公点头频频，抚须道：“这案子庶几可明白了，范仲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仲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他一来惧祸，二来贪财，故盗了范仲的钱箱并那三匹马潜逃。你们此刻即可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

马荣率众缉捕出去时，正遇洪参军回来，便将狄公这一判断告诉了他。洪参军不甚明白，进来书斋便问狄公。

“老爷适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盗，我不甚明了，还望老爷指教。”

狄公笑道：“那吴山倘要杀范仲，何需回到蓬莱才动手？登州一路回来有的是作案机会。这一路他都没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陡生杀机，一不可解。二来，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镰刀。故而我判断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又惧祸，又贪物，便盗了钱箱、马匹而逃。”

“那么，阿广却为何要杀死范仲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

狄公答道。“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梳，当夜便来田庄找淑娘，欲献殷勤，又觊觎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仲卧房窗下时，见房内有灯火，暗黑里又见一男一女作一床睡，他疑心那女的便是淑娘——往昔他两个偷情正是在这房中——一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一柄镰刀跳窗而入，蹑去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梳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跌落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晓得杀错了人，不得而知。”

洪参军连连点头：“范仲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身又怎的变成智海和尚？这点，我最是不解。”

狄公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骟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某无疑。但头里我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又不敢断定曹英真是死了，何况又没见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知道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可能不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心下来细觑那妇人脸面？何况当时那妇人满脸是血。洪亮，说实话。我对此也一直存了狐疑在胸中。”

洪参军长叹一声，皱起双眉，一味摇头。

“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遭，查明那个智海的究竟。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的尸身之间的谜也可迎刃而解。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缉捕去访拿阿广与吴山了。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不曾偷运出蓬莱。”

11

午膳后，狄公吩咐备轿去白云寺。

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趾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两龙吐水，洗濯佛趾，极是形胜之地。寺内有僧众百余人，住持僧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故香火十分兴盛。圆觉法师自去佛趾山半腰一小小石塔内居止，仿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极少下山。寺中一应香火佛事尽是推那慧本和尚主持。

狄公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与慧本。慧本持锡禅杖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迎。

礼仪寒暄毕，慧本迎狄公入西殿方丈坐歇，小沙弥献茶退下。

狄公随意问了白云寺的例常佛事，又赞美白云寺的形势格局。慧本笑道：“狄老爷有所未知，敝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利。寺后山有著名的佛趾泉，常年奔玉泻珠，淙淙如鸣琴，到铜佛龛下分作两股，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三百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而见我佛，并卧于佛趾之上，醒来乃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六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趾山。凡来敝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

狄公笑道：“本官得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哩。也好开个眼界。”

慧本大喜，又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哩。佛门弟子顾孟平，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拟送往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七七四十九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绫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三刻举行庆典，并由一百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

上荣耀。”

狄公答应，乃转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里辨认智海尸身的么？”

“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会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委实猜他不出，或恐是被歹人挟逼而去，又被人害了。”

狄公道：“智海确有被歹人扶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的一身袈裟有用处——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可有不端行迹，或是与他人有仇隙。”

慧本答道：“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裁派他多少差使，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两件事要紧，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募化什么的。平昔也从没见有劣迹，恐不致有什么仇家，挟嫌施害。”

“适才法师说，不知智海缘何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曹鹤仙家，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干系。”狄公试探，一面观察慧本脸色。

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道：“这个，贫僧怎敢妄议？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作甚？曹博士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

狄公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情由，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慧本一直送到山门口。

狄公上轿吩咐径直去顾孟平船坞。

顾孟平闻听狄公来访，忙不迭拄了竹杖来迎。

“狄老爷枉驾降临，小民礼数简忽，伏望恕察。想来贱荆的事有了眉目。”顾孟平仰头望着狄公，一心等着狄公嘴里吐出福音来。

狄公却指着他的竹杖道：“别人拄杖拄一支，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

顾孟平道：“老爷不知，那年正是在这里修理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节支骨散了榫头，正打在小民腿胫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接合，撇了这两支竹杖，便如同土偶一般站不起了。——噢，洪参军将贱荆的

事托人转告了我，小民羞惭难言，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面皮无处搁去。”

“顾先生，本官来这里正想要告诉你，范仲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未查明。”

顾孟平大惊：“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贱荆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厮瞒，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妇人犯淫合该吃人一刀，玷辱门户，倒也是死了干净。”说着不由呜咽出声。

狄公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罗帕。”

顾孟平点头道；“这正是贱荆佩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

“这罗帕系本官在范仲田庄外拾得，看来令夫人确是到过范仲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里一带，只不知是死是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倘若活着，许是被人拐诱或劫持，是死了，兴许正偷厝在那里哩。”

（厝：读‘错’，安置——华生工作室注）

顾孟平被狄公这一番捉摸不定的话语弄得神魂颠倒。

狄公长长叹了一口气，问：“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的内情，听说那寺原是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丝连。倘真如此，智海半夜死在那桑园一带便不足怪。本官想去亲自察看一番。”

顾孟平摇手道：“小民虽诚心敬佛，却从不曾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寺废了，佛像拆毁一空，还时常闹狐鬼，一片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个念头一吧。”

狄公低头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闻说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邀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回白云寺。

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公老爷大轿又抬回到山门，十分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

如何又回来？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哩，慧本师父恐脱不了身。”

狄公道：“本官自个先去后殿堂随喜一番，等候慧本法师。”

小和尚哪里敢拦阻，狄公吩咐轿夫山门外等候，自己独个进去寺里。

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颂，香烟线绕，幢幡轻拂，一片钟磬木鱼念动声。百来个和尚依袈裟颜色排列，十分齐整。慧本端正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比比划划演绎程式。

狄公悄悄绕到两庑禅堂．细细查看，又义穿到后殿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阶上碧草萋萋，十分荒凉，显然是多时没人扫拂了。待要回出来时，却见四庑有一葫芦形门洞，狄公好奇，又转折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

狄公壮着胆子又摸向深处，穿过几处厅堂，忽见一个宽敞庭院内耸起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和尚正坐炉边闲聊，见狄公走来，赶忙躲闪四散。

狄公顿时想起庙内铸铜佛的事，故也不搭言语，折了回去。

刚走到葫芦形门洞，迎面正遇见一个洒扫的和尚。和尚认真打量了狄公一番，开口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边西庑门往北五十来步，折入一条石级山道，上去便是。”

狄公谢过，心想此时正不妨去看看那名闻遐迩的铜佛龛。于是便遵和尚所嘱，出了西点边门，正是寺外，又向北折几十步，果见着一条石级山道。山道如羊肠般细，两边长满野草。没十来阶石级便见一道清澈的涧水潺潺流来，与山道并行而下。溯涧水而上，再百米级石阶即看见铜佛龛了。

铜佛龛前有一断崖，下临渊谷，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峭壁上架起一石梁沟通。狄公抽步正待要踏上那石梁，忽听得几羽山鸟在石梁下喁喁鸣叫。狄公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禁胆战心惊，忽又见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边上又有许多碎石和枝屑。待再细看，石梁的一端已滑出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石梁，石梁顿时会坠入深渊。——狄公猛省，不由吓出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

12

且说乔泰、马荣两个骑马出了西门，沿官道往奔小菩提寺——他们不带一个衙役，怕人多气杂，尾大不掉，反误侦察。

小菩提寺山门紧闭，庙墙坍圮了好几处。他俩远远在一株杨柳下系了马，徒步行到庙前，又顺墙根绕寺庙四周察看一遍，最后才跳墙而入。

（圮：读‘匹’，本义:毁;塌坏;坍塌——华生工作室注）

庙里果然一派荒败景象，残壁下瓦砾比比，杂草萋萋，断碑残碣隐没在草丛中，到处可看见狐狸的行迹。大殿内神厨供坛空无一物，积了三寸厚的尘土，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中央。

马荣抬起一片断瓦向大殿神厨内扔去，惊飞出几尾老鸹。乔泰道：“我们分左右两廊庑进去，后殿会合。遇有动静，一打个唿哨。”

（鸹：读‘瓜’乌鸦的俗称,如老鸹——华生工作室注）

马荣点了点头，便从左面廊庑向殿后摸去。半日未遇见一个人影，正觉踌躇，忽见一偏殿门内地上有炭火余烬，心中警觉，遂轻步蹑入。殿内原供一堂罗汉，马荣细细察看神坛，忽听得头上一阵风动，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骑到了他的脖子上，两人顿时摔倒在地，扭作一团厮打。

马荣渐渐一条胳膊酸麻疼痛，没法使劲，竟被那人压在胯下，又觉脖颈被团团扼住，透不过气来。马荣挣扎抽回手来，从腿肚内掣出一柄匕首，尖刃向上朝那人胸口奋力一刺。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双扼住他脖子的大手松了。马荣赶紧翻过身来，向那人脸上狠接了几拳，又连踢几脚，那人歪了歪脖子，不动弹了，殷红的鲜血溅满一地。

马荣这才想起打唿哨，乔泰闻声赶来，见此情状，大吃一惊。又见那人慢慢张开了眼睛，恶狠狠地望着马荣。

“你可是叫阿广？”乔泰大声问。

那人微微点了点头。

“你知罪么？！”马荣叫道。“竟敢扼住我的脖子，想掐死我。”

阿广嘴角升起一丝冷笑。渐渐松弛了双拳，一歪脖根，不动了。

乔泰责怪道：“老爷叫我们拿获住他大堂对质，你竟图痛快，坏了他性命，还有许多口供没吐哩。”

马荣噘嘴道：“再晚一步，不是我拿获他阿广去大堂对质，恐是他拿获我马荣去阎王爷前销号哩。”

乔泰道：“事已至此，也怨不得你了。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院搜索一遍才是。”

两人进了后殿，后殿正中竟坐着一尊佛像，乔泰眼尖，见像后是一个大神龛。他跳上供桌，将佛像稍稍移前，见那神龛下深丈余，里面黑洞洞，看不分明。

马荣也跳上神龛边，摸出撤火石，撕下了幢幡的一条垂带点着了向里照明。

“见鬼，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马荣丧气道。

两人移正佛像，这实了神龛，跳下供台，出后殿又各处搜寻了一遍，并未发现一件值钱之物，也不曾见着半个可疑的人影。

两人口到衙门，将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本末禀告了洪参军。马荣怕受责，又添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景。最后道：“洪参军，乔泰哥，我马荣命大，苍天护佑，乃得克敌制强，转败为胜。今日我做东，请你们两个‘陶朱居’吃海蛎子去。”

洪亮、乔泰、马荣三人来到“陶朱居”，见卜凯、金昌两个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谈得投机。桌上杯盘狼藉，两个大觥斟得满满的，碧绿透明，香气四溢。

卜凯见乔泰三人进店来，忙站起，大笑道：“呵，我的朋友来了，今日你们正好结识金先生。”

金昌忸怩不安，也迎上前来。

洪参军皱眉道：“我们稍稍吃点便回县衙去吧，老爷怕是已经回来了。

马荣不敢执拗，拱手道：“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等我们回去衙门销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盅。”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色海蛎、龙虾、蛏子等海味并三碗甜酒。

卜凯又过来将他桌上那两大觥酒先与乔泰、马荣敬了，又叮嘱散了衙，务必再来这里聚会。

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自回县衙。

内衙书斋刚上灯，狄公独个坐在案桌边慢慢吃茶，苦思冥想。

三人进来书斋恭敬请安毕，马荣便抢先将小菩提寺的遭遇细禀了一遍。

狄公听罢并不责怪，反大喜道”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需再捉住吴山，着案子边可真相大白了。”

马荣乃放心下来，又道：“我们在寺林仔细搜索了，再没见一个人影，也没找着曹小姐的尸身。只除是后殿股佛象的神龛下一堆破旧的禅杖外，寺里再没一件值钱的东西。”

狄公道：“你们两个辛苦了，自回衙舍休歇吧。我与洪亮再闲聊一会。”

乔泰、马荣欢天喜地走了。

洪亮自沏了一盅新茶．在狄公对面地坐下。

“老爷，我已命番役去小菩提寺将拿阿广的尸身抬来县衙，等候淑娘大堂辨认。”

狄公点头称是，遂将自己今日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说了一遍。

“白云寺里必有歹人想暗算我性命，眼下固未可断定这歹人便是慧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铜佛龛的。——那石梁又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挪移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

洪参军摇摇头：“可是慧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会回进寺里并独个上去寻铜佛龛。真是他挪移了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跌死他人，枉做了冤魂。”

“我见那个洒扫的和尚也很蹊跷，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寺里的和尚都已默契，不然，那些个火工和尚见了我怎都大惊作鸟兽散？”

“不管怎么说，那石梁上暗做手脚，便是阴谋害人的勾当，慧本理应知道内情。”洪参军也醒悟。

“更奇怪的是当时寺院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等我一人去踩陷阱的！”狄公一阵后怕，不由冷汗浃背。

“澎”的一声，内衙前门发出一声响。狄公两人猛的一惊。

“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狄公忖道。

洪参军壮着胆出门去看视，回来笑道：“外面起风了，这门刚才马荣两位出去时没关合。”

狄公惊魂甫定；端起茶盅正待要饮，忽望着茶盅里呆呆发愣，面色苍白。

“洪亮！有人在我的茶里投了毒。”

洪参军大惊，俯身过来一看，茶水上果然浮起一层灰粉末儿。他皱了皱眉头，用手指在茶盅边的桌面上轻抹了一下，手指上也粘满了灰土。

狄公笑道：“原来是屋梁上震下来的尘土！我还疑心是毒药了，吓得我险些儿走了魂魄……”

这时他猛地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起身于，一手擎了烛盏：“洪亮，你随我来！”

狄公急步径奔后院王县令宅邸，摸向那间出事的卧房。洪参军一时懵懂，只顾紧跟而来。

进了房门，狄公举烛上下四周一照。道：“洪亮，你将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上。”

洪参军小心将靠椅搁上那张垫搁茶炉的木柜。狄公爬了上去，秉烛细检头上的横梁。

“你再递过一柄小刀和一张薄纸，随后替我高举起这烛盏。”狄公又命。

狄公接过供参军递上的小刀和薄纸。将烛台传与洪参军。一面摊纸于掌心，右手用小刀轻轻地剔刮横梁下方的朱漆皮。

不一刻狄公下来椅子，吩咐洪亮将唐主簿请来。

供参军问：“老爷，这横梁上莫非有什么可疑之处。”

狄公正色道：“洪亮，害死王立德的毒药末儿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下到那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一成不变的支在这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那横梁的油漆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新沐油漆之机，在横梁下端钻了一眼小孔，藏入毒药后，又用蜡水封合，只轻轻沐了朱漆。——不消几日，蒸气便融化了蜡水，毒药末即撒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终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

洪参军幡然憬悟，点头不迭。

洪参军叫来了唐主簿。狄公问。“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匠修沐这横梁的。”

唐祯祥记忆了一下，答道：“正是王县令死前七日。王县令早有吩咐要沐新漆，那一日番役请来了个漆匠，王县令正坐大堂理事，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番役陪侍监督。记得这漆匠很快便将横梁修沐一新，光彩照人。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

狄公又问：“你可知道这漆匠名姓，住在城中何处。”

唐祯祥惊道：“听番役说这漆匠是一条番船上的，蓬莱港口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了来。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来？”

“唐主簿可看清那漆匠模样？”

“看似甚年轻，只是番客妆扮，脸面看不真切。”

狄公紧皱起眉头，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马荣、乔泰兴高采烈赶回“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在独酌，卜凯则已醉伏在桌上，呼呼打鼾。

金昌揖礼道：“你两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定，今夜她答允陪我们去逛番仁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哩。”

乔泰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仁里，正好开个眼界。狄公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将卜凯摇醒，不由他分说，与马荣两个一边架起一条胳膊，搀扶着随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渡口。

小舟很快划到花船前，玉珠果然盛妆描抹了，立在船栏边等候。

乔泰深情地痴望着她，她也朝乔泰微微一笑：“你两位怎的也来了？”

乔泰小道声，“这两日正想死你呢。”

四人上来花船。乔泰暗里捉了玉珠的手腕又问：“玉珠小姐今夜陪我们去玩番仁里？听说那里花样新鲜，五光十色。”

玉珠淡淡一笑：“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

乔泰点头，跟随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沏了一盅香茶捧上，两个正亲昵说着话。金昌进来道：“乔大哥，马大哥上面唤你去哩。”

乔泰不悦，心中虽留恋着玉珠，，又不知马荣叫他有何事，只得硬着头皮上来船面。

且说马荣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昌则去与鸨母赔话，卜凯道：“马荣弟，我与你去船尾看看如何？”

马荣道：“船尾堆屯若货物，又有有什么好看的。”

卜凯一手牵了马荣，便往后面船尾方向走。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荣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头，屏息不吱声。

卜凯大声笑道：“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云日犹余一线彩弧，海水幽蓝，明星照耀，正是人境难得的奇景。”

马荣看了半晌，并不甚觉有趣，便绕过船尾欲回去前舱找别的女子，忽瞥见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殿神龛下见到的一模一样，心中不由狐疑。正踌躇间却见乔泰寻路而来。

“马荣弟，叫我来有何事？”

“你且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如何也有这劳什子？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作乐哩。”

乔泰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可疑。

“马荣弟，我们须留个心，暗中查访，倘是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

“咦，乔泰哥，你如何不去陪侍玉珠小姐？”

“不是你唤我来的么？”乔泰不无埋怨。“就来看这堆破禅杖！”

马荣这时乃发觉卜凯不知到哪里去了，忙问：“谁叫你来的？”

“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唤我。”

马荣叫道：“上他两个当了！你快下舱去责问金昌，我这里寻着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两个消遣了。”

乔泰赶回后舱，舱门紧闭，里面传出一声痛楚的哀泣。乔泰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头发，一手持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昏厥过去。

乔泰怒从心起，大吼—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了桌腿，合扑跌地。

金昌嚎叫了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泰背脊正待刺下，玉珠跃起一把拖住金昌大腿大声叫：“乔大哥，快逃！”

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人了玉珠胸膛。玉珠惨叫了一声：“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哩！”

乔泰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臂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齐流淌，忙又回头抱起玉

珠，玉珠已经不省人事，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念着“乔大哥”。

乔泰抱起玉珠刚要出后舱来，见马荣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将玉珠身子托上船面时，玉珠已气绝。

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时节，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泰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脯，热来横流。半晌，乃道：“马荣弟，玉珠小姐林死前说出，金昌一伙正阴谋私运黄金。”

马荣一手托起金昌待欲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一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没了。

乔泰轻问：“马荣弟可曾寻着卜凯那厮。捉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贩黄金的内情来。”

马荣愤愤道：“不知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

乔泰拭去了泪水：。“我们此刻即命老鸨及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告老爷。”

马荣点头，忽又想到说，“适才我听卜凯说及，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孟平。倘真的是卷入金昌一伙黄金走私，这顾孟平想来也难脱干系。”

两人回到船头，老鸨及众船工早惊惶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

马荣见远远水面上漂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立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哩，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一味顿足。

14

在乔泰、马荣回到县衙已经半夜了。那条花船已羁押在内河口的霓虹桥下，乔泰从城东门分拨出四名士兵在那里看守。

狄公与洪参军还在书斋议事，乔泰、马荣两个将适才发生之事一无遗漏地详细禀告，又猜测道：“金昌一伙私贩黄金，会不会与那些和尚用的旧禅杖有关联。”

狄公听罢，慢慢点头道："那些破旧禅杖不无蹊跷，但与奸徒走私黄金又有何干系？我想来这花船倒是与小菩提寺甚而白云寺大有关联。"

乔泰道；"这花船是顾孟平产业，委托金昌管视的。"

"可惜金昌已死，这内里许多勾当，不得审知。纵传来顾孟平，又能问出多少东西？何况这老先生正为丢失妻子皇皇不可终日哩。"狄公又叹了一口气。

马荣道："金昌虽死，卜凯还在。——他适才虽脱身而逃，我们只须出一海捕文告，看他能跑到天涯海角去？再说，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罪行，他们的东家顾孟平、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拿来大堂一拷问，不愁他们不说。"

狄公摇手："顾、叶两人暂且不能惊动，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贸然拿来大堂？依我看，卜凯则最是个可以人物，卷在旋涡正中，行止又十分怪癖。事发后虽已逃遁，我这里立即签画海捕文告，明日一早各处张贴，务必追拿到案。"

乔泰沮丧道："玉珠小姐为救我性命，为告发这帮歹人而殒命，端的可怜。前任王县令卜也正是认她可靠。才将那个漆盘交付于她保存。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用言语宽慰她，她一心信赖官府，说不定还回吐出许多秘密来。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殒，饮恨如此。"说着不禁坠下两行泪来。

狄公宽慰道："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太伤心了，破案后我们一定与她厚葬。此刻已过午夜，你们俩且回去睡了，明日一早我即审理此事。"

翌日早衙升堂时，衙门口廊庑处照例已站了许多看审的百姓。一声铜锣响，三通鼓毕，狄公乌帽官袍上下齐整，刚在大堂正中坐定，叶守本踉踉跄跄，跪上堂前叩禀道："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文告，捉拿卜凯，特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

"说吧！"狄公见叶守本一脸是汗，故意冷淡。

"老爷明鉴，这卜凯行止怪僻，嗜酒如命，他在外倘若有无视王法，作奸犯科之事，小民概莫能管，也与小民船坞经纪无关。"

狄公问："叶守本，本堂问你，你是几时雇聘卜凯为你的经纪人

的？”

叶守本答曰：“回老爷话，小民重金聘定这个卜凯前后也只十天，他是京师好友曹赍引荐来的，这曹赍乃是县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

狄公一拍惊堂木。“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出告？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须认真查核、来人，先将这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上前来用铁索套了叶守本。叶守本大呼冤枉，被衙役拖下了大堂。

狄公正要发令签传顾孟平，顾孟平已爬上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金昌与卜凯两个是一丘之貉，只缘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他。如今想来这罪孽如何推诿得去？昨夜花艇发生之事，我已见衙门文告，金昌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咎由应得。那花艇正是小民的船产、如此说来，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望老爷厚罚，决无怨言。只盼衙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

狄公道：“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既已知罪，本堂也不深究了。金昌已毙。这事只追卜凯一人。卜凯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正拟断判范仲、阿广之案，忽见一个满头珠翠、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个年轻女于挤出人群，跪到了堂前。

“贱妇人东门内荷香行院院主廖氏，老爷明镜高悬，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照出原形来！她在敞院躲藏了两日，今日不得不将她押来见官。”

狄公见那女子汗巾遮了半边脸面，扭怩羞涩地跪在堂下，似是十分胆怯。

“你叫什么名字？”狄公和颜悦色问那女子。

那女子低倒了头，只不吱声。

廖氏道：“这小淫妇牙口甚紧，至今不肯道出姓名来。”

狄公道：“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细说与本堂听来。”

廖氏重重叩了一个头。禀道：“前天，天刚蒙蒙亮，卜凯先生将这女子带进了我们行院。与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他太太气得半死，闭门不纳不得已领她来荷香行院暂住几日，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又交付于我十两银子，要我替她备办衣裙首饰，余下的归我，求我帮忙。又说，哪日太太答允了，卜凯他立即亲自来接去。

“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件袈裟，混身颤抖，模样十分可怜，使依允了。今日一早乃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衙里正在缉捕。小人哪里再敢隐匿，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望老爷明鉴。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小人也好脱干系。”

狄公听罢，拍了，下惊堂木，转脸喝问道：“摘去汗巾，快说出你的姓名、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再不开口，动起刑来，枉苦了皮肉。”

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一对水汪汪的眸子望了望狄公，乃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狄公望去，却原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年纪约莫二十岁光景。

“奴家姓曹，名英，丈夫即是适才老爷问话的顾孟平。”

15

堂下看审的百姓一阵哗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鼎沸，狄公也咨嗟不已

“肃静！肃静！”狄公连连敲着惊堂木。

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竖直耳朵，伸长脖颈静听狄公问话。

“原来是顾夫人。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如今又蓦地出现，难怪众人诧异。你且将十四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口分手后的际遇细说一遍。”

曹英两颊绯红，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

“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

从。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故旧时相识。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正可陪我一阵。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一时糊涂贸然答允。

“行到范二爷田庄前，他支开仆从去与佃户裴九催帐，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百般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不从，他便恣暴，奴家力弱，终被这禽兽玷污了。奴家哭得死去活来，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得佯应了，只等半夜他睡熟时乘机逃脱。

“半夜，范仲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正想下床来，忽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奴家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只听得一声惨叫，范仲的脖颈被剁断了下来，鲜血溅了奴家一面。那黑影冲我叱道：‘你这反复无常不要脸的小淫妇，也吃我一刀，解我心头之恨。’奴家吓得缩起了脖根，又听得‘咔嚓’一声只觉脖根一阵冰凉，便不省人事了。

“奴家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木轮车上，旁边躺着范仲的尸身，我们两个满身是血。夜风吹来，阴森凄凉，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曹地界。正胡思乱想间，那木轮车猛的一侧，奴家与范仲的尸身被翻倒在地上。那凶汉用树枝乱叶将我们复盖了，便悄悄离去。

“等那凶汉走远了，我挣扎着爬起，见是一处桑树林，四面全无人迹。一摸脖根，撕裂般疼痛，但头颅尚可转动，乃知只伤了点皮血，没断性命。正待寻路口去，远远见一和尚摇摆走来，奴家躲闪不及，那和尚眼尖，过来一把揪住我，龇笑道：‘你这蹄子荒郊半夜袒胸露乳的，可是专等着我来。’奴家大声呼救，那和尚一手捂了我嘴正欲施暴，忽听得桑树后闪出一条汉子，叱道：‘大胆贼秃，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女子！’和尚一听，疑是鬼神追随，吓得兀然颓倒，身子抽动了几下，便昏死过去。”

狄公连连点头，吩咐递上茶水与曹英。曹英推过。

“曹英小姐，来人可是卜凯？”狄公忍不住插上话头。

“来人正是卜凯先生。老爷，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他非但不欺侮于我，而且护送我出了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便剥下那和尚袈裟来与我披了，又说和尚心口冰冷，恐是死了，遂亲手埋了那两具死尸，问长问短，百般宽慰。

“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行路不便，便领我去了荷香行院。亲手交纳鸨母十两银子，要她替我买办饰物，梳妆穿扮，佯称是他纳的小，只等风波平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捉拿卜凯，道他犯了

王法。依奴家看来，卜先生不象是犯法的歹人，倒有点是做官人的气象。奴家这里句句是实，望老爷看了奴家薄面，详察就里，千万莫冤屈了无辜。”

狄公听罢曹英这一番叙述，果然句句中款，条条落实，料来不是胡编虚供。乃判曹英放归夫家，着顾孟平当堂领回。曹英又叩头再三谢恩，——顾孟平肚中怨忿，又不敢拂逆狄公意旨，只得自认晦气，上堂来谢恩将曹英领回不提。

16

退堂后狄公独自一个坐在书斋中啜茶，肚中不免又转思起那宗黄金走私案子来。显然，这里蓬莱县潜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卜凯可能便是首魁——他是理财的圣手，于这腌臜营生，不是首魁也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道去散售，谋获巨利。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嵌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边关的守卒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故正好做此手脚。

想到此，狄公传命乔泰、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孟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寺后殿神龛将两处的禅杖全数取回衙门细查。

乔泰、马荣走后，狄公又思索起王县令被暗害一案。——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偷放毒药的漆匠究竟受何人指派？他的书札信函为何到了京师竟不翼而飞？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片宇只语，那册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人可能参破。

狄公反复猜掇，忽然想到会不会王县令遇害与眼下的黄金走私有关联？或许是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他们的罪迹，故招惹忌恨，以至被暗算身死。

白云寺的慧本极可能卷入这椿罪行，铜佛龛的石梁前倘稍一不慎，自己岂不同样步了王县令后尘？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神合——让你自己去死，杀人者洗净了手，站干岸儿冷觑。——那么，除了白云寺的慧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孟平也可疑，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他难道是真的一点不知情？——这时他忽的记忆起叶守本禀告海上可疑的迹象来，心中似乎又明亮不少。——倘顾孟平果是参与犯罪，那个曹鹤仙也必然牵入。他一个宿学老儒，一向崇

孔孟排佛老，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瘸老人，岂不可疑？想着想着困倦已极，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

狄公恍恍然醒来时，洪亮、乔泰、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半日了。乔泰、马荣禀，经查检，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着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并那老鸨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尚不见影踪，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伺守候。。

狄公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卜凯。”

洪参军道；“老爷，适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我已命南门守卒迅即解来县衙。”

狄公点点头，道：“对了，洪亮，你此刻即去放了裴九父女，将叶守本叶先生也放了，并致歉意。告诉他等案子结束，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

洪亮遵嘱，刚要出去书斋，又回头说道：“老爷半夜还要去白云寺参加铜佛启行庆典哩，此刻乘早好好休歇一下吧。”

狄公眼睛忽的一亮，胸中豁然洞明，自言自语道：“莫，非机关正在这里？破案就在今夜。”

17

东门外日落时分起便亮出一片灯火，百姓早就听说白云寺要举行铜佛启行庆典，一时万人空巷，恰如潮水般涌出东门，来白云寺观看盛典。

近午夜时白云寺外已围得密匝匝水泄不通，百姓手上提着各种灯彩，汇成一片波涛翻滚的灯海，天上的星月反倒相映失色。

一阵铜锣响，两边八名衙役雁行而出，手持火棍开道，百姓纷纷让出一条路来。狄公官轿卤簿仪从拥簇，浩浩荡荡到了白云寺山门，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

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氤氲，幢幡宝盖层叠，钟磬佛号连绵。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各持法器引吭唱吹。大雄殿下早搭起一座高台，

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三十六名年轻寺僧袒露一条胳膊，恭立高台两边。

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孟平，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黝黝几排施主。狄公由慧本引导来到大雄殿前的高台下，顾孟平忙站起长揖施礼，众施主也一齐揖拜，拥狄公在顾孟平右首坐了。

两边众增又击起钟磐，敲动木鱼，高唱经诵。慧本一手持麈尾，一手持大觚，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将大觚内法水泼洒。随即下来高台将大觚传于狄公，请狄公首礼。狄公恭敬接过大觚向坐佛行礼，又将觚内法水尽洒在莲花座下。

（麈尾：用麈的尾毛做的拂尘的省称；麈：读‘主’，驼麈。即“麋鹿”。俗称“四不像”觚：读‘姑’，古代酒器，青铜制，盛行于中国商代和西周初期，喇叭形口，细腰，高圈足。——华生工作室注）

慧本接过大觚递于侍僧．传命大佛启动，一面闭目捻珠，口中念念有词。

两边三十六名轿手一声答应正要抬起铜佛，狄公已步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他有话说。

“今夜无量寿佛启行，移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志贺。但本县闻报，铜佛铸作时选料未精，火候有欠，故多疵暇，杂驳无光。本县为维护白云寺暨蓬莱县声誉计，传命匠工复验，惟祈补救，以兔佛面有玷，贻笑天下。”

众人一个个惊愕得面面相觑。

乔泰、马荣跳上高台，用手掀揭去那幅覆盖坐佛的黄绫。佛像暴露，顿时发射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

衙役两边已护定高台，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洪水一般涌到了大雄殿前。

马荣挽袖，挥剑朝佛耳猛地砍削，只听得铿然一声，宝剑折断了利刃，撒落下几丝屑末来。马荣撇了宝剑，捂住震得剧痛的虎口。乔泰从地上捡起那几星屑末交于狄公。

狄公高声宣道："这尊无量寿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用黄金铸成的。这帮胆大包天的罪犯竟利用这种手段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义之财。本县传命将僧慧本、顾孟平、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静候审理。

"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顾孟平的船运来，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下，最后聚集于白云寺由慧本监督融化，铸成这尊无量寿佛。借坐佛移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实。

"顾孟平是这伙罪犯的首魁，他不仅在蓬莱伙同意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

顾孟平颓倒地上，口喊冤枉："偷运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我委实没有谋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当得起。"

狄公冷笑一声，从怀里揣出那个紫绫包袱，迅即解开："我且不说其他罪证，单这漆盘上王县令便亲手镌刻了你的姓名哩。——这漆盘是前任王县令察觉你们阴谋后密藏证据所用，内里的证据笔札虽被你们一伙盗劫，但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嵌饰外，还镶上了你手中的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

顾孟平伏地大哭，额上汗流如雨。

"狄老爷，我招，我招……那假扮成漆匠投毒的正是金昌。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背里指令并助成我私贩黄金的则是京师的……""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左右。先与我押下！"

乔泰、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来将慧本、顾猛平并十数僧用一条铁练串锁了。三十六名轿手抬起金佛出白云寺回县衙去。

勘破黄金案，众百姓狂惊不已，奔走相告。一时路上观者如山重叠，着实轰动了一个蓬莱城。

18

狄公一行回到县衙已经三更，唐主簿率众衙员已排列在前厅等候，狄公吩咐唐主簿明日一早赍函去军镇炮台拜见镇将方明廉，会同审理黄金案，其余衙吏早早回去休歇。

（赍：读‘机’，送——华生工作室注）

回进内衙书斋，洪参军特意煮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茶，乔泰、马荣平时只饮酒的，这时也体味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都没有睡意。

狄公坐定，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洪参军忍不住问道：“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适才顾孟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首魁，背后牵线经营全局的尚有一京师上司，老爷为何喝他‘住嘴’，不令吐出姓名来。”

狄公笑道：“顾孟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那边岂能无人接应？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得了报信在那边等着了，金佛一到即行分割，巨额脱售。背后指令、助成、总揽全局的人决非等闲之辈，如是朝中的官员。彼处熙熙攘攘，岂会没有他的党羽、探子？当时抖亮出姓名来，他得报后，在京师一番布置，毁了证据，我们反吃他图赖诬告，辨白不清。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铸就了一尊铜佛，到对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座。对了，乔泰、马荣，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凉轿上被打落下水，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却是白云寺里铸金佛用的泥胎。那河岸离顾孟平宅邸不远，想来是慧本将金佛大小让顾孟平过目，偷偷抬到他的宅邸。顾孟平验看了，便命入夜悄悄抬去河岸边打碎，抛入河中，一时三刻便化作泥浆了。”

乔泰道：“顾孟平罪迹昭彰，有目可睹，那曹鹤仙酸老夫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了这宗黄金走私呢？”

狄公答道；“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固穷守仁，他言主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下；他忌恨顾孟平，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即他被顾孟平牵了鼻子，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鬻志节，丧斯文，冀求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颟顸糊涂，真是读书人的耻辱！”

（鬻：读‘玉’，义卖；颟顸：读**man-han**，平声，糊涂而马虎——华生工作室注）

乔泰问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内里干什么差遣？

“可怜他与智海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搬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禅杖”。

马荣这时有点迫不及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首魁么？"

狄公抚须微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

正说话间，门子慌张来报："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来衙院里呢！小人哪里敢拦阻……"

语未落音，书斋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颊上铜钱大小一块斑记。

乔泰、马荣吓得倒抽了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么？

狄公却笑嘻嘻迎上前，揖礼道："本县若是没有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度支郎中王元德先生吧。"

来人哈哈一笑："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快！快！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

洪参军将他引到书斋水井边盥梳。

乔泰、马荣两个目瞪口舌，惊魂未定。

狄公又笑；"这位王元德先生是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哩。却潜来蓬莱暗中侦察，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慧本、顾孟平、金昌一伙了。马荣，在花船上不正是他引你去船尾看觑那些可疑的禅杖的么？"

马荣懵懂，一时摸不着头脑。

王元德盥梳了再进来书斋。

乔泰惊叫："原来是卜凯先生！"

马荣恍悟，拍了拍脑门："怎的心肝五脏都塞死了，恁的不开窍！"

乔泰又问："适才左脸上的斑记哪里去了？"

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

“这片膏药往脸面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记了么。”

马荣大笑。“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却骗了我们这许多时。昨日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务必捉拿你哩。”

王元德正色道：“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这黄金案，拿获了一干凶恶的罪犯并金佛实赃，可喜可贺。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委实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缉获了他们一伙的罪证，欲拟上报京师时被人暗害的。”

狄公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只留下的簿册，请王公披阅。”

洪参军拉开抽屉，将那小小簿册交于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翻阅一过，拍案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正是申详上司的证物、侥幸没被汪堂官拿着。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端的可敬，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能不感伤嗟叹再三”

狄公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一应书函信札、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地不翼而飞。”

王元德道：“这案子正是京师的赃官牵的线头，我在户部间有闻报。只不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汪堂官匆匆销差，内里自有不可告人处。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扮作‘卜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证物便回去京师讦告，披露此骇人巨案。”

（讦告:揭发控告——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问：“依王公之言，顾孟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

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员外郎侯钧，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钧的家宅。侯钧正是从侯光那里偷阅了户部库帑出纳、京市、互市、宫市、金银交易度量之数的密档，才放大胆子做起这邪恶勾当的。侯钧的父亲原是大理寺卿，早两年虽死了，但僚属遍布，门生如云，这也是候公子有

恃无恐的。”

（帑：古时收藏钱财的府库——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几乎惊叫起来。侯钧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么？他竟是个私贩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

王元德继续道：“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钧得报，便买通库吏，私匿三千两官银，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可解，洗刷一清。那天乔泰、马荣兄弟在花艇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已可大白。我便偷偷溜下花艇，从此装扮成一个癞头云水增，一路托钵化缘，瞒过众人耳目。”

乔泰笑道：“怪不得那天曳尾而去后便杳无音信，原来又扮作癞头僧了。”

狄公也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王元德又道；“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是可怜见地的。如今顾孟平已伏法，望投老爷作主将其许配与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乃真是匹配的一对哩。”

狄公当即允诺：“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都几乎忘了。如今就成全了他们吧。”

王元德谢过，呷了一日浓茶，又造：“狄老爷适才猜出我是户部度支郎中，真乃巨眼也，——只不知狄老爷依凭了什么猜出我来。”

狄公笑道：“有三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唐主簿曾去信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杳无信息；二，度支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诼，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的圣手，且是新近才雇聘的。——依凭这三条，我便猜得你这个‘卜凯’正是在逃的度支郎中王元德。

“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汪堂官、唐主簿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之，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是生人装扮，这生人又必与王立德县令的死因有关。直至上面三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即是‘卜凯’装扮，正是王立

德县令的同胞兄弟。”

王元德淡淡一笑：“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惜无缘交接耳。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我这个在京师的朋友吧。”

狄公唯觉脸上火辣，终不辨王元德此言是有意无意。走私黄金的首犯侯钧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么？

王元德似未觉察狄公的不安，又说：“兄长最后的来信告我说，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故尔我每次到花艇上去时，总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厌嫌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事。一次我大胆潜入她的舱房，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惟思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

“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嵌饰了顾孟平的两支竹杖，识破此中机关，在下由衷饮服。同时，在花艇上我见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中心警惕，似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由起疑，故尔有意引马荣兄弟去窥看，以期引起官府警觉。我自己则暗中跟随，侦知那小菩提寺正是藏匿掸杖之处，只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智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拦劫曹英，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智海吓死。这贼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

乔泰听了玉珠一段，兜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

狄公吩咐洪参军赶快备办一口上好棺木，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道场，追荐亡灵——狄公素来不信亡灵之说，他崇隆厚葬，多半是做给生人看的。白事做完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盛大婚礼——狄公重人事，于婚配大节最练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相公亲去京师，申详大理寺，拿获奸宄，廓清迷雾，将这黄金案披露于世，垂戒后来。”（完）

1-6湖滨案

〓〓小凡做的电子书〓〓

第一章

金乌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署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公与洪参军站在前厅天阶上，挥汗如雨。衙署建在半山，背依翠屏峰，前临云阳泽，照例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节候却有些异常，连日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脚收过，热浪依然，只是云阳泽波平如镜，远山含黛，碧水潋滟。

（潋滟：读‘练宴’，形容水盈溢。——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摇着折扇道：“洪亮，韩员外正撞着了日子，今夜在湖中央设筵，必然凉爽。那船艇上的丝管歌舞想来别有一番情致。半个月来也难得这一阵好雨，沧海盆倾一般。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澄彻，好不令人心醉哩。”

洪参军略略犹豫，乃道：“老爷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城中小儿都会唱：‘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浮。’”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呼作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有尸首浮起过。

狄公微微颔首，沉默良久。

“洪亮，我到此任上已两月有余，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心中也觉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此刻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汉源的百姓循礼守法，固可不疑，但南门湖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洪参军道。

狄公道：“今夜筵席上我正欲见见过汉源士绅商宦的各项首领，俾使彼此无壅隔。官民但无壅隔，则百弊自除，百业盛兴，地方靖安，垂拱可图。”

两人说话兀自未了，乔泰、马荣前来禀道，轿马备妥，请狄老爷启

行。

狄公穿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系了玉带，乌帽皂靴，上下齐整。行到衙署前厅下，卤簿仪从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队首。——新月初上，山风习习。并不觉太热。

狄公一行轿马逶迤出了南门，便见暮霭纷纷出露一带蓊葱林色，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冯三里便是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攒簇，十几顶凉轿连成一队。老远见官府排场前途后拥，喝道而来，顿时一派萧韶，响遏行云。韩咏南早率众人恭候在趸船前。

韩咏南是汉源首户，今年四十来岁，生得相貌端然，骨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终因行止奢放，藐视斯文被削职。但万贯家私无损，地方上颇孚人望，公推宦绅首户。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的一幢古老宅第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假南门湖上一条花艇大排盛筵，宴请狄县令及汉源商界领袖。

狄公下轿来，迎谒仪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近。众人迎狄公、韩咏南先上花艇。

韩咏南向狄公，一介绍今夜的客人。康伯年——汉源丝绸呢绒最大铺子“彩九纶”的大掌柜。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康伯年的胞弟康仲达，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王玉珏——汉源金市掌柜，兼营几家柜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富态。侨客汉源的京师富商刘飞波。广颡隆准，躯骨魁伟，体气飒爽，似有一种睨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有一巨宅，正与韩咏南员外为邻。——挽手走在最末的是金银市行董彭玉淇、玉器古董铺的掌柜苏义成。——众人上船毕，五彩装画的船尾款款调头。慢慢荡向南门湖深处。

（颡：读‘嗓’，额头。——华生工作室注）

韩咏南见众人叙伦逊让，轩厅坐定，一拍手，役工鱼贯送菜肴上桌。一时水陆八珍，馔果俱列，十分丰盛。韩咏南亲自将每人面前酒盅斟满，乃退回坐席，举盅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县上狄老爷同诸年伯相公来此少叙杯杓之礼。稍息还有歌舞美人侑酒助兴。承

众位垂顾，今夜务必尽欢，庶不负此海上明月，人间美景。”说罢先向狄公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勤廨余隙，枉驾就席，在下替众位乡贤先致谢了。”

（杓：读‘勺’；侑：读‘幼’，侑酒：助酒。——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站起，拱手谢过：“下官忝为县令，与众贤达还是首次叙晤，十分惭惶。下官平昔不善饮，值此胜会，岂可败众位高兴。”说着仰脖饮了一大口，顿觉神气酣畅，满口生香。

“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消娱晚景。只是不曾拜谒崇阶，亲聆雅教，甚觉愧疚。”

狄公怪异，筵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岁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原来这梁大器先前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冢宰中台，十分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从此销声匿迹。——昨夜洪参军查阅衙册，偶然发现梁大器退卯后隐居在这汉源城里。

韩咏南微微一惊，不知狄公为何忽的想起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一时凑趣，杯酒生理，且有繁管急弦，歌妓周旋，与梁大器何干？况且那梁大器早已逾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

（耄耋：读‘貌蝶’，八十岁的年龄；高龄，高寿。——华生工作室注）

“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年近九旬，虽不曾有什么病痛，行动却不甚稳便。再说近半年来他更是颟顸糊涂，神志大不清爽。唉……这个，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的园宅毗连，故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

（颟顸：糊涂而马虎。颟：读‘蛮’的阴平声，顸：读‘酣’。——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一抹儿看去，果见刘飞波坐在长桌一边，自顾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咏南刚才一番言语。

“看这位刘先生虽是商人，端的一副官宦仪态。”狄公暗暗喝采。

韩咏南叹道：“狄老爷有所未知，刘先生也是时运未济之人，三次赴试均不第。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枉屈了满腹经纶。他一怒之下，

弃文经商。谁知文曲星不投合，赵公明却着意眷宠于他。他的生意兴隆发达，愈做愈大，行迹几遍秦、晋、鲁。齐、荆、襄、湖、广、吴越、八闽。故见识极是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老爷，千万不可轻觑了他。”

狄公听得明自，肚中计较，忙斟了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盅。座中康仲达却早已举起大觥，高声喧道：“刘先生新当岳翁，喜添半子，理应多饮一盅。”

众人拍手称善，纷纷举起酒盅。不意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立。

韩咏南附耳狄公释道：“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出闺成大礼，女婿江幼璧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璋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璋早辞了庠校教职，归家幽居，平时也教授几个小小童蒙，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理应赴席，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未曾醒酒过来哩。”

（庠：读‘祥’，古代的乡学。——华生工作室）

一个家僮打扮的上前在韩咏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咏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四个青衣应声将轩厅两边的湘妃帘儿卷起，四隅的铜狻猊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

花艇早已停在湖心，四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余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熠。众人齐声喝采，不由都站起各去两边窗槛下观瞻。

役工趁此撤下残席，换过新馔。一时又珍肴迭出，异味纷错。见韩咏南又一拍手，轩厅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妓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

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妓插烛般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遂一敬奉，开始侑酒助兴。

韩咏南委了一名叫杏花的侍候狄公。狄公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窈窕。待细觑时，乃又微蹙春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心事，不比那三个妖娆形状。

杏花为狄公斟了一盅酒，恭敬呈上。狄公问她年纪，答云一十九

岁。又问籍贯，答云本地人氏。

狄公笑道：“听姑娘口音，好似晋中人物。”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本县正是晋中太原府人氏，故听你口音十分稔熟，想来或是同乡。”狄公和颜悦色。

杏花半晌乃点头，又疑惧地望着狄公。

“回禀狄老爷，小女子实是晋州平阳郡人氏。适间欺瞒，万望宽宥。——小女子也不得已也。”

（宥：读‘幼’，宽恕。——华生工作室注）

“果然正是同乡。”狄公笑道。心中不由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操持这等生计，好生可怜。遂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掌故，古迹名胜来。

这边韩咏南正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妓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咏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支吾，一味认输，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

白莲花吃吃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咏南，却见韩咏南已伏在桌上，不胜酒力了。

狄公见韩咏南伏桌打盹，心中不乐。杏花却转过身去，瞥了韩咏南一眼，小声道。“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少间再与你细说。”

第二章

狄公听得亲切，心中吃一大惊。待要再问，见杏花已俯身扶起韩咏南，一面娇喘喘笑唤白莲花来帮忙。

“老爷，会弈棋么？”又是杏花的声音，清晰而急促。

狄公一愣，正欲作答，见白莲花应声已绕过桌角来，遂退间半边，不作声。

白莲花笑盈盈搁下酒盅，颤嬝嬝伸出一条臂膊来，与香花两边架起韩咏南。韩咏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酒涎，摇晃站起，双手搂定杏花腰身，乞道：“杏花，你跳个舞吧。”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应允，迅即抽身从韩咏南怀中脱逸，理了理鬓发簪钗。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檀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弦管交响，十分悦耳。

杏花轻挪莲步，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只一支玉笛伴声，嘹亮清润，会合节拍。远远见杏花笑颜溶漾，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额丝汗润，蝉鬓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

狄公心随耳闻，不觉击节叹赞。须臾又不耐，转思这花前月下，歌榭舞台，岂会孕有异象。杏花适才的两句话真有凶信？这汉源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圭角，或是仅被杏花一人探知虚实，窥出端倪。看她适间躲躲闪闪模样，似是怕被席间有人看破，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有，又会是谁？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公只觉心中一团乱麻，治理不清。只巴望宴席早散，听杏花诉说详尽。此时倒象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

忽而繁管急弦齐作，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似一团霓霞闪灼明灭，一簇仙葩摇曳舒发。忽听得一声中天鹤唳，音乐嘎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向众人叩谢，退出轩厅，转去后厢卸装。

狄公乃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采。见韩咏南又立起拱手道：“幸众位再宽坐片时，以毕余兴。”神色十分清爽。

这时筵宴又近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槛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

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了起来。

“万一帆可不是善类，贷借巨额银票于他，只恐本利俱失。”康伯年恼怒地叫道。

康仲达道：“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人家那边信誓旦旦。”

“你拿我的钱银去冒这风险，万—……”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你这俚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大半，竟厚颜称你的钱银。”康仲达火了。

刘飞波功道：“岂可为区区钱银事兄弟阋墙，岂不教狄县令齿冷，如何看吾汉源人物。”

（阋：读‘细’，本义不合，争吵；阋墙：引申为内部不合。——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过来，笑道：“刘先生之言甚是。对了，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哩。”

刘飞波唯唯。

“听说刘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

刘飞波恭敬答曰：“正如狄县令所言，畴昔倒是日日觌面。两家宅园本有耳门相通，进出甚为方便。近些时来，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了，问了几遍姓名。为之，也很少走动了。”

（觌：读‘狄’，见，相见。——华生工作室注）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了过来，与狄公寒暄几句，便转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公没趣，见韩咏南正与白莲花说笑，便问：“杏花恁的还不回转？”

韩咏南还有三分酒意：“这些个狐媚娘子涂脂抹粉可用心了，哪管你等得火急。”

狄公不悦。见满座宾客都在啧啧赞赏新上的一道清蒸新荷因头鲂，白莲花等三名舞妓正搔首弄腮，辗转侍应。

狄公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后厢梳妆间请杏花转来。

韩咏南狡狯笑道：“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一味放她不下。今夜这酒水兀的也品出味来了。”

须臾白莲花回来轩厅禀告，杏花并不在后厢梳妆间。她一路去来也未遇见杏花。

狄公嘿然，遂起身低声对韩咏南道：“下官去去便回。——这团头鲂须是凉了好吃。”

韩咏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个自顾取乐。

狄公出来轩厅，从右舷走到船尾。舷栏外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幽幽早模糊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火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吹嘘趣闻，众人不时一阵阵大笑。

洪参军眼尖，见狄公急皇皇赶来，心知有异，忙拍了马荣肩胛。马荣会意，遂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

狄公问：“你三人可见着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

三人摇头，面面相觑。

狄公小声道：“恐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妓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

两名侍宴的役工正好走来，狄公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再见到杏花。

两名役工连连摇头，并说：“我们伙计的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应局的舞妓都走左舷。那杏花兴许仍在左舷那头后厢里梳洗吧。”

狄公颔首，遂率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厢梳妆间的门虚掩着，狄公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钗簪手镯，凌乱摆着，铅粉膏朱，尚未收拾。鼓形瓷凳上空无人影。

狄公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舱底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

半晌，四人会齐，都无收获。狄会长叹一声，情知有变，痴痴地望着舷下黑幽幽的湖波，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

突然，一张苍白的脸面浮露波浪间，正睁着一对木然的眸子紧瞅着他，隐隐有两汪恨水。

第三章

天哪！果然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涨圆。

“果是溺水而死，却又为何恁早浮起尸身。”狄公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从未浮起死尸过。

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潜下水去，将杏花尸身托起，只听得“嘶”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幅。——正是这颗铁钉勾住杏花裙角，尸身幸未沉底。马荣从杏花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

杏花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一双秀目兀自不闭。

狄公心中惧怒，如此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竟在杏花要向他吐露一桩秘密之前。——只恨自己大意疏忽，致生变故。遂命乔泰、马荣将杏花尸身藏在中舱间壁内。

洪参军忽见杏花右手紧攥着，用力掰开，见是个小油纸包，包内只折迭一纸片，狄公将纸片小心摊开，原来是一幅棋谱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弈棋么？”

狄公仔细将棋谱迭起，纳入衣袖。命乔泰守护杏花尸身，不许闲人走近。他与洪亮、马荣回到轩厅行事。

韩咏南见狄公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喜道：“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哩。”

狄公沉下脸来，开言道：“委屈众位，筵席即刻中止。本县暂就此艇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韩咏南吃一大惊，酒全醒了。嗫嚅半日，吐不出一句话来。

狄公吩咐：各人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依次自叙杏花舞罢退下后各自的行止。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鞫审。又命洪参军取过笔砚，恭录口词。

（鞫：读‘居’，审问。——华生工作室注）

韩咏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拜谒道：“狄老爷，座席间皆是汉源地方商

宦士绅，上流人物。今夜本是歌舞筵宴，如何忽的冒出杏花被杀一案？一时擅作主意，变作公堂，恐有不便。众位乡党贤达皆是宾客，岂可无端受审？在下面皮上须不好看。还望老爷三思。”

狄公斥道：“歌舞之场权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语云官法如炉，岂肯容情？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司。韩员外快快退过半边，静候听勘。”

韩咏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公一脸严霜，全不看取东人面皮，不由羞愧交加，脸上一搭儿红，一搭儿青，不敢再出声。

这里韩咏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道：“狄老爷岂可只在众宾客里盘问脚色？这花艇上杂役火夫便有十七、八人，这些汗臭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与杨柳坞那几个粉头早有首尾。这杏花生得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拈酸，致起杀人，实属常见之事。狄老爷难道就单单撇过这些人？”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淼淼湖水望了望，又续道：“这南门湖无端溺死人不少了，有几个看见尸身浮起？——听说湖底有绿毛水妖，专吞食人肉。时常兴风吹浪，颠翻船艇。鄙人虽不知杏花是何死法，总也撇不过去这一层缘故。”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勇气。

狄公正色道：“本县随后即鞫审那些杂役火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艇上的人都不脱杀人干系。再者，杏花被害，尸身见在，并不曾被水妖吞食，故可摒去王掌柜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

王玉珏嗤道：“狄老爷既然不信鄙人一人之言，鄙人则愿先受盘查，早脱干系。”

狄公称赞：“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的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慢慢说来，愈详备愈好。”

王玉珏应声答道：“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槅出去寻个下位登东，完事即回这里。正听见康氏弟兄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

“王掌柜一路去来可遇到了什么人没有？”狄公又问。

“没有。”王玉珏摇了摇头。

洪参军录了口词。

狄公又令韩咏南供述。

韩咏南叙道：“在下与司乐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头晕目眩，便踱步到船头，看了一会湖中景色，然后便在舷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下。不一刻白莲花即来搀我回进轩厅。以后的事老爷自己都可作证，我就不多说了。”

狄公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词。

下一个是刘飞波。

刘飞波述道：“杏花舞罢退下后，我见彭员外脸色转白，象要呕吐，急忙扶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舷栏站定，一任夜风吹拂。见他吐了几口酸物，似觉舒适，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轩厅。俄尔就听见康氏昆仲争执不下。以后是老爷问我梁老相公事，不必赘述了吧。”

狄公又唤彭玉琪供述。彭玉琪所供果与刘飞波契合。

其次是苏义成。苏义成浓眉下一双大眼闪眨不定，略一犹豫，乃开言道。“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舞妓说了几句闲话，不意将肉卤泼污了衣襟，便赶紧出去轩厅外洗刷。正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皇皇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她并未听见，似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涤，半日还有油迹，只得自认晦气。——小民回进轩厅时，除了杏花，“人人都在了。”

“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她如何穿扮。”狄公急问。

“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妆扮。当时见她都脱卸了簪钗首饰。”

狄公不语，皱眉半日。

最后是康氏昆仲。——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公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俱在轩厅，并未挪移。

狄公又命将“杨柳坞”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坞”座落在汉源东郊湖滨曲隅，最是汉源的风月渊薮。院内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

长袖善舞，大多色艺俱佳。地方但有公私宴集，听凭点名，唤来传应。今夜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妓正是随院主赶来这花艇上应局的。故这时狄公想到传院主来盘问。

（薮：读‘叟’，原指湖泽，后为人或物聚集的地方。——华生工作室注）

院主名唤庆云，听得狄县令传问，一头撞进轩厅，一头便哭起来：“可怜杏花这苦命丫头，玲戏鲜佻的，竟也被水妖拖吞了！好不叫人悲泣。”

狄公忙问：“院主可曾见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

庆云抽噎答道：“老媳妇见宝贝人儿跳舞罢，一头的汗，那模样楚楚，宛如天仙一般。心中也疼，忙叫她换过裙衫。——杏花对镜卸妆时，前头说有吩咐，老媳妇应声便出了后厢。谁知一时三刻竟被拖沉了湖底。”说罢，索性嚎啕大哭起来。

狄公又问：“院主可听得杏花说话？可是她有什么人召唤？”

庆云泣道：“这个没听小妮子说。当时只有一个小丫头叫铃儿的侍候她穿衣。”

狄公即命马荣去传丫头铃儿。

须臾铃儿传到。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庞，兀自疑云布满。一对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

“铃儿。”狄公慈颜可亲，“杏花小姐回后厢梳妆时，可是你一手服侍的。”

铃儿点头。

“当时你一直在杏花身边？”狄公又问。

铃儿又点头，只不言语。

“杏花为何梳妆未了，便又走出后厢呢？”

铃儿一阵恐惧，身子又哆嗦起来。半晌乃答道：“老爷，湖里的妖怪

把杏花小姐叫去了。”

“你说什么？”狄公愠怒，“莫非你亲见了那妖怪。”

铃儿点头：“小奴才真是见了那妖怪哩。一团黑影在窗槛外闪晃，还伸出一只手来招呼杏花小姐。当时小奴才吓死了，杏花小姐竟开门随那妖怪去了。并没听得一丝声响，便被拖到湖里去了。”

狄公狐疑，又问：“铃儿，当时杏花害怕么？”

“小奴才见杏花小姐并不畏怕，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被摄去。”

狄公心里三分明白。挥去铃儿，又传白莲花等席间侑酒的三名舞妓问话。——除了白莲花尊狄公之命出去寻找过杏花答不晓得。——当时只顾喝酒说笑，人来人去，并未留意。

狄公情知问不出所以然，便去后舱船尾盘问杂役火夫。

又命洪参军监守轩厅，暂不松动。

马荣已将十来名杂役火夫全数传到。见他们一个个龟缩一团，屏息不敢吱声。问及杏花事，皆答不曾看见。彼时全围着一处听马荣讲趣闻，后来又赌钱钞，几个把舵守值的则轮番替班，替下的也只是赌钱饮酒两事。——谁也没离开过后舱，马荣、乔泰正是证见。

侍应筵席的役工穿梭往来厨房轩厅间，且走的是右舷。并不知杏花跳舞事，也未见着杏花的影子。只是其中一位役工，曾在右舷栏边见彭员外呕吐，无人照应，十分狼狈。

狄公懊恼，心中盘算，这些个艄工火夫，面目可憎，饮酒呼叫，嗜如性命。情急杀人，本不稀罕。不过马荣也证实他们并未离开后舱伙房一步。再听铃儿言，是一团黑影唤出杏花去。杏花后厢梳妆岂会轻易随人而去？且那里窗槛正对着左舷，杂役火夫是不敢行走的。杏花是“杨柳坞”的歌舞行首，品位甚高，又有志向，即便暗里有情恋之人，也必在众宾客中。何况今夜事出突兀，她的暴死必与她想吐与我的那桩秘密有关。事涉汉源全城，似非儿女情长，恩怨小节。——那凶手必是窥得杏花与我的那句警言，方下此毒手。当时宴席上的人似比杏花退去后离席的人更可疑。

第四章

下雨了。

狄公、洪亮、马荣三人回到中舱间壁。——杏花仍安静地躺在长桌上，乔泰将舱门紧闭。

马荣把适才一番勘问告诉了乔泰。乔泰听说这湖下有妖怪，心中有些发怵。偏偏这时船身开始颠簸。乔泰不惯水性，只觉头晕恶心。

洪亮忧道："怕是这南门湖下果有妖物，不然那王玉珏与铃儿的话又会如此拍合。他两个总不会早设预谋。"

狄公捻须微笑："适才我未对湖中妖物事仓促断言，我对杏花如何被害也未肯披露。其实心中清楚，杀害杏花的必是船上人而决非水妖。那个诱杀杏花的只是装扮成水妖模样。此刻我已隐约猜出杏花被害的缘由。"

洪参军忙问："老爷真的已断出杏花遇害的缘由？"

狄公遂将席间杏花的奇异举止。描绘过一遍，又将杏花两句分明是对他说的话复述了。

洪亮三人乃觉事态严重，脚下的船板更是摇晃不已。——汉源城难道真面临一场劫难。

"韩咏南形迹最可疑。他假装酒醉磕睡，窥听了杏花与我的讲话。偏偏杏花轻率上当，弄巧反成拙，致折性命。"狄公叹道。

洪参军道："韩咏南自称头晕，在前舱船头休歇，说是坐在舷栏边瓷凳上，又有谁见了？没一个证人。他潜身去左舷后厢赚出杏花正有作案的空隙。"

狄公慢慢点头："韩咏南固最可疑，筵席上其他人也同样有可能探听到我与杏花的说话。况且杏花说话时鬼鬼祟祟，故作姿态，反引起人疑心也未可知。事关罪犯密谋大局，故凶手顿生杀机。"

乔泰道："王玉珏、彭玉琪、刘飞波、苏义成四人都可嫌疑，惟康氏弟兄不在其列。他两个一步未出轩厅，如何下手。"

“彭玉琪年事已高，当时又犯呕吐似也不可能作案。他如何有气力将杏花举过舷栏，抛入湖中？”狄公补充。

马荣断道：“剩下韩、王、刘、苏四人俱有气力，又都出过轩厅。各人解辩虽有道理，但都不足凭信，难以豁脱。”

洪参军忽道：“那个苏掌柜，粗眉浓眼，背阔腰圆，状如恶煞。他动了杀机后乃有意弄污自己袍襟，借故勾当，不可忽略。”

狄公点头称是：“不过，我思量来，那凶犯必与杏花有情缘，不然何以窗外一招手，杏花拔脚即随去，自投罗网。王玉珏身不满五尺，腿短腰肥。不仅形态粗陋，而且不解骚墨。一般女子见了尚且嫌憎，何况杏花？苏义成凶神恶煞，粗俗不堪，一副饿虎馋狼色相，杏花岂肯属意？唯韩、刘两人虽有了些岁年，却是风流雅客，情场老手，且又腰缠万贯，故最有魅力。——我们此刻首当弄清哪一个与杏花瓜葛最深，无论旧情抑是新欢，分剖明白，才可勘查。——这当然应去‘杨柳坞’探测。庆云院主倒未必知道多少底蕴，只识些浮面上的应酬。其他小姊妹间容易探出实情，大凡这类风流韵迹总瞒不过同行姐妹去。”

乔泰道：“我们应迅即查封杏花在‘杨柳坞’的房间。凶手系一时生出杀机，总不能当即灭去两下往来的痕迹，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字句。一这船一旦靠岸，凶手会抢先一步行事，我们不可不防。”

“乔泰之言极是。”狄公赞许。“船到码头，马荣即奔‘杨柳坞’潜伏。见有人闯入杏花房间。即行拘捕。我坐轿随后即到，再细搜杏花房间。”

花艇靠了趸船已经近午夜了。码头上灯彩被暴雨打过，零落不堪，一片狼藉。

狄公命乔泰留守船上，监护杏花尸身，直到天亮。明早升堂即差人传话庆云遣稳婆来船上料理入殓事宜。又命洪参军传言韩咏南诸人，衙署暂且无事鞫问，各自回家。

韩咏甫等七人一个个如遇赦的囚犯一样，垂头丧气，狼狈下船。钻入各自的凉轿，仓皇回府。

狄公见七顶轿子远了，乃与洪参军打点轿马、差役，吩咐直趋“杨柳坞”。院主庆云及乐班舞姬一行跟随官府仪仗同行。

回到“杨柳坞”，狄公即命庆云指点杏花房间。庆云擎了一个灯笼前面引路，抹过庭院，转去一幢玲珑楼阁。

庆云上了楼梯，摸到钥匙，打开杏花房门，不提防房中迎出一条汉子，一把攥住她的手腕．使劲拧扼，庆云大叫有鬼，险些儿晕厥过去。狄公悟得是马荣，忙喝住手，心中好笑。

马荣乃知是狄公转来，遂松了庆云，禀道：“我在此等候多时，并不见有人潜来。”

狄公道：“此刻便陪院主下楼去，留心防备院中。如有生人进出，拦住盘问，不要轻易放过。”

洪参军摘了庆云钥匙纳入袖中，遂点亮了房中烛盏。狄公关上房门，两人倾箱倒箧，—一细搜。

杏花的手迹果然不少，一式楷书，皆摹的钟繇《宣示表》，十分工妙。——杏花心细，每与人书信，俱留底稿。别人写与她的则更多，抽屉里单信礼一项便厚厚几迭。细读这些书信也无非风月场中虚套陈辞：一壁厢刻意谀称，杂以狎昵。一壁厢虚与委蛇，敬而远之，并无十分认真之迹。单从书信判来，与杏花有染的不亚二三十人，而韩、王、刘，苏辈都在其中。

狄公命洪参军全数捆扎了，运去衙署慢慢细读。忽然洪参军见杏花枕套内还藏有一本簿册，装帧十分雅致，大红洒金绢面，染以檀香细片。翻开一看，果然全是情书，一式金书小楷，甜甜蜜蜜，香艳绮靡，还杂以骈四俪六的诗赋句式。署款是“绿筠楼主董沐写。”

（骈：读‘便（宜）’，骈俪：指骈体文，多用偶句，讲求对仗，故称。——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思忖，这个“绿筠楼主”料是杏花的意中人了。不然，他的书信何以这般款样，又如此装饰，且仔细藏在绣枕之内，与杏花梦啼泪痕相沾连呢？

洪参军道；“要找到这位绿筠楼主似非难事，这一笔好字汉源城里屈指可数，想来必是风流秀才一类人物。”

狄公笑道：“这位楼主虽写得一笔三馆楷书，究其文字却多不雅驯，

几近村俗。此人学问必然粗疏，好摆弄而已。”一面将簿册纳入衣袖，小心藏了。吹灭烛火，夫了房门，轻步下楼。

楼阁外庭院清虚，亭廊潇洒。松阴入槛，山色侵轩，夜色十分宁谧。

庆云、马荣早在前院花厅等候。狄公命庆云将杏花年贯、户籍、卖契、批牒及平昔交往，公私酬应一并详明出具，送来衙署，不得挂误。又令庆云差遣一稳婆明日一早去码头花艇与当方里甲料理杏花收殓事项。庆云哪敢违旨，又连连叩头谢罪，生怕狄县令一怒之下查封“杨柳坞”，断了她日后生机。

狄公留马荣在“杨柳坞”中过夜，一番耳语叮嘱，遂与洪参军排仪回衙。

第五章

翌日一早，洪参军回到衙舍，便直趋内衙书斋。见狄公早已盥漱梳沐了，独个坐在书案前细读那些书信。

狄公见洪参军进来，笑道：“不出吾料，这绿筠楼主与杏花关系果然与别人大有亲疏。我仔细阅过这些书信乃知他两个的情分还有三个层次。一，两人认识于半年之前，以后关系逐渐亲密。二，期中情爱日高，两下情深意笃，许多山盟海誓，鱼雁频繁。三，半月前情热消退，出现裂痕。有些言语近乎胁逼。

“我又揣摩了这字迹，牵丝行笔，逆入平出，都丝丝入扣，笔笔不乱，端的下过一番工力。——洪亮，我们得尽早找到这个绿筠楼主。”

“老爷，三衙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社中许多文苑名秀，他都稔熟。又每每集社赋诗著文，故这汉源城的文人秀士笔迹他都认识。老爷，何不请杨主簿来费心辨认一番，想必能探知这绿筠楼主的真面目。”

“此言极是。”狄公赞同，“洪亮，你去请杨主簿前不妨先也看看这棋谱残局。我细细想了一宵，终未窥破这棋谱奥赜。世传的残局棋谱，虽千变万化，门户百端，均有脉络可按，有生路可寻。偏这棋局，云里雾里，似仙人摆列，终不明白。”

（赜：读‘责’，深奥，玄妙。——华生工作室注）

洪参军知狄公少年时也曾酷嗜琴棋，此道虽不尽精熟，毕竟是个中人。他尚且看不破的，自己如何能辨解？他接过棋谱略看一眼，说道："这棋谱并非手画，系是印制的。看去象是古本棋谱撕下的末页，因左下角有一个'终'字。我想既是印制的，决非孤本一册。虽不能立判出自何种棋谱，只需请城中奕棋高手一辨，便知本末，何须老爷劳神冥思。找到那古本棋谱，必附有详解，想来识破这棋局也并非太难。"

两个话犹未了，马荣笑嘻嘻走进书斋。

狄公道："马荣，看你一脸喜气，似已探得'杨柳坞'内许多消息，快说来听听。"

马荣笑道："老爷有所未知，我与'杨柳坞'内一个叫碧桃花的小娘子曾经认识。昨夜老爷、洪参军离去后，我便悄悄摸到碧桃花的房间。她是一个迷人的女子，风情月意，端的惹人疼爱。两下又许久不见……"

狄公嗔道："昨夜叮咛汝的是甚言语？哪个要听你与碧桃花两下许多缠绵废话。我只问杏花的事，你可打听实了。"

马荣咋舌，抢红了脸，乃又说："原来这杏花与碧桃花十分投契。据碧桃花说，杏花约半年前自长安来的'杨柳坞'，同来的还有三个女子。说是一个牙婆拐来的，又说是自卖来的。这个也不去分辨了。杏花来这'杨柳坞'后，描写刺凤，歌舞吹弹，色色精绝。模样儿又水灵灵，娇滴滴，十分可人意儿。遂选了行首，包银月俸一百两。掌院的庆云也视作为掌中珠子，平日深藏不露，轻易不侍候客人。城中多少阔绰公子、世家王孙，百计千方投其所好，一掷千金，也难买动其一片笑言。

"杏花坐坞中一日，馈赠的首饰穿戴不计其数，也不知是哪个送的。只庆云肚中明白，记着帐儿。有时也撺掇杏花看看。还个礼数，不要太没情义，吃人耻笑。杏花总算还顾全庆云脸面，略略应酬。不少人奢想出重金赎买，庆云一概不允。尤其是那个苏义成，垂涎最久，奉献也最奢，价值巨额，妄想痴念。可怜见地，一次也未得手。"

狄公点头频频："难怪昨夜杏花跳舞时，我见他的眼中似有一团烈火喷出。这种人物，野性勃发，按捺不住，便会铤而走险。"

"老爷所言甚是。我早说这苏义成很大嫌疑。如此挥金如土。终没半点甜头，心中必然不美，岂肯甘休？不过，那杏花也不是铁石人儿，冰王心肠。碧桃花说她自有一个情人儿藏在心中，秘而不宣。她每半月总

要独个坐轿进城一次勾当，黄昏时分又独个回院。庆云信她得过，从不干予拦阻，也从未见有意外。——平昔她端庄稳重，姊妹间也不苟言笑。除了抚琴吹唱，还喜欢弄些笔墨，写得一笔好字。碧桃花与她可谓亲热，也休想套出半截蛛丝来。”

狄公又问：“你是说她每次外出勾当，只有半日工夫。可知她并未出城远去。这个绿筠楼主料应居住在汉源。——对。洪亮，你先去请杨主簿来这里。”

一盅茶工夫，杨主簿进到内衙书斋。狄公道了原委，便将绿筠楼主的笔迹请他辨认。

杨主簿细细看了那簿册，半晌无语。

狄公问：“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汉源县里可有一个文苑中人自号作绿筠楼主的？”

杨主簿摇了摇头：“湖滨社里并无此人。看这笔迹，似是揉合诸名家运笔技巧，故尔难识真形。卑职摹临过前人墨宝，也认得当今名士笔迹，只是从未见过这绿筠楼主的字体，还望老爷见谅。”

杨主簿退下。狄公兀自悻悻，心中不乐。这时当值文书递上一个封套，封皮上烫了红蜡。狄公急忙撕拆一看，见是“杨柳坞”院主庆云具呈的函件。

狄公逐页看去，脸上阴霾渐退，不觉转忧为喜。据庆云呈函云，杏花原名范来仪，河东平阳郡人氏。一十九岁。卖断文契注明身价为十两黄金。又有一行小注，云是范小姐系自愿断卖于京畿汉源县，并附有汉源县署户曹签押的朱印和经办牙人的手戳。

（霾：读‘埋’。畿：读‘机’，京城所管辖的地区。——华生工作室注）

庆云呈函末页还开列了六个拟出巨金赎买杏花的姓名，苏义成名列首位。但韩咏南、刘飞波却不在其中。狄公意外还发现庆云在列叙杏花吹弹歌舞、精熟技艺种种名目外，又注明她喜书画、通诗赋、会巫术，但不会奕棋。——不由心中迷惑，疑窦丛生。

他将这一条目指给洪亮等看了，叹道：“杏花不会奕棋，为何临死前

紧攥着那页棋谱残局？又为何在筵席上特地问我会不会奕棋。”

洪亮、马荣低头不语。

狄公又道：“早衙少间便要升堂，街里一向无滞狱积案，我想化费点心思尽早勘破此案。马荣，你率几名番役去码头上替换下那里的守卒，并同乔泰会同当方里甲监伺稳婆收尸入验。”

一声铜锣响，三通鼓毕，八名衙役发一声喊，鱼贯而出。手执红漆水火棍，如金刚一般，衙厅两边排列。狄公官袍冠带齐整，踱出内衙，高高坐在公堂正中。杨主簿、洪参军两边桌椅坐定。

衙门内廊庑下早挤满了看市的百姓。——昨夜南门湖花艇上出了人命，消息不胫而走。事涉汉源乡绅巨头，行院班首，正不知老爷会问出什么风流旖旎的新鲜事来。好事嘴快的闲汉早早吃过茶食，便磨蹭在衙门外等着升堂。

狄公一拍惊堂木，威仪奕奕，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他张大眼一抹儿堂下扫去，见韩咏南、彭玉琪、苏义成、并康氏弟兄都在，昨夜局中人只有刘飞波、王玉珏没有到堂。——昨夜码头上临了匆匆，忘了知会。狄公暗中转思，正欲委派佐吏前去催促，忽听得衙门外一阵骚动，涌进一群人来，为头的正是刘飞波。

“叩见狄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抢上公堂来，就势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身旁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后面骨碌碌一顺儿跪下四人，狄公认得其中一人正是王玉珏。

刘飞波失声禀道：“小女刘月娥新婚之夜被人杀了！伏求狄老爷作主，判断这人命官司。”

狄公听罢，蓦地一惊。低头见刘飞波，青筋怒趵，紫涨了脸面，吼道：“小民正指望从这条老狗手里赔人哩。”

（趵：读‘爆’，跳跃，［水］望上涌。——华生工作室注释。）

狄公一拍惊堂木，叱道：“刘飞波休得胡言妄语，咆哮公堂。今日你既是原告，且将案情本末禀来。即便是人命关天，也得让本县听了分明，方可判断。”

刘飞波应道。“小民怒火中烧，一时忘了衙门律例，叩求狄老爷宽有。小女正是被这厮的儿子杀害。如今罪犯潜匿，不得已揪了他老子前来喊冤。”

狄公问：“你适才说，刘月娥新婚之夜被杀。本县倘没记错。令爱婚礼是在前夜。事隔两日，你才来衙门鸣冤却是何故。”

刘飞波切齿道：“老爷明鉴。如此人命血案，小民焉得迟迟不报？乃是被这……被这人施了拖刀之计，缓了两日。”

狄公转脸问被告：“你叫什么名字，何种营生？，

“回老爷问话。贫儒江文璋，丙午举人。先前曾受聘县学博士。只因顽疾缠身，辞了教职，在家设馆，教授几个童蒙，权为糊口。”

“江文璋，你姻亲告你纵子杀人，想也听见了。可是坐实？”

江文璋大呼冤枉，答曰：“老爷明镜高悬，必能断此公案。犬子娶媳，本是喜庆之事，谁知祸出不侧，风云突变。如今犬子哀毁过度，已弃家撒手而去，正没寻觅处。贫儒心里一团冰雪，凄苦无诉。偏偏这刘先生还血口咬人，诬我犬子杀妻。惟望大老爷明察详里，为我昭雪。”

刘飞波不听则已，听了立时升起心火，透胸冲鼻而出。叱道：“你这条出精老狗，骗了我女儿去，又将她害杀。藏匿了儿子，竟还假惺惺要昭雪。”

狄公见刘飞波言语狷急，与昨夜判若两人。丧女之痛几乎将他逼疯。见他怒目圆睁，磨牙吮血，似要一口过去将江文璋吞噬。心中不由启怜，遂道：“刘飞波，你既将这人命官司告到衙门，自有本县替你作主。你此刻须静下心来，细细将当夜之事叙述一道。令爱果是吃人杀死，这王法昭昭，岂能漏了吞舟之鱼。”

刘飞波略略静神，长叹一声道：“也是天数。狄老爷细听来。我命中无子倒也罢了，小女月娥美貌出众，聪颖过人，又生得性格温柔，仪态端正，正如同月中的嫦娥一般，生下时取名便道着了。月娥从小喜爱书字笔墨。稍长大我便让她进了塾馆，谁知竟撞在这条中山狼手上。这江文璋的儿子见小女才貌，顿生馋涎，几番遣媒妁来撺掇。偏偏月娥又年少不諳事，也一头中意。我不知江家底细，心中想托人随访明白再说。谁念贱荆又一头认定江家书香门户，江幼璧又是少年秀才，便一口应

允，自个作主受纳了金花彩币。批了八字，换过庚帖，那边只等选吉期迎娶了。

（妁：读‘硕’，媒人。——华生工作室注）

“一日，一个朋友叫万一帆的告我道，这江文璋虽是读书识字的人，却是个衣冠禽兽，登徒子一类人物。以前还动过他女儿的歹念。听说还是黉门的败类，诽薄周礼，被逐出庠校。我闻此言，心知上当，便想毁约。不料月娥执意不允，整日哭得泪人儿模样，茶饭不思，恹恹成病，一连几日米汤都未沾牙。贱荆又哭又闹，阖家鸡犬不宁。我没计奈何，肠子一软，也只得任他们去了。前夜江家轿马迎娶，倒也十分排场。我心中即便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得认了。酒席上只喝了一二杯，聊为搪塞，便告辞回家。

（黉：读‘洪’，古代的学校。庠：读‘祥’，古代地方学校。——华生工作室注）

“今日一早，江文璋气急败坏跑来宅下报凶信，道是新婚之夜月娥惨死在新人床上。我猛吃一惊，急问端底。这老狗支支吾吾，含糊其事。我心中诧异，好端端、如花似玉、灵生活动的一个人儿如何一夜工夫便死了哩？内里岂能无诈？便问他为何昨日不来报，推过一日。他道是江幼璧也潜匿失踪，他们须得寻着儿子问明端底，好来报信。江幼璧至今还未寻着，想来是父子合谋，偷偷藏匿起来。等混瞒过这场官司，再出头露面。一我当即要去江家看看小女尸身，谁知这天杀的竟云昨日已草草入殓，灵柩都移后到了城外石佛寺。”

狄公双眉紧攒，禁不住轻哦了一声。略一转念，又未肯打断刘飞波话头。

“狄老爷，天下哪有不让尸亲见尸便偷行闭殓的？王法昭彰，这其中的鬼域伎俩，伏望老爷明镜断勘。好替小女伸冤，也替我孤苦老儿出这口恶气。——此刻王玉珏、万一帆两证人俱跪堂下，听侯老爷垂问。”

狄公捻须沉吟，半晌无话。

江文璋抬头正想要张口说什么，狄公摇手止住。又问：“依刘先生意思，可是江幼璧洞房内半夜杀了新娘，然后潜逃。”

刘飞波忙道：“这个……这个江秀才本是木雕泥胎，无用之物。我此

刻推想来，凶犯应是他老子江文璋。江文璋原是好色之徒，人面兽心，老奴狂态，早对月娥怀藏不良。必是婚筵上借着酒兴有些不干不净的行止，小女一时羞愤难言，便烈志轻身。这江幼璧自然怀恚抱恨，却又要做孝子。有苦难言，有屈难伸，待要徵声发色，又怕坏了门风清声，伤了父子间一团和气。若是竟自含忍，婚妻已死，日后苟且有何生趣？究竟不是吕布之勇，手刃董卓这老贼奴消恨，故只得半夜一走了事。——天知道此刻到了哪里。江文璋畏罪，乃匆匆厝殓了月娥，意图瞒天过海。望狄老爷与小民作主，间断案情本末，由我亲手剐他二十四刀；才解我心头之恨。”言罢扑簌簌掉下泪来。

（恚：读‘会’，怨恨，愤怒。——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听其情词可悯，心中恻隐。安慰了几句为转脸问江文璋。

“江文璋，本县问你，适才刘飞波原告一番话可属实？”

江文璋颤兢兢抬起头，叹道：“回老爷话。贫儒平日不理家政，犬子迎亲也是贱内一手张罗。月娥的事来得突兀，家吓懵了，一时都没了主张，仓促收厝，也是实情。或与礼法不合，也是权宜之计，并未入土。棺盖草草加了几颗钉。倘王法不容，愿当罪咎。乃若亲家翁诬贫儒有不齿行经，实属谤渎之词，一无依据。想来老爷也不会凭空听信。贫儒究竟是读书之人，礼义传家，诗书延泽，焉会去行那等猪狗不如没廉耻之事？惟求老爷明鉴。”

狄公频频颔首，问道：“令郎迎娶，这新婚之夜究竟什么一回事”

江文璋抬头见狄公威而不猛，气体清正，心中稍稍踏实，肠子渐宽。乃详述道：“昨日宅下都用过早膳，见已巳时初刻，还不见新郎新娘出房来。丫环牡丹等着送早茶，几番踌躇不肯敲门，便来请示。老朽还笑道，且等些时辰。转眼巳时交尾，时近午牌，新房内仍无动静。老朽便唤牡丹去敲门。牡丹敲了半日，里面只不答应，也无声响。老朽这才觉识有些异样，便命众人撞开新房的门，及进去一看，房内景象令人魂飞魄散。——月娥躺在床上，满身是血，帐衾簟席全都染红。犬子幼璧竟没了踪影。贱内上前摸了脉息，已气断丹田，身子都冷了。

（簟：读‘变’，竹席。——华生工作室注）

“老朽赶紧去对西街访请来华大夫，又央求邻里茶叶铺孔掌柜作中人见证。华大夫来验过身道，月娥系新婚初合出血不止，竟乃血山崩，终

于死亡。华大夫又道如此入伏天气血污尸身，千万不可停留，须及早收殓殡葬。老朽于是又赶紧请来一稳婆，替月娥抹洗了，便草草收盾于一具薄木棺内，暂移城外石佛寺，待阴阳先生看了地脉，再厚殓了送坟址。

“这是新娘的事。新郎没了去向更令老朽焦虑。半夜出事后，他定是情急慌张，丢魄落魂。又羞于唤众人呼救，以至蹉跎延误。待见月娥已气绝，他更慌了手脚，没脸面见人，情知也说辨不情，说清白了又怎样？不如一走了之，必是自寻轻身了。不过，这事也有些蹊跷，直令老朽疑惑惑。这新房的门是里面反闩的，窗槅木栅完好无损。他又会逃到哪里去了？又是如何逃出新房去的？我乃命众人四处寻找，直至昨日半夜尚不见影迹。

“今日绝早，家人手拿犬子系身的黑丝绦来报，道是南门湖上一渔父在湖中拾得，情知是投湖了。果然祸不单行，江门合当断后。老朽哭得昏死过去几回，忽又想到此事尚未报信于亲家，便又跌跌撞撞、巅巅巍巍赶到刘府宅院。谁知被他一把攥住，完不松手，一直拽到这衙门里老爷堂上。老爷亦可怜我这个孤苦老人，一日之内连丧爱子新媳，乐极生悲，红事办作了白事。黄叶不落青叶落，白头人送黑头人。”说罢喟然长吁，禁不住老泪纵横。

狄公听罢江文璋如此一通言语，不露****，转口又传万一帆问话。

万一帆跪上前一步向狄公叩了头。——狄公见他约四十上下年纪，面皮白净无须，眼下松松两泡垂囊，已出露老之将至之气候。他猛想起昨夜筵席上康氏昆仲正是为他这个牙人的一笔款贷致生争执。今日却看他是如何为刘飞波作证的。

万一帆证言道：“两年前江文璋发妻亡故，没出月便径自来宅下找小人，道是欲娶我女儿三官为续弦。小人一听冒火三丈，天下恁的有如此鲜廉寡耻、老不正经的，竟还是个教圣贤书的，孔老夫子头上浇粪哩。连个媒妁之言都不设，小人自然一口回绝。

“江文璋碰了壁后，居然怀恨于心，恶意中伤小人。几次低毁小人与别家商号的生意，污读小人名声。故当小人听说刘先生要嫁女江家时，便将此段情节告知了刘先生，劝他三思。”

万一帆语未落音，江文津已气得须发直竖，失口叫道：

“狄老爷休听他一派胡言！竟青天白日大堂上血口污人。那年老朽发妻弃世心里正悲痛不堪，家里一团乱麻。他自个找上门来，花言巧语要将他女儿许与犬子。老朽素知他人品卑下，行为苟且。如此唐突之举，必有缘故。不管他葫芦里装的甚药，当时便婉言谢绝。”

狄公恼怒，万、江两人必有一个是当面扯谎，这近戏弄。为此藐视官衙，一旦问破，定不轻饶。此时暂且含忍，选问王玉珏取证。

王玉珏称，刘飞波所叙大抵属实，故他愿为刘飞波出面见证。但江文璋垂涎月娥一节，似系猜测，恐无实据，他不敢贸然作证。再者，洞房花烛夜的究竟，一时也判断不清。

孔掌柜则证言江文璋一向循礼守仁，人格端正，操行纯洁，决无苟且之念。——月娥品行也无失检之处。刘飞波所言纯系无稽之谈，不可轻信。洞房之事虽形迹蹊跷，必不至是劫凶杀人，望老爷迅即查明，替江文璋开脱。

狄公首肯，又传命华大夫到公堂。

须臾华大夫传到。狄公问了当时断诊验尸本末，嘱与衙门仵作质对。又斥其催尸主私殓，于律法有违。本应重罚，只是所验无误，又是炎夏，故从宽处断，该罚白银十两充公库，严禁后来。

衙门仵作称：“月娥小姐死例实属罕见，然名家医案确有记载。只是昏寐不醒者居多，一旦命象险弱，差近死亡。失血过量，偶有不救者。”

狄公一拍惊堂木：“本县原拟鞫审昨夜花艇谋害舞姬杏花一案，不料有民事诉讼至署，竟也是人命关天官司，且较早一日发事，论理先行断治。——本县受理随即赴案发现场勘察。”

第六章

退堂后狄公踱步转入内衙，饮了一盅茶。吩咐马荣差遣番役先去石佛寺布置禁戒，他自己则去江文璋宅院看了现场即赴石佛寺开棺验尸。

狄公对洪参军道：“这案子看来并不简单。刘飞波倘若真信万一帆的话，必不肯答允这头亲事。昨夜酒席上我见他城府甚深，腹中似可撑得船去。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得如此凄凄惶惶、累累如丧家之犬。再看江文璋嘴上固然这般诉说，举止神态仍不失泰然。少间我们去江宅时还须留

意看觑则个。”

狄公、洪亮分坐两顶竹帘小凉轿，只带了四名番役来到江文璋宅院。

江宅满院喜庆灯彩未撤，随处披红挂绿。但阖府的人个个失魂落魄一般，好似白日的耗子，见了官府来人都依壁躲路而行，不敢高声言语。

江文璋迎狄公先进内厅叙坐，小童敬茶。狄公见厅内摆设典雅，中堂一幅《暮春行乐图》，写的是孔子率门徒浴乎沂、风乎舞雩的情景。两边各四个暗红柜厨，并不封锁，内里尽是书帙。心里油然生起一种亲近之感。

（雩：读‘鱼’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华生工作室注）

“江先生昔时讲学庠序，阐发圣道，本是孔门夙儒的正事，如何却要辞了？我见江先生身子硬朗，似无病疾。”——狄公这时忽的对江文璋发生了兴味。

江文璋叹了口气道：“狄县令有所未知。老朽这一辈子读的只是六经，到老来方知郑、马传疏很觉可疑。且孔子时本无六经之称，六经之名始于庄周，经解之说始于戴圣，一个异端，一个赃吏，岂可信从？偏偏县学只许规范郑、马，不能半点差池，老朽心中便不乐。一日讲授《春秋》，我道《春秋》本鲁国之史，未有孔子，先有《春秋》，孔子作《春秋》，一不可信。《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益不可信。《左氏传》载桓公、隐去被弑，而《春秋》只书‘薨’之一字，灭匿臣之迹，隐二公之冤，如此史笔，差董狐万万，乱臣贼子岂能生俱？——哈哈。

（弑：读‘士’，古代统治阶级称子杀父、臣杀君为“弑”。

薨：读‘轰’，古代称诸侯之死。后世有封爵的大官之死也称薨。——华生工作室注）

“那一日老朽多喝了几盅，竟吐出如此一通妖论。果然当时县令闻报，将老朽传去重重数斥了一顿。郑县令年少气盛，老朽当面受辱，心中忿忿，一气之下便学起着时五柳先生赋归去来。——今日老爷问及，仍以这段旧话作答，真是拗性无改了。狄老爷明经出身，老朽弄斧班门，亦知羞了。如此絮叨，幸乞宥谅。”

狄公听罢，犹如醍醐灌顶，几出一身冷汗。方知这江文璋有十二分眼孔胆门，端的是个异才，不可轻觑。遂又问：“江先生如今教课生徒，讲的是哪部书？”

“只是《左氏传》和《论语》两书，早先月娥在时，也偶尔讲解二南。老朽自己得闲，只读《易》，余皆不看。虽不至韦编三绝，也庶几看破些无人际遇。”

狄公一头听话一头吃茶，不觉两盅吃过，乃依稀记得这茶幽香无比。

“这好茶再乞另烹一壶来吃。”狄公笑道，“今日听江先生说经，十分领佩，这茶也觉有异香。”

小童答应，下去烹茶。

狄公又笑：“江先生岂忘了本县来宅上应是何事？这茶水烹了，临行再吃。此刻我们去看看令郎的洞房吧。”

江文璋顿悟，又生沮丧。口中应了，遂站起前头引路。

出了前厅转折一条回廊，行过几处房栊，便是一个小小亭阁。亭阁右边有一垂花耳门，里面一曲细石小径，两边数竿修竹，轻微摇摆。几本花木正开得妖娆。只觉香气馥郁，十分醉人。

江文璋指着石径尽头的一个小院道：“那片房舍便是老朽给犬子成亲的，洞房在二进内院。老朽早已严令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去。”

进了门便是一个小小庭院。江幼璧的房舍分里外二进，外进是书斋，上又搭了一个竹楼，很觉高敞。里间乃是卧房，也即是新婚出事的洞房。

书斋内临窗一张桃花木书桌，桌前摆一花藤小椅。右边一个斑竹香妃塌。壁上悬一张古琴。书桌上笔砚精良，纤尘不染。桌角两叠青紫皮书函，插着象牙签，并未打开。

江文璋道：“这书斋夏日尤觉凉爽宜人，犬子附会风雅，取了个名儿叫‘绿筠楼’，那上面竹楼还新悬了一块仿古馏金匾哩。”

狄公听得“绿筠楼”三字，心中一震，与洪参军交会了一下眼色，遂

不动声色看起桌上的书帙和抽屉里的笔札杂物来。江文璋知趣，退过半边，只在门槛上站立。

狄公略一转肠，笑道：“早先听说有个绿筠楼主的一些浅薄诗句都传到了杨柳坞内，可是令郎与那里的烟花女子有些来往。不然，又是另一个绿筠楼主了。”

江文璋作色道：“绿筠楼主正是犬子的雅号，不过老朽从未见他以这名号交游刻诗，更不会传人杨柳坞那个风月渊薮。——犬子一向立身端正，侃侃直道，不是三瓦两舍上行走的人物，岂会与那里的女子有瓜连。”

（薮：读‘叟’湖泽的通称。——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听了并不介意：“想来又是一个绿筠楼主了。令郎邑勉好学，锐意进取，不知可有得意之笔，正经文章？”

（黾勉：勉力，努力。黾：读‘敏’——华生工作室注）

江文璋进来书斋，去那书桌末下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本簿册。

“这便是犬子课经著文的笔札，老爷不妨看看，满满写了一本哩，不知是不是得意之笔。”

狄公接过一看，见是读《论语》的笔记。随手翻了一页，题作“我待贾者”的起解。又一页，则是“君子不器”，一时也不想细读，意只在其字迹上寻端倪。

江文璋推开了已脱枢臼的雕花槅子门。狄公、洪参军走进去，卧房很小，虽是新房，但陈设简朴．几作家具都是仿古形制，十分沉着。狄公见窗槅上木棂完好，地砖也无缝隙，心中寻思这江秀才究竟是如何半夜脱逃的。

洪亮见江文璋仍立在书斋，并不进来。便低声凑狄公道：“江秀才真是绿筠楼主，杏花的情人？”

狄公皱眉：“可惜人已投入南门湖，又是不见尸身，也端的作怪。不过，洪亮，看见他的笔迹与杏花情书上的大不一样，又觉费解”

洪参军不再言语，俯身用手在地上一抹，果有几星干凝的血迹。由

于天热，卧房内隐隐还有一团腥味。狄公用力拨了插闩推开窗槅，见窗外是一片菜园，环菜园是一堵矮墙。

狄公正弯身查看床底，忽感觉窗外有人影闪晃。忙抬头看时，果见那黑影仓皇逃去。狄公一箭步到窗下，只见一个汉子正翻出菜园的矮墙逃了。

狄公急忙窜出卧房、书斋奔出门去，想绕到后面菜园。江文璋见状大惊，后面跟脚赶来。狄公绕了半日没寻着去菜园的门，十分恼人。

“江先生，去后面菜园如何走？”狄公大声问。

江文璋没想到狄老爷突然要去菜园，上前躬揖答曰。

“这菜园与宅院并不相通，须出去宅院大门，绕到左首小巷内，由厨房后门入园。——不知狄老爷要去菜园作甚。”

狄公思忖，那偷入者早已逃之夭夭，此时再去菜园，又有何用。使命江文璋将家中男仆全数叫来前厅，他有话盘问。

须臾全数男仆传到前厅，狄公—一细辨，并无可疑之人，只恨适才转瞬之间未及看真那人相貌。只仿佛记得身段体态，如何辨识？转念一想，便叫厨工上前来问话。

“适间可曾见有人抄厨房进去菜园，又跳墙而出？”

两个厨工只是摇头。内中一个却道：“小人刚过来时将一对挑水的木桶放起。见厨房门外有两担柴禾，叫了几声无人承应，遂抬进厨房灶下了。——如此想来，老爷要找的莫非是一个砍柴、卖柴的。”

狄公不好再问。便嘱江文璋在家静候衙门传讯，无事不要远离，少刻衙里再派人来。又留两名番役监守江宅，如果那黑影再游来，务必擒拿了押来衙门。——嘱咐罢即与洪参军上轿，直诣城外石佛寺。

石佛寺久废。殿院残破，门墙萧然，一片断垣败瓦。唯后殿稍齐正，厝着十来具穷困人家的棺木。寺中原先的几株积年桧柏，也被人偷偷砍倒锯作棺木之用。

马荣率军丁人马早已在石佛寺等候。庙墙四周委派番役守备，衙里的仵作指点番役齐备了验尸一应用具什物。刘飞波、王玉珏、华大夫及

当日江宅相帮入殓月娥的稳婆也传到寺中，只等狄公驾临。

狄公一行赶到石佛寺，马荣迎入后殿前树荫下歇脚。挥汗未已狄公便传稳婆问话。

“本堂问你，当印临殓你为月娥拭洗时，可记得那洞房的窗槅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稳婆答云，“记得是关着的。天时太热，我曾想去开窗，无奈那窗槅的木闩很紧涩，抽动半日，没能打开。”

狄公略略点头：“你见月娥身上有无伤痕？不管是什么伤的，刀剑、钝器，或是绳印、开口破损等。”

稳婆摇头道：“当时也留心。擦磨老眼仔细看了，月娥身上一无伤痕，连一块青紫肿淤都没见着。”

狄公又问：“你相帮拭洗过月娥尸身，可是立即收殓的？”

“是的。孔掌柜当即命人拾来了一口薄木棺，并寿衣凤冠。我们匆匆将尸身穿戴了，抬入棺木。只加了几枚钉子，便偷偷运来了这石佛寺内安厝。”

狄公命稳婆退过一边。——后殿玉石高台上早铺垫了一条宽大芦席，四面铜炉焚香，一大锅沸扬正在一口火炉上嘶嘶蒸冒着热气。——四名番役抬来了月娥的棺木，搁在两条长凳上。

狄公四周走看一遍，并无漏遗。乃唤勿刘飞波、王玉珏上前来棺木前后站定，仵作侍侯，遂命开棺。

四名番役手执斧凿启动棺钉，轻轻将棺盖抬起放倒在棺木一侧。

刘飞波、王玉珏一齐朝棺内看去，不由失声大叫：“作怪，作怪。”

仵作也瞪大双眼发呆了。狄公走近棺木边一看，棺内竟是一具男尸。

第七章

男尸身躯壮硕，手足胼胝，年纪五十开外，微髭染霜，头毛谢顶。

脑壳已开裂，血污狼藉。

（胼胝：皮肤等的异常变硬和增厚。胼：读‘便（宜）’；胝：读‘支’。——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大声喝问：“可是抬错了棺木？”

马荣搔首道：“不错，不错，棺上还贴有字迹哩，见写着江刘氏亡辰。”

华大夫并稳婆也指认不误，口中又称奇。月娥尸身系是亲见闭殓的，如何一夜之间竟变作了个男子？也是新死的，还未硬哩。头上恁的血迹模糊。稳婆还道，这具棺木运来时，当日还烫了个烙印，如今见还在。

狄公命将男尸抬出棺木。仵作遂行验尸。男尸生前显是匠工之属。猝受狙击，颅脑开裂致死。凶器当是刀斧一类利器。仵作填了验尸格目呈上狄公，狄公看了，命众人上前辨认，或有知道这死尸姓名的。

果然王玉珏大呼起来：“小民认识此人，他是后坊的木匠毛福。几天前还在宅下帮过工哩。”

狄公问：“王掌柜可是确认了？莫要闪失。”

王玉珏答日：“这个小民如何会看错？只是适才启棺时吓昏了。又头上血肉连皮的，没及细看。如今洗净拭干了，乃认得是毛福，不会错的。”

狄公沉默良久，乃命将毛福尸身装殓了，重新放入棺木。派两名番役看守，休教再吃人调换了。又命传看庙的香火僧。

马荣道．“老爷，这石佛寺荒废日久，我们来时便仔细搜寻过。只有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头防守着门户，靠远近行人施舍点菜果度日。想必不晓得这杀人凶案。”

狄公听罢，点了点头，转脸对刘飞波道：“刘先生，事出非常，本县也受了戏弄，迷惑不解。月娥的尸身一时被歹人调换，内中或有委曲。如今既又见了一具尸首，案子横生枝节，怕是本县一时处断不下。你与王掌柜先回府宅，静候这里勘查消息。”——又吩咐王玉珏速将毛福宅址

补来，以便官衙寻查。着马荣将毛福家人传来衙里问话。

刘飞波、王玉珏悻悻拜辞，心中去大疑团分解不开。

狄公临行又将盛殓了毛福的棺木里外细检了一遍，见无零星血迹。显然毛福是在别处被杀，移尸于此棺中的。

狄公回到衙署，逞入内行书斋。一面换卸官袍，一面对洪参军道："早是我将江文璋监看住了。——你看这是什么？"说着将一张纸铺在书案上。

洪参军低头一看。暗吃一惊："这纸上分明写着江文璋的大名与宅址。——老爷，这纸是如何一回事？"

狄公将石佛寺验尸一段细节与洪亮讲了。洪亮惊讶，目瞪口呆。

"这纸正是木匠毛福袖中拾得。看来毛福的死因还与江文璋有瓜葛哩。我已派乔泰去江宅了。你午膳之后找一找刘飞波、韩咏南、王玉珏、苏义成四人笔迹。他们想必都有些书札呈表送来过衙门。你再将我的名帖送去韩咏南和梁大器宅府，传言我午后要去拜访他两个。"

申牌初，狄公午寝罢进来书斋，见洪亮与马荣正在书案边细看几幅信笺。

"老爷，这四人的笔迹都与那个绿筠楼主不一样。"洪参军禀道。

狄公坐在乌木太师椅上，又将桌上的四幅字迹细细比较了。

"这四人字迹粗看去果然都与绿筠搂主的不一样，但我见刘飞波的字体凝重板滞，一剔一勾似是有意为之，不比平日书写形状，舒放自由。但凡人写惯了字，轻易是不能改变气势的。刘飞波笔迹气势屡断，锋芒时挫，有些可疑。"

马荣不解："他与官署写信，何必笔迹如此躲闪，有意作伪。况且这信是半年前写的，莫不是他予知我们要查对他与绿筠楼主的异同。"

洪亮道；"刘飞波可能从月娥口中探得江幼璧的名号，但他为何要冒了江幼璧的名号去与杏花抒情哩，甚不可解。——岂是再没别的可取的雅号了。"

狄公道：“昨夜杏花的屈死，今朝月娥的奇迹，都与刘飞波关涉，故我很想多多再了解他一番。少间我要拜访韩咏南与梁大器也顺便从他们嘴里探听些有关刘飞波的线索。——马荣，王玉珏想已给了你毛福的宅址，你找到了那处所没有？”

马荣沮丧道：“老爷，这事并不顺调。毛福宅在湖滨后坊东头，离鱼市不远，只是一栋低矮的茅屋。他婆娘十分丑陋。因是木匠的活计，毛福出外日子多，时常三日五日不回家，那婆娘也从不挂虑。据她说三天前毛福道是去江文璋家打活，为江秀才婚事备办木器家具。当时言明三日不回家，故婆娘还以为他仍在江宅帮工哩。——哪里知道已被阎罗收去，还抢占了别人的棺材。——我将毛福的的信报了，谁知这婆娘非但不悲伤，还说早知这老儿不得善终，与他兄弟毛禄一样。”

狄公叹道：“婆娘不贤，往往殃及丈夫，自古如此。”

马荣又道：“可恨这婆娘知道我是官府来人，还一味厮缠住，叫要赔偿银子。我道毛福死因尚未侦破，真凶在逃，如何来银子赔你。她竟破口骂人。我怕这婆娘叫嚷声扬，惊动邻里，便匆匆告辞。

“谁知左邻右舍一打听，人人都道毛福忠厚，脾气温良，勤朴十分。只是闷来灌几口黄汤，从不出尖揽事，与人仇隙，几时有口皆碑。讨了这等夜叉，还有不气闷的？也难为毛福。不过邻里都知道他的大弟毛禄是个没行止的歪货。吃喝嫖赌，偷鸡摸狗，没一般不会，见是个无赖泼皮。又无人拘管，恣意旷荡，随处寄生混骗饭吃。——除他之外，毛家再没别的男子。”

狄公笑道：“这一番收获，有何不顺调？毛福那纸上写的字也弄明白了。你此刻速去江宅，会同乔泰查问明白毛福三日前去那里后的一应细迹，并留意窥察江宅的后菜园和厨房。倘见有生人可疑，也须盘问脚色，不要疏漏。”说罢，吸干了茶，命备轿去韩咏南宅府。

韩咏南早在家中恭候。这时听小童禀报狄老爷官轿已到门首，慌忙出来拜揖，迎狄公入花厅叙坐。

狄公见那花厅，画栋雕梁，古色斑烂。字画书卷，珍奇玩器各极攸宜。不愧为百年缙绅世家，自有一种深沉的气象格局。

（缙：读‘晋’，古代官宦的代称。——华生工作室注）

小童敬茶罢，狄公笑问："韩员外有几位公子？"

韩咏南面露戚容："回狄老爷问，在下并无子嗣，膝下只有一女，名唤垂柳。"

原来韩咏南府上虽群雌粥粥，却并未为韩门传下一脉香烟。如今已年过半百，韩咏南也渐渐认了命中不孝。故尔对府内一堆软玉温香一并冷眼了，径自做起杨柳坞的常客，游冶市门，花阵图欢。家中妻妾自知有愧，哪个还敢管他。——其实这一层机关狄公何尝不知，只是今日来想套套他与杏花情分上的深浅。

"韩员外对昨夜花艇的事作如何观？杏花小姐聪明伶俐，一时香消玉殒，他父母得知凶耗，又如何将息。听说杏花与令媛垂柳同年。"

韩咏南不防狄公冷生生端出杏花人命来，又与垂柳比附，心中不乐。便道："杏花的事，在下也觉突兀，如天外飞来之祸。竟不知狄老爷勘查有了什么眉目？"

狄公道："今日正是来就教韩员外的，官府目下一筹莫展。你也知道南门湖中死人，是从来不露端迹的。"

韩咏南瞥一眼狄公，小声道："依在下之见，狄老爷不如草草具结，这事何需张扬？杏花究竟是个烟花女子，老爷似不必过于认真。"

"依韩员外高见，官府如何断治此案？"狄公仍不形声色。

"只道是应局时不慎失足落水，再无踪影。必不至有人恁不知趣前来衙门追问。"

狄公作色道："韩员外岂可如此草菅人命！烟花女子固然低贱，究竟也是一条人命，怎可胡乱昧心断治？——明日告我到阴间，恐阎王爷前鼎镬刀锯不得消受。下官说句戏言，倘若是令媛被害屈死，韩员外必不肯甘休，草草了事。"

（镬：读'或'原指煮食物的铁器，又指烹人的刑具。——华生工作室注）

韩咏南愠怒，又不便徵色发声，不知狄老爷如何一味比附垂柳。

"垂柳，闺阁名媛，世家千金，岂可与杏花比附？狄老爷怎的轻易抹

了贵贱亲疏之分。”

“正不知韩员外与杏花亲疏如何？”狄公双瞳直逼韩咏南一对发毛的眸子。

韩咏南脸上又是一搭儿红，一搭儿白，口中辩道：杏花只是杨柳坞传来的一名歌舞妓，我与她何来亲疏之辨。”

狄公笑道：“下官只问昨夜席间的亲疏。我见韩员外唯好与杏花、白莲花周旋，并不搭理余两名姑娘。故尔随意问问。其实，即便与杏花亲昵，何足责怪？——下官与杏花一面之缘，尚且亲昵哩。她这一死恰似收了我的三魂六魄一般，岂止痛惜她的薄命？乃一心一意欲与她申冤。”

韩咏南唯唯，心中稍解。

狄公又道；“杏花事且不理论。不知韩员外对王玉珏、苏义成两位掌柜有何高见？”

“他两个均是品行端正的君子，与在下交谊甚笃。——老爷莫非又疑心是他两个害了杏花性命？”

狄公又岔开话头：“你可知道江文璋缘何早早辞了县学官职？”

韩咏南道：“江文璋酒后时常菲薄周礼，屡出妖论。此等败物，如何可执教黉宫，误人子弟。去了是他自己知趣。不过江文璋操行尚可，不是外间传闻那样不识廉耻。”

狄公谢过，乃告辞而出。——今番与韩咏南昌虽言语不甚投机，但多少探出了些人情纠葛间的蛛丝马迹。

第八章

狄公官轿又抬向梁大器府宅。

梁大器的亲侄梁贻德在梁府高峨的重歇山檐大门楼下恭迎狄公。——这梁贻德是梁府的总管。年纪约莫二十上下，白净面皮，几无血色，一条长长的脸颊上挂着淡淡的愁容。

狄公下轿，梁贻德迎上前拜揖，口称：“晚生见礼了。”遂引狄公进了梁府大门。一路亭榭台馆转来，若大一个宅园，并不曾见着一个青衣

奴婢。狄公正觉诧异，梁贻德却开口道：“狄老爷，晚生有一句话告求，少刻见了家伯出来时，幸容略吐衷曲。”

狄公瞥了梁贻德一眼。见他脸上一团愁云惨雾，似有无穷委屈，便点头应允。

梁贻德大喜，脸上涌起几丝绯红，一对黑眼闪熠出感激的光亮。

“狄老爷，凉轩少候片刻，容小侄引家伯出来叙话。”说罢一溜烟去了。

凉轩三面临水，甚是幽雅。轩外走廊高处悬着一架鹦鹉。凉轩内墙上挂着四季条屏，久不拂扫，积了厚厚一层灰土。墙对面栏杆下两柄古旧的楠木靠椅，靠椅中间设一茶几，摆一新月型瓷盆。盆内一簇白瓷莲花，当中莲蕊亭亭凸出，甚是别致。五六尾金鱼翕忽游动，十分自在。

狄公伸手去小碟内取了几颗米团正拟撒下，那金鱼忽的惊惶乱窜，都四散躲避。

狄公正看得好玩，见梁贻德扶搀着一个须眉皤白的老人蹒跚进来凉亭。一领苎袍套了整个身子，幞头遮隐了半边脸面。老人的胡须分五绺垂挂胸前，手拄一根龙头杖。步履维艰。

（皤：读‘婆’，义白。）

（苎：读‘住’，苎麻，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皮含纤维质很多，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

（幞头：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幞：读作‘福’。——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纳头作揖，口称：“请安。”

梁大器唯唯，嘴角翕动半日，嗫嚅道：“老身九十了，行将就木。狄县令枉驾垂顾，敢宣谢忱。”

狄公见他脸面微仰，闭着双眼，果是一副老态龙钟模样。

“梁老宗伯拜揖，下官今日登谒崇阶，冒昧造访，十分扰极。只因衙里有几件小诉讼摆布不开，意欲仰聆大教，敢望老宗伯开导。”

梁大器半日不吱声。狄公抬头看时，早已睡了，垂涎淋湿了一片肩巾。不由心中恻隐。

梁贻德道："家伯半年来常是这个样子，因怕人耻笑，一直不敢让他见客。此刻小侄便去唤过邹公、邹妈来，叫他们服侍退下休歇。——不瞒狄老爷，这宅院内也只有这间凉轩与一对老苍头，家伯没让出。"

狄公不明白，遂随梁贻德到了他的下处。梁贻德忙敬坐彻茶。——这是一间简陋的书房，看来梁贻德日子并不宽绰。

梁贻德开言道："狄老爷休看梁府若大一个场面，家伯致仕前还是朝中的右仆射，可算是赫奕世家。其实内囊早上来了。狄老爷今日也见了端倪，小侄也不怕耻笑。——只有一宗家务，十分棘手，不得不暗求老爷指点。"

狄公道："你只管讲来。恐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也无能为力。"

梁贻德谢了，乃道："家伯自半年前犯这个古怪的病症以来，常是一睡过去便三日五日，不思茶饭。待醒来时，也神态不清，语无伦次。如此过十日半月便又好了，十分清爽，胜似常人。老人虽有这个病症在身，自己也晓得。但他的一应家业田产全都亲手掌管，自拿章程，从不让小侄半点插手。"

狄公道："老人的心性脾气如此，你也省心则个。何必要去干预他的帐目。"。

"狄老爷有所未知。倘只是他自个掌管家产，怕人侵夺便也罢了。两个月来家伯忽与一个叫万一帆的牙侩过往甚密，两人一谈就半日，十分投机。那牙侩系刘飞波荐来，伶牙俐齿，狡黠异常，竟把家伯摆弄得头重脚轻，言听计从。两下暗里签押了十几纸契约文字，偷偷藏过，只瞒着我一人。小侄放心不下，一日偷偷查阅了家伯恒产，乃发觉家伯产业已变卖殆尽，十停去了九停。——这几日又见那万一帆与家伯在画押，保不定梁氏家业已荡然无存。又不见家伯手中现钱进了多少。乃探知变卖所得金银，皆由万一帆做中保重利放帐户。

"家伯风中残烛，颟顸糊涂，受人如此诓骗。只恐将来产业钱银两空，又未见着一纸凭据，为之小侄忧心如焚。几次规劝，竟受家伯呵责，道我心存觊觎，再不然便不理不睬，竟自睡去。小侄赴诉无门，只得来求狄老爷。只怕这中间有诈，万一帆可不是善类，谁知他得了如此

巨额现银去放什么帐户。万一卷席而逃，钻山过海了，找谁人认帐？”

（颟：读作‘蛮’（阴平声）；顸：读作‘憨’；觊觎：读作‘记鱼’。——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没想到梁贻德道出如此一番家务来，一时也难以明断曲直。遂道：“听说梁老宗伯的公子见在京师东台左相衙门行走，你何不去一纸书信实情相告。”

梁贻德面有难色，踧踖不安。

（踧：读作‘促’；踖：读作‘急’；踧踖：恭敬小心的样子。——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又道：“倘若你手中已有一二纸梁老宗伯折卖家产的契书，可交于本县，由本县出面致书京师梁公子，你看如何？”

梁贻德大喜道：“小侄这里偷偷抄誊了一份契书，原件上有家伯与万一帆的字迹与押戳。我见这价目家伯太吃亏，只是买主付的是金锭，令人羡目。”

狄公接过那抄誊的契书一看，果如梁贻德所说，心中不由也生起疑云。突然，他又发现梁贻德的字迹竟与那绿筠楼主十分相似，心中不由又一震动。便问：“你认识江幼璧秀才么？”

梁贻德一愣：“狄老爷问的可是江文璋的公子江幼璧？听说他投南门湖自尽了。小侄适才方听人说起，其实并不认得他。”

狄公又问：“你可曾去过杨柳坞？”

梁贻德不悦：“狄老爷将小侄看作何等人物了。小侄是个读圣贤书的，岂会花街柳巷行走？再说小侄也没这许多闲钱。——只不知狄老爷如何忽的问小侄这个，莫不是听到什么捕风捉影的传闻。”

狄公笑道：“呵，呵，贤侄不必介意。本县正为那两处的官司困扰得心神不宁，又一时判断不了，见了人都要打听一下。贤侄既是不认识江秀才，又不曾去过杨柳坞便是了。本县并未听得有关于贤侄的什么谣传。——本县这就告辞了。

梁贻德回嗔转喜，恭恭敬敬一直将狄公送到大门口白玉石阶下。看

着狄公官轿去远了才回进门里。

狄公回到衙署，洪参军与乔泰正在内衙等候。狄公换过官袍，进书斋内抬起一柄折扇不停地扇动，一面问洪亮、乔泰两人有何收获。

“老爷，乔泰在江文璋宅大有所获。”。

“果有收获。乔泰，快快与我讲来。”

乔泰禀述：“我与马荣弟将江宅里外都暗中搜寻过一遍，并不曾见着老爷说的那个黑影，也未见有生人潜来菜园勾当。毛福并无蹊跷行迹，江宅雇他为江秀才婚事打制几件家具，夜里便睡在奴仆的房中。婚筵那夜，他酒足肉饱，很早便睡了。翌日乃知新娘死了，合家惶惑。毛福好奇，还呆了半日，直至江文璋寻儿子一无所获回家后，才背着工具箱离开江宅。——后据江宅一奴仆说，他亲见毛福与那个送黑丝绦来的渔翁在街上搭过话。——毛福在江宅三日，并不曾与主人说过一句话，匠工活计全由管家指派。最后也是管家付的工银。”

狄公点了点头，示意乔泰再讲下去。

“午膳后，我偶尔翻阅江文璋藏书，见有一册骑射的图册，画得精美，我忍不住看了半日。待要放入书橱时，却见后档有一册薄薄的小书，封皮上写着《妙弈搜录》四字，认得是棋谱，便抽出翻阅。谁知末一页的图象正是杏花手中那局棋。——老爷，你道巧也不巧。”

狄公大喜：“你将那册小书拿来了？”

“没有。老爷，我怕江文璋这酸腐老头生疑心。我留马荣弟在那边。自己便去孔庙对面那家书肆找寻。掌柜问了书名，很快便拿出一册来。果与江文璋那册一样，末一页便是那幅残局棋谱。

“我大喜过望，一面付了书款，一面问这《妙弈搜录》的来由。据那掌柜说，这册棋谱系七十年前韩隐士所纂编。这韩隐士不是别人正是韩咏南的曾祖，大名唤作韩琦父。他虽在朝中做官，却是个隐逸中人，一生以棋琴为伴。我又问那末页残局，说是七十年来谁也没能解破。”说罢从袖中抽出那册棋谱呈与狄公。

狄公逐页看去，翻到最末一页，叹道：“果然一样。”又细读序跋，不由击节赞赏起韩隐士的名节高格。

“杏花那页残局果是从这册《妙弈搜录》中撕下，不过，七十年前搜录的这局棋与眼下杏花的死又有何干？与杏花欲待披露的危险阴谋又有何干？”

洪参军、乔泰默然无对。

狄公小心将棋谱纳入抽屉。又问洪参军可曾听得有关刘飞波的议论。

洪参军道：“刘宅的邻里都称刘飞波是个礼义君子，惠爱近仁，颇有清声。他的一个轿夫却说这个刘飞波能神出鬼没，似有分身之术，家仆几回被他戏弄得莫名其妙。一日那家仆亲见刘飞波在书斋念书，待有事进去禀报，却不见影踪。一时懵懂了，便四处寻找，却见刘飞波他好好地在花园内藤椅上躺着打鼾。家仆惊异，便叫‘有鬼’、反被刘飞波斥骂，险些被逐。”

狄公笑了：“想是那家仆真的见鬼了。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哪里有什么分身术？对了，洪亮，我今日也有一获。你道绿筠楼主是谁？竟是梁大器的侄子梁贻德，一个心怀戚戚，假装正经的年轻后生。”说着从袖中拿出那页梁贻德亲笔抄誊的契约，平铺在书案上。

洪参军、乔泰上前辨认了，啧啧惊叹：“果与绿筠楼主一样。”唯狄公自己看着看着，心中却呼“有诈”。

“不！适间在梁府我仓促间断定这梁贻德即是绿绿筠主，此刻我细细辨来，又觉不然。——这两种笔迹形态十分相似，但神气不类，功力也异，未必是出自一手。但这梁贻德老大未婚，孑然一人，又是世家名门之后，岂没好姻缘相凑？再，梁府若大宅园，由他一人掌管，他的下处又别有门户进出，十分僻静，最与杏花形迹相符。——杏花每半日来与他厮会一回，日落离去。平日只是互通尺素，鱼雁传情，倾吐衷肠。”

乔泰道：“即便杏花的情人就是梁贻德，昨夜花艇游湖，他又没赴筵，恐与杏花的死牵扯不上。”

狄公憬悟，长吁一声道：“这事且慢理论，正要计较长策哩。眼下我真被这连接而来的怪事弄糊涂了——天知道这个绿筠楼主是谁，天知道七十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隐而欲发的罪恶阴谋有何瓜连，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的被人偷换过变作了毛福，天知道杀毛福的凶手又是谁。——我要好好歇一歇，理一理胸中一团乱麻。你们也各自回衙舍歇一歇吧。”

第九章

膳罢，狄公一人坐在衙院后花园的小亭内品晚茶。头上皓月当空，纤云不染。脚下草虫嘤嘤，清露暗生。他忽的想起何不趁此月夜去城里各处走走，或可撞见一些坐衙里听不到、看不见的情景。杏花道城中正酝酿着一场阴谋，正不知是什么一口事哩。

思想定乃潜回衙舍，换过一领破旧直裰，散了顶髻，将毛发弄蓬松，又抓了一把泥土沾了，十分狼狈。腰间系一根蔴绳，靸一双脏烂草鞋，偷偷从后花园角门拐出了衙院。转过一条幽静的小巷，便到衙后墙外的石子大街。

（裰：读作‘多’；直裰：古代士子、官绅穿的长袍便服，亦指僧道穿的大领长袍。靸：读作‘洒’，把布鞋后帮踩在脚后跟下，穿。——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街上四处转悠。汉源城里这时夜市正酣，各种小生意人挑着货担叫卖。街沿点起许多五彩灯，卖吃食的早搭就凉棚，支了板案。小锅灶里油香阵阵，催人馋涎。——狄公只拣有闲汉、乞丐出没处摇摆身子，惹人显目。

忽然，他发现一条下坡巷子尽头开着爿小酒栈，三三两两的乞丐进进出出，如蜂蚁营巢一般，十分忙碌。心中窃喜，急忙跟定前头一个癞头汉子踅进那爿酒栈。

酒栈门首还竖有一节竹竿，挂着一片油腻不堪的青布招儿，上面绣着“龙门酒店”四个大字。——店堂里又脏又暗，却有不少酒客。

狄公四面看了，大剌剌走近柜台，开口便要酒喝，一面从袖中抓出一把铜钱撒在柜台上。

“咄，快与我舀酒来，老子还要赶夜路哩。”

一个獐头鼠目的伙计溜了狄公一眼，收了铜钱，舀出一碗酒来递上。

狄公尝了一口，啐地道：“这酒酸，另换好吃的舀来。”

伙计也盛气凌人：“这里只有这酒喝，要甜要香的，别处去。”

狄公怒叱：“我一把铜钱只买你这一碗酸酒喝？”

店堂里登时四个乞丐围上来，一个还腰间拔出匕首恶狠狠冲狄公一笑。四人正待动手，柜台内慢腾腾摇出一条莽黑大汉来，手摇一柄鹅毛扇，喝令住手。

“毛禄，你为何今日又要动刀子了。”

毛禄讪讪收了刀；“鱼头掌柜，这黑厮好生无礼，只称酒酸。不叫他尝点手段，哪里还识得当方土地爷的金面。”

“将刀子交我！”莽黑大汉伸出一张蒲扇般大手。显见他是这里的掌柜，也是众丐户的团头。

毛禄颤兢兢将刀手递上。

鱼头掌柜将刀子收过，怒犹未消。

“我一再嘱咐汝辈是甚言语？哪一个敢动刀动斧的，我立即割下他一片耳朵来，再捆了送去衙门治罪。毛禄，你的事尚未完哩，听说作竟私自去过橡树滩投奔，如今又有何面目来见我。”

毛禄嘴里咕噜几下，只不敢发出声来。

鱼头掌柜转脸向狄公；“好汉打哪里来？过路还是常住？”

狄公答道：“在下姓倪，泾北人氏。那边犯了事，转来这里投靠。常道是‘闻钟乃知山藏寺’，大掌柜折节谦恭，尊礼重义，名声老大，江湖上无不敬拜。在下今日来投奔，有口饭吃便行。”

鱼头掌柜道：“萤火之光，照人不亮。将就几日尚可。你身上可带银子？”

“只有一串铜钱孝敬大掌柜。”狄公从袖中拿出一串铜钱恭敬递上。

鱼头掌柜应声接了，露黑牙大笑，朝中抽出一片木牌，掷在桌上。

“给这位倪贤弟斟一盛好酒来。以后凭这木牌，汉源城中随处营生，不敢有人欺你。”说罢嘿嘿又笑，回进去里面。

伙计堆起笑容，端出一个木盘来，一盅热酒，一碗面放到狄公桌前。狄公尝了一筷，竟是十分可口。

这时毛禄已与一班闲汉聚在一张桌上掷骰子。其中一个笑道；“毛二哥，好兴头玩，如何不将你那个娘儿也带来。撇下她，孤零零的，好不凄酸。”

又一个泼皮取笑：“那娘儿人物足色，只毛二哥一人消受，想的哥们也嘴馋。”

众人大笑。毛禄忿忿骂了一声，心中有事，不想回嘴。

狄公听了记在肚中。吃罢酒食抹了抹嘴，道声聒噪，自顾出了酒店。略一转念便折上街心，依着来时路头，回去衙后的石子大街。

（聒噪：客套话。打拢，麻烦。聒：读作‘锅’。——华生工作室注）

摸黑里刚待要折入那条小巷。远远见通衙院后花园的角门外有个黑影在晃动。

狄公暗吃一惊，贴墙蹑足走进巷子。一面细觑那黑影行动。

原来那人满头披遮一幅黑绫巾，不见五官脸面。狄公刚要走近，那人蓦地发现，撒腿便逃。

狄公急忙追赶，没十来步，便将那人一把捉住。只听得一声尖喊“放开我！”——原来是个女子。

“好汉，放了我吧！”女子恳求。

“休得害怕！我是这衙署里人。如此深夜，你一个女子来这里作甚。”

“好汉这等装扮，小女子疑心是遇了强人，如何不怕。”女子乃稍从容。

“你是谁家的宅眷？来此作何勾当？我乃是这里汉源衙门的县令。”狄公疑惑地望着眼前这个女子。

“原来正是县令狄老爷，小女子慢礼了。小女子夤夜来此，正是奉了

家严之命，要见狄老爷的。”

（夤夜：深夜；夤：读作‘银’。——华生工作室注）

“既是来衙门里见本县，为何拣这个时辰？又偏偏摸到这后院角门。本县头里还以为是贼哩。”说着取了钥匙，轻轻打开角门，引那女子入内。

女子摘了黑绫巾，嫣然一笑：“狄老爷怎的这般装扮？——小女子名唤垂柳，韩咏南正是家严。家严今日外出吃歹人胁弄，受了一番颠折，脚也伤了。故遣小女子来衙门求见狄老爷，请狄老爷即刻去宅下，有急情禀告。又不许令衙中其他人知道，故行迹如此。恐妨狄老爷政事，还求宽恕。”

狄公吃一惊，细睹垂柳，见是水剪双眸，花生丹脸，果象宦绅人家的俊俏公主。乃道：“原来是韩垂柳小姐。令尊今日出了什么事？那歹人又如何胁弄于他？”

“家严道，歹人正是杀害杨柳坞杏花的凶手，如今扬言又要家严的性命哩。”

狄公心知有异：“垂柳小姐，此花架下稍歇，待我去衙舍换过衣袍，即跟随你回府去。”

半晌，狄公出来衙舍，已换过一幅干净的湖蓝葛袍，头上方字方巾，肩上跨一褡膊，象个经纪人模样。又唤垂柳上前，将手中两朵嫣红玫瑰插戴鬓间，乃悄悄出了角门，径趋韩府而来。

“狄老爷将这两朵花插我鬓间。却是为何？”垂柳边走边问。

果然路上正有一队巡丁走过，见是狎妓模样，也不盘问。垂柳乃笑道：“原来狄老爷有此深算。”

到了韩府，垂柳引狄公也从后花园的边门进去。不敢打灯，摸黑里曲曲折折绕亭穿廊，不一刻便踅进了韩咏南书房。——阖府早都睡熟，没人知觉。

韩咏南坐书房内正焦急不安，心猿意马，忽见垂柳、狄公进来，惊喜十分。一双手拉定狄公长袖，也顾不得礼仪，失声哽咽起来。垂柳愁

云满面，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父亲窘状，心一酸也禁不住滴下两行泪来。

“韩员外，究竟出了什么事？”狄公问。

“狄老爷看我头上青紫疙瘩，我的脚也折了。”韩咏南仍抽噎。

果然韩咏南的前额鼓鼓一个青紫大包，尚有几丝血迹。

“狄老爷，小民今日遭歹人劫持，那帮匪徒自称是黑龙会。”

“黑龙会？”狄公诧异。——黑龙会孽党高祖皇帝时不是便敉平了么，那黑龙会成员大多时刘黑闼余孽亲兵。武德癸未二月，刘黑闼伏诛，便有个部下偏将出来，伪造推背图，自称黑龙出世，欲为刘黑闼复仇，组织黑龙会，啸聚了几千人马，竟想替代大唐运祚。尔后官军进剿，没两月便风扫残雪，一举荡平。黑龙会孽党全数磔剐了，并无遗漏。——此事已五十年了，今日又如何冒出黑龙会来。

（敉：读作‘米’，义同弭。敉平：安抚，平定。闼：读作‘踏’。祚：读作‘作’，福，福运。磔：读作‘浙’，古代的一种酷刑。——华生工作室注）

韩咏南哭丧着脸道：“小民只听得那歹人自称是黑龙会头领，几番扬言要小民性命。小民一时也弄不明白是如何一回事。”

“韩员外不必惊惶失措，且将今日如何遭劫的详情细述一遍。”

垂柳恭敬递上一盅茶与狄公，又递一盅与韩咏南。韩咏南一口吸尽，润了润喉，乃说道：“晚膳后，我独个出了宅院去街市上转转，便见有一顶大轿跟随我身边，六个人抬着走。我初时不经意，到了孔庙后街僻静处，突然一条黑布飞来包裹了我的头，我正要呼喊，一团破布塞进嘴里，又将我手脚捆绑严实，推进了那轿中，顿时便抬起飞走。

“约莫走了一个时辰，乃停住。将我拉下轿来，又拽了我上了十来级台阶进得一处，揭去蒙住头眼的黑布。我睁眼一看，乃是一间小小的石室。上首坐着一个全身披黑的大汉，黑巾速了脸面，黑袍上绣着一匹黄龙，十分醒目。

“那大汉开口道：‘韩咏南，知道我等是什么人么？’——我答不知。

那大汉嘿嘿笑了：‘杏花前夜筵席上偷偷告诉了你什么，她的下场你也见了。你若是知趣的，便将她的话忘了，黑龙会的人无处不在。若不信时，轻举妄动，明日也与杏花一样，死在南门湖里’。

“他这一番话好叫人懵懂。我壮胆问那大汉，杏花前夜筵席上究竟与我讲了什么话了，致启这等灾祸。大汉又笑道：‘杏花告诉你说，黑龙会立即要汉源城里起事了。你幸未报官，故老命暂与你留看，今日只叫你吓一身汗出，日后知些深浅，也是无绳自缚。’说着示意左右，我尚未弄清他什么意思。突然头上重重挨了两下木棍，顿时金星乱闪，昏倒过去。

“我醒来时，已躺在自己府宅冰凉的台阶下，家丁正抬我进屋，以为我喝醉了酒。——我踉踉跄跄回进来这书房，前思后想，不由心惊肉颤，恍若梦魇一般。又摸头上肿痛异常，乃信是实。我将小女唤来，嘱她去请老爷来府密告此事，又嘱小心行事，休教衙里人知悉。——狄老爷，此刻我全数吐了实情，怕被黑龙会知道，性命必不保。我怕衙门里亦有黑龙会的人，故不敢大刺刺来衙门见你，叫小女先寻着衙府女眷，引进内衙，见了老爷再吐实话。——如今小民的性命全在老爷手里，老爷千万不能声张。黑龙会不除灭，小民如坐针毡，无一刻心宁。”

狄公听罢，心中明白大端。遂问：“韩员外见那石室有何装饰？”

“并无字画屏风装饰，象是官宦人家的库房。只有一条长桌、几柄靠椅，黑幽幽不辨天日。记得靠右边有一个高大的黑漆柜橱。”

“你还记得绑劫你时，轿子是向何方始去的？”

韩咏南答：“仿佛记得是朝东一直走的。因为我在孔庙后街时正朝东走，那轿子也朝东去。捆绑了我上轿后，并不见掉头拐弯，似是一头向前，想来仍是朝东。——初时象是进山里，还下了曲析几道山坡，以后全履平地。”

狄公点点头，又向：“韩员外，这汉源城里可有仇家冤家？”

“狄老爷知道小民为人品性，一贯宽惠厚道，自分并充冤家对头，更无论仇家了。”

狄公道：“时辰不早，本县这就告辞了。韩员外安心在家里静养几日，千万不要抛头露面轻来衙门。”

第十章

垂柳引狄公出了书房，顺右首一条游廊转去西院花园。

“老爷，小心脚下苔滑，不敢用灯烛，怕吃人撞见。”

游廊尽头有两条嵌细石小甬道。一条通向西院花园，另一条通向一个厅堂。这时已是午夜，那厅堂内竟烛光光明，袅袅飘来浓烈的檀香。

“垂柳小姐，这半夜三更，那边厅堂里怎的还点亮着灯火，怕是有人？”

“狄老爷不知，那里是我家的佛堂。祖上传下的规矩，昼夜照例都灯火不熄，门户也从不关闭。此刻四面无人，老爷若有心去看看，也无不可。”

狄公笑道：“原来韩员外也是菩萨人家，敬佛极是虔诚的，烦小姐引我去瞻观则个。”

两个进了佛堂。狄公见正中悬吊着一盏玻璃长明灯，十分显目。佛堂虽大，祭坛占去大半。祭坛系白玉石砌成，正面一方翡翠碑额，上刻真书一段经文。祭坛上供着一尊金身如来，罩着神厨，正拈花微笑，妙相庄严。莲花座前。三排香烛大放光明，祭坛上下一派香烟缭绕。离祭坛三尺光景，摆着三个蒲团。

垂柳道：“这间佛堂是高祖父韩琦父所建。高祖父一生恬淡名利，专一敬佛，闲时也只是奕棋弹琴，啸咏山水，故人称‘韩隐士’老爷你看那方翡翠碑额，也是高祖父亲手题刻的。”

“狄公好奇，走近祭坛，小声念起那段经文：

门万玄指吾生佛我

念宝妙现言大齐佛

念独乃胜菩庇功于

享蕴通七提三汝是

大大十宝在有须称

吉照方布即如弘若

永入乃施恒是济与

年此得其河明众思

狄公心中喝采，赞许道：“这经文书刻得甚有功力，不知令高租如何觅得此一大块翡翠，真乃罕见之宝。”

垂柳道：“狄老爷，这方碑额并非整一块翡翠，系是一小块一小块拼合的。每一小块上刻一个字，纵横八八六十四字，浑然一体。——高祖父殡天后，除了留下这偌大一座宅园与这方翡翠碑额外再没一样值钱的东西。”

狄公走出佛堂，忽然想到什么，遂问道：“垂柳小姐可认识刘飞波先生的女儿刘月娥？”

垂柳脸上升起阴霾：“认得。她常随刘先生来我家，我们也脾性投合。——可怜竟死于非命。”

“这刘月娥模样如何？”

“月娥不仅身子壮健，且面目姣美，兼刚柔一身，着实惹人喜爱。光看那五官形象倒是极象杏花，只是杏花身子更娇滴滴些，皮肉更嫩生生些，不比月娥英俊。”

“垂柳小姐也认得杏花？”狄公惊奇。

“杏花我虽见过多次，却从未搭过话。家严每有公私燕集，都请来作陪。杏花能歌善舞，秦筌楚萧，色色都会，我最是仰佩。可怜沦落风尘，卖笑生涯，又令人惘惜。终是薄命，竟死在南门湖里。”

狄公也叹了一口气：“杏花的死，令尊想来也十分悲伤。”

“悲伤过一阵也就忘了，杏花究竟是个烟花女子，又不是自家骨肉。月娥横死，刘先生几乎变了个人样，真是神面刮金，惨不忍睹哩。”

“垂柳小姐可认得梁贻德？听说是个放浪不羁的后生，与杏花过往甚密。”

垂柳脸微微一红："怕是老爷道听途说吧。梁贻德读书十分刻苦，满腹经纶，正等候着明年秋闱大比哩。"

狄公点头。一边说着话，不觉已到后花园边门。垂柳道："家严今日之事，狄老爷切勿声张，恐生波折。对了，狄老爷，你且收过这一幅黄绢。祖上传下规矩，每有人瞻观过佛堂，便送一幅这样的黄绢与他。上面印有翡翠碑额上那篇文字——我们呼之日'金牒玉版'。'金'字谐音'经'字也。"

狄公谢过，收了黄绢，匆匆潜出门外，消失在黑夜里。

第十一章

翌日狄公睡到日头老高才起来，自个烧汤净面。洪亮、乔泰、马荣三人早在书斋等候半日了。

狄公匆匆进了早膳，便将昨夜乔装私访的详末细述过一遍，引得三人咯咯直乐。

马荣道："老爷倘是偕我同去，必能将那毛禄赚来，毛福的死如今只有找他问话了。"

（赚：读作'钻（石）'，哄骗。——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笑道："今日正拟派你去龙门酒店勾当，找到那个鱼头掌柜。他是这里汉源的丐户团头，心性爽直，且能服众。又订立一条规矩，不许任何人动刀子。你去将这四两银子赏与他，明言是我给的酬赏。再问他毛禄的下处，务必将毛禄带来衙门。"

马荣接过银子便要告辞，狄公一把拉住．"且慢，还有一番话没与你讲哩。"说罢又将垂柳如何半夜将他引进韩府、韩咏南诉说离奇经历、垂柳有关佛堂的一番言语，一五一十说了。想听听他们三个的看法。

乔泰道："这韩咏南必是设计诓骗老爷。他这一番遭遇，离奇古怪，谁人肯信？"

洪亮道："韩咏南造出黑龙会死灰复燃，危言耸听，意在警告官府，草草间结杏花一案。不然，也要仿效这一手段胁迫老爷，用心恁的险恶，远胜舌底生莲、娓娓言劝者。"

马荣道；“他额头上的青紫伤，信是苦肉之计。老爷将他立即捉来，真的动点他的皮肉，必然吐实。”

狄公抚须长吟。听他三人异口一词，也中心坚实三分。

“前夜杏花误以为他吃醉酒伏案睡着了，才吐了那句言语于我，自以为小心十分。谁知已被他暗里窥听。意思也大略说中，只是言词稍不同。不过，杏花没提黑龙会，韩咏南则有意拿这大题目来难我。”

洪参军一愣：“记得老爷说过，杏花说话时脸面对着伏案而睡的韩咏南。倘真是被他偷听了，如何不吐原话，却道什么黑龙会。况且老爷又不知你的身后有没有人。——倘杏花的话是被老爷你身后的人听得，韩咏南这一番遭遇似又当别论。”

狄公心一动：“这话怎讲？”

洪亮乃咬字咬句道：“杏花与老爷讲那活时谨慎万分，想来左右必无闲人。又见韩咏南熟睡，才敢开口。倘若当时老爷背后有人，听得杏花言语，误以为杏花与韩咏南密告，故弄出那出劫人的戏文。韩咏南摸不着头脑，无端受一番惊吓，又伤了皮肉，这才暗里来求老爷。——若是这样，或恐韩咏南诉说的全属实。杏花密告城里正策划一场危险阴谋，正应着黑龙会死灰复燃，密谋起事。”

狄公听得明自，心中又翻出波浪。转思细想，又觉不然。

“倘是当时杏花言语系是我背后有人听去，那劫了韩咏南的匪徒何以没说原话，却只囫囵吐个意思。似属猜测，并非实信。再说当时杏花还叫了一声‘老爷’，我背后之人听了，难道不知所指，反捉了韩咏南去？”

洪参军道：“那人未听见‘老爷’两字也未可知。当时酒酣耳热，有不着意偷听，只是偶尔飞入半句话来耳中。不然，他何意没提杏花问老爷不不会弈棋的话。想来也是没听亲切，只捉了个大意，揣摩出端倪，才贸然动手。意图封死韩咏南口，不致泄漏反迹。”

狄公乃觉不安。若真是黑龙会余党谋逆，而官衙一无所知，罪莫大矣。

“马荣，你拿获毛禄之后，即去杨柳坞找到白莲花，设法问清当日酒宴上韩咏南打盹时周围可有别人。问的更直捷点，就直说当时可有人在

我背后。”

马荣领命去了。洪亮、乔泰也各自衙舍公干。

狄公批了一叠例行官牍，心中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忽的又想到一事，便又传洪参军来商议。”

狄公对洪参军道：“马荣去问白莲花固要紧，我还有一法可以分辨韩咏南所言可是实情。你去衙舍拿来汉源地图。”

须臾洪亮转回，将一幅画有汉源山川城郭的地图平铺在书案上。

狄公指着地图上标明孔庙的地方道：“这里是韩咏南被劫持的地点，然后轿子向东抬去。似是进了山里，下了几道山坡，便全是平路，正合了东门外这条驿道的形势。洪亮，你估量来，抬着轿子走了一个时辰，可到哪里了。”

洪参军指着地图上渭南平川的一个军镇道：“约莫可到这里。”

“韩咏南说下轿后又被拽上了十来级台阶进一堂屋，才到了那石室。这里一带倘若有一幢馆墅和一处宅院，便是契合。”

两个正说得投机，马荣已回衙来，进来书斋一屁股坐定，便叫晦气。。

狄公道：“看你一脸愁容，便知出师不利。可是毛禄没捉着。”

马荣道：“我找到龙门酒店，即将老爷那四两银子赏了那个鱼头掌柜。鱼头掌柜还不信有此等好事，用牙齿使劲咬了半日，又掷地叮当几回，才喜孜孜收过，敬我象个佛祖。我问毛禄下处，他道见在一个鸡毛妓馆里栖息。等我赶到那家妓馆，鸨儿却道今日一早携了个女子与一个叫独眼龙的一并去了径北。我只得折去杨柳坞找白莲花。

“谁知白莲花昨夜大醉，弄了半日才醒来，还一脸怒气。我赔了不少好言话，才将老爷之事询问。她道是当时并未留心，好象是有人站在老爷背后，忽说是役工，又说是宾客，没准信。又问韩员外醉倒时可看见有人在杏花身边，她道她去厨下取酒了，来时只见杏花搀扶着韩咏南嬲作一团哩。”

（嬲：读作‘鸟’，纠缠。——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点头，又道："你何不乘便也问问碧桃花，杏花的事她总能忆出不少。"

"碧桃花比白莲花醉得更死，象吃足了酒糟的猪一样，鼾声直打雷。再三推她不醒，又记着老爷吩咐的事没问出名堂，便快快转回衙来。"

狄公笑了："哪能每回都马到成功，也有失前蹄的日子。暂不去管他了，我们今天去东门外溜溜马，顺便看看韩咏南被歹人绑架去的地方。"

马荣脸上转喜，赶紧去备马点役。

狄公对洪参军道："洪亮，你上了年岁，不便折腾，这东郊就不必去了。恐要在那军镇宿夜，衙里不能无人。午后你细细将王玉珏、苏义成两人的一应档卷检阅一遍，再去万一帆处查访。——这个万一帆不仅作了刘飞波告江文璋的证人，又与梁大器变卖产业有干系。刘飞波与他究竟有何勾牵，尤要查清楚他女儿三官到底是如何一回事。"

洪亮答应，说还想去拜访梁贻德，查一查梁大器的卖契内容并万一帆的手段。

狄公称是。又叫洪参军派遣一个精细的佐吏去河东平阳郡查询杏花的原户籍。她自卖来汉源必有缘故，她之被害，或与籍里有什么渊缘。——随修书一封，盖了印玺，教呈那里的官衙胁办赐助云云。

第十二章

狄公率乔泰、马荣各骑高头骏马，不带番役，出了县衙慢慢驱向孔庙，随即按韩咏南指点向东飞驰而去。

出了东门便是一带平砥的官道。远处叠障亘延，烟岚拥树。官道两侧白杨挺立，白杨行外阡陌交错，田陇连绵。正是午后，日中稍昃，三三两两的农人都依靠在大树下休憩。

（昃：读作'仄'，太阳西斜。——华生工作室注）

不一刻便驰入一条山岬，巨壁横前，紫光闪烁。渐见山道弯弯，椎径蛇曲，林木丰茂，山势平缓。一道涧溪流来，奔湍激石，泻玉堆雪。牧童在山坡放羊，吹着收笛，看云日徜徉，甚是悠闲。

（徜徉：读作'长扬'，闲游；安闲自在地步行。——华生工作室注）

辗转下了山路，果是一马平川。一望初稻渐熟，清香十里。狄公捻须微笑，又是一个丰年，为民父母乃可稍稍****。手捧禄米，庶几也无愧作。

乔泰道：“老爷，这纵横几十里并不见一处高屋别馆。想来韩咏南是有意敷衍官府，别有意图。”

马荣拭汗道：“我早说了，这个韩咏南面上酸迂，心中藏奸。那一套被人绑架的鬼话，岂可轻信。”

狄公道：“再前行几里或有所获。”说罢一马当先，驰驱起来。

乔泰、马荣也勒马紧随，渐渐见了一个庄子。

庄子外的大槐树下聚了一群人在看热闹，那槐树团团如盖，遮了半亩荫凉。

马荣老远见十来个村民正拿着棍棒在殴打一人，一面还汹汹怒骂。那被打之人只是抱头地上乱滚，并不喊饶。

“住手：”马荣怒起，勒马冲向人群。人群见蓦地闯来一个煞星，金刚面目，心里先怕了三分，不觉让出一条道来。——乔泰、狄公也拍马紧攒上前。

马荣叫道：“青天白日之下为何恃强凌弱，殴打一人。”

人群中闪出一个眉须皤白的老人，向马荣三人略一作躬，说道：“敢问壮士大名，不知三位客官有何贵干，驾临寒庄。”

马荣道：“汉源县令狄老爷亲驾到此，尔等还不下跪？如此偾张无礼，不怕治罪。”

（偾；读作‘愤’，动，亢奋。——华生工作室注）

老人乃上前向狄公叩头行礼，口称“恕罪”，又禀：“老拙系这庄子的庄头，几个后生正在处办一个行诈骗的流民，动了手脚，兀的造次。伏望狄老爷宽罪责个。”

狄公望了一眼被殴打的，说道：“他既不是你庄上的，如何兴师动众乱行责打？你说他行诈骗有何凭验？”

老庄头道：“这人用灌了铅的骰子欺弄本在少年，赢了许多钱去。”

狄公道：“原来是赌博。两边还能有正经的？你庄上的人即便被他弄了手脚，输了钱，也不可恣意殴打。”又传那被打的人到面前。

片刻四个蓬发污垢的后生抢一步一齐跪倒狄公脚下。

“你们谁说他的骰子灌了铅？”狄公问。

其中一个从衣袋里揣出两颗骰子双手恭敬呈上狄公。

那个被殴打的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夺了骰子，口中大叫：“青天老爷在上，我这两颗骰子倘是真的灌了铅，天打五雷轰，罚下十八层地狱，不得轮转。”

他向狄公作了一个深揖，将骰子交给狄公验看。

狄公将骰子在掌心里来回滚动，又仔细翻看了，并无异常。冷冷地说：“这骰子并没有灌铅，看来是尔等赌输了钱，反诬于人，意在图讹，乃至殴打。竟还敢欺瞒本县，端的可恶。”

老庄头嘴头子如生漆鱼胶粘住，挣不出一个字来。四个后生面面相觑，也发了呆。遂被狄公喝退，不敢仰视。

狄公见那被打的赌徒，四十开外年纪，高瘦个子，狭长的脸庞略呈灰白，却嵌有一对狡慧明亮的眸子。左颊有一颗黑痣，上面还长出三根细长的毛。

“往古来今，倾家败财莫速于赌，杀人盗窃，也多起于赌。本县劝你，作速戒赌，找一个本份的生意度日糊口，乃是正道。”

那赌徒叩谢过，拂了衣施上的尘上，自顾去了。

申牌时分狄公三人来到与座北县分界的一个兵镇。驻守的马校尉十分隆重招待他们。狄公问边界靖安事项，马校尉答日：“径北那边近来时有乌合之众，三五一群持械盗劫公库，虐杀百姓。橡树滩一带沼泽连绵，港汉纵横，地理十分复杂，更是歹徒出没之地。官军胆怯，不敢贸然进剿。”

狄公又问：“这一带可有大户人家的高宅府第、别业馆墅。”

马校尉答：“这里除了江湖水草便是农田阡陌，大户富商人家从不来这里奠基落根。一来水患频仍，二来风声不宁，草寇水贼，时有啸聚。”

晚膳后，狄公与乔泰、马荣酒足饭饱正在房中喝茶，一边议论案子，痛骂韩咏南的狡诈阴险。有兵丁送来一封书信，封皮上端正写着“狄县令大人赐启”字样，背面有一行小字：“陶甘百拜敬缄”。又说送信的陶先生求见老爷，此刻正等候在门外。

狄公吩咐传这位“陶甘”进来。

木门开了，进来的却是日间那个瘦高个的赌徒。不过此刻已衣冠一新，容光焕发。适才被殴，虽有几处皮肉紫伤，但这不住一股喜孜孜的扬眉神气。

“陶甘叩见狄大人。日间救急之恩，铭刻肺肝，敢再申谢忱。——衔环结草，唯求狄大人赐一线报效之机。”

狄公大愕，原来日间这个邋遢的赌徒竟还如此文绉绉一副斯文相，又写得一笔好字，不禁心中欢喜。

“日间如此狼狈，想是冤屈了陶先生。本县也只是据实而判，并非有意市恩。”

陶甘狡黠一笑：“这个在下自然明白。狄老爷为一起疑难案子赶来这里，碰巧解了我一时之厄。依在下揣度，狄老爷所奔走寻访的似是歹人绑架之事。”

狄公闻此言语，吃一大惊。

“陶先生，你说什么？”

陶甘微笑：“不瞒狄老爷，在下这一行便恃的是两种本领：机敏的洞察判断和合理的解析、推衍。我适巧偷听到老爷言及这里一带可有高馆府第，又不知这高馆府第的格局形制和主人姓名。乃知必有人被绑架到此地一带，蒙了眼睛，依稀记得地理道路。告到官府，官府便来此地勘查，探明究竟。老爷恐正为此事没寻着眉目发愁哩。”

狄公心中折服，陶甘果然好眼力。

“倘这事果如所言，依陶先生高见，又如何解析推明？”

陶甘正色道：“狄老爷不知，这汉源地方只除是西北隅山中有几幢消夏的别馆外并无一处高墅宅第。”

狄公道；“当事的只记得下了山岬走的全是平地，又是向东。末了又上了十来级台阶，乃到一石室——这又作如何解？”

陶甘论了左颊三根黑毛，乌珠转道：“保不定还不曾出城里呢。抬进一处府第后只在花园里慢慢转悠。过亭台时，忽装出上山道模样，叫嚷小心深涧。穿水榭时，又装作过河流模样，叫嚷小心跌落。抬轿人不时变换姿态，或高昂、或低屈，如此这般，胜履真境。歹人早设计谋，又精于此道，必然瞒过当事的。且当事的早已晕昏发怵，哪里真记得清晰。”

狄公忽若开窍，心中洞明，暗惊眼前这个形貌不扬的陶甘竟有如此一番推衍。

“陶先生如此精明，怎的反吃那帮乡愚捉住了，诬作骗子。”狄公忽想起日间之事。

陶甘惨淡一笑：“老爷跷起一足来，且看看那皮靴内藏的何物。”

狄公懵然不解，遂跷起一足，听搁在凳上。

陶甘将两个手指伸入靴面夹毡内，拈出两颗骰子来。

“这两颗骰子里是灌了铅的，那群村愚输多了便揣出几分蹊跷，抢夺过去，看破机关。当时我手中早揣着另两颗骰子。老爷一来，我略施小计当面调包了，竟瞒过众人，连老爷也未窥出内里机诈。交于老爷的只是一般的骰子，手中原藏着的。而村愚手中的则被我夺来藏匿于老爷这马靴里了。——当时即便老爷再问再搜，恐一时也没法获拿见证。”

狄公玩摩手中那两颗灌了铅的骰子，不禁失笑。马荣、乔泰也深为叹服。

陶甘见狄公等面有敬色，又吹嘘起来：“在下尚有几般活计，非常人所能有：伪造官牍文笺，私刻印玺图书。包揽颠倒讼词，草拟模糊契约。作假证，李代桃僵，脱真赃，瞒天过海。其余煽风点火，偷渡陈仓，借尸还魂，金蝉脱壳，混水摸鱼，树上开花，无一不能。我还是窥探隔墙密室，窨窖暗道的行家，手握一管‘百事和合’的钥匙，但凡是锁都

能打开。又通晓四方言语，禽兽喜怒。我老远见人眼睛闪眨，便能揣测他的意图行为，嘴唇动翕，便能揣测他讲出的话来……”

（窨：读作‘印’，地下室，地窖。——华生工作室注）

“什么？！”狄公猛叫道，“你却才最末一句说是什么？”

陶甘道：“我只是说，老远见人说话，只需从他嘴唇动翕，便可判断其讲话的大略内容。女子与孩童更易判断，因没胡须。”

狄公嘿然。心中思忖，倘若那罪犯亦有此等本领，前夜杏花花艇上向我告密，岂不同样被人暗中窥知？故尔生出灭口毒计来。

陶甘见狄公心思已动，遂乘机求道：“在下愿易辙改途，投狄老爷门下，听任调遣，效犬马之劳。在下本无妻小拖累——老婆前年随人跑了——只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我又熟知衙门律例，看惯官牍档书，想来不至尸位。求老爷开恩收纳。”

狄公思量再三，应允了陶甘请求。——陶甘浪迹江湖，许多经验，又有智力，且通文墨、知律法。只需改邪归正，大可扬其一技之长。——衙门正短缺如此一位奇异本领的干才。

陶甘跪下谢恩，涕泗满面。马荣、乔泰也欢喜不迭。三人下去向壁房中休息不题。

狄公独坐灯下，久久不能成寐。陶甘一言启发，乃知杏花当夜侍宴时必有人暗中窥伺。此人只须在筵席上，不必或前或后，或左或右。他的判断果然与杏花意思一辙。事实上当夜在场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做，都有杀死杏花的嫌疑。

如此推来，韩咏南或许无罪。他的被劫也是真的。——天哪！黑龙会当真死灰复燃了！小小汉源县里已密布了许多党羽，又都是动刀动枪的。这宁静的汉源城不已坐在一个欲将炸起的火药桶上。——他已听见引信的丝丝作响了。

一直到刁斗打过三更，狄公才朦胧入睡。

第十三章

翌日正午狄公、乔泰、马荣、陶甘四人方回到汉源衙署。狄公将陶

甘向洪参军介绍了，并命陶甘协助洪参军管治衙署一应官牍档卷及六曹帐籍文书。

洪参军向狄公禀报，衙署档卷内查知，王玉珏十分富绰，本城里开有两爿最大的金市和柜坊，喜好酒色两事，但从不贻误生意，平昔极重信用，颇孚众望。近来虽手头短缺，债台渐高，但众商户乐意贷款于他。苏义成，原是个碾玉匠，后来开了爿玉器首饰铺，渐渐发财。性痴耽，一心迷恋杏花，几不自拔。如今杏花死了，痛惜过后，倒也令他清醒。

狄公又问：“万一帆的事可问出眉目？”

洪参军答曰：“我已去过万一帆的宅子，邻里街坊，人言藉藉，没有不贬损他的。都道他生意精乖，为人刻薄，目下见为刘飞波作牙人。我在街心一个卖梳篦头油的老妪处探知，万一帆的女儿三官是个****女子，虽待字闺中，却不守静，暗中与各路野汉子来往。万一帆的宅子竟成了个窑子。光天化日，客来客往，竟也不避人耳目。真乃不识羞耻的猪狗行径，邻里每每嗤之以鼻。万一帆也略有所闻，竟装作不知。女儿有钱进帐，他乐得撇手不管。不过有一回他想将三官嫁与江秀才，江秀才的老子听后一口回绝，差点骂出声来，竟是万一帆自己去兜的媒。”

（篦：读作‘碧’，齿密的梳头工具。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听后大怒：“果然是万一帆这厮当面扯谎，顽皮赖骨，端的刁滑。洪亮，你再说说梁大器那儿情形如何。”

“梁老相公果然昏聩糊涂，一任万一帆摆布。我与梁贻德细细查阅了几处帐目与契书，正是万一帆唆使梁老相公将家产田业变折贱卖，为的是进手金银。但金银至今未到梁府，不知万一帆又撺掇他哪里放债去了，一意图个高利金。难怪乎梁贻德忧心忡忡，进退两难。”

（聩：读作‘溃’，耳聋。——华生工作室注）

陶甘小声插话道：“老爷，洪参军，也须提防那个梁贻德在帐目上做手脚。倘若是梁贻德存心舞弊，中饱私囊，一时恐也不易察破。”

狄公道：“我也早应想到这一着。——只是梁府急匆匆进手黄白之物却不知何故，真的是为了放利，如此不惜田业家产？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是根基不保，一败涂地么？”

陶甘又道：“早上一路回衙署时，马荣弟将刘飞波告江文璋一案与我细讲了。诧异之余，我只想问一问，那石佛寺只除是一个既聋且瞽的老香火僧，果真再没有一个和尚住在里头。”

马荣答道：“没有，没有。我将一座寺院全搜罗遍了，连那个荒破的花园也未轻易放过。”

“这就奇了。”陶甘道，“前日我来城里碰巧打石佛寺门口经过，见一和尚正在门外伸长脖子向寺里观望。我一时好奇，又爱管闲事，便也上前看觑。那和尚惊惶不已，瞪了我一眼，便匆匆离开了。”

狄公听了，忙问那和尚形貌。

陶甘答：“那和尚躯体魁伟，当时很有些醉意，看去又不象是和尚行迹。”

狄公道：“陶甘，你此时可去城里各赌局、酒肆走走，先将木匠毛福死前的行状查询清楚。听说他嗜酒又好赌，恐怕他的死正出在江家给的那点工钱上。马荣，你则再去龙门酒店找找鱼头掌柜，与他细聊聊。他得了官府银子，必不回绝。务必问确了毛禄去向。——先前听说是投奔什么橡树滩，不知那橡树滩又在哪里。”

陶甘、马荣答应了，一同走出内衙书斋。

陶甘匆匆吃罢午膳便转上街市，径向西市“恒泰庄”而来。这汉源城里他早已熟门熟路，有数几个赌局的掌盘人都认得他。“恒泰庄”虽不是最大的赌局，只因开在西山隅角，却是歹人罪犯常聚头的处所。一来临湖，二来依山，万一漏眼出事，钻山过海，十分便易。今日陶甘第一番做公人，便选定了这“恒泰庄”来勘探。

恒泰庄的掌盘姓冯，滚圆的身子。一团肥肉，精光头皮，象个胖罗汉。着一件没领的玄绸短褂，口上衔一个水烟筒，坐在门套里打盹。另一个管帐的斗鸡眼又兼监场，正与一个小伙计在摆桌子，迎候赌客。这午牌时分，又热不可挡，厅堂里只坐了三四个赌客。

“原来是陶大哥，多时没来这里走动了，而今见在哪里勾当？兴许是发了财，改做生意了。”——冯掌柜眼尖，一眼看见陶甘，先打哈哈，欲将陶甘迎入门里。

“呵，是冯掌柜。一向疎阔。今日鄙人有点急事，没心思玩，改日再来。”

（疎：同疏；疏阔：久别。——华生工作室注）

斗鸡眼堆起一脸干笑，一旁帮衬：“陶大哥来敝号遣兴，哪一回不是赢家？今番莫非不像赢钱了。恁的急事，这般匆忙。”

（恁：读作‘嫩’，这样，那样。——华生工作室注）

陶甘笑道：“也不瞒两位，正为的是钱银事哩。毛福那厮借了我四两银子，却再不露面，我这里正四处寻他。”

两人听了大笑：“如此说来，陶大哥正还需多走些路去寻哩。只怕三日五日不够。——毛福这穷酸早过了奈何桥，奔酆都城去了。你这四两银子的债只好去向阎罗兰代为销帐了。”

陶甘木呆半晌，进门来拉一把靠椅坐了。

“冯掌柜可知道这厮几时去的酆都城。缘何忽的没了踪影。可怜我眼下正等着这钱使化。”

斗鸡眼又笑；“石佛寺的一口棺木里正躺着哩。头上一个大窟窿，血都流干了。腰里那几串铜钱银子也没带去，不知便宜谁了。阎罗王都没孝敬，陶大哥你那四两银子还想追回。”

冯掌柜也取笑：“此刻快去石佛寺翻尸，倒骨，细检一遍，寻着那四两银子也未可知。”

陶甘正色道：“冯掌柜不是外人，只望告我一声那贼儿的名，我便向他索去。索不回时，也讹他出几串铜钱。”

冯掌柜道：“不瞒陶大哥，恐是他那堂房兄弟毛禄弄的毛票。只是没凭证，猜测而已。况且毛禄早去了那边橡树滩。”

陶甘踌躇：“求冯掌柜细说则个。”一面从袖中拈出五个铜钱递过。

冯掌柜收了铜钱，啧嘴笑道：“三天前，毛福不知哪里得了许多工钱，腰囊鼓鼓的进来这里。当时客人甚多，都赌轮盘。毛福乘兴也押了几回宝，极有手气，赢了几回，又兑换过几两纹银。这时毛禄也来了，

他两个契阔多时，今番见了，便觉亲热。在店内又喝了几盅，毛福便邀毛禄去杏花楼吃饭。两个又笑又说出了这门里。——天知道毛福怎的钻入那棺木中；保不定那些钱银早落入毛禄囊中。”

陶甘听罢，拱手告辞。刚待启步，见一个穿着破旧僧裰的和尚走进赌局来。认得正是前日见过的，便又坐下。

（裰：读作‘多’，古代士子、官绅穿的长袍便服，亦指僧道穿的大领长袍。——华生工作室注）

“哈哈，黑和尚未了。”冯掌柜应酬唱喏。

黑和尚并不答话，拣了一条凳子坐了，斗鸡眼敬上一盅香茗。

“大师父见礼了。”陶甘向黑和尚作了一揖，“那日石佛寺门首见过面的，想来大师父没忘。”

黑和尚蓦地脸上升起一团怒气，狠狠地瞪了陶甘一眼。

“这个干瘦老猴是谁？倒会揽事。”他问冯掌柜。

“鄙人姓陶名甘，那日见大师父在石佛寺前踌躇，心中奇怪，和尚见了庙还有不认得的，再三看觑。”

黑和尚地上唾了一口痰，咕咕喝干了茶，啐道：“毛禄这歪厮竟消遣于我。那日我鱼市见了他，褡膊里满鼓鼓的，不少铜钱。我问他哪里弄得这许多钱。他道是石佛寺里开了个新棺，拾得的。许多还撒在地上哩，叫我去拾。——我信以为真，一口气跑到石佛寺，听里面仿佛有人声。一时踯躅，壮胆进了去，倒是厝着一口新棺，却盖得严实，弄他不开。地上并无散钱，乃知上当。——待捉到毛禄时看我揭下他一层皮来。”

（踯躅：读作‘直竹’，徘徊不前。——华生工作室注）

斗鸡眼咯咯笑道：“你快与这位陶大哥一起去橡树滩追杀毛禄吧！”

黑和尚咂咂嘴，嘿嘿一笑：“何苦冉追去橡树滩？眼下正有一块大肥肉哩，只是嚼他不烂，还未熬出油水来哩。”

陶甘笑问：“师父如何又弄得一块肥肉？”

黑和尚道："那日深更半夜，我帮人做斋正一路回去歇宵，忽见一个年轻的少爷，失魂落魄奔窜。我一把将他拦腰抱住，见他一身锦缎，穿扮阔绰，知是富家少年，有油水的。必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仓皇逃奔。——我立即将他打昏，一直驮到自己的下处。"

陶甘警觉。笑道："果是一块大肥肉，不知为何未熬出油来。师父可探知他是谁家的公子王孙，缘何逃出家来。恐是做了什么不法的事。"

黑和尚凄惨一笑："谁知这少爷牙口甚紧，只不肯吐身世，唯求一死。又撞了几回墙，被我好歹拖住，累得半死。稍不留意，他自寻了轻生短见，我倒成了干连人，淹入浑水洗刷不清。如今反成了个包袱，压在背上，透不过气来。哪里还指望榨出油水来。"说罢又连连叹气。

陶甘笑曰："这叫做命里穷，拾着黄金变作铜。一条肥羊没吃成，沾一身膻臭却洗不净了。不瞒师父，在下也正撞着一条肥羊哩，只恨没有师父这般身体气力。不然今夜一宵便可得手三十两银子。"说着也长叹了口气，站起要走。

"陶大哥说什么？三十两银子？"黑和尚一把扯定陶甘袍角，不让走了。

陶甘拂袖拽襟，口中谩骂："师父好不识礼数，为何倒拖住我了。莫不将我这干瘦老猴也当肥羊了。"

"陶大哥息怒。"黑和尚堆起笑脸央求。"陶大哥只说有兄弟这般身材气力，如何得三十两银子。"

冯掌柜半边也劝："陶大哥何不成全了他。——你没他那身子气力，何不索兴举荐黑和尚应差。赚了银子时，也抽几成的利。"

黑和尚又求："行了春风，岂没夏雨？陶大哥成全小僧这一回，也是恩义一场，今后自有报答的日子。"

陶甘乃稍稍转意："真人面前饶不得假话。当时只说是需一个壮实的大汉相帮，要有些气力。一夜勾当，三十两银子酬答。鄙人自分身形猥琐，又没力气，故也没仔细打听详备。"

"可记得是哪里要人？"黑和尚提醒道。

“只听得中人说是龙门酒店。——鄙人也不识那酒店在何处。”

“原来是龙门酒店！”冯掌柜叫道，“有这等好卖买。只恨我这身子狼狈，不然也央求陶大哥成全一回。”

黑和尚笑道：“我还认识龙门酒店的鱼头掌柜哩。陶大哥，你且领我去吧。得了银子时，分你一成。”

“三成。”陶甘认真。

“行，行，只怕要动武，恐伤筋骨。”黑和尚又发怵。

“中人明言，只使气力，不需打斗，你放心则个。伤了筋骨，我陶某人一毫银子都不要你的。”

两个欢天喜地出了恒泰庄，一程向龙门酒店而去。

黑和尚引着陶甘穿街过市，来到一条幽僻的巷口，果见龙门酒店的青布招儿悬在门首。陶甘赶紧推门一看，心里一块石头落地。——马荣与鱼头掌柜果然还在店中。店堂里空荡荡再无别人。

陶甘先招呼：“呵呵，马大管家久违。这位壮士甚有气力，不知你家主人可想聘用。”

黑和尚见马荣气度，先三分敬畏，又听陶甘介绍了，忙上前打躬作揖，谀媚堆笑。

马荣会意，上下打量了黑和尚，脸露不屑道：“这一个莽黑和尚，能管鸟用？”

陶甘一笑：“他与石佛寺那口棺木可有些干系，马大管家岂可轻觑了。”

黑和尚乃觉漏风，心知不妙。马荣拨步撩衣，飞抢上前。黑和尚回身拔脚便跑，不料陶甘后面伸一脚过来绊倒，跌得鼻青眼肿。马荣上去便是两拳，又一脚踏了黑和尚头颅，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根苧麻细绳，将他捆实。

“马荣弟，这个黑和尚与毛福、毛禄兄弟稔熟，可拿去衙门细审。前几日他还劫持了一个年轻公子，正拟打肉票哩。”

马荣伸拇指道："陶甘哥旗开得胜，端的手段不凡。只不知你是如何认得这龙门酒店的路。"

陶甘笑道："这黑和尚自个领了我来的。我骗他这里有一宗三十两银子的便宜买卖，他果上当。"

"果然是当行本色！"马荣咧嘴笑了。

陶甘不理会，又道："韩咏南不是也吃人绑架过，这黑和尚恐是那绑人一伙的。"

马荣揪过黑和尚一片耳朵，叱道："你将那年轻公子劫到哪里了？不吐实话，失割了这两片耳朵皮。"说着果然从马靴里抽出一柄寒刃闪闪的尖刀，搁在黑和尚耳边。

黑和尚吓得浑身哆嗦，顿时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如同刚刚出笼的糍粑一般，酥软倒地，口称："饶命。"

"你前头引路，此刻即去你下处找到那个被绑架的公子"。

马荣告辞鱼头掌柜，嘱咐体将今日之事张露。遂一条绳子牵了黑和尚出龙门酒店，随黑和尚指点向西山行去。

没半个时辰便上了西山山坡。山坡上一片松林，日光不到。凉风习习，清馨四起。山鸟啁啾，更见静谧。

（啁啾：读作'周究'，形容鸟叫声、奏乐声等。——华生工作室注）

陶甘道："黑和尚，你的下处究竟在何处？那里可有你的同伙？"

黑和尚战战兢兢答："此去不远了，就在西山背后的山隅间。只是一个洞穴，并无房屋，也无同伙。不瞒两位衙爷，小僧只是独个住在那洞里，一向不与别人往来。"

翻过山脊，渐次草树蓁蓁，乔木稀落。黑和尚领头向莽丛深处摸去。不一刻果见山溪流出处出露一个黑幽幽的洞穴。洞穴口狭长，仅容一人侧身进出。

陶甘曰："让我先进去看看，你两个外面稍候。"说着侧身问进洞穴。须臾又见他探头出洞口。"果有一后生在洞里饮泣，并无他人。"

马荣闻言遂牵了黑和尚踅入洞里。

洞顶有一线罅口，日光透入，正照在一方平滑的石榻上。石榻上铺了草荐，捆翻着一个后生。那后生剃光了头毛，全身衣衫撕破，血肉模糊。

（罅：读作‘下’，裂缝、缝隙。——华生工作室注）

马荣上前替后生解了缚。后生果然生得眉目清俊，一副斯文相貌。皮肉嫩生生，正是大户人家的公子，竟受这野和尚如此荼毒。

陶甘问：“不知少相公叫甚姓名，缘何藏此洞中，备受煎熬？”

后生堕泪道：“小生被这蛮和尚绑来此地，好像作贼似的，每日潜伏，动辄棒笞相加。不堪凌辱，又求死不得。整日不敢高声啼哭，饮泣而已。今日遇两位恩公垂救，望速速放我走吧。”

马荣道：“我们是衙门里的公人。县令老爷正欲叫你两个去衙门走一趟哩。”

“不，不。”后失面有惧色，“恩公放我走吧，我不去街门。”

陶甘劝道：“这黑和尚绑架了你，老爷要开堂鞫审问罪，少不得你做个证人，如何轻易走得？”

后生垂头喟叹，乃不吱声。心酸处又禁不住泪如泉涌。

马荣将后生抱起伏在黑和尚肩背上，又用根柳条用力一抽黑和尚腿胫。黑和尚哪里敢违抗，驮着后生便小心翼翼出来洞口。

第十四章

午衙正要退堂，马荣、陶甘押了黑和尚及那后生跪倒了公堂上。马荣将拿获黑和尚经过一五一十禀过，狄公心中大喜，随即推问。

“你这后生，不象和尚，如何也剃了光头。——先将你的姓名、年庚、贯址报来。”狄公道。

“小生姓江名幼璧，一十九岁。祖籍凤翔府人氏，迁来汉源。见在思贤坊后街住。家父江文璋，曾任县学教授。”

狄公捻须长吟，果然与推测拍合。

“令尊江文璋已来本县报案，道你于三天前投南门湖自尽了，如何又与这野和尚一并躲在山洞里。——其中详情，从速招来。”

江幼璧叩了一个头，乃道：“小生原是真想死的。在湖滨先解散了头发，又将系腰的黑丝绦投入湖中，怕是死后尸身沉了湖底。——谁知临死又起踌躇，老父晚景，江门香烟，心中何忍？两条腿却鬼使神驱一般，胡乱奔趋。记得是跑过石佛寺门墙时，才被这和尚一拳打昏，驮起走了。及醒来时已躺在山洞的石塌上，四肢被绳索绑紧。”

狄公点头频频，遂问：“只不知新婚之夜你是如何逃出洞房的？”

“回老爷问。婚宴前正是小生监修洞房的，记得那木匠钉天顶板时故意留下两扇活板，未曾加钉。道是遇不测时可以藏物躲人，小生那夜正是掀动那两扇活板，揭了几排瓦片才爬出屋子的。怕人知觉，又覆盖如初，不露痕迹。”

狄公又问：“不知江秀才山洞里这三日如何过来的？”

江幼璧一阵酸楚，涌出眼泪，答曰：“这和尚天天胁逼我，意图讹我老父钱财。无奈小生执意不从，几次寻死都被这和尚拦回。遂命我拾柴炊事，又剃去我头毛，充作小和尚，以惑人耳目。——那日我山中砍了两捆柴禾下山时，忽念及家中正不知惊动得如何，便悄悄溜回家中，从后菜园翻墙而入，那菜园正对着我的房间。谁知竟见一阎君率众鬼丁在房中守着。我疑心是眼花了，又不敢细看，那阎君必是坐家中专来拿我的。小生吓得三脚并作两步逃回山中。街市上竟也没人再认识我。我思量再三，真不如遁入空门，做和尚去算了。庶几撇下七情烦恼，断割寸肠千恨。

“那和尚见我回来，神色有异，又将我捆起乱行踢打。我受熬不过，又昏厥过去。如此夜夜恶梦，日日惊怕，早没了原样人形。即便老爷今日当堂放了我回去，小生又有何面目见父母。”说罢，一阵噎埂，竟又晕眩倒地。

狄公吩咐与他换过干净冠袍鞋袜，又延医治看。等他醒来，再问他一句话，即可遣送回家。

两名番役架起江幼璧下堂去了。

狄公回头又问黑和尚有什么申辩的。

黑和尚情知抵赖不过，口称服罪。又道："只是这秀才吃了我三日口粮，虽受了些拳毒，也算不了什么。两下也原无恩怨，这图讹钱财的事一没凭证，更没举动。大堂上乃知是江文璋这酸腐老头的公子，正懊悔哩。只望老爷详情超豁。"

狄公遂道："绑架江秀才的事暂且不问。本县这里只想问你那日见着毛禄的前后详情。你须如实招来，如有虚语搪塞，仔细皮肉。"

黑和尚唯唯，乃招道；"那一日半夜，小僧从石佛寺门首走过，忽见一条黑影闪出。绕到山道边的松林里。小僧疑心是贼，便尾随去想分他点财利。隐约见那人在一株树后轻轻挖土。月亮照来。乃看清是毛禄。小僧揣度这毛禄半夜潜伏林子里挖掘，恐有见不得人勾当。待要上前图讹，又见他利斧在手，不敢造次。便躲在半边窥觑动静。

"毛禄掘了一个浅坑，将手中斧子并一只木箱埋了进去，又填土平了。刚转出林子，小僧便大胆迎上前去。问道：'毛禄哥，适才埋的何物？'毛禄答：'只是几件旧家什，不值钱，扔了。'小僧见他袖内塞满铜钱，眼馋了。又问：'毛禄哥哪里弄来这许多铜钱？'他道是撬了新厝的一口棺木。又说是黑灯瞎火，看不亲切，又听见寺外有人声，不敢多取，地上撒了许多散钱。——小僧见他走了，便上前去发了那坑，果是一柄斧子和一个木工箱。箱内并无油水。便又草草掩了，即奔石佛寺去。

"小僧到了石佛寺，在门外张望半日，见无动静，乃大胆潜入。殿内果有一具新厝的棺木，却钉得严实，不见被撬痕迹。半边还点着油灯，地上也无散钱，乃知上了毛禄这厮的当。——听恒泰庄的冯掌柜道，毛禄已去了泾北县的橡树滩，日后但被我撞见，定不轻饶。——小僧句句是实，随老爷查访。果有半句虚妄，甘受重罚。"

狄公命黑和尚画供，遂押下大牢暂行监守。

须臾番役来报，江秀才服过药丸，已醒来，正在堂下等候。

狄公命传见。江秀才已换过一领青布夹袍，干净鞋袜。虽备受摧折，面容憔悴，仍不失读书公子的仪态风范。

"江幼璧，新婚之夜你的行止实也荒唐愚蠢，有违民法条例。本拟责罚三十板，只是本县念你孝友天性，心存善根，又备受黑和尚荼毒，姑

且宽饶一回。令尊如今正悲恸欲绝，又被你岳丈刘飞波告到县衙，陷入官司，平添万种焦虑。——那日你逃回家中，后菜园窗口看到的阎君正是本县。当时在现场查勘，只见你的黑影一闪便逃之夭夭。本县不妨告诉你，你娘子刘月娥的尸身已失踪了，衙门正在尽力寻找。待找到时，再行厚葬。你须捧牌位，切不可再逃了。”

江幼璧听得月娥尸身失踪，蓦地一惊。悲从中来，眼泪如断线的珍珠滴个不停。

“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除是令尊外，还有谁知道你的雅名绿筠楼主？”

江幼璧道：“恐只有爱妻月娥一人了。小生做诗赋献月娥的，都用绿筠楼主这一名号。”

狄公赞许地点了点头：“江幼璧秀才，黑和尚已被关入牢中，不日便会有判处。你此刻可以回家了。”

江秀才称谢，叩头再三，乃退下堂来。

狄公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

回到内衙书斋，狄公微笑对陶甘道：“陶甘，你马到成功，果然会弄手段。至此，刘飞波、江文璋的官司庶几已解。只是刘月娥的尸身尚未找到，等尸身找到，我就当堂断决此案，宣判江文璋无罪。”

洪参军道：“只须抓获毛禄，便可追出月娥尸身来。毛福系毛禄所害已无疑，只是为了一点钱财竟起杀死之机，端的凶残。”

狄公摇了摇头，双眉攒紧。

“这事恐有些周折。——毛禄杀毛福之处离石佛寺不远，黑和尚见他在石佛寺不远的黑松林里掩埋凶器和木工箱便是明证。毛禄将毛福尸身背入石佛寺时正见殿内新厝了一口棺木。他手中有匠具，撬开棺木易如反掌。照常理推去，他只需将毛福尸身往月娥尸身上一撂匆匆钉了棺盖便了事，人不知，鬼不觉，谁会来覆看。然而他却费力挪去女尸，再装入毛福，这便于常理不符。挟着一具女尸勾当更易漏眼，其麻烦犹甚于毛福男尸。”

陶甘捻着颊上那三根毛，眼珠转了几转，轻声道：“会不会毛禄来石佛寺之前，已有人将女尸盗去。倘真如此，盗尸者必隐慝怀奸，又千方百计阻止验尸。——这时月娥之死便有蹊跷。左右死去的新娘总不会自己从棺里爬出来。”

（慝：读作‘特’，邪恶，罪恶。——华生工作室注）

突然，狄公猛地一拳打在书案上。

“陶甘，刘月娥正是自己从棺里爬出来的。她并没死。”

洪参军三人吃一大惊，我看你，你看我，一时瞠目结舌。

“不，不。”洪参军道，“华大夫已有诊断，稳婆已仔细拭洗了尸身，还会有诈？殓在棺内都半日以上，岂能又活转过来，自己爬出棺木。”

狄公略显激动，抢道：“仵作说的颇有道理，这类死状大多是长时间昏厥不醒，脉息寝弱，脸如死灰。若干时辰过后，依旧会活过来。须知月娥究竟是身子壮硬的年轻女子，一时假死，当是实情。——仵作说医案上不乏先例。”

乔泰道：“脉息本无，又钉入棺内，半日不得出，憋也憋死了，岂会活转来。”

狄公释道：“我仔细看了那具棺木，多是薄木板割锯成的，许多裂缝。当时闭殓匆匆，便抬去石佛寺厝了。华大夫未必也诊断实了，既是假死，当不易断破。”

陶甘道：“即便如老爷所说，月娥半夜醒来，巨病一场，也是垂危之身。如何有气力挣开棺盖，爬出来？”

狄公笑道：“物有偶然，事有凑巧。毛禄驮了毛福尸身进石佛寺时忽听得棺内有动静，刘月娥正在呻吟呼救。”

“听得棺内有声响，毛禄岂不吓得半死，哪里还敢启棺看觑？”陶甘又辩。

“恐是毛禄听见了女子声音，遂斗胆启棺，阴有所图。这类泼皮无赖，胆门本不小。见有机会，岂肯轻轻放过。”

洪参军又插话："如此推去，毛禄启棺后见是刘月娥醒来，不正可引她回家。无论是江家或刘家，都会酬谢他一笔不小的钱财，远胜过毛福那点木匠工钱。"

狄公道："洪亮，你岂忘了，当时毛禄正携了毛福的尸身。月娥又见毛禄身上血迹，岂有不知晓的——正因如此，毛禄不敢轻率引月娥回家，必是挟持了她在外躲匿避风，等棺木落土，再作道理。多半是将她拐卖到他乡州县的行院妓馆。"

"那么，这两日他两个又会躲在哪里呢？"洪参军问。

狄公道："那日在龙门酒店，我听得一个乞丐揶揄毛禄时曾提及有一女子随携，大抵是鱼市后的一家窨子里。——乔泰，你即去那家窨子将鸨母叫来衙门问讯，必可问出刘月娥下落。"

狄公又反复思索起杏花的事来。一时也心绪摇荡，难见眉目。

马荣来报，他已将江幼璧护送回江宅。江老夫子见儿子死而复生，西天归来，干净不信自己的耳目，鼻涕眼泪哭作一堆。阖家欢喜自不必说。

狄公道："更可欢欣的事还有哩。岂止是江秀才一人死而复生，西天归来。此刻我们已断定刘月娥也没死，只是被毛禄胁持藏匿。哪日捉住毛禄，追回刘月娥，江家又正不知如何高兴哩。夫妇两个都从酆都城里经历回归，也是人境罕见的奇闻哩。"

正说话时，乔泰领鸨母来到内衙叩禀狄公。鸨母见了狄公赶忙道了万福，叩曰："这位衙爷催着老媳妇赶路，连件衣衫都不及换。大老爷视我丑态，休要见笑。"

狄公正色道："毛禄弄来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此刻可还在你院里？"

鸨母一听，吓得双膝跪地，叩头道："早知毛禄这歪厮要殃及于我。大老爷明断，老媳妇这身子怎阻挡得毛禄恶煞汉子。"

狄公恼怒道："本县只问你那女子是谁？此刻躲匿在哪里？休得要蔓枝扯叶，啰罗不清。"

“那女子的姓名我真的不知。”老鸨哭丧着脸，“毛禄半夜三更领了她来舍下。老天爷知道，这女子一脸病容，好不惨凄。被毛禄这歪厮又吼又打的，只是浑身哆嗦，不敢言语。老媳妇上前功了几句，毛禄便道，这里权且借宿一宵，明日再来领她。我赶快打了两个鸡子滚水，放了红糖，让她吃了补补身子，又劝慰了半日，方才睡去。

“谁知第二日一早，那女子竟来了气力，又踢门又叫喊，大骂毛禄拐卖良家妇女。毛禄来时，又是一顿踢打，算是服帖了，乖乖跟着毛禄去了。并没说去哪里。——我这里句句是实，但有半点瞒遮，打杀老奴才，不叫屈，只恨毛禄这贼害我。”

狄公道：“此刻你且回家去。倘若衙门访出你有调舌谎语，即刻查封你的院子，拿你去虞候处服役。”

鸨母又捣蒜般叩了几个头，鼠窜而去。

狄公问亲随干办：“刘月娥果然未死，只是被毛禄劫持而去。从目下几路供词判断，毛禄必是挟刘月娥去了橡树滩。你们中可有人认识或去过那个地方？”

乔泰、马荣摇头。陶甘道。“我虽未去过橡树滩，但听过不少那里的传闻。橡树滩是座北地界的一处湖荡，濒临我汉源。湖中蒹葭苍苍，芦苇遍是，水道港汊，不计其数。历来是强人水贼出没之处。官府一向设可奈何，进剿不得。听说那里如今啸聚有四百来人，拦劫过船客商，抢夺财物，风高放火，月黑杀人。那边官府也只是充耳不闻，一味推诿，苟且图幸。”

（蒹葭：读作‘坚加’，蒹：未曾秀穗的芦荻；葭：初生的芦苇。两者都是常见的贱值水草。——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蹙眉道：“清平世界，岂能容这群盗贼横行无阻？橡树滩地势复杂，水道纵横，固是许多不便，但官衙岂可不思举动，束手无策，坐着彼等扰乱地方，杀戳无辜。如今毛禄这厮杀人劫物，又挟持了一个良家女子逃匿彼处，我汉源县岂可不闻不问，任其逍遥法外？——不知乔泰、马荣两位有何妙策？”

马荣道；“这群匪盗，虽依仗地理，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去来无踪，神出鬼没。我与乔泰哥可以乔装潜入地彼，假充强人，与彼周旋。窥着良机，与官军里应外合，一鼓歼灭荡平之。我从小生长水乡泽国，

惯会水性，想来到彼地不会骤露形迹。——除是拿获毛禄归案，亦可为地方立一大功，使百姓渔樵耕钓，长享太平。”

乔泰也拍手称善，又道，事不宜迟，作速动手，方可凑效。

狄公欣然允纳：“我这里即修书与泾北县令，你两个先去那里连络就绪，再行潜伏。泾北县见我书信，必然协力配合，此事乃可望成。你两个更须小心谨慎，见机而作，万不可小不忍乱大谋，贻误全局。”

第十五章

乔泰、马荣走后，狄公对洪亮、陶甘道：“我们也不能在衙中坐等他两人佳音。适间我反复思量了刘飞波、韩咏南的嫌疑与杏花的死因，此刻须及早下手，先将刘飞波拘捕。”

洪参军惊道：“此举恐不智，我们并未拿到刘飞波的罪证。一旦捉错再放，岂不尴尬。”

狄公曰：“捉刘飞波依的是反坐法。他诬告江文璋父子不实，依律反坐，他岂能抗辩？”

洪参军只得发令签。用朱笔点画了，传番役执行。

狄公又道：“万一帆公堂作假证，也依律拘捕。速发令签，将两犯捉拿，用遮帘小轿，悄悄载来衙署，不教外人知道。两人也不让见面，不通信息，关押在两个牢号。晚衙升堂，想来能问出许多眉目。”

洪参军脸露难色，忧心冲忡。辞了狄公遂与陶甘去拘捕刘飞波，另差缉捕去拘万一帆。

出来内衙，陶甘悄悄耳语：“洪参军，老爷这一举与上赌桌决通盘一样，须是果断之心。虽无十分把握，边行路边看山，或能探出山水真面目来。——俗云，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迈出跬步，大胆走去，自能窥破曲直，推倒重迭，集矢中的。”

洪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安。

狄公独个又拈出那幅棋谱残局摊在书案上细细琢磨。顺手从柜里拿出两盒棋来，黑子白子对着谱阵按图摆列。——他深信杏花之死，秘密必在这棋局中。不然她临到死时为何死死攥住这棋谱断不放手。要解破

杏花一案，须先得破这局残棋。

然而这残局系七十年韩咏南的曾祖留下的，多少弈棋高手都未能解破机关。杏花不善弈，藏这棋谱何用。难道这残局并不与弈棋相干，而是一句哑谜，一则猜字画格。兴许这图象有所暗示，如阴阳八卦那样，大有奥妙。

他依常例试着走动黑子，约十来步便不通气，陷入死路。又改先走白子，走着走着，便见有铁桶合围之势，黑子全无生眼。心中暗喜，如此棋局，并非疑难十分。——忽又觉太偏心白子，全不顾念黑子生路，阴有一厢情愿。遂又推乱棋局，拟再重来。

话分两头。却道洪亮、陶甘率八名衙役径奔刘飞波宅第。刘府奴仆见官府来捉人，知事不妙，一个个躲闪藏匿。陶甘眼尖，已拦住一个老管家问话。

“我们是衙里做公的，奉县令老爷之命传刘飞波先生去衙门问话。”

老管家战兢兢答道：“衙爷放了奴才吧。家中刘老爷正在后花园假山后看书哩。烦两位衙爷自个去请。不然，我们做下人的死无葬身之地。”言语间几乎哭出声来。

陶甘放了老管家，带了衙役，绕廓穿厅径扑后花园。刚到一垂花门边，正撞见一个丫环出来。陶甘急问：“刘先生可是在花园中？”

丫环点了点头，吓得抱头窜逃。

洪参军抢先进了后花园，循一条花径摸到假山后面。分开芭蕉叶，果见一个花藤靠椅，边上一只三脚条儿，却没有刘飞波影子。正觉踌躇，见陶甘率衙役赶来，忙道：“快去书斋，刘飞波不在花园里。”

陶甘道：“怕是刘飞波早得密信，先一步逃了。”

“书斋寻过没有？”洪参军气急败坏，“他平日只呆这两处。如今后花园没见人，想必在书斋里。”

陶甘传命衙役各处门户监守，但有奔窜逃逸的，一律抓获。送与洪参军一起奔书斋。

书斋果然紧锁着，管家早不知躲匿去哪里。陶甘不慌不忙从腰带间

抽出一柄钥匙，插入钥孔，来回几下拧转，果然打开了铁锁。推开门槅子一看，房内狼藉一片，书籍卷帙散乱一地。抽屉柜橱都敞开着，银柜的铁门也虚掩着。拉开一看，空空如也，并无一物。

陶甘道："刘飞波果已逃脱，并携去了所有值钱之物。奇怪的是他将自己所有的信函书札，帐目簿册也一并带走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迹，都要销毁。"

洪参军道："如此看来，刘飞波真是畏罪潜逃。这反坐之罪他也晓得厉害。我们只得空手回去了。再传管家并奴仆丫环来问，料无结果。但愿万一帆不要也逃脱了。"

洪亮、陶甘回到衙署，乃知万一帆已捉拿到街，方觉宽心。两人遂一齐禀报狄公去刘宅细节。

狄公惊问："怎么？刘飞波竟逃了！"

陶甘补充道："书斋内一应钱银帐册开书信函件全数裹去，甚有蹊跷。"

狄公一拳打在桌上，愤愤道："江秀才误我大事！陶甘，你速去将梁贻德叫来，晚衙之前，我需问他几句话。"

陶甘去后，洪参军便问："老爷适才说，'江秀才误我大事'，不知何指。反坐治罪不过脊杖八十、一百，为何称之大事？再说走了今日，还有明日，若大一个刘府宅园，大庙未拆，还怕和尚不回来？"

"洪亮，你有所未知。刘飞波这一出逃，恐生许多周折。日后便知。"

洪参军见狄公眼色铁青，余愠未消，不敢再问。

内衙点灯时，陶甘将梁贻德带进书斋。狄公见了，劈头便问："梁贻德，今天唤你来，只问你两件事。一，你究竟如何弄虚作假，利用梁老宗伯年老昏聩，从中便利，弄手段私吞金银。二，你与杨柳坞舞姬杏花究竟是何关系。你写了这许多情书与她，末了又拟抛闪她，迷恋上韩咏南的女儿垂柳。"

梁贻德大叫："狄老爷怎可平白冤枉小生！上面已回过话了，小生自

惟操守清白，行止端正，从未有过弄手段，私吞家伯钱财之事。更不认识什么舞姬杏花，哪里又有什么情书？”

狄公不听他的辩白，又续道：“杏花南门湖被杀那夜，你固不在船艇上，不属凶手之疑。但你两个私会密约已不少数次；只要你供出杏花的详细行迹，本县今日也无意指责，更不加罪。”

梁贻德眼直日咭，一连叩头乃道：“狄老爷明鉴，小生已申辩侃侃，并不认识那个杏花。更未偷过家伯一文铜钱，帐目笔笔可稽。老爷不分青红皂白，乱行栽罪于小生，小生岂可虚认？”

狄公“嗯”了一长声：“本县说的难道都属子虚乌有？”

“只一件事，老爷倒说着了。小生心中正是爱慕垂柳小姐，也是一厢情愿而已。仅仅在县学书馆中见过她几回面，从未搭言通语。——老爷既已看破小生心事，想必也知道小生为人品格，心性脾气，前两件事，正是子虚乌有，还望狄老爷兼听详审。”

狄公捻须沉吟半晌，去抽屉拿出一封书信，递与梁贻德。

“这封书信可是你的手迹？”

梁贻德接过那信反复看了，正是赠于杏花小姐的。

“启禀老爷，这封书信的字迹果然十分象小生的，还故意仿摹小生的款行格式。但绝非小生手迹，当是有人刻意自铸，栽陷小生。伏望狄老爷明察。”

狄公厉声道：“你此刻下去稍息。万一帆已被衙门拘捕少间便要开审。你须在堂下观听，随时取证，不得有误。”

梁贻德悻悻退出书斋，转二衙自去前厅廊庑外人群中站立。——晚衙正要开锣，好事的百姓已聚了不少，正等着听审，证实棺材里调换尸首的传闻。

晚衙升堂，前厅灯火通明。狄公见韩咏南和梁贻德果然都恭立在前排听审，苏义成正站在他两个身后。

狄公发下朱签，须臾万一帆被带上公堂。报了姓名、年甲、贯址，万一帆若无其事地跪在堂下，左右观看。

“万一帆，知罪么？”狄公一拍惊堂木。

“小民不知罪。”万一帆仰起头来看着狄公，面无惧色。

“大胆！你公堂上敢作假证，欺瞒官府，本县已查获证据你自己厚脸要将女儿嫁与江秀才，遭拒绝后竟反诬江文璋不识羞耻。——本县这判断可是实？”

万一帆恭敬答曰：”若说是这一件事，小民倒也认罪了。当时只欲与刘先生动一臂力，赢这官司，故编了假证，诓骗老爷。实是鬼迷心窍，无视王法。小民甘受处罚。倘是课罚银子取保，想来刘先生也会与小人方便的。他可不是那等小眼薄皮，过河拆桥的主儿。”

狄公淡淡一笑：“还有，你仔细听了。本县还查获你使弄百般手段，哄骗梁老宗怕变卖田业家产，从中渔利肥私，吞纳许多金银款项。这可是实事？”

万一帆抬头见狄公一脸严霜心知尴尬，并不惊慌，平静答道：“这事老爷恐是捕风捉影了。小民系为刘先生作中保，按刘先生意图备办一应契约帐务。买卖双方自愿，我也只是依例扣折佣金之利，蝇头蜗角，微不足道，哪来吞纳金银奇谈。依刘先生说，地价房价不久即见大降，梁老相公未雨绸缪，正是巨眼慧识，赢获大利哩。这事可传刘飞波先生到公堂对证。”

狄公冷冷道：“本县不妨告诉你，刘飞波已侥幸潜逃。不仅金银现款，连要紧的帐册文书都裹卷一空。哪里还能来为你对证。”

万一帆听了这一句话，顿时瘫款下夹．脸色苍白。口中嘶叫道：“什么？刘先生自个逃了？逃到哪里去了？”

狄公道：“本县也不知他此刻躲藏在何处。刘宅里没个晓得他的下落。故本县说，你的申辩没人质证，罪名恐也没法推卸。”

万一帆如丧家之犬，垂下了头，低声道：“既是如此。小民以前一番话便不作数。求狄老爷让小民稍稍安宁片刻。再行提问。”

狄公莞尔一笑，点头应允。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

回进内衙狄公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悠闲地沏了一盅铁观音茶，坐

下品呷。陶甘、洪亮也各各沏了一盅，三人又议论了半日案情。

洪亮道：“万一帆听说得刘飞波潜逃，便惊惶失措起来。头里还有恃无恐，语言傲慢。”

狄公道：“万一帆必有一番要紧的话要对我吐出，公堂上他未便明言。正是他的狡狯处与细心处。少刻我要将他的传来这里详审。你两个听了，便知大局端倪。”

三人又吃了一盅茶，正说得得意时，牢头气急败坏跑来内衙禀告：“老爷，不好了！万一帆自杀了。”

狄公猛省，口中骂道：“你这笨伯，竟没搜过他的身子？”

牢头嘟囔道：“卑职搜身时可没见有什么枣糕。”

“枣糕？有人进牢内送枣糕与他吃了？”

“卑职岂允外人送食品进牢里？不过，万一帆正是吃了那枣糕丧命的，七孔流血哩。——卑职一时也弄糊涂了，自知渎职误事，只求老爷处罚。”

狄公、洪亮、陶甘赶到衙后大牢，昏灯烛火下果见万一帆僵硬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脸唇青紫，七窍都有污血凝块儿。

狱率将一块荷叶垫底的枣糕递上给狄公。狄公见枣糕只咬去一角，兀自滋软。形制与街市摊上卖的无异，只是枣糕上并没印有红字店号，而是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狄公反复看了黑龙图形，还有何不明白的？顿时心火上升，愁云涌起，神色大异，转身自回内衙。

洪参军、陶甘紧紧跟随。——回飙飘骤起，径路又断，适间的情绪一扫净尽。

狄公明白，枣糕上的图形不是给万一帆看的，而是给他汉源县令看的。因为枣糕秘密送入牢房时，牢房早已暗黑。——这分明是黑龙会的明确警告。而且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党羽。

第十六章

且说乔泰、马荣两个商量半日，拟了混入橡树滩勾当的通盘计划。两个装扮作绿林模样，当即骑马出发。过泾北县治时投了书信，那边老爷迟迟不答。两人只得绕回边界军镇营寨，一面问路，折向东北。——橡树滩周围十八乡，时有械斗，彼此结仇甚多，长年不通气息。正有乔泰、马荣周旋余地。

黄昏，两人来到鸡口镇。这里已是橡树滩的外缘，官兵强人都伏有哨马，各自按兵不动。故市集倒也太平热闹，各号店铺，生意兀自兴隆。

乔泰、马荣见有一爿酒肆．招牌名儿叫“一江春”，便进去大灌了一顿。待要惠帐时，酒店掌柜亲自上前作躬打揖道：“两位英雄，从未曾见识。今日有幸奉献几杯簿酒，已是敝号荣幸，哪里还劳破费？”说罢亲送乔泰、马荣出来酒肆。乔、马两人见此情状，也乐得白吃。遂乘酒兴把个微醉的身子前后摇摆，逛上街市来。

马荣见前面不远处有五个官兵巡道而来，便索兴拉乔泰两个当街睡倒，一时鼾声雷震。

一个军校踢了踢乔泰身子：“哪里来的野汉子，竟酒后醉卧街心。”

乔泰、马荣醒来，见五个官兵外又围了一群看热闹的闲人，正称心意。遂一骨碌爬起，骂道：“你几个鸟公人，竟在你老爹面前撒野，小心折断你脖根。”

军校大怒，抡起手中棍棒就地扫去：“你两个蠢贼，还敢做大。”另四名小卒一齐上前，想捆翻乔、马两人。

乔泰、马荣发一声喊，早夺过两条棍棒来，右突左刺，横扫直劈，那五个官兵顿时被放倒三个，半边呻吟，两个抱头鼠窜。

围观的百姓一迭声喝采。就中一个黑脸汉子上前揖道：“两位壮士，如此手脚，大快人心。彼鸟公人必不肯甘休，此去营寨搬兵，恐两位要吃亏。不如乘早走了，可免不测。”

乔泰搔头道：“这可如何是好。只怕官兵涌来，我两个不是对手。”

黑脸汉子低声道：“你两个快去鸡口水道，那里有一条小船，只需半个时辰便可载你们去橡树滩深处。到时即有好汉相帮，官军奈何不得。

两位就说是邵灶爷荐你们去的。”

乔泰、马荣谢过，沿循邵灶爷指点径路，很快便找到了鸡口水道。分拨开苇丛果见一条平板小船，搁着两支桨板。两人大喜，跳上小船，解了缆绳。马荣独个划起双桨。乔泰不惯水位，船头坐了。

小船划出苇丛，便见一派湖荡。晚霞里变幻五彩，甚是妖绕。时值盛夏，莲叶田田，芙蕖摇曳。不时飞起十几翼雪白的水鸟，振翮回翔，鸣声悠远。

（芙蕖：读作‘福渠’，荷花的别称。翮：读作‘合’，泛指鸟的翅膀。——华生工作室注）

马荣、乔泰顿感心旷神怡，又闻幽幽荷香，不觉暑气全消。马荣从水中摘了几个大莲蓬，扔给乔泰。乔泰剥了一堆莲子，两个吃了起来，十分得意。

远处传出一声凄厉的鸟鸣，湖荡里又回应三声。马荣道：“乔泰哥，不好，这鸟叫得怪，恐是水贼信号。”

话犹未了，船头船尾露出两颗人头来。马荣大叫不好，只觉小船左右摇晃了两下，便翻合了身，马荣、乔泰失身落水。

乔泰呛了两口水，正要呼救，已被人水中捆了手脚，拖上了一处干滩。马荣索性也不抵抗，任人捆翻，也拖上了岸。与乔泰两人申锁一起。——七八名水贼吆喝着将他两人押到了一个草棚前。

草棚外，有二十来个水贼在操演刀枪。土坡树椏间四处插了三角黑龙旗，随风舒卷，猎猎有声。

乔泰、马荣两个灵犀相通，一抹儿看在眼里，不觉又喜又惊。喜的是这里果是水贼的巢穴。惊的是水贼原与黑龙会勾通，正磨剑拭枪，欲图谋反。

一个头目从草棚里出来，头上一箍旧兜鍪，腰背一口大阔刀，甲胄不整，满脸凶光。

一个水贼叩道：“禀天罡将军，这两个汉子鬼鬼祟祟，私下湖荡，象是官军的细作。小的们捉了来听将军发落。”

“你两个叫什么名字？何等营生？可是官府的细作？”天罡将军问话倒是柔声细气的。

“拜揖将军，小的名唤雍马，这位是歃血弟兄，叫戴乔。久在绿林中勾当，做那没本钱的营生。几番遭官府追缉，昨日从汉源县逃出，专来投奔将军麾下，以图犬马报效。——将军慧眼巨光，我们这等尴尬境遇，岂会是官军的细作。”

天罡将军一双狡黠的小眼睛滴溜溜朝两人转了几转，又和颜悦色问道：“你两个既是专投我来，却是如何晓得这橡树滩地理，坐的一条船又是谁的？”

马荣待要回答、天罡将军摆摆手，指点要“戴乔”回话。

乔泰肚中明白，遂躬身答道：“回将军话，我两个在鸡口镇遭公人追捕，拼死抵挡，打翻了他五人，内有一个军校，回去营寨喊官兵。正没理会处，情急十分，幸承邵灶爷指点，教导从小路来这里投奔将军。这船也是邵灶爷的。望将军查访明白，也释疑心。”

天罡将诡秘地点了点头：“只恐寨小，不堪两位壮大歇马。”遂命部下先将马荣乔泰两人押去养马营暂管。等他派人查明两人备细，再定去留。

养马营扎在土坡阴背的一片草地上，搭了几个帐篷，亦有头目监营。乔泰、马荣被管束在一个小帐篷内，暂应储运草料的差使。

傍晚，放养马匹的弟兄纷纷归来营帐，乔泰、马荣一一与他们结识了。内中果有一个叫毛禄的，贼眉贼眼，心怀鬼胎，却不愿与别人厮攀。

吃罢夜膳，乔泰、马荣偷偷寻到了毛禄帐蓬，忽见帐蓬外有一个年轻女子在刷碗盆。细看那女子，新月笼眉，春桃拂脸。十分俏容。形象气度正合了刘月娥的谱。

马荣大喜，掀动帐帘钻了进去。乔泰则退一步守在帐外，一面窥觑那女子行止。

“谁？”毛禄惊问。

“是我，雍马。毛禄哥休要惊慌。”

“呵，原来是今日乍到的雍马兄弟。我也是新来这里的。听说你两个是汉源县逃来的，不知那边情景怎样？”毛禄问。

马荣笑了：“汉源一向无事，我两个只是不堪寂寞，总思量绿林中许多好处，故索兴投来这里黑龙会旗下，图个快活。不意竟被那天罡将军猜疑，谴来这养马营勾当，好不委屈。——不知毛禄哥，何事也受此屈辱？”

毛禄苦笑：“我还算侥幸哩。可怜独眼龙只是顶撞了一句嘴，竟被一刀抹了脖子，抛死湖中。”

正说话间，那女子进来帐篷。与马荣道了万福，自个躲在半边，低垂了头再不动静。

毛禄道：“这是浑家。这两日也受了点闲气，心中不快。雍马兄弟莫见怪。这贱人只是这嘴脸，不肯言笑。”

马荣瞥过女子一眼，又笑：“毛禄哥，好福气，浑家随军侍候，再不怕众弟兄们抢去？”

毛禄不悦，半晌道：“雍马兄弟倘无事．请自稳便。我两个劳累一天也困乏了。”

马荣恭敬告辞，退出帐篷，却不见乔泰踪影。正踌躇间，见乔泰远处走来，还吹口哨。

“乔泰哥，这会儿哪里去来？如此悠闲。”

“马荣弟，有话与你说。”

两个悄悄踅回自己帐篷，钻入毡毯。

“乔泰哥，有话且说。”

“那女子必是刘月娥无疑，我问了她话，她总不答。不知你在帐篷里如何与毛禄这厮搭话？”

“毛禄已生反悔，同来的独眼龙被那天罡将军杀了。——我见刘月娥

形相，似是不敢与旁人搭讪，倘与之言明我们是汉源缉捕，想必开口。”

“马荣弟，适才我去湖荡边看了，正遇上几个水手，探知湖边停泊着一条大货船。明日一早便要启锚，驰向汉源去，——此刻水手们都睡去，并无看守。我两个不如今夜便动手，将毛禄打昏，救了月娥一齐潜入那船舱内藏起。等明日船驰出湖荡，进入江心，设计乃夺了那船。只要这货船一入汉源境界，便是我们的天下。”

马荣大喜：“如此甚好。此刻赶紧睡一觉，三更动手方妙。”

马荣胡乱睡了一会，不能入寝。看看帐外月横星转，估摸已过半夜。遂叫醒乔泰，两个悄悄蹑到毛禄帐篷外。马荣轻声叫道：“毛禄兄弟，有要事密告。”

毛禄一向警觉，这时听帐外有人叫唤，道有要事密告，遂轻轻爬出帐篷外。见是雍马，便问何事。

马荣道：“天罡将军要杀毛禄哥哩。”

毛禄大惊；“却是为何？”

“要夺小娘子去。”

“你如何探得这事？”毛禄不信。

“我适才从草棚那边走过，听得此说。道是这小娘子名叫刘月娥，抢去要当压寨夫人哩。”

“他怎知道浑家姓名？”毛禄果然心惊。

马荣见是实了，乃道：“告辞了。”

毛禄还要问详备，冷不防乔泰一棍顶门打来，正中后脑。只觉眼前金星乱闪，一片昏黑，蓦然倒地。

乔泰将毛禄身子拖进帐篷，见刘月娥正在帐帝后偷听。

马荣道：“刘月娥小姐，休要惊慌。我两个是汉源县里的公人，专来这里捉拿毛禄归案，搭救小姐回去与家人团聚。”

刘月娥眼睛一亮："你两人果是汉源来的缉捕。小女子受这毛禄荼毒，千恨堆积，言之难尽。只是这橡树滩都是反贼的营巢，你两个赤手空拳，如何抵挡黑龙会几百军马？"

乔泰道："刘小姐不必惊惶，我们自有妙策。你赶紧用布单将毛禄裹了，我们此刻即抬入湖荡边停泊的那条货船内躲藏。天一亮那船便启航，行到江心，便可设计制服船上水手，想必无误。"

乔泰在前，刘月娥居中，马荣背了毛禄断后。三人悄悄离了帐篷，取道苇丛深密处潜到河滩岸。爬上货船，钻入底舱货箱间隙藏匿。

晨星寥落，东方泛白。隔着舱板果然听得船上一片忙碌，须臾货船启锚，缓缓驰离湖荡向江心而去。

晌午时分，货船移泊汉源境内的香溪。边卡的军了上船来查验货物。——马荣、乔泰早用绳索将毛禄捆实了，叫刘月娥看守，两人把住了底舱顶板。

军丁下底舱查货，马荣一把将军丁拖翻。军丁正要发作，认得是马荣，吃一大惊。马荣耳语道："你上去军营叫来全数兵丁，将这货船扣了。这箱内半数是兵器、盔甲，资助城里谋反的。"

军丁上来甲板，与另一军丁耳语了，便飞马去军镇营盘，察报马校尉。须臾马校尉率全营军了赶到香溪。

监船的头目乃知不妙，正要调转船头逃向泾北境内。乔泰、马荣早跳上甲板，喝令不得擅动，等候官府查缉。

马校尉率军了涌上船来，舵工水手一个个就范。监船的头目也被马荣擒到。军了打开货箱，果然不少军器甲杖兵需之物。全数抬上岸来，并船上人员一起押解军营。

马荣对马校尉道："船上还有一名杀人正犯毛禄，也被我们从橡树滩捉拿归案。另有一女子，此两人暂请马校尉代为看管，不得疏忽。——再借两匹好马来，我们此即去县衙禀报狄老爷。"

第十七章

狄公已将衙门的牢头禁子细细查审了，如梳篦过一般，竟没发见哪

个有送毒饵的嫌疑，心中十分烦闷。又不敢大动干戈，全班换人，恐伤全局。——临了只得宣布万一帆狱中畏罪自尽，厝尸衙牢，择日埋葬。

午衙退堂后狄公与洪亮、陶甘又议论起汉源街市上近来人心不安的种种迹象。许多大店铺都关了门，店主掌柜的暗中携眷属并金银细软去了长安。市面上谣诼纷起．人人自危，都疑心有大祸临头。陶甘又道，他每出衙门背后总有人指点；都认得是衙里的细作，躲闪唯恐不及。往昔那等干隔涝汉子熟识的，也装作没见，不敢招呼。

（诼：读作‘浊’，造谣。——华生工作室注）

这时乔泰、马荣进来内衙禀报："杀人正犯毛禄已拿到，现已押下大牢监管。"

乔泰、马荣身后跟进一个俊美女子，见了狄公慌忙叩头致谢。

"禀老爷。"马荣笑道，"这女子便是江幼璧的新媳妇刘月娥。"

狄公道："见你两个喜孜孜回来便知已收大功。刘月娥果然无恙，这官司庶几已解。"

乔泰、马荣将鸡口镇如何佯殴巡丁，混入橡树滩，又如何养马营认出毛禄，将他骗过，夜半救出刘月娥偷上贼船，返回汉源经过，有叶有枝讲述一遍。狄公听了一迭声赞赏，又怨泾北县衙站干岸儿，姑息渎职。

"老爷，潜匿于橡树滩的一支人马果是黑龙会匪党，旗幡帐幕都有黑龙标帜，为首的叫做天罡将军。这几日磨剑擦枪，正拟沿江攻打我汉源来哩。——幸好那一船的兵器、铠甲全数叫我们缴获。"马荣又补充道。

狄公点头："汉源县里已有内应，这几日紧锣密鼓正凑泊哩。你两个回来正好。贼人疑嫌万一帆竟被人毒死在衙门的大牢里，我们岂可轻觑。"

乔泰、马荣乃知黑龙会势力已蔓入汉源，里应外合，或有一场厮杀。

狄公转眼对刘月娥道："刘小姐，你且将被装入棺木后的一段离奇经历讲述一遍。——毛禄这贼如何胁逼你去橡树滩的事，我们大节都清楚

了。”

刘月娥又造了万福，乃开言道：“小女子醒过来时，正闷在一副薄棺里，乃信真是死了，恐已埋入黄土。不料那棺盖有隙缝，隐约见是殿堂模样。还有丝丝凉风钻进，愈觉清明。四面动辄不得，只感肢腿酸麻不堪。便大声叫喊，又踢棺盖。半晌不见有人应，又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只等牛头马面来拘系过堂了。

“忽而我听得有人声啼咕，象是两人说话走近。我又用力踢棺盖，扯嗓叫喊救命。只听得有人说话。‘不好，棺中有鬼，快逃。’我情急，愈发声呼救，擂动棺壁。——果然来人听清了我言语，便听得他用工具撬开了棺钉，将棺盖搬移。

“我睁眼一看，见是两人，都是雇匠穿扮。一个手中拿着斧凿，另一个背着木工箱，口中还喷着酒气。两人一时也吓醒了酒，忙扶我爬出棺材，步入殿外的花畦边坐定。年长的那个还端了井水，我净了脸又吸了几口凉水，乃觉舒畅。遂将自己身分遭遇情节与他两个细述了。又知那两人是兄弟，年长的叫毛福，日里还在江家打制家具哩。

“我连声称谢，又央求他们送我回家，再致酬偿。毛福一口答应，扶我要走。他那兄弟便是个恶棍，叫毛禄，半日不吱声，心中已动歹念。他乘毛福不备，突然用斧子猛砍毛福头颅，毛福当场面破血流，死于非命。

“小女子一时也吓得没了主张，待要叫喊，这荒寺半夜，谁人救应？毛禄与我道：‘众人都道你月娥死了，岂可再活着回家，吓坏活人。被捉住了，还当鬼魅哩，用火烧死。不如就此随我，也图快活。’——小女子羞愤，待要呼救，毛虏这贼又威胁道：‘再叫出一声来时，也同毛福一样。’我见他手中父子满是血迹，不敢再喊。他将小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嘴里塞了破布，出寺去了。半日才回转，己设了斧子与木工箱。遂将毛福抱入我那棺材，重新钉合了”。

毛禄引我到一家妓馆，当即便要成婚。一个老虔婆接待。我执意不从，拼死抗拒。他两个将我绑在床脚边夹嘴连腮只管乱打。打得我全身瘀伤，四肢再不能动弹。——第三日便与我换了衫裙，与一个独眼龙一同坐船去了橡树滩。那独眼龙当日就被那里的头领杀了，毛禄也吓破胆子，便讨了个养马的干活，忍气吞声住下。

“后来便来了这两位恩公，道是汉源县里的缉捕，专来捉拿毛禄的。小女子乃获救得见老爷。——老爷恩德胜于生身父母，死而复生，白骨再肉，小女子感佩终身，永能不忘。”

狄公长长舒了口气。笑道：“刘月娥，俗道是否极泰来，苦尽甘至。你历经磨难，死而再生，终致善果，也是大喜大吉，可庆可贺。你丈夫和翁姑俱在家中巴巴等候你哩。”

刘月娥又连连叩头，喜不自胜。转又向乔泰、马荣两位称谢。

狄公忽道：“刘月娥，本县尚有一事须告诉你。令尊刘飞波先生不知何故，离了汉源，未详去向，你可知晓其中缘由？”

刘月娥面生忧色：“回老爷问，家严是个心性古怪的人。一头奔在生意上，向来对家中事不问不闻。独独视我为掌上珠，十分溺爱。小女子实不知他何故离家远去。莫非为小女子不幸事哀毁过度，失了常态。”说罢低低吁了一口气，眼中噙了泪珠。

狄公未动声色，挥手示意洪参军将她带下去，备办小轿护送回江宅。又瞩乔泰、马荣道：“你们想也乏了，快回去衙舍歇歇吧。此刻我想独个在此静静养心一阵。”

黑龙会谋逆事果然不是虚妄之谈，虽不致兵燹战祸般严重，但刀兵之动，血火之灾却迫在眉睫。泾北那边的事固可移文州府军事长官，头痛的是这里汉源的逆党，究竟会怎样里应外合，酝酿祸胎？——阴谋早露端倪，杏花的猝死，已是警钟。韩咏南、刘飞波等一干嫌疑至今未查明眉目。对了，杏花手中那局残棋，究竟暗示什么秘密。

（燹：读作‘险’，专指兵火，战火。——华生工作室注）

想到这里，狄公只觉头痛欲裂，口唇焦干。——刘飞波业已潜逃，是否应收捕韩咏南？那棋局既藏有机关，铸造人即是韩咏南的曾祖。韩琦父设计那棋局固然不会是让儿孙辈用以谋反朝廷，但目下这棋局已与黑龙会的阴谋有干连。韩咏南陷在正中，其咎难辞。——狄公这时忽的又想起韩宅的佛堂来。

那佛堂会不会是个藏垢纳污之处？韩咏南行迹如此可疑，佛堂果是斋心静敬之地？为何又昼夜不闭，灯火彻明？佛堂与棋局一样也是韩琦父亲造，莫非七十年前已埋下阴谋的祸根？那佛堂有甚可疑之处？莫非

有机关密室？那方金牒玉版也看不出蹊跷，岂会有所暗示？玉版系由一片片碧绿翡翠嵌镶拼成，与棋局唯一相象之点即是整个版面都是由一片一片的正方块拼合。——莫非这两个图形有相通之处？

狄公迅即从抽屉里拿出垂柳赠的那幅印有经文的黄绢，与棋局两下对勘，一时也看不出名堂来。——棋是棋路，两军对阵，陷人残局。铭是经文，释迦典籍，语义精深。

他将经文从头至尾念了十来遍，无法找到什么暗示。又将棋局纵横颠倒走了十数步。也没走出什么异象变化来。心中恼怒，遂拂袖推开棋枰，去一边沏茶。沏了茶来，狄公站着一面啜呷，一面又低头思忖。——忽的眼光又转回到棋枰上。棋枰上黑子聚作一堆，陷在局心，白子则四面团团，如铁壁合围。

（枰：读‘平’，棋盘。——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眼前一亮，又看棋谱，却发现原来白子大都散在围外，如云雾包合。黑子则局促核心，扩散不开。——再细数黑子，纵横各八格，布局在八佾图阵内。八八六十四，正重了金牒玉版的字数！

（佾：读‘易’，古时乐舞的行列。——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心中闪出一道电火，莫非机关正在这六十四个格内？遂搁下茶盅，又将白子全数摘除，剩余黑子留在棋局中，细观形态。再按棋局中黑子地位对比经文字句，用朱笔圈出，遂出，遂得如下十七字：

若汝明吾言，即指其玄。乃得入此门享大吉。

狄公狂喜，拍案而起。自语道：“原来机关在这十七字谜中，竟蒙蔽了我若许多时。”

第十八章

夜膳罢，狄公将洪参军并三名亲随干办叫进书斋来一一耳语过。四人大喜过望，面面相觑。一心知狄公解破棋局，又布置行动，也不便问内里详备，一个个摩拳拭掌，便待动手。

“你们千万不可大言喧嚷，漏了机局。这衙门墙卑室浅，耳目又近，内里已有密探。”狄公又小声吩咐。

乔泰、马荣领命而去。

狄公又嘱洪参军："你到值房守候着，这两日但凡有外人来传话行了、杂役的，暗中收捕，不许逃逸。"

洪参军也遵命而去。于是狄公与陶甘两人离了内衙，转花园回廊，拾级上行院隅角的戍楼观察动静。

看看已是初更时分，汉源城的百姓都已安寝，三街六市几无行人。

参横斗转，夜露沾衣。观候了半日，狄公不由焦急：

"怎的还不见有动静？"

陶甘日："这事需化费时辰，便捷不得。依我揣度来，不出二更便有分晓。"

忽的城东几声爆花响，一柱青焰冲天而起。顿时火光闪闪，红了半际天。

陶甘笑道："老爷，那边果动手了。"

狄公、陶甘拔脚便下戍楼，衙院里锣动鼓响，人声嘈杂。

衙丁、役夫已编队毕，各携家什正拟赴火警现场。

狄公、陶甘各牵了一匹骏马，抢先出了衙门，径直奔韩咏南宅府。

韩咏南宅府大门敞开，奴仆、丫鬟东奔西窜，喧嚷一片。烈火已蔓延至东厢一溜上房。里甲率十来个壮丁正在泼水救火。

狄公两人府第外系栓了马匹，略略观察了形势。远远见缉捕已率衙丁、役夫赶来。陶甘小声道："正是时候。"

两人冒火冲进宅门，转折西院花园直趋佛堂。花园内阒无人迹，佛堂静悄悄，照例灯光明亮，香烟缭绕。

（阒：读'去'，寂静。——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径向祭坛，细读了一遍金碟玉版。说道："陶甘，机关正在这段经文中，这佛堂下必有复道窨窖，藏垢纳污。"

（窨：读‘印’，地下室，地窨。——华生工作室注）

陶甘也读了经文，茫然不解其意。

狄公道：“你且按押这段经文中我留出的字样。”一面将那幅黄绢递与陶甘。

陶甘依朱笔圈出字序，按押金碟玉版上相应的雕字玉片——若、汝、明、吾、言，即、指、其、玄，乃、得、入、此、门，享、大、吉。

每按押一字，此玉片便缩入半寸。及“享大吉”三字缩入时，整方玉版轧轧转侧，如门户洞开。里面黑漆漆，并无光亮。

狄公取了一支烛盏照明，爬身入内。陶甘也紧跟爬入，又轻轻将玉版虚掩推回，不敢关合。

通道渐宽渐高，设十来步便可直立行走。九转八折到了一间石室。壁上点有羊角灯，两边依壁地上各措了十二个巨缸，缸内皆新熟米麦。另有油纸覆瓿约五六，无外腌薰的果蔬修脯之属。

（瓿：读‘不’，古代器名。青铜或陶制。圆口、深腹、圈足。用以盛酒或水。盛行于商代。脯：读‘斧’，干肉。——华生工作室注）

穿此储室，又见一通道。通道尽头一室灯火大明，有一人正伏案打盹。

狄公、陶甘屏息躲形，蹑手蹑脚步步深进。那人突然回身持剑搠来。狄公有备，急忙躲闪，见那人竟是王玉珏！王玉珏目露凶光，持剑逼近。狄公悔恨手中无寸铁，只得退避躲让。陶甘在后偷偷抄起一支烛台猛向王玉珏掷投。王玉珏不及躲避，正中前胸，大叫一声。狄公迅步飞抢上前，一脚踢翻案桌，捉冷眼拈起一方镇纸玉虎。

王玉珏气喘咻咻，拈了拈剑柄，又劈面刺来。狄公一让，用力掷出那方镇纸玉虎，正中王玉珏印堂。顿时合扑倒地，捂面呻吟。

狄公上前一脚踩定他肩背，翻转过脸来，已是面目破碎，血肉垂流。再摸脉息，渐趋寝微。

狄公懊恼出手太重。这王玉珏睡在地上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恐是投救了。遂与陶甘两个将其身于拖到夹道中匿藏。

“小心别出声。”狄公嘘道，“这里恐还有人。”

环顾石室内，有二十多个箱笼，已空空如也，不剩一物。——狄公猜度，这些箱笼原先正是积藏金银钱物的。

“韩咏南果是利用祖上私建的密室，结党谋逆。又积储下巨量金银食物，以备急需。——我们赶快搜索一遍，获取谋反罪证及逆党密件即行离去，此处不可久留。”狄公道。

王玉珏书案的抽屉里果藏有黑龙会的印玺、旗幡、符信等物，只不见谋反计划和逆党名册。陶甘又搜到一个锦囊，却是空的。——要紧的罪物密札已转移别处。

两人打开石室的暗门，沿通道细细搜寻，通道分叉傍出，恍若迷宫。狄公怕一时走错岔道，回不转来。只拣一条最宽大的主通道寻觅。——未几便见两眼并行的水井。井水清澈。

“韩宅内竟有如此一个天地，难怪乎黑龙会的首魁会弄手段。刘飞波、王玉珏只是韩咏南的羽翼臂膀。黑龙会人马的名册恐已收藏他处。我们还是回上去吧，只怕有人进来佛堂，窥破机关。”

陶甘答应，擎起烛台，绕出大通道。又去适才岔道内拖出王玉珏尸身缚石坠入井中，使不露形迹。两人正退出时，见另一岔道内搁有一木箱，周围还有几副髑髅尸架。狄公命陶首打开木箱窥觑。原来是一具尚未朽烂的尸身，白首龙钟，龇牙露颚，十分丑陋，令人恶心。

（髑：读‘独’，髑髅：死人的头盖骨。又指‘骷髅’之意。龇：读‘滋’，使牙赤裸或无遮掩。——华生工作室注）

陶甘合上箱盖，两人正要回身返出，见这岔道的尽头竟是一座铁栅门。

狄公好奇，遂走过去推开铁栅门，见外头又有一重石扳门。门内有插闩，却未插合。狄公用力试着一拉，石扳门开处出露一段陡直的石梯。爬上十来级又推开一石门，原来是刘飞波宅院的后花园假山内隅——假山外正见刘飞波平日坐像的花藤靠椅。

“无怪乎刘飞波神出鬼没，踪影无常。却原来有此遁逃之路。下人还疑心是分身术哩。”狄公叹道。

花园外人声喧沸，焦烟可闻，正是救火的场景。两人赶紧循原路退出。——回到王玉珏密室，扶起书案，收放齐正一应什物，只拿了几样紧要罪证，退出通道。拉开金碟玉版，跳下祭坛——佛堂内幸无人迹。狄公关合金牒玉版，不禁赞叹道。“巧夺鬼神，可惜被歹人所乘，真乃污渎天物。”

陶甘试依经文原字序按押玉片。每按第二片字时，缩入的第一片便弹回。直至“若汝”两字连上，乃皆缩入。再按“汝”后一字，“若汝”又弹上，回复原样。——如此十七字全合密语，再不能启开。——解“十七字谜”的正是那局棋谱。“指其玄”者，按押其黑子方位对应的玉片也。

两人出来佛堂，刚绕进垂花门，便遇一丫环报道：“火已灭了。”再转到花厅前时正遇韩咏南狼狈出来。

“多谢狄老爷及时派兵丁救火。不然，我这百年基业毁于一炬。”韩咏南垂涕道。

狄公敷衍，又问失火起因。韩咏南回答是马料棚干草积压发热所致。幸好夜半没风，只伤了几匹马。烧去半个草料棚，别无损失。

狄公勉慰了几句，便与陶甘回去衙署。

乔泰、马荣两个一身焦黑，三分象人，七分象鬼，坐在内衙等候。

狄公进来。马荣抢道：“自己放的火自己来灭也是头回。放火时只图痛快，及火势冲天，乃想到还须自个去救灭。焦头烂额，幸没烧死。”

狄公笑道：“你两位备受折腾，却立了头功。勘破黑龙会案，就在此举。”

乔泰悟道；“原来老爷受用这一把火，识破黑龙会机关。”

陶甘也笑：“只差是最后撒一张网了。。

狄公正色道。“你两个还有更大事要办哩。此刻先洗濯了，稍稍休歇。再吃饱了，与我去京师送信。”

狄公伏案将黑龙会滋乱本未一笔挥就，押了印玺，封了火漆，又圈写“十万火急”四字，嘱乔泰、马荣道：“你两个马不停蹄，直趋京师，叩谒尚书省刘大人衙门，呈上此件便可。不必多言其他。”

乔泰。马荣领命，藏了奏文。狄公又嘱：“一路上不许喝酒，不许与任何人搭活，不入官驿，不见官员，一头心意奔京师尚书省见刘大人。一人伤亡，另一人独立奔行，千万不可有误！”

乔、马两人咋舌惊心，乃知此行非同小可。一齐答曰：“除是粉身碎骨，断无误事之理。”

第十九章

清晨，赤日东升，朝云散尽，汉源城又是一个炎夏的永昼。狄公一夜未曾合眼，早早又独个立在戍楼上瞻瞩半日。直至吃早膳时洪参军寻来，才慢慢步下戍楼，回进内衙书斋。

“老爷，今日早衙还升堂不？”洪参军见狄公眼中血丝布满，脸色苍白。

“不升堂了。乔泰、马荣两人回来我即去拜访梁大器与韩咏南。此刻我十分困倦，想在这个竹榻上打个盹儿。你且去值房布置衙门例常庶务。——乔泰、马荣一回衙，即来告我。”

洪参军将佐吏刚送来的晋州平阳郡访查卷牍恭敬递上，退下。狄公读着读着，不觉入寐。

一觉醒来已过午时，狄公见洪参军立在身边，忙问：“乔泰、马荣可回行了？”

洪参军沮丧地摇了摇头。

狄公颇觉失望，又撞上心事，不禁跼蹐不安。洪参军劝他进午膳，他摇了摇头，又拟躺下。

（跼蹐：局蹐，读‘局急’，畏缩恐惧的样子。——华生工作室注）

正巧这时内衙走廊有了脚步声，果是乔泰、马荣满头大汗闯进书斋。

狄公急问："可见到了中书省刘大人？"

马荣回禀："见到了。刘大人当即阅看了老爷的奏章。"

"刘大人问了什么话？"

"这刘大人并不问话，随手将老爷奏章搁在半边。又嘱我们回汉源来转告老爷，过几日拟将此事交部卿商讨议定。"

狄公心中一冷，没想到中书省刘大人竟如此处断这十万火急的军情。过几日，恐汉源县已陷黑龙会手，生灵涂炭，人民倒悬，岂是儿戏。

"你两人去来京师路上可遇阻滞？"狄公问。

乔泰答曰："我们这一路来去并无淹滞。出了中书省衙门，吃了早膳，即策马回来汉源。只是回汉源的路上有些异样，并没出事。"

"什么异样？"狄公警觉。

"今日早间我们出长安城入子午谷时便有两骑前来搭汕。那两人商客穿扮，言吐倒也斯文。自称是京师茶叶商人，正欲去汉源买卖，想与我们同行。我想拉老爷奏章已交了，空手回头，即便生出周折，也无大妨。又见俩人并无利刃携身，面目和蔼，遂答允了。"

狄公捻须，默然不语。

马荣接道："没走了五六里，一队客商尾我们靠来。约莫三十来人，袖紧施窄，似有刀戟怀藏。也道是去汉源经营货物。不由我们分说，便合作一队行路。

"才走了二三里，又有一队客商会合，一式高头大马，还有几匹骆驼。——往径北方向更有几百骑，神态奇异。乔泰哥暗与我道，此两队人马必非寻常商人，恐来者不善，奈何我们只两人，如何敢敌对？故一时含忍，冀图侥幸。一路竟也无事。看看到了汉源县界，兵营可望，两队人马参差散开，自行离去。——只有头里那两个茶叶商人依旧随跟我们同行进城。

"我见那两个茶叶商人行迹可疑，遂与乔泰哥使眼色。刚进来城里，便动手捉了那两个人。两人也不抗拒，坦然自若。此刻已押在值房，听

候老爷推问。”

狄公喜道：“如此看来，那两队人马已经乔装入城，恐是天罡将军部下。幸被你们识破。此刻只需传命各处旅店客栈仔细盘查，街市关驿增添巡丁，必不致逃漏了。——那两个茶叶商人或是头领，此来想是与韩咏南、刘飞波、王玉珏一干贼党联络。马荣，你速去传他两人进来内衙见我。”

马荣领命去了。狄公赞道：“乔泰，你两个临危不乱，见机而作，端的有些韬略，有你们在，何愁黑龙会不灭。”

须臾马荣引了两个茶叶商人进来内行书斋。狄公一见来人，心中暗吃一惊，忙起身恭迎。两人也不搭话，大刺刺拉了椅子坐下。

狄公示意左右亲随出去。乃上前躬身拜揖道：“卑职狄仁杰叩见孟大人，史大人。——两位大人巡察到汉源，卑积约束不力，冒渎大驾，幸乞恕谅。”

两位茶叶商人原来是御史大夫孟棘、兵部宣威将军史怀德装扮。——狄公在京师时便认得，这时见了，岂能不惊。

孟棘正色道：“狄仁杰，圣上已阅过你的密奏，即着本官领钦差衔微服来此；戡平黑龙会孽党。”

（戡：读‘勘’，用武力平定。——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又禀：“卑职虽已解破黑龙会巢穴，惜未获取孽党密谋细则与贼人名册。——狄某糊涂渎职，有负朝廷，罪实非小，叩请孟大人处裁。”

孟棘道：“狄仁杰，你身为地方父母，尸位素餐，坐视贼大，蔓延成势，本应严办。本钦差念你尚能知罪报效，未忘根本，又识破黑龙会巢穴机关，补牢于亡羊之后，姑且免于处罚，带罪传应左右。待本钦差荡平黑龙会后，再论折罪。”

狄公谢恩道：“卑职有四事罣误。一，搜捕不力致使刘飞波潜逃。二，监守不严致使万一帆吞毒。三，没能生擒王玉珏。四，尚未获取贼徒阴谋细则与贼人名册。四事中以末一件最要紧，也是孟大人此刻燃眉之急。——卑职适才反复推演，斗胆断定，黑龙会原先珍藏那锦囊内的文书即贼徒阴谋细则与贼人名册。目下，正藏在梁老宗伯梁大器的府第

内。伏望孟大人斟酌，派人从速取来，或可弥补卑职罪过。”

（罣：即‘挂’，牵念，牵挂。——华生工作室注）

孟棘一惊：“你敢断言那文书必在梁府之内？”

狄公答曰：“卑职敢断定。——卑职还认定韩咏南、康仲达都是黑龙会嫌疑，只不清楚与刘飞波、王玉珏何种关系，阶秩如何。孟大人此刻即可传命韩咏南、康仲达去梁府议事，犯官则可现场勘破内情，那获贼党文书。”

孟棘点头，向史怀德耳语几句。史怀德即退下去布置行跸事宜及军丁差遣。

（跸：读‘毕’，本义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华生工作室注）

“狄仁杰，本钦差的人马早已进了汉源、泾北，不必担虑黑龙会贼势嚣张。只需拿获贼党那册锦囊文书，一举敉平扫荡，如反掌耳。”

（敉：读‘米’，安抚，安定，通“弭”。——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唯唯。思想起乔泰、马荣说的假扮成客商的两队人马，乃信圣上睿智英明，宸策早定，心中不觉一块巨石落地。——但惟百姓免于涂炭，他一己之罪罚已在虑外。

（宸：读‘辰’，帝王的代称。——华生工作室注）

孟棘道。“我们此就去梁府。没多少路，步行即可，不必惊动城中百姓。”

孟棘、狄公两人信步踱上街市。一路上并没惹人注目，不二刻便到梁府门首。

梁府大门已有人监守。沿府第一圈粉墙，花藤垂檐，墙外古槐高柳，碧荫团团。——日影斜昃，鸦雀无声。

（昃：读‘仄’，本义太阳西斜；倾斜。——华生工作室注）

孟棘走上大台阶。一青衣穿扮的人上前禀道：“大人，宅中人等已全

数管束，两位客人请到，正在后厅凉轩内等候。梁大人此刻也在凉轩里。”

孟棘、狄公跟随那青衣绕过几处亭馆，循游廊来到后厅凉轩。

凉轩外芭蕉冉冉，桐叶森森，十分幽静。鹦鹉扑扑振翅，似觉躁动。金鱼曳尾游泳十分悠然。梁大器靠在栏杆前的一柄古制太师椅中，韩咏南、康仲达则惶惶然坐在对面的木凳上，各怀鬼胎。

狄公随孟棘步入凉轩。见梁大器眉须皤白，右眼希扎了一个黑眼罩，木然坐着。不由眼睛一亮，心中明白。

孟棘拱手道：“梁年伯，许多年不见，不意此般龙钟。想来起居尚安。”

梁大器懵懂看着孟棘：“老朽昏聩又失记忆，已不认得先生，唉唉。”一面嗫嚅低下头来。

狄公细细看觑半日鱼缸，捉冷眼伸手去缸内拧动那白瓷莲蕊。拔去莲蕊头，见有一铁筒出露。迅又将铁筒抽出，摘了合盖，果是一卷册书。随手翻了几页，不觉大喜。

“孟大人，这册文书正是卑职应向大人进呈的。”

梁大器蓦地一惊，抬起头来。韩咏南、康仲达两人呆若木鸡，惘然失措。

孟棘很快翻阅了文书，冷笑一声：“来人，先将这两位客人收了。”

走廊外早有兵丁隐伏。这里听得孟大人一声喝命，立即执戟而入，将韩咏南、康仲达两人拿了。

孟棘道：“黑龙会贼党名册上虽无韩先生名字，本钦差有几句话想要问他，暂且扣了。”

梁大器长吁一声，蓦然颓倒。

“呵，梁年伯受惊了。”孟棘忙上前扶定。

狄公一箭步上前，猛地撕下了梁大器眼罩并一绺白胡须。

“刘飞波，站起来Ｉ”

众人大惊，孟棘一时也弄糊涂了。刘飞波慢慢站立起，低倒了头，默然不语。

“刘飞波，你从实招来。你是怎样残杀梁老宗伯的？”狄公大声问。

刘飞波忽然引吭狂叫：“不错，都是我杀的。梁老相公是我杀的，万一帆也是我杀的，杏花也是我杀的，都是我杀的。我还要杀你狄仁杰哩。”说罢又大笑不止，两眼放射出目空心大、睥睨万物的光芒。

“将他拿下！”孟棘大声命令。

四名兵丁一声答应，待要铁链拘套，不料刘飞波已袖中抽出短刃，抹了脖子。一股殷红的血流从脖根涌出，汩汩有声。片刻衣袍全染，身子摇晃了几下，合扑跌地。

第二十章

且说御史大夫孟棘受皇帝隆恩，离京之日赐有旌节符玺，驻跸汉源得以专制京畿六府军事。因拿获贼党名册，便改了白龙鱼服，于汉源县署建节特，树六纛，以昭天威。自个也服紫佩鱼系金玉带。煞时气象大变。

（畿：读‘机’，指京城所管辖的地区；纛：读‘道’，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华生工作室注）

狄公则小心服侍左右，以犯官身份助孟棘—一收捕黑龙会孽党。只三四日便擒捕了五百来人；还牵涉河北、河东两道。一时如端午裹粽，一串一串牵进了各处县府的衙牢。钉了死枷，等候押赴京师行刑。——康仲达也招出了县衙里潜伏的典狱，正是毒杀万一帆的凶手。——一时风气整肃，纲纪大张。

五日后大功告成，泾北方面也收降了天罡将军全数人马。孟棘飞奏圣上，圣上嘉许，诏命孟棘回京，复狄仁杰官职，以示恩眷。

狄公复职第一日便与梁贻德、韩垂柳主婚。韩咏南心中乐意，早备下丰厚房奁。一对新人，谁不喝采？梁贻德帽插金花，身披红锦，雕鞍骏马迎娶。一时贺客如云，红事热闹，自不必说。

（奁：读‘连’，陪嫁的衣物等。——华生工作室注）

第二日开斩毛禄。毛禄先押赴木驴上，满城号令。一时汉源城里万人空巷，皆来法场观看，并庆贺县令复官。法场上披红挂绿，十分新鲜。

狄公则耳热眼跳，心潮起伏，思绪不宁。——黑龙会孽党谋逆巨案，幸孟棘运筹帷幄，不动刀兵，便一鼓荡平。但毕竟牵涉人夥，五百犯人押赴京师，因是有去无回，尽作异乡冤魂。翌日狄公又亲设神坛醮斋祈福。午膳后，便约了洪亮、陶甘、乔泰、马荣四人同去南门湖上钓鱼。

（醮：读‘教’，祈祷神灵的祭礼。——华生工作室注）

乔泰、马来早备下了钓竿、丝纶、鱼篓、蛐罐。一条平底小船载了狄公五人荡自湖中央。

南门湖上日色璀璨，浮光耀金。五人戴了斗笠，慢慢将船泊在水中，任其飘摇。各自理了丝纶，坐船头船尾静心垂钓。

狄公约定：每人钓得一条鱼时，方可说话。乔泰、马荣虽不耐静，也只得屏息观水，冀得上钩者。——洪亮、陶甘也有许多话头想问，此时也专志凝神，只顾钓鱼。

突然乔泰惊叫一声。原来一尾桌面大的黑色水怪出露一下背脊。马荣赶紧望去，心中明白，那是一种水中的巨鼋，喜食荤腥。马荣江淮间长大，故能识得许多水中掌故。

狄公看得分明，心中也起惊疑。失声问道：“这水怪可吃人？”

马荣笑道：“这是一种鼋鳖，并非水怪。不食生人，却食死尸。”

狄公哦道：“原来这宝贝专吃死尸，难怪乎淹死在南门湖的从不见尸身浮起。都是它们吞食了。”

陶甘也笑：“老爷开了禁，没钓着鱼先说话了。”

狄公哈哈大笑。“该罚，该罚。——今日约你四人来此，岂独意在鱼耳。”

洪亮道："我们正有许多疑问要请教老爷哩。譬如，老爷如何判断出刘飞波是黑龙会魁首？他又为何要杀梁老相公，冒名顶替？"

狄公道："刘飞波胆识过人，阴有异志。加之科场失意，连连落第，更积恚忿。后来虽经商致富，但贼心未死。他在长安时偶尔听得人说及汉源韩隐士行止，慢慢访知他家府第内佛堂曾建造有迷宫密室。——当年韩隐士正是从京师雇的匠工，故未免传下话柄。韩隐士为防兵燹战乱，作避祸远计，在密室内还储下大量金银财物，以备不测。又一日，刘飞波在京师一家旧书坊内购得韩隐士编纂的那册《妙奕搜录》，书中暗示开启佛堂地宫的密诀在末篇棋谱残局中。当时刘飞波只是好奇而已，并未认真。

（恚：读'会'，怨恨，愤怒。燹：读'险'，兵火，战火。——华生工作室注）

"是时河东晋州屡有地震，太白昼见，陨石十八下冯翊府。五行迭有异象，一时谣诼蜂起，刘飞波便蠢蠢欲动，自谓精于象数，通天彻地，阴谋大抒怀抱，以图侥幸。遂自称是刘黑闼后人，仰观天象，言斗牛之墟隐隐有龙文五彩。竖起黑龙会逆旗，复燃死灰。又招纳人马，购置兵器甲杖，联络地方，一时散尽了他的家业财产。

"这时他想起了韩府佛堂内密室所储藏的金银。他从京师走转汉源，佯为经商，实则访韩。很快他与韩咏南有了深交，慢慢又探得韩咏南虽是韩隐士之后，却不知佛堂密室事。——原来韩隐士死的突兀，未及与子孙明言细说。只传下祖制，后花园佛堂昼夜不闭，灯烛不灭。

"刘飞波放弃了拉韩咏南入伙的计划。他知道韩咏南为人迂腐正经，守旧古板。必不肯参与谋逆。遂独个细研那残局棋谱，竟很快解破密诀。——一夜，他佯醉借宿韩府，夜深人静时偷入佛堂金牒玉版前尝试了十七字谜，果然灵验。他入了密室，攫获了储备箱箧的全数金银，大喜过望。——腰囊丰厚，遂反志愈坚。

（箧：读'窃'，小箱子，藏物之具。大曰箱，小曰箧。——华生工作室注）

"于是刘飞波在韩府与梁府间买了地皮，筑起宅邸。又动手在府中后花园假山、书房两处挖地道沟通韩府密室，并残忍地杀害了雇来的几名匠工。——我与陶甘在那通道中见到的几具尸骸即是。"

“刘飞波将韩咏南的佛堂下辟为黑龙会巢穴，自有高见。一来韩咏南本人不知情，不会漏风。二来韩咏南汉源大宦绅，累世清白，官府不会疑心，十分稳妥……”

洪参军忽问：“那么，刘飞波怎的对梁老相公动起杀机？”

“刘飞波为了广纳叛众，招兵买马，很快将韩隐士箱箧中金银挥霍一空。橡树滩天罡将军那支军马便是刘飞波惨淡经营纠金筹办的。这时他又想起梁大器的巨额家业田产。因为宅邸毗连。刘飞波很快弄明白了梁大器的心性脾气并探得梁府产业帐目巨细，便派万一帆以高利贷相诱，说服梁大器变卖地产。买主以金银支付，转折发放债利。只说地产价看贱，不如金银放利合算。梁大器年迈昏聩，便被万一帆牵着鼻子，变卖了大半家业。折金银放债契，每月获利甚巨。”

（毗：读‘皮’，邻连，与……相邻。——华生工作室注）

“刘飞波只支付了一二个月的巨利，便觉拮据难支，遂动杀机。一日将梁大器骗至后花园假山内杀害一两宅本有便门相通，神不知鬼不觉。——又将尸身拖入地室暗道。陶甘，我们在通道内见到的那具未朽老尸，正是梁大器。借地道之便，刘飞波遂自扮梁大器，瞒人眼目，拟苟且到反叛举事之日。——这时分身术已不便，故刘飞波索兴‘潜逃’，一个心意串扮梁大器，坐梁府指挥大局。”

“正当刘飞波算尽机关，做他贵不可言的好梦时，他的生活里闯入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谁？”四人不约而同问。

“杏花。”

“杏花？杨柳坞那个舞姬究竟与刘飞波有何干系？”洪亮不解。

狄公捻须微微一笑，突然用力提起钓竿，只见一尾青鳞闪闪的大鲤鱼上了钩。甩在船板上跌的不已。乔泰、马荣抢上捉住，脱了钩饵，放入鱼篓内。

“果然还有上钩的。”

狄公笑了：“刘飞波也有点象这尾大鲤鱼，被杏花钓钩钩住了，翻腾

起不小的浪花。”

乔泰道：“可她最终却被刘飞波残杀。端的可怜。”

狄公点点头：“黑龙会势力曾在晋州平阳郡潜伏。那里有一位姓范的员外，身陷贼党，后生反悔，拟向官府告密。不料行事不慎，泄漏风声，被迫自尽。——临死前向妻儿吐明衷曲情由，抱恨终身。范员外的女儿有志为父雪耻，遂自卖为妓，安顿了老母幼弟，只身转长安卖来汉源杨柳坞。循父亲死前吐露线迹，寻着了黑龙会首魁刘飞波。——这女子名叫范来仪，即是杏花。她假献殷勤，几番周旋，遂得刘飞波欢心。一时情切意绵，十分绸缪。”

“刘飞波陷入情网，不能自拔，写了许多书信与杏花。又不愿落真笔迹，鬼使神差竟袭用了绿筠搂主的雅号，又刻意摹仿梁大器账册上梁贻德的字迹。”

洪亮问：“刘飞波怎会想到用‘绿筠搂主’四字落款？须知这是江幼璧的雅号，他如何深得？”

狄公道：“我道他鬼使神差便指此。我们知道杏花与刘月娥面目酷似，刘飞波十分溺爱自己的女儿，他与杏花的恋情内多少还羼有一种变态的异迹。这也是杏花得以如愿的天机。——刘月娥与江秀才相爱，又得江秀才诗赋书信，刘飞波岂不知绿筠搂主的雅号？出于变态的心机，他便袭用了这个雅号。”

（羼：读‘颤’，混杂，搀杂。——华生工作室）

“且说杏花不时从刘飞波嘴里探得黑龙会的种种秘密。一日酒醉时杏花又问黑龙会巢穴，刘飞波漏泄道，在棋谱残局中。杏花再问备细，刘飞波警觉，一时搪塞过去。翌日酒醒时，刘飞波对杏花起了疑心。反复思索，不敢遽断，便暗中窥察。——接着便是南门湖花艇上筵请我的一幕。刘飞波从杏花嘴唇动态怀疑杏花向韩咏南泄漏了黑龙会秘密，故出了威胁劫持韩咏南的事。据此又可断定，韩咏南是清白的。当然他万万没想到杏花当时是故作姿态正与我告密哩。”

（遽：读‘据’，立刻，马上。——华生工作室注）

陶甘问：“老爷又如何得知康仲达也是贼党头目？”

“康仲达唆使其兄康伯年借贷巨金与万一帆，并自愿中保，便是明证。万一帆借贷金银全是刘飞波一手策划，与梁大器卖地产同然。——我又探得王玉珏也是与刘飞波交往后才债台高筑，故又断定王玉珏也是黑龙会头目。”

马荣问：“刘飞波为何要我死杏花呢？”

狄公曰：“刘飞波因为事先已对杏花起了疑心，故步步留神，暗中窥察。我头里一直以为杀人者必是当场在我们身前身后偷听得杏花的话，故迟迟未能寻出这个人物来。早是陶甘的话提醒，从嘴唇动态也能判断出说话的内容。想来这刘飞波也有与陶甘一般的奇异本领。当然话不可能—一拍合，大致内容果然不谬。”

“刘飞波当时立远处已见杏花神情不比平时，又从杏花嘴唇之动判断出杏花的反叛。思前思后，方知上当受弄。一时恚恨冲荡，顿生杀机。”

（恚：读‘会’，怨恨，愤怒。——华生工作室注）

“当时花艇上人来人在，只不知刘飞波如何下手的？”马荣又问。

“刘飞波决定杀杏花，意在示威，暗中警告黑龙会的对手。杏花舞罢离开轩厅后，彭玉琪身子不适，刘飞波乘机陪侍彭玉琪也出轩厅，走到花船的右舷拦边。他见彭玉琪呕吐不止，披了黑油毡迅即绕至左舷后厢梳妆间，从窗外向杏花招手。杏花出来后厢，心中有疑。刘飞波将她引至中舱僻静无人处，突然用铜香炉猛击她头颅，又将香炉塞入她衣衫，抛人湖中。见四面并无人，心中乃安。又潜回右舷，扶定彭玉琪回轩厅。自以为鬼不知神不觉，没料到杏花尸身不沉。——那役工不是说，彭玉琪呕吐时，边上并无人服侍。”

“翌日一早偏偏又闻报刘月娥半夜猝死在洞房内。于是深仇大恨又齐集于江文璋身上。并臆想是江文璋垂涎月娥姿色，弄出人命。——他一日里失去了杏花、月娥两爱，已经神志疯狂，不可遏止了。”

“他来衙门告江文璋，固为报月娥之仇，也有意惑乱衙门视听，搅腾官府，便利反叛阴谋。为雪杏花之恨，他将韩咏南绑架了抬进一庭轿内在自己府第内耍弄半日，又拖入地道密室讯问，才算罢休。——识破这层机关也是缘了陶甘的提示。正与韩咏南吐诉的行踪相符。”

陶甘得意道：“正是这时刘飞波觉察到官府怀疑上他，便索兴诱杀梁

大器，造出潜逃迹象，一来躲了利金，二来化装充扮成梁大器坐密室指挥。”

狄公点了点头，接道：“万一帆被捕时还有恃无恐，但一听得刘飞波只身潜逃，多年事业毁于一旦，便觉绝望。有心向我吐实情，不意被衙中那典狱毒死灭口。而王玉珏、康仲达两人见刘飞波不敢露形，便也自拿章程，意在夺柄。王玉珏潜入密室拟取走黑龙会行动细则与贼人名册，不料刘飞波早有防范，数日前已将那锦囊文书瞒过梁大器偷偷移入梁府，密藏在凉轩的金鱼缸内。”

陶甘道：“王玉珏也正是在密室中被老爷用镇纸玉虎打死。”

乔泰问：“老爷又是如何判出那锦囊文书必藏在金鱼缸中？”

狄公笑道：“当时梁府的宅院花园几已变卖一空，梁大器平日行止憩息又在凉轩、卧室两处。卧室许多不便，故我断定锦囊文书必藏在凉轩中。——凉轩内别无他物，只有一架鹦鹉与一缸金鱼。金鱼缸内正有一凸起的白瓷莲蕊，正合文书形制，端的可疑。且那日我在凉轩等候时，正拟伸去缸中喂食，那几尾金鱼惊恐乱窜，都有意躲避白瓷莲蕊。——这正可说明刘飞波白瓷莲蕊内嵌藏文书时，缸中金鱼必受折腾。惊恐之余，金鱼也学乖巧了，见有人探手入鱼缸，便四面逃窜，远避那白瓷莲蕊。——我大胆尝试，果然拿获重要罪证，将黑龙会一网打尽。”

狄公收起钩竿：“可见这鱼也是通灵性的。你看，它们知道我等五人来此，意不在鱼，故也不来凑趣。半日只钓着一条，还是自愿上钩的，不避刀俎。——我们不如也放了它吧。”说着倒了鱼篓放生那鲤鱼去了。

南门湖上一片玻璃晶亮。

乔泰沮丧道：“不避刀俎，正应了杏花的命。保不定正是杏花变的哩。如今听说大仇已报，贼首伏法，好不得意，竟忘了身亡根本。”

狄公脸上堆起愁云。此时凉风乍起，波理回漩，白日正隐在一块乌云背后。——远处汉源城家家户户正升起炊烟，一派宁静祥和的气象。（完）

1-7断指记

〓〓小凡做的电子书〓〓

早膳后，狄仁杰转到官衙后曲栏回廊尽头的凉轩上用茶，一面慢慢领略对面冈峦林木的景色。自从他到这汉阳县当县令以来，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他把一张紫藤靠椅往青花石栏边挪了挪，一面轻轻地捋着他那又长又黑的美髯，一面心旷神怡地眺望着远处烟润雾绕、苍翠葱郁的山色。时值初夏，晨风含雨，凉意习习，山脚那边一片树林里碧树参差，鸟声啁啾，野花含靥，飞泉潺潺。

狄公正陶醉在这旖旎如画的山光林色里，不觉已到衙里升厅视事的时候。他喟叹一声立起来正待要转身回衙，忽然听到凉轩外的大树上“沙沙”作响。两只黑色的猴子从树梢上直窜下来，敏捷地从这根树枝攀援到那根树枝，一时枝干摇曳，落叶纷纷。

狄公仰望着这两只可以说是老相识的猴子，微微笑着不由停住了脚步。这两只猴子尽管还有些胆怯，但对于独自一个坐在凉轩的狄公却似乎也习以为常了，有时还能得到狄公扔给它们的香蕉。

狄公这时发现其中一只猴子的手里拿着一个闪闪有光的东西，栖息在凉轩外一株低矮树枝上，一对深棕色的眼睛愣愣地端详着他。狄公终于看清了那闪闪发光的东西，原是一枚嵌镶着绿翡翠的金戒指。狄公知道猴子时常喜欢拾些小玩意来玩弄，但性子不长久，一旦断定这小玩意不可放在嘴里吃，很快就会随手抛掷。若是此时此地狄公不使那猴子扔下那枚戒指，不需半晌，它便会被猴子掷到树林里的什么地方，到那时再要寻觅到就不容易了。

狄公一时手中没有果物，急中生智，慌忙从衣袖中取出扇坠、印章、火镰，一并排摆列在茶桌上，一面细细端详每一件东西，一面随手向地下抛掷。那猴子见状，油然生趣，下到了离狄公最近的一技树椏上好奇地凝视着狄公。忽然它也模仿狄公把手中的戒指看了看，随即抛掷到地上。狄公见猴子中计，心里叫一声侥幸，便急忙站起。那猴子吓得跳上了高枝。狄公发现那猴子的黑茸茸的身上粘着几根干稻草，正待要上前细看，猴子长啸了两声消失在茂密的树林间。

狄公飞身跨出青花石栏，在长满碧藓的树丛底下搜寻，不一晌便拾到了那枚金戒指。

他细细地玩着这枚戒指。这戒指由两条互相盘绕的金龙环成，首尾衔接处嵌一颗寒光闪闪的八棱碧水翡翠，一眼便知是一件稀罕的宝物。戒环很宽，应是男子佩戴。狄公正待要将这戒指纳入袖中，猛发现那戒

指上有几处赭色斑点，他再细细一看，顿时明白这是干凝了的血迹。

狄公回身恰见管家缓步前来，便问道：“你可知道对面山坡上住着何等人家？”

“禀老爷，那山坡甚是陡峭，只生长一片密林，不见有人家居住，倒是山顶上却有几处房屋。”管家恭敬答道。

“噢，我想起来了，以前曾见到山顶上有几幢消夏的馆舍，不知如今可有人住？”

“禀老爷，小人听说这山顶上只住两户人家，一户姓蓝，在城里开着爿当铺，很是有钱。另一家姓黄，说是一家生药铺子的掌柜。”

“姓蓝的不甚相识，那姓黄的莫不就是孔庙对面那家生药铺子的掌柜。常日里见他挂着一副戚戚的愁容。”

“诚如老爷所言，听说他的药铺今年生意很不顺调，这还在其次。他的儿子今年已十九岁了，却是个呆痴。不识字，不知书，更不用说做文章了，最是黄掌柜一块心病。”

狄公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他想这枚戒指不会是在山顶上的人家弄来的，因为猴子胆怯，不敢靠近有人居住的房屋。当然它可能在花园里某个角落捡到，但即便这样，猴子从山顶穿过那片密林下到山脚的路上早会随手扔掉。他断定猴子是在离山脚较近的地方捡到这枚戒指的。

狄公踱步回到内衙书斋，盘算着如何写一文告示张贴出去，或许失主很快会来认领。

他又重新看了看手中那枚戒指，见那碧幽幽的翡翠恰如一只凄悲的眼睛紧紧盯着自己，似乎在向自己哀诉着它隐藏着的不幸。那几点赭色的血斑使狄公神情恍惚，忧虑重重。

衙厅的庭院前一队衙卒正列队换番执巡，狄公突然想到什么，便停步问那巡官：“你们常日在此值巡，可曾知道这衙院后山的山脚和山坡上有无人家居住？”

巡官禀道：“回老爷，这山坡山脚都无人居住，只是那半山腰上有一间用树枝胡乱搭成的小茅棚，往昔倒住过一个樵夫，如今早空废了。近

来常有些外乡来的游民在那里过夜，我防着有事。时常地去那里看看。”

狄公心想，问题很可能就出在那间茅棚里。

“那间茅棚离这里有多远？”狄公问道。

“回老爷，至多有一里路，从山脚插上一条狭窄的山路很快便可到达。”

“传命陶甘来见我！”

不一晌，陶甘来了，只见他头戴一顶黑纱方冠，身穿一件深褐长袍，年纪已四十开外，瘦瘪的身子又细又长，配上一张神情沮丧的长脸。嘴唇下巴的胡子稀疏无几，颊上的一颗黑痣上却长着三根长毛。他一见狄公，忙躬身请安。

狄公问道：“早上有没有重要公文信札？”

陶甘沮丧地答道：“洪参军从江夏送来一纸书简，说乔泰、马荣在那里仍未发现那伙人的踪迹。”

陶甘同乔泰、马荣一样是狄公的心腹干办。

狄公紧锁了双眉。洪参军带着乔泰、马荣到邻县江夏协助那里的官府追缉一起重要的案犯，但至今尚未有任何进展。

狄公将陶甘拉到一边，与他叙述了一遍得到一枚金戒指的经过。他拿着戒指给陶甘看：“这戒指上沾着血迹，或许是失主在林子里割破了手指，他摘下戒指在小溪边洗手时被猴子捡走了。这戒指是一件很珍贵的首饰，我们此刻便去那山坡上看看，或许失主正在那里焦急地辗转寻觅哩。”

狄公转脸又命那捕快点两名衙卒与他们一并前去。

他们从衙院后的凉轩下出发，沿着长满苔藓的泥泞小路向山脚走去。捕快在前面引导。山路曲折斜上山坡，甚是陡峭。一路并不见有人影，唯有那林子里的鸟雀吱喳不息。

正累得没理会处，捕快停了脚步，指着前面那一片橡树间的空他说：“启禀老爷，这里就是了。”

众人见那空地后正有一间树枝搭就的茅棚，茅棚顶上长满了野草，四周一片滑涔涔的苔藓，门窗紧关着。茅棚前面的空地上有一段树桩做的砧板，砧板旁堆着乱稻草。四周阒寂荒凉，即使在白天也像个坟场一样，令人心寒胆虚。

狄公穿过一片乱草丛上前将那茅棚的门推开，猛见门里地上躺着一具死尸。屋里半明半暗，靠后墙放着一张空着的木床，床边有一张松木粗制的桌子和两只凳子。狄公命巡官打开窗户，他与陶甘蹲下来仔细地检查这具死尸。

死者穿着一身蓝布衣裤，年龄约五十开外，身材高瘦，皮肤黝黑，毛发胡子已经花白，但修得十分齐整，细看还粘着好几块血斑。下巴脱臼，呆滞的眼睛惊惶地张得很大。

他右手放在胸前，左手紧贴着身子平伸着。狄公欲抬起死者的左臂，但早已僵硬。

“算来应是昨夜被杀死的。”狄公自语道。

陶甘突然问：“老爷，你看那左手怎么回事？”

原来死者的左手四个指头被切去，只剩下血迹斑斑的残桩。唯有拇指完整无缺。

狄公又仔细检查了死者的左手，说道：“陶甘，你见他小指残桩的皮色有一圈白印，那纹理正与戒指上两条盘绕的金龙相一致。不错，死者果然正是戒指的主人，然而他却被杀了。”

狄公吩咐衙卒将死尸抬到门外，他同陶甘立即检查这小屋。他们发现地上、桌上、凳上都有厚厚一层灰土，唯独那床上非常干净，小屋里除了有些零乱的脚印外并不见有一滴血迹。

狄公道：“地上并不见有拖过尸体的痕迹，看来这死尸是从外面抬到这里来的。但凶手把床打扫干净后却没把尸体放在床上，这未免令人不解。我们到屋外去看看。”

狄公指着那一堆稻草说：“陶甘，看来迹象正符合这样的猜测，我早上看见那猴子身上正粘有几根同样的稻草。可以认为当尸体被抬来这茅棚时，戴在死尸左手残桩上的戒指掉到了这稻草堆里。猴子今天一早经

过这里时发现稻草堆里有闪闪发光的东西，于是就捡了起来。从这里到我们衙后的凉轩有一节山路，但猴子攀援着树枝直下却不需化费多少时间。”

陶甘弯腰细细察看了那个树桩做的砧板，说道：“老爷，奇怪，这砧板上也不见有血迹，也没有发现被割下来的四个手指。”

“死者显然是在其它地方被杀害，被砍去四个手指后才搬到这里来的。”狄公说道。

“老爷判断的是，倘使凶手没有同谋，准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要把死尸搬到这里来是很不容易的。”

狄公验查了死者的头颅，他断定死者是被人用铁锤猛击后脑勺而致死的，他又验查了死者的右手，发现手掌虽相当粗糙，但指甲却修得很细长，似乎有意保护得很好。

陶甘搜查死者的衣裤却什么都没发现，无疑凶手将能导致辨认出死者身份的东西全拿走了。

狄公说：“只要我们拿着这枚金戒指，凶手肯定还会来这儿寻找。”

他转身问捕快：“你曾见过这个人吗？”

捕快恭敬地答道：“不曾见过。”他用目光询问了两名衙卒，两名衙卒也摇了摇头。

“老爷，小人猜来这死人必是外乡来的游民或破落户。”

狄公吩咐衙卒将死尸抬回衙里，并传话衙里所有的人全来辨认，一面去请仵作来验尸。然后又令捕快去将孔庙对面生药铺子的黄掌柜请来衙里见他。

陶甘不解，问道：“老爷，你认为黄掌柜认识这个死人？”

“不！我思量来死尸也可能从山顶抬下来，我只问问他昨夜山上有无游民或暴徒的斗殴，再顺便问他一声这山上除了他和那开当铺的蓝掌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居住。”

狄公又接着说：“从死者的形迹看很像个游民或匠工之属，但他的脸

面却又仿佛是个念过书、有教养的人。他有这枚戒指无疑相当富绰，但他脸色黝黑，手足胼胝，却又像是常年在外沐风栉雨，颠沛奔波。”

陶甘不以为然，说道：“我并不认为单依凭了这枚戒指就证明死者非常富有。老爷，游民和偷儿、乞儿的都常常死死抓住一件偷来的珍宝不松手，他们偏执地认为这珍宝与他们的命数息息相关。”

回到衙里，狄公忍不住又将那枚金戒指拈在手上苦苦思索。

“陶甘，这案子端的有些蹊跷，那砍去的四个手指想来真令人不解，莫非凶手杀害他之前先折磨他，逼胁他供出某事的真情？或者是砍掉那手指只为了灭去手指上的某种痕迹，使人无法辨认死者的姓氏身份。”

陶甘慢条斯理地捻着左颊上那三根长毛，说道：“老爷的话已道出了些端倪。那间荒凉的茅棚经常栖息有外乡的游民和不法的暴徒。老爷可知道那些游民和暴徒大多有帮会组织，每个帮会又都有自己独特的宣誓效忠于帮会头目的方式和传统，切去一节小指的做法是很普遍的。如果这起杀人案果然是帮会内部的自相残杀，那凶手也许会有意砍去死者的四个手指以遮盖死者原已切去一节小指的事实，这样，有关争斗和残杀的作案背景就无法探测了。”

狄公听罢不由叫绝。

这时仵作恭敬地呈上了验尸格目，禀道：“死者约五十上下年纪，死前没有病疾和形体缺陷，也没见斗殴、搏击的迹象，系被铁锤之类的凶器击破脑颅毙命的。死者左手四个手指当在被害前后切去，死者被害时间约在昨天深夜。”

仵作停了一停，又继续禀道：“至于那四个指头是如何切下的尚无法确定。死者左手残留的指骨没有碎裂，切面整齐平滑。依我看来只能是一种特制的切削器具才可切得如此干净利落，而一般刀斧剑器则把伤面斩得参差不齐，残破不堪。但死者显然没有反抗和挣扎……。”

狄公问道：“死者的脚如何？”

“回老爷，死者脚底长着一层厚茧，走路不少，他生前可能是个游民。”

“衙里有人认出他了吗？”狄公又问。

“回老爷，衙里没人认识他。”仵作答道。

“多烦先生指教，你先回去吧，有事再来央烦于你。”

仵作退下后，捕快将黄掌柜带进了书斋。

黄掌柜生得五短身材，且背弓微有点驼。白净的脸皮表情淡漠，下颔几茎山羊胡子油黑发亮，衣帽衫袍上下十分齐整。他一见狄公，慌忙稽首拜揖。

狄公还礼让坐，示意管家上茶，一面笑吟吟他说道：“劳烦黄掌柜枉驾前来，你大可不必拘柬，此地不是公堂。我只想问问山顶上一些情况，当然你整日都在铺子里忙碌，但想来掌柜是在山顶上贵宅宿歇的吧？”

黄掌柜唯唯答道：“老爷所言甚是，这时节山上比城里凉爽得多。”

“听说昨夜山上发生了游民之间的斗殴？”

黄掌柜微微一愣，慢慢答道：“老爷不知从何听来。昨夜山上甚是宁静，不曾有什么骚动。闲常山腰的林子里虽有许多游民、乞丐歇宿，但他们很少斗殴、喧嚣，更不敢闯入我们的房宅，何况我们都有高墙卫护。说实在，如没有那等讨厌的人出没，这山林真是一个清凉幽静的去处。夏天里整日紫雾缭绕，风景如画。”

狄公笑道：“想来掌柜并未遍问你的家人奴仆，斗殴就发生在贵宅后的密林里。”

“老爷，这又何需遍问？昨夜我自己就一直在家，也没听见宅后有什么骚动。噢，老爷不妨去问问我的紧邻蓝掌柜，他时常倒是个夜神仙，睡得很晚。”

“我再问你，这山上除了你和蓝掌柜两家，还都有谁居住？”

“回答老爷，目下只我们两家，山上另外还有三幢宅子，那都是京师的官商消夏别馆，此刻他们尚未搬来，故还空着。”

狄公嗯了一声，说道：“好吧，你可以回去了。呵，黄掌柜不妨也去认认一个人，或许在这山上山下见过他的踪影。”一面吩咐捕快带黄掌柜下去辨认死尸。

去了一盏茶时，捕快回来禀狄公说，黄掌柜也不认识这死者，并说黄掌柜告辞时留下言语，以后衙里老爷来唤，随即便来。

狄公微微点头，陷入沉思。

陶甘说："老爷，我看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即死者是在城里的酒店或窑子里被杀的。"

狄公摇了摇头，说："倘使那样，凶手会将死尸埋在地下或扔到枯井里，而决不敢冒险将死尸搬上山坡去，况且一路还得经过衙门。罢，陶甘、此刻你拿着这枚戒指到城里各家当铺、柜坊和金银号去让他们认认，或许他们中有人倒能知道这枚戒指的主人是谁。"

陶甘拿了戒指走后，狄公吩咐沏了一盅浓茶，独个呷着，慢慢思忖。死者虽然被认为死于一伙游民之间的争斗残杀，但有一个疑点却始终萦绕在狄公的心上；那死者不像是个游民、乞丐，而倒是个有教养的有钱人，并有坚韧的性格，经历过长途跋涉。他感到迷惑，但他暂时不想把这个疑点告诉陶甘，怕挫伤了陶甘主观想象的满腔热情。

狄公叹了一口气，放下茶盅，信手翻阅了一下桌上的一厚迭公文。这迭公文都是有关邻县江夏的一起走私贵重物品的案卷。十天前，三个走私犯正将两箱贵重的物品偷运过汉阳、江夏界河时被巡卒截获，走私犯逃进了江夏的密林，箱里装的是金银、水晶、檀香和高丽产的人参等。朝廷对这类东西明文要征重税，道、州、县各驿路口都设了关卡。由于罪犯匿入江夏县界的密林，追缉的责任便落在江夏县令头上，案情又牵涉到汉阳，故狄公委派洪参军带领乔泰、马荣去协助江夏县令侦查。界河一带的密林间布下了许多暗障和细作，但几天来都未见着半点罪犯的踪影。偏偏是州里对这起案子又甚是看重，鄂州刺史给两县县令指令了破案期限。近年来多起跨县连州的大规模走私活动已使朝廷震怒，刺史认为其后台或许正是京师户下的某个高官，如果这次能追获那三名走私罪犯，顺藤摸瓜便能牵出朝廷上下一串重要案犯。如果不把那后台捕获归案，这一类的走私案子便会有增无已。

狄公沮丧地摇了摇头，把这堆案卷推到一边，又呷了一口茶，捻着胡子闭目养神。

陶甘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柜坊、当铺、金市、银号，谁都说没见过这枚戒指。他又耐着性子询访了许多家末流的客栈，也没听说近两日

有外乡的游民斗殴凶杀的传闻。

他疲惫不堪地坐在孔庙的玉石台阶上，一面揉捏着酸疼的双腿，一面自怨自艾。

他正望着对面那家黄记生药铺呆呆出神，突然发现就在这生药铺的隔壁有一家不为人注目的铺子，漆黑的大门敞开着，门边挂着一块烫金的招牌：“蓝记当铺”——陶甘明白这“蓝记当铺”的掌柜就正住在那山顶的宅子里，却原来铺面开在这里，生意竟也同黄家做在一处。他顿时拖起疲惫的身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推门走了进去。

门里当面便是一横高高的柜台，柜台外站着十来个衣饰华贵的客人，正与柜台里的伙计商洽着生意。柜台隅角的账台上端正坐着个胖子正在认真地拨弄算盘。

陶甘从衣袖里取出一片名刺递了进去，名刺上注着陶甘的假身份——长安大珠宝商。

这是陶甘投奔狄公前作为一个骗子随身携带的许多名刺中的一种。名刺果然灵验，那胖子忙站立起来，摇摇摆摆向陶甘走来，堆起一脸笑：“先生，不知有何宝物赐我眼福？”

“蓝掌柜可曾见过这枚戒指？”陶甘把那枚戒指放在柜台上说道，“有位客官想将它贱卖给我，我疑心这玩意来路不明，要不然便不是真金打制的。”

蓝掌柜将那枚戒指拿在手上看了看，脸色阴沉下来，眼里闪烁出一种奇怪的光彩。

“没有见过，我从来未见过这枚戒指。”他断然地答道。

柜台里一个尖头缩腮的伙计这时也斜过眼来打量这枚戒指，蓝掌柜厉声斥道：“不干你的事！”转脸对陶甘说：“先生，失陪了。”说着便拂袖回他那账台去。

那伙计却对陶甘使了个眼色，暗示陶甘去隔壁稍候片刻，有话交待。陶甘会意，便告辞出门，踅进黄记药铺，捡一条长凳坐下等候。

药铺里两个伙计正在忙碌地搓揉药丸，另一边一个伙计在用铰链固

定的大铡刀，一刀一刀地将粗干的生药切成薄片，还有两个伙计在给蜈蚣、蜘蛛、蝉壳分类。——陶甘好奇地望着他们有条不紊地工作。

半晌，当铺里那尖头缩腮的伙计走了进来，挨在陶甘旁坐下。一面沾沾自喜地开了腔："那蠢货没认出你来，但你却瞒不过我去。你常在衙门里行走，正经是个做公的——"

陶甘生气地说："休张口信舌胡扯谈！你想要告诉我什么事？"

伙计忙作色道："那胖杂种用假话来搪塞你，他见过那枚戒指，他亲手细细看过。

两天前一个漂亮的女子正就是拿着这枚戒指来估价，我正待要问她是否典当，这胖杂种一把将我推开，自己迎了上去，这老色鬼见了年轻漂亮的女人便馋涎三尺。我见他与那女子嘀咕了半日，后来那女子拿了戒指走了。"

"那女子是谁？"陶甘忙问。

"像是个粗使唤的丫头，记得那日穿的是旧补丁的蓝布衫裙，但长得很灵秀，胖杂种见了她便如收了三魂六魄似的。呵，他还做假账，偷漏税金。他与许多不法交易都有牵连。"

"看来你很是忌恨你的东家。"

"你不知道他是何等的苛刻狠毒，还有他的儿子，每时每刻都在监视我们，生怕我们吞吃了他的银钱。嘿，衙里但肯使我些银子，我可以收集到他许多漏税的凭据，须教这胖杂种干净蹲几年牢。刚才我透露给您的真情，付我二十五个铜钱便行。"

陶甘拍了拍那伙计的肩膀称赞道："多烦老弟指教，以后会给你钱银的，此刻我正忙乎，休罗唣不休，我有事再来找你。"

伙计大失所望，溜灰着脸回去了。陶甘于是再去找蓝掌柜。

陶甘用他那瘦骨嶙峋的拳头敲击柜台，命蓝拳柜出来。蓝掌柜见又是他，正待发作，陶甘不客气地对他说："此刻你得随我去衙门走一遭，狄老爷有请。放下你的算盘，也不必换什么衣服，赶快动身。"

两顶软轿将陶甘和蓝掌柜抬进了汉阳县大堂，胖掌柜心发了虚，汗

涔涔问道："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陶甘正色道："见了老爷自会明白。"

陶甘将蓝掌柜带进狄公内衙书斋，先禀报了详情。

蓝掌柜见了狄公，顿时一骨碌跪了下来，趴在地上磕头。

狄公冷冷地说："蓝掌柜起来，我且有话问你，你须照实答来，不可支吾、搪塞。

我先问你，昨夜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勾当？"

蓝掌柜颜色大变，心中叫苦，说道："老爷，我可赌誓，我实在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只是多喝了点酒。昨天我的朋友朱掌柜把我拖到一家酒店多灌了几盅，一个身子飘飘然只是摇摆不住。告辞了我的朋友后，我命轿夫一直将我抬回山顶的家去。轿子抬到衙门下街转弯处，有一帮闲汉、乞丐冲到轿前要钱，我不给，便寻衅生事。我本要走避，不意那帮人愈骂愈急，怪我多喝了几盅，乘着酒兴冲出轿去，正见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乞丐指着我的轿子在骂什么，我拔步上前就是一拳，那老家伙仰八叉一跤摔倒，却不再爬起来了……。"

蓝掌柜拿出手绢拭了拭脸上的汗。

"他的头有没有流血？"狄公问道。

"没有。我记得那是一条泥路，千不合，万不合，我竟甩手坐了轿扬长而去。走到半路，夜风一吹，酒有点醒了，我才感到事情有点不妙。倘使那老乞丐真有个山高水低，可不肇了大祸？于是我又下轿来，寻回到那个拐角，那老乞丐早不见了，路边一个小贩告诉我，那老乞丐后来爬了起来，一面骂一面往山那边走去。我听了心上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你为何不让轿夫抬你回到那里？"

"我怕他们会乘机讹诈，倘使那老乞丐真有个短长。他们见我将那老乞丐打倒……"

"那么，这以后你又干了什么？"狄公又问。

"于是我只得重租一顶轿回山上。半路我的肚子忽地疼痛起来，多亏

隔院黄掌柜和他的儿子刚从山岗上散步回来。他的儿子将我背回了家，他那儿子虽是呆痴，但力气却很大。回家后，我就上了床一觉睡到今日天亮。老爷，思想来应是那老乞丐到衙门里告了我，我这准备赔偿……”

狄公站了起来将蓝掌柜带进停尸的小屋，把盖住尸体的芦席揭开，问道：“你认识他吗？”

蓝掌柜低眼一看，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惊惶得叫了起来：“我的天！我竟送了他的老命！”说着不觉双膝一软，就地跪了下来。一面抽泣着央求：“老爷，可怜小民，我委实不是有意伤害他……一时失闪了手，多灌了该死的黄汤。”

狄公命衙卒盖好尸体，锁上门，将蓝掌柜带回衙内书斋去细细盘问。

狄公双目紧盯着蓝掌柜，说：“我再与你看一样东西。”说着从衣袖里拿出了那枚戒指问道：“你为什么说不曾见过它？”

蓝掌柜老大委屈地说道：“小民一时不知那位先生是衙里的相公，不便与他细说。”

“我再问你，那年轻女子究竟是什么人？”

蓝掌柜耸了耸肩，说道：“小民实不知那女子是谁。她衣衫褴褛，行动诡谲，看来是什么帮会的游民，她左手没有小指尖便是明证。但无庸讳言，她长得十分标致。那天她来铺子打问这枚戒指值多少银子，我心中思忖，这端的是件罕见的首饰，至少也值六十两银子，骨董商有慧眼的恐怕一百两都肯出。我告诉她典当十两，绝卖二十两。她劈手拿去了戒指，说了一声她不卖也不典，接着就走了。从那之后却再也没见过她。”

“有人见你与她私下嘀咕了不少话。”狄公厉声说道。

蓝掌柜的脸“涮”地涨得通红。

“我只是提醒她一个人在这市廛上行走须仔细防着歹徒。”

“此事想来是实了。究竟你与她说了些什么话？”狄公愈发紧的问道。

蓝掌柜迟疑了半晌，抬头又看了看狄公严峻的脸色，尴尬地答道：“我只说要与她去那茶楼会会，她突然作色，叫我断了这个邪念，说她哥哥就等候在铺子外面，他的拳头是不认人的。”

狄公拂袖而起，说：“将他押进监牢，正是他杀的人。”

四名衙卒一声答应，上前动手。蓝掌柜欲想挣扎，哪里还可动弹。

狄公又沏了一盅茶，慢慢呷着。陶甘忍不住说道：“那伙计并不曾说蓝掌柜与那女子争吵，只说私语了一阵，想来是那女子接受了蓝掌柜的约请。蓝掌柜说的‘她突然作色’则发生在他俩会面之后，这才是微妙之处。蓝掌柜动了邪念，到头来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那女子与她哥哥以及那个被杀的老家伙是一伙的，女子往往是引人上钩的香饵，一到那会面的茶楼，女人便惊呼求救，于是他哥哥与那老家伙突然冲出来，讹诈他的钱财，这是人人皆知的老把戏了。蓝掌柜大概设法逃了出来。当他坐轿到半路——或是第二天坐轿——又被他们一伙拦截，在一阵混乱里蓝掌柜把那老家伙打翻在地。当他后来从道路边的小贩口里得知那老家伙已爬起来上山去时，他便尾随而去，在半山腰上用一块石头将那老家伙砸破了脑壳。他有力气，且熟悉山上的道路，于是顺手将尸体背到那间荒凉的小茅棚里。这时他想到不能让这老家伙的身份被人发现，他就在那茅棚外的大砧板上切去了死者的四个手指，把他游民帮会成员的事实掩盖起来。至于他如何能切得这般齐整，又不留下血迹和指头，现在一时尚无法猜测。”

狄公怀着极高的兴趣听着陶甘说完，心里很是欣赏。他捋着长胡子笑吟吟炮说道：“你的剖析十分精致，且想象丰富。但你立论的最大支柱是那伙计的话全盘是实，倘若他的话一虚，则恐怕事事皆虚了。你可曾细访了个确证？但被那伙计一席话便立得起这般天大人命铁案？我们须首先证实已掌握的事实，进而探寻新的凭据。我们此刻已有了三个可以确证的事实：一，那个漂亮的女子与金戒指有关。二，那女子有一个哥哥，他们兄妹和被害者有联系，很可能便是同一伙的人。三，他们是外乡来的。由此我可以断定在官府具结这件凶案之前，可以这么说，在他们兄妹寻回这枚戒指之前那兄妹决不会离开这城市。我们下一步便是找到那个漂亮的女子和她的哥哥。看来此事也不很困难，因为漂亮的女子惹人注目，影踪易寻。一般说来，这种游民帮会里的女子都是便宜的****。”

陶甘自告奋勇：“我可以到红鲤酒店去找那个乞丐帮会的头目——鲤

鱼头。他九流三教，耳目众多，对这汉阳城里的乞丐。闲汉、****、小偷、游民了如指掌，那一对兄妹的踪迹他不会不知。”

狄公道：“这主意十分的好。陶甘，你去城里找这乞丐的头目，务必查访到那兄妹的踪迹。我将细细验核蓝掌柜招供的情况，询问蓝掌柜铺子里那伙计和他的朋友朱掌柜以及他的轿夫，我还要找到那天看见老游民被蓝掌柜打倒后又爬起来的小贩，最后我还要证实蓝掌柜昨夜回家时是否真喝醉了。好，我们俩就这样分头去查缉。”

红鲤酒店的店堂又臭又脏，高高的曲尺柜台后坐着一个满脸皱纹、两鬓灰白，唇边垂下两络长须的中年人。他就是这酒店的掌柜，汉阳城里的乞丐帮会头目鲤鱼头。

陶甘走进店堂自顾倒了一杯酒，慢慢呷啜。那鲤鱼头见了忙陪着笑凑近来：“侥奉，陶相公，许多时怎的也不来这边走走？这两日或许是为那金戒指的事在奔波吧？”

陶甘点了点头。他对这乞丐头目的信息灵通并不感到惊奇，这城里发生的一切都难瞒过他的耳目。陶甘放下酒杯，叹了口气说道：“掌柜的，实不相瞒，逐日答应上司，没个闲工夫。今天算是稍稍得个自在，只想痛快地消遣一番，你不能帮兄弟找一个年轻漂亮点的？最好是外乡来的，去来不留个痕迹，免得衙里同僚取笑。”

鲤鱼头不怀好意的脸上挂着一丝好笑：“我引荐的准令你满意。”一面伸出一只干瘪的手。

陶甘忙去袖里取出五个铜钱递上，那只手没有缩回去，陶甘苦笑一声又增加了五个铜钱。

鲤鱼头收了钱，低声说道：“到碧云旅店，过两条街，左首拐弯便是。找一个名叫沈金的，他的妹妹生得同个西施一般，我活了半百，眼里真是不曾见过这般容貌，正又是外乡来的。一应接引全是那沈金一手包揽，他是个爽直的汉子，专好照应陶相公一流的贵客，此去保你喜逐颜开称了心愿。”

陶甘道了声谢，拔步就出了红鲤酒店。他生怕那鲤鱼头耍手段，提前一步去沈金那里报了他在衙门里当缉捕的身份。

碧云旅店挤在菜市和鱼市之间，门楼歪斜，酸寒破落。阴暗狭窄的

楼梯口坐着一个胖胖的茶房。

陶甘拂了拂身上的尘上，整了整衣帽，上前问话："我想找位叫沈金的客官。"

"楼上右首第二间房。有劳相公传话与他，掌柜的催他交纳欠下的房金。"茶房说。

"他们一行有多少位？"陶甘又问。

"三个人。沈金和他妹子，还有一个姓张的，都是帮畜牲。租赁了房子不纳房金，行动还秽语伤人。早先还有位伙计，倒甚是礼貌，昨天却是先离去了。"

陶甘上了楼来，寻着了沈金的门户便敲了三下。

"狗杂种！人都睡了，敲你娘的丧钟，明天就还你房钱！"房里一个粗嗓子骂道。

陶甘用力一推，门开了。空荡幽暗的房间两头两张板床上各躺着一个彪形大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哼着小曲，一个光着头皮的交叉着双臂正鼾声如雷。靠窗口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埋头在缝补什么，见她松松梳了一个坠髻儿，穿着合身的蓝布衫裙。

"恕我冒昧了，茶房要催你们交纳房金，我想我或许正可帮你们一点忙。"陶甘指了指那女子。

络腮胡子明白了陶甘的来意，他用一双布满了血丝的小眼睛上下打量着陶甘。陶甘注意到他的左手小指短了一截。

"多少钱？"

"五十个铜钱够了吗？沈先生。"

沈金朝那打鼾的同伙踢了一脚："听见了没有？五十个铜钱——帮我们纳房金。"

"将这个丑八怪撵出去！""那女子突然愤怒地叫道。

"你这嚼舌头的小贱人，谁要你插嘴来？老万叔的事就坏在你身上，

到如今那戒指还没弄到手！”沈金气呼呼地说道。

陶甘听得明白。现在他思忖着如何将他们三个人一齐带到衙门去。他想到这三个人对这城市还不熟悉，正可施展一下他的拿手本领。

沈金斜眼看了陶甘一下，说：“张旺，抓住这个狗杂种！真是吃了大虫心豹子胆了！”

张旺冷不防一把抓住了陶甘，反转了双手，逼到尾隅。沈金上前熟练地搜陶甘的身。

“晦气！真的只有五十个铜钱。五十个铜钱还来做他娘的春梦——”

陶甘急中生智，嘻笑了一声从容说道：“沈先生真嫌钱少，我还有一笔大生意未启口哩，五两银子的买卖。”

“什么？五两银子？”沈金疑是听错了。

“对！正是五两银子，此事容我慢慢说来。”

沈金忙示意张旺松手放了陶甘。陶甘咂了咂嘴唇，神色诡秘地说：“沈先生，实不是我看上你妹子，我是奉了我掌柜之命前来与你商谈这买卖的。”

沈金蓦地一惊，脸色转白：“是不是黄鹤面馆的刘掌柜？是他要五两银子？”

“哪里什么刘掌柜，我掌柜姓的是甘，是这方圆一百里的大财主，家里尽管妻妾成群，温香软玉一堆，但却不曾有一个人得他老人家的眼，能常时挂在他心上。前日里不知哪里打听得沈先生的妹子天姿绝色，不觉动了个慕名而求之心，特地委派小人来寻沈先生。——这五两银子只是见面之薄礼，令妹子倘真的有些手段，就是金山银山拆了搬来给你他也是甘心的，还保你下半世没个富贵坐享？天下哪有此等发利市的买卖，还不快快打发你妹子，梳妆打扮，跟我上路。"陶甘这一发言语说得沈金笑在嘴上，乐在心里，一对小眼睛合成一线，恨不得马上把妹子塞进轿子让陶甘当即抬去。

沈金原一心想让他妹子挂牌开业，他可从此坐享清利，省去奔波流浪许多苦处。如今却听得陶甘引来偌大一个财神菩萨，不由几分得意忘

形，慌忙把五十铜钱还给陶甘，只催着他妹子赶快梳妆。

沈金提出他要同张旺一起去甘家，他真想看看这个财神是什么模样，住在那等样的仙馆洞府。陶甘自然一口应允，又关照他俩须识些礼数，免得吃人耻笑。临行陶甘提出要沈金支付他十个铜钱的荐头佣金，沈金也照付不疑。

他们三人便跟随陶甘出了碧云旅店，穿过几处大街小巷，来到一处高大粉墙包裹的园宅后门。陶甘从衣袖里掏出一管钥匙，打开了后门的大锁。

沈金不胜羡慕他说：“你主人真是阔绰。”

陶甘笑道：“这是后花园的东便门，那正大门如京师的王爷府一般，平日里停满了车马大轿。你想能是你我之辈可以出入的？”

沈金听了微笑点头不迭。

陶甘吩咐他们三人在门里等候，他自去内厅禀报。陶甘去了一盏茶时不见回来，那女子突然惊叫起：“我们上当了！”

捕快领着六名衙卒从回廊水榭和粉墙假山后包抄而来。张旺从腰间掣出尖刀，沈金挥手制止了张旺：“这些狗畜牲专门靠杀人领取酬金，你我权且忍耐则个。”衙卒上前来将他们三人套上铁锁链，押进了后衙西首的监牢。

陶甘收捕了沈金等三人后，便径直来内衙书斋禀狄公。当值的文书拉住陶甘说道：“老爷此刻正在见蓝掌柜的儿子。”

陶甘问：“他儿子来干什么？老爷根本不想审他。”

文书答道：“他来询问衙里为何拘捕他父亲。他进书斋前还一直在这里询问衙卒早上茅棚里发现死尸的事，你得将这情况告诉老爷。”

陶甘点了点头，走进了书斋。

狄公坐在书斋后，书桌前站着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英俊青年，见他穿戴齐整，举止潇洒。

狄公见陶甘进来，忙介绍道：“这是蓝掌柜的公子蓝田玉。他为他父

亲被捕感到惊惶，我已向他解释了，此刻还只是嫌疑，究竟他参与了那起凶杀案没有，还要等上公堂才能审理明白。”

“老爷，我父亲昨夜决不可能杀人！”蓝田玉还要强辩。

“为什么？”狄公皱了皱眉头。

“理由说来也甚是简单，昨夜我父亲喝得酩酊大醉，隔院黄先生的儿子背他回家来时是我开的门——回家后便上床睡了。”

狄公若有所悟地嗯了一声。

“还有，老爷，我思想来当是在哪里见着过那两个凶手。”

“真的？快与我细细说来！”狄公不由把太师椅向前挪了一下。

“老爷，我听说那老游民的死尸是今早上在山坡上那间茅棚里发现的，这倒使我想起一件事来。昨夜月色皎洁，山风凉爽，我正顺着我们宅后那条山径散步，突然看见前面林子里有两个人影在晃动。其中一个身材丰伟，肩上正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莫不就是凶手杀了人正往那茅棚搬移尸体？这山坡的林于里经常有成群结伙的游民、暴徒歇夜，我不便走得离家大远。”

陶甘得意地望着狄公的脸，盼望出现惊奇的表现。现在陶甘相信蓝田玉见到的那两个人影正是沈金和他的同伙。然而狄公突然脸色一沉，喝道：“看来杀人的不是你父亲而是你！”

蓝田玉呆若木鸡，愣了半晌，说：“老爷莫要戏言，冤枉煞了小人。那夜我只是去林间闲步，且有人可证实……”

狄公松了口气，问道：“我早料到这一点，那么陪同你的那女子是谁？”

蓝田玉紫涨了面皮，忸怩地答道：“是我母亲的侍婢，我父母亲管教很严，他们不赞同我俩结婚，我们只得时常到山坡上那间茅棚里相会。她能证实我们是一起在林子里散步的，但我们昨夜没有去那茅棚。……我们的婚事还望老爷替我们作个主。”

狄公挥手，示意蓝田玉退出。

蓝田玉刚出了书斋，陶甘就高兴地说道：“老爷，案件已真相大白，凶手已……”

狄公微笑着阻断了他的话：“陶甘，还是让我先来告诉你我这里查访的结果：一，蓝掌柜铺子里那伙计讲的半是假话，他挟私诬告。金银市、当铺的行会商董们都说蓝掌柜虽然很富绰，做生意很精，但胆子很小，怕犯法，也不敢得罪人，他经常去江夏做生意。二，昨夜蓝掌柜确实与朱掌柜一起喝酒，而且是喝多了点。三，蓝掌柜坐轿回家被一群乞丐游民拦住，但争吵不是为那女子的事，而仅仅是讨钱。老游民看来与那群乞丐不是一伙，也许是正巧路过。蓝掌柜将老游民打倒走了后，老游民便自己爬了起来。那路边的小贩更说了一件奇怪的事：老游民说的话之乎者也，咬文嚼字、十分文绉绉，根本不像是乞丐、游民用的语词。我原打算问黄掌柜，蓝掌柜是否真的喝醉了回家来，现在他的儿子言词凿凿，看来也毋需再去麻烦黄掌柜了。好，陶甘，现在该你谈你的查访结果了。”

“老爷，首先我得告诉你，那蓝田玉见你之前，已向衙卒仔细打听了茅棚发现死尸之事。不过，我已有确证证明他在林子里看到的情况是真的。”

狄公点点头，说：“蓝田玉看来比他父亲更忠厚本分。”

陶甘继续说道：“他在林子里看的两个歹徒名叫沈金、张旺。沈金有个妹子叫沈云，就是老爷吩咐我四处去查寻的那个漂亮女子。这三个歹徒已被我全部缉拿归案，此刻正在衙里西牢押着，专候老爷亲自鞠审。他们一伙原来还有一个人，说是昨夜已先行离去。

我亲耳听见沈金责备他妹妹坏了‘老万叔’的事，怪她没有弄到‘老万叔’的那枚金戒指。显然那个老万叔正是被杀害的老游民。他们三个都是外乡人，但他们却认识这里的一个开着黄鹤面馆的刘掌柜。“

陶甘停顿了一下，又说：“老爷，看来这起凶案与蓝掌柜端的是无关了。我以前的想法错了，那女子拿戒指找蓝掌柜看，仅仅是为估估价，他们间的关系纯粹是巧合。”

狄公若有所思地捋着他那美髯，慢慢说道：“陶甘，你知道我最不愿相信的便是巧合，而最容易解释的也是巧合。你刚才说起他们与此地的一个开面馆的刘掌柜有来往，你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吗？”

陶甘笑道：“不甚清楚。”

“你先去查清楚这个刘掌柜的真正身份，我不曾听说过汉阳有一个黄鹤面馆。”

陶甘退下不一盅茶工夫便转来向狄公禀报：“老爷，查清楚了。这刘掌柜原是江夏县的一个贼窝头民正开着爿面馆哩。看来，沈金一伙也是江夏县人氏。”

“罢，罢，”狄公意味深长地说，“你看蓝掌柜也经常去江夏，这又是一个巧合了。

陶甘，我将一个一个亲自审讯，先从沈金开始。你先去将他带到停放尸体的小屋，暂不让他认看尸体，我随后便到。“

狄公来到停尸小屋时，沈金早已被两名衙卒押着面墙而立。昏暗的小屋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他命沈金转过身来，一面亲手掀开盖在尸体上的芦席。

“你认识这个人吗？”狄公两眼注视着沈金的脸。

“天哪，是他！”沈金大惊失色，脸吓得苍白。

狄公厉声喝道：“是不是你将他杀死的？”

沈金使劲摇了摇头：“不，不，不是我杀的。这老家伙昨夜离开碧云旅店时还好端端的，怎的一夜工夫变成了死尸一条？他名叫万茂才，是个痴心肠的蠢货。他在长安开着爿很大的生药铺，他很是有钱……”

“生药铺的掌柜？那他与你们一伙又怎的厮混一起？”

“这老色鬼要娶我妹子，他死死跟着我们，从长安一直跟到这里。要不是死了，还想加入我们的帮会与我们一起四处流浪哩。”

“沈金，本官面前但有半个虚字，小心打断你的腿。我再问你，这万茂才与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老爷，我可以发誓，他打见了我妹子就起了个痴性，整日走了魂魄一般。把长安偌大一个家私抛了脑后，三妻四妾放着都不管，却缠住我要娶我妹子。偏偏我那妹子也生就一副傻呆肝肠，虽说不肯嫁，却又乐

意同他在一起。那万茂才是捧着金银珠宝跟着我们转，她偏一个铜钱也不要。一个金戒指给了她，竟又拿去退还了。这个缺心眼的小贱人不知与我合了多少气。老爷，小人句句是实，就是打死了也只是这么几句参不透的闷心话，那敢虚认了这杀人的罪名？我们四个一路行来，有时不免抓一只走散了的鸡或病死在路上的猪，或是问过路人借几个铜钱，这是任何一个无家可归的游民都会做的事，但我们从来不曾动过杀人的念头，也不敢杀人，哪里还会自己去杀老万叔？我们为什么要杀这样一个心地不坏的老蠢货呢？”

“你妹子是****吗？”狄公又问。

沈金搔了搔头，答道：“也是也不是。有时我们非常短钱用，她偶尔也拉一两回客。

但一年到头，难得有这样的利市。我一直催着她找个户主挂牌接客，不仅从此衣食有靠，我也可多些钱银使唤，也免了四处奔波，吃了欺凌。“

狄公动了怒：“我且问你，你什么时候起为那当铺的蓝掌柜卖命的？”

“当铺的蓝掌柜？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从来不同那类喝人血的交往。我们的掌柜姓刘，在江夏城西门开着一爿面馆——但我们已用钱自赎了出来，与刘掌柜断了往来。当然他还不肯放过我们。”

狄公点了点头。他知道游民、偷儿、乞儿的都有一种不成文的约法，一个帮会的成员要脱离这个帮会，必须交付给他们的头目一笔可观的自赎金，往往双方因自赎金的多少争议不休而引起激烈的斗殴，甚至弄出人命。

狄公问：“你们同刘掌柜在赎金上有没有纠纷？”

“老爷可不知，那刘掌柜的狼心狗肺，他拿出账册算盘几下一拨，要讹诈我们三十两银子。多亏了老万叔他做了中人，拨起算盘，重新复核，豁免了我们不少。他书算上甚是精通，那刘掌柜撇不过老万叔的面皮，不便多放刁，只得让我们脱了钩，自闯江湖去。想来是刘掌柜也得了老万叔的许多好处。”

“你们又为什么非得要离开刘掌柜的帮会？”

“老爷有所不知，那刘掌柜干的尽是见不得人的营生，落在他手里，难得再清白。

一天，他要我同张旺帮他偷运两箱货物过汉阳、江夏的界河。我们不敢答应，那号买卖若是被官府拿住要关进大牢，即便没拿住，也多有莫名其妙被他弄死的——我们见过不少了。自那之后便动了自赎的念头，图个清白自在。“

狄公含义深长地看了陶甘一眼。

“你拒绝了刘掌柜，那两箱货物后来是谁去搬运的？”

“应奎、孟二郎和缪龙。”

“他们三人现在何处？”

沈金惨然一笑，说道：“那天夜里，他们在刘掌柜店里喝了点酒，回去就不明不白地死了。”他的一对小眼睛里闪出恐惧的神色。

“你知道那两箱货物是送给谁的？”狄公又问。

沈金诡谲地摇了摇头：“天知道送给谁！左右是给汉阳城里哪个掌柜的。不过那天我听到刘掌柜在向应奎交待说是孔庙商场的一个什么铺子。我没去细问应奎，事与我无关不想去打听，知道得愈少愈好。老万叔说我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你昨夜在哪里？”狄公追问道。

“我同张旺还有我妹子都去了红鲤酒店。老万叔则说他到一个朋友家去，他不喜欢上红鲤酒店。当我们半夜回到碧云旅店时他还没有回来，平时他总比我们上床睡得早。

谁知这个可怜的老家伙竟一命归了阴，被人害死了！唉，他不该独个出去。他根本不熟悉这个地方。“

狄公从衣袖里取出那枚戒指，问道：“沈金，你见过这枚戒指吗？”

“当然见过，这是老万叔的戒指。平时总戴在手上，听他说是他家祖传的宝物。有一次他借给我妹子戴，我对妹子说，你就向他要下这枚戒指吧，可我妹子死活不要，戴了两天又还给了他。唉，真是天有不测风

云哪！”沈金不禁满面愁容，叹息频频。

狄公命衙卒将沈金押下去，传命带沈云去内衙细审。

从停尸小屋出来，空气顿时一新，衙舍、庭院间夏木垂荫，蝉声高吟。

狄公高兴地对陶甘说：“想不到在沈金身上竟问出了走私案子的重要线索！我马上传驿使飞报江夏县，要他们立即捉拿黄鹤面馆的刘掌柜，然后问出谁是他的后台，那两箱走私物品到底是送给谁的。陶甘，我怀疑接受那两箱走私货物的就是蓝掌柜，他不正是在孔庙对面开着当铺吗？更何况他常去江夏县做生意，与那里的走私犯们串连一气。”

“如此说来老爷真相信沈金他们不是杀万茂才的凶手，那么蓝田玉的话又作何解释。

他在林子里见的两个人不正是沈金和张旺吗？“陶甘迷惑不解。

狄公思索了一下，说道：“等我们完全弄清了万茂才的来龙去脉后案情便会更清楚。

我认为沈金已将他所知道的事全告诉了我们，当然有一些事他也未必全清楚。我们还是来听听他妹子沈云说些什么吧。“

狄公、陶甘回到内衙，当值文书便呈上一份江夏县刚送来的案情简报，说：“陶相公头里问我打听黄鹤面馆刘掌柜，老爷，这份简报里恰有一节说那刘掌柜今天在江夏县酗酒后与人斗殴而死。”

“什么？！”狄公吃一大惊，忙接过简报溜了一遍，又扔给陶甘：“这帮贼竟走在我前头了！本来我想走私案的破获已指日可待，现在看来我们还得重新开始。应奎等三人的骨头早已烂在枯井或树洞里了，难怪乔泰、马荣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而如今这个唯一能抓住的关键人物刘掌柜又与人斗殴而死，一线活丝在此掐断。”狄公一屁股坐倒在大师椅上，神情阴郁地望着陶甘出神，一面愤愤地用力抖着他那又长又黑的大胡子。

陶甘慢慢用手指绕卷着颊上那颗痣上的三根长毛，半晌说：“此刻就对黄鹤面馆所有的伙计进行一次出其不意的刑讯，或许还能拈出根新的线头。”

“不！”狄公道：“刘掌柜对帮他偷运两箱货物的人尚且如此残忍，非置之于死地不甘休、他会留下个把知情人在他的面馆里？事实上他的上司对他都实施了残忍的灭口手段。”

狄公恢复了平静，他一面摇着鹅毛扇，一面从容地说道：“万茂才的被杀我认为与那个走私案密切相关，我有一种预兆，只要我们能成功地侦破万茂才案子，就不愁破获不了那走私案。”

衙卒将沈云押进了书斋。

狄公见那沈云黝黑的鹅蛋脸上一对深情脉脉的大眼睛极富于表情，樱桃小口之上悬着一梁高挺的鼻子，两条细长的凤眉如丹青画出一般。乌云似滋润的长发盖头披下，不施粉黛却顾盼流波，与她那粗陋的衫裙很不相称。她从容自若站定在书斋内。宛如一株水杨枝儿插在风里，一摇一摆，袅娜生姿，腰间一根黑丝绦，两只新葱似的玉手叉在腰间。

狄公和颜悦色地说：“沈小姐，衙里正在勘查万茂才的下落，我只想问你，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

沈云冷冷地看了狄公一眼：“老爷该是寻错人了，我不是犯人，不想回答莫名其妙的问话！”

“你知道我是县令，这里是衙门，你若是大胆藐视官府，小心打得你皮开肉绽。”

“我忍得住痛，我不怕鞭子、板子，我是被你们骗进来的，我有什么罪过？”沈云抗辩道。

“你这个猖狂的女子！你可知道单凭流窜和私娼两个罪名便可在你脸上刺上金印，发配充军！”狄公厉声说。

沈云的脸变白了，她满脸狐疑地望着狄公铁青的脸，乃娇莺般地开了腔：“老爷在上头坐着，小女子哪敢猖狂。只是我实在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不信老万叔会说我什么坏话，绝对不会。我们在长安与一帮歹徒斗殴，我和哥哥都挨了刀，鲜血直流，正没奈何处，恰碰上这老万叔出来劝阻。那帮歹徒一见他都纷纷退避了。他开着一爿大生药铺子，家里很是富有。他将我们带到他的店里，用金疮药细心与我们贴敷，并谦恭温和地问这问那，我生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好心人，我们遇到的有钱人都是狗狼心肺的。

从此后，我们常去他铺子拜访他。他常周济我们。有时还亲自带了东西来我们下处，所以我们便做了自家人。你是懂得我这话的意思的，总之我们经常在一处。他有大学问，待人合礼数，他不嫌我不识字，每回都耐着性子听我讲话，什么小事听过了都记在心里，背得出来。我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但还像个年轻人一样行动好顽。“

“后来呢？”狄公深感兴趣。

“我们来往了一个多月，后来我们要离开长安去别处流浪，他只好同我们分手。临行他要给我一百两银子装束身子，我死活不受，我又不是****！但我哥哥却大骂我中了邪魔，连白花花的银子都不认了。我怎能厚着脸平白受人银子？他虽嘟囔，但也没可奈何。我们走了约一个月，一天在襄阳城里，老万叔突然闯进了我们的客栈，说要娶我去做他的姨太太。他说他要付给我哥哥一大笔财礼。我拒绝了老万叔，我不要他任何钱财，也不愿做他的姨太太。我喜欢自由自在，毫无羁束。叫我在夫人、太太跟前俯首帖耳或整天关在闺楼里听任别人服伺，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来。叵耐我哥哥却满口答应，一心要撮合这门亲事，尽日撺掇我，催逼我，打骂我。可他究竟也奈何我不得。老万叔也只得丧气地走了。

“又过了一个月。当我们来到祖籍汉水尾上一个山村时，老万叔又出现了。他说他已把长安那爿大药铺典卖了，他只身一人千里赶来加入我们一伙，死铁了心要随我们流浪。我哥哥起头还有些犹豫，这回我却一口应允。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一起流浪，但我不嫁他，更不要他一文铜钱。听说不要他钱，我哥哥可动了肝火，他抽来一根藤条，说我若再不答应向老万叔收钱，他便立刻打死我算了，还说要赶老万叔走。我无计奈何，只得同意老万叔每月交我哥哥三两银子，算是我们行会的老规矩，再说我哥哥一路上也教他些功夫、手段，那笔钱多少也有了个名目。直到昨天，老万叔和我们在一起将近有了一年。”

狄公听得入神，肚里只称新鲜，不觉问道：“那万茂才在长安家中，肥甘美酿，一日千金，过惯了阔绰舒泰的日子，怎耐得与你们一样跋涉奔波，风餐露宿。就是没有怨言，也难说会有个长性。”

“不，老万叔自从跟随了我们，天天喜笑颜开，心里极是舒坦，有歌有笑，从不听见有怨言。我有时劝他还是回长安去，何必同我们吃这莫名的苦。他笑着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他说他对长安的生活早已

厌倦，他的妻妾们一天到晚只是叨叨着一些琐碎小事，心胸浅狭，眼光如豆。他有几个儿子，但都不成材。他只喜欢他唯一的女儿，但女儿又与广州一个富商结了婚到南方去了。他说他在长安同行朋友天天酒宴，把个肠胃都弄坏了，打从跟了我们之后，肠胃竟都没了病，皮肉虽黑了点，但筋骨却比以往强壮得多了。我哥哥教他打拳，张旺教他钓鱼，他对这两件事专心极了，感情是着了迷。

他很喜欢我，又很尊重我，从不粗鲁，从不犯怒，我与哥哥争吵时总一意护着我，耐心将我哥哥析服。“

“那么，万茂才一路总不忘拜访他的许多有钱的朋友吧？”狄公问道。

“他与那些有钱人早就没了来往。他说他最卑视有钱人，说他们心灵里浸满着铜臭，他说他自己也为富不仁。”

“万茂才一路上可带着大笔钱银？”

“老爷这又猜错了。他虽又傻又痴，但他头脑很精明。可以说他身上经常一个铜钱都没有，每当我们到了州县大埠，他便去当地的金银号领取现银，但他又将取来的钱托别人保管。你知道我哥哥是个手脚不干净的人，老万叔这一招是很精的。然而只要他一旦需要，他随时可以拿出一大笔钱来。这一点不假，这次我们到汉阳，他不知从哪家银号竟取出了五十两金子。听听！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我不知道他一下子取出这么多金子作何用处。我悄悄对他说，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千万别在我哥哥前露眼，他见了这黄金保不定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老万叔笑着说，他这五十两金子正是要送给我哥哥的，不过现在暂时有个存放的地方。第二天，他的背褡里真的只剩下一串铜钱了。”

“你可知道他从哪里取来这五十两金子，后来又存放在谁的手里？”狄公焦急地问道。

沈云耸了耸那狐狸一般尖削的肩膀，说道：“他自己的事都不瞒我，惟独是他的生意买卖他从来不吐一个字。我也不需打听，这与我无关。我是不喜欢他的钱和他的生意，我只是喜爱他为人的谦和和气度。不过刚来这汉阳的第一天，他告诉我哥哥他要去看望孔庙商场的一个什么掌柜。我哥哥问他莫非以前曾来过这汉阳，他回答说只是第一回来，但这里却有他的朋友。”

“你最后见到万茂才是什么时候？”

“昨夜晚饭之前。他说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便再也不见回来。我想他多半是与我们混腻了，又不好意思明说，便偷偷地溜回长安去了。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事，没有人可以管束他，但他却不该蒙混我们。就在他走之前他还认真对我说，这回他拿定了主意，他说等他回来我们便可以看他的一片真心了。他因何不就说拿定主意结束我们间的来往呢？如果他直说了，我倒是有点舍不得，以后还会想念他。如今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岂不污了他当初一片拳拳真心，被人看了取笑去。尤其是我哥哥更会将他狗血喷头地大骂一通。”

“他说了没有到哪个朋友家里去？”狄公问。

“没说。我猜来会不会又去找孔庙商场的那个什么掌柜了。”

狄公微微点头，一面又去衣袖里取出那枚金戒指放在桌上，问道：“沈云，你说你从来不要万茂才的钱财，那你又为何要将他的这枚戒指送到当铺去？”

“不！老爷的话说到哪里去了。这枚戒指是老万叔祖上传下的宝物，我岂会要他的？他见我喜欢，便让我戴着玩，戴了两天我便还了他。那一天我们恰好路过一家大当铺，我便好奇地进去与这戒指估价，这仅仅是好玩而已。不意那当铺的掌柜却缠住了我不放，说了许多腌脏话，我正经了脸，抽身便跑出了那当铺。那天也是合当多事，我刚跑出那当铺，迎面正撞见一个高个儿后生家，他一把扯定我的胳膊就要做嘴，说我是他的心肝肉儿。我正待泼口叫骂，老万叔赶过来拉开了他的手，说‘休得无礼！光天化日竟敢调戏我的女儿。’那后生直愣愣了眼正待撒野，我哥哥上前一把扭着他的胳膊狠狠扇了几下巴掌。那后生被人打了反咧嘴嘻笑了一下，踉踉跄跄，歪扭着脖子去了，我疑心是个呆痴。——老万叔对我们兄妹也真像个父亲一般，我不信他会上衙门告我们什么。”

狄公脸上开始变得沮丧，他默默地捋着他的胡子，双眼凝视着前方，似在深思着什么。

陶甘捻着他那颊上三根长毛不禁频频点头，沈云一番话又使他相信这万茂才乃是走私案中的重要人物。他与这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游民混迹在一起，正是他从事违法走私的掩护，一个不惹人注目的老乞丐谁

会怀疑他的真正身份？万茂才今番来汉阳正是为了联络孔庙商场的那个蓝掌柜，蓝掌柜是他们一伙在汉阳的头目，而万茂才本人则是最重要的枢机人物，走南闯北，周游各地，把全国的走私人犯织成一片网，听命于京师朝廷上一个首领的指挥。陶甘几次干咳，提醒狄公注意这一层关节，但狄公看来仍无动于衷。

狄公忽然从沉思中醒来，以一种温柔的眼光看看沈云，说道："沈小姐，你的那老万叔昨夜被人杀害了！"

"你说什么？老爷，老万叔被人害了？谁干的？"沈云惊奇、激动、迷惘。

"我正想问问你是谁干的？"狄公平淡地说。

"哪里发现的他的尸体？"沈云紧迫地又问。

"城外山坡上一间无人居住的茅棚里。看来是昨夜被人杀了后搬到那里去的。"

沈云细眉倒竖，圆眼怒睁，原先一双云恨雨愁的眼睛顿时射出灼灼怒火，那玉手捏紧的拳头狠狠敲着桌子，说道："准是那姓刘的狗杂种！老万叔帮我们逃出了刘掌柜的手心，刘掌柜不甘，他派人跟踪我们，而老万叔竟误入了他们的圈套，被这帮杂种王八害了！"

她忍不住悲切哭出声来，双手捂住了脸。

狄公等沈云稍稍恢复了平静，问道："沈小姐，我看你们的左手小指上都少了一截指尖，万茂才跟你们合了伙，他是否也切掉了他左手小指的指尖？"

沈云答道："他几次想割，但都没有胆量下手。好几回他把左手放在树桩上，右手拿刀，我站在旁边帮他数一、二、三，但每次他都胆怯地把手缩了回去。"

沈云说到这里又忍不住笑了一笑。

狄公慢慢点头，沉吟了一会，又长叹了一口气，拿起朱笔在官笺上写了几行字，纳入封套，又在封套上写了几行字，命当值文书马上将这信函送出。

狄公回过头来若有所思地看了沈云一眼，说：“小姐肯定已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心上人了吧？”

沈云略一诧异，不禁点了点头：“嗯，是长江里的一个船夫，他已经等我许多年了。

我想将来我们自己买上一条船，来往长江中运货搭客，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又可玩游许多名山大川。我不愿一直流浪，更不想去做****。老爷，你不会将我面上刺上金印，押去边庭充军吧？“

“不，我不会这样做的。你暂时委屈几天，我现在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子了。”

沈云退下后，陶甘忙说：“万茂才这家伙很狡猾，他正是利用他的游民身份槁走私犯罪的。沈金兄妹是粗心人，哪里会知道他是一个跨县连州的走私网上的大蜘蛛。案情已很清楚，杀他的可能是他的同党或上司，我疑心正就是孔庙商场的那个什么掌柜。只要抓住这个人，这两起案子便可一并破获了。”

对陶甘的这一番话，狄公没有评论。他对万茂才的人生态度却发了一通感慨：“象万茂才这样的人真可算是看透了人生的人了，几十年养尊处优，重姻而卧，兼味而食，娇妻美妾包围，一旦得了悟头，便厌倦了原来的生活，怀疑起走过的道路，毅然跳出旧的圈子，与以前的自己一刀两断，根据新的人生意识追求新的精神慰藉，探索新的生活模式。我们不知道他后来是否萌过后悔之心，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仅有大胆尝试的精神，而且有果敢决断的行动。”

一席话说得陶甘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等狄公稍停话头，赶紧问：“老爷，是否将张旺带来审问？”

狄公抬头淡淡地看了陶甘一眼：“张旺？对，沈金的那个同伙，就由你明天审吧，只须一般问问就行。我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处置他们。沈金和张旺好办，我将送他们去北镇军都虞侯的苦役营去，先医痊愈他们的懒惰，一年后再让他们披甲执锐去边庭立功，报效朝廷。只是对沈云却感十分的棘手，朝廷律法对女的乞丐游民与暗娼相同，都视作是社会治安的隐患，刑罚最是无情。我不忍看她一步步堕到不可救药的田地，我想将她派给韩虞侯家去当侍役，韩虞侯是一个非常注重严格训练的正统人物，如果在他家里呆上一年半载，她将会理解一个女人如何在世上生

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对生活会产生新的热情，感到新的责任。然后我再帮助她嫁给那个钟情于她的长江船夫。她便会成为一个既贤惠又勤劳的主妇。”

狄公自顾一个劲不着边际地谈论，一旁陶甘不觉发了急，忍不住又开口道：“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办？”

“下一步？”狄公扬了扬他那浓黑的眉毛，神秘地笑道：“你说下一步？我们没有下一步了，我们应做的事都做完了，你没发觉我们所有的疑难都解决了？你不是听到了全部的证词，侦查鞠审了与这起凶案有关的所有人物？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万茂才是怎样被杀的，以及是谁将他的尸体搬到好小茅棚里去的。一切明如白昼，当然那个走私帮在汉阳的头目是谁也知道了。”

陶甘听罢，如合在缸底一般，瞠目结舌望着狄公，吐不出一句言语来。

狄公见陶甘那滑稽的表情，知道他还蒙在鼓里。笑了一笑，意旨遥深地说道：“这是一个不幸的故事，它的结局总算还不太糟糕。奇怪得很，今天一早我刚从猴子那里拾到这枚戒指时就隐隐感到这是一个凶兆，这枚戒指闪烁着一种令人战栗的寒光。我看到原本不应该流而白白流掉的血，原本应该珍藏而不得不舍弃的爱……”

狄公语未落音，衙卒已将黄掌柜带进了书斋。

黄掌柜脸上增了几分苍白但依旧举止利落，态度轩昂，见了狄公从从容容地躬身作揖。

“不知县令老爷唤鄙人来又有何贵干？”他彬彬有礼地问了句。

狄公指着桌上那枚闪出碧荧幽光的戒指，问道：“”你拿走万茂才五十两黄金，为何不将这枚戒指一并拿走？“

黄掌柜见那戒指并不吃惊，说道：“老爷这话意思小民好不明白。”

狄公说道：“我先来破个头吧。刘掌柜由江夏运来交给你的两箱走私贵重物品因在界河被巡卒截获，你须求助万茂才放在你那里的五十两黄金，救一时之急。”

黄掌柜这才吃一大惊，不觉蓦地心慌，低下了头。

“就在这时万茂才来找你帮助他切掉他左手的小指尖，他要用血的咒誓来表示他对沈云小姐决无反顾的爱。他要求正式加入他们的帮会。万茂才看中了你家那架切割药材的大铡刀，用那铡刀来切去小指尖是最干净利落的手段，不仅切得恰到好处，痛苦也可减小到最低程度。然而万茂才还没来得及将手放到适当的位置大铡刀就落了下来，当即切去了万茂才左手一排四个指头。万茂才尚未明白怎么一回事，一柄碾药的石杵已击中了他的头颅。随后他的尸体从你家中被搬到山坡上那间小茅棚。你搜查了尸体，拿走了所有能表示万茂才身份的东西。你深信不消两日尸体便会腐烂，即使被人发现，官府也只是当作过路的游民而很快焚掉。然而天网恢恢，白日昭昭，一只猴子捡到了他落在茅棚外的这枚戒指，它准是在搬挪尸体的慌乱中从万茂才被切去了手指的残桩上掉下来的。

而你黄掌柜也终于被押来了这里。“

“一只猴子？”黄掌柜有点迷惑。

书斋里死一样寂静。

黄掌柜的脸变作了死灰色，他的嘴唇抽搐着，牙齿“格格”打颤。他沙哑着声音说道：“老爷莫非有神灵暗助，分判来句句是实。老爷无需动怒，容小民从实招来。这谋财害命的弥天罪名小民认了，只是一点想要分辩：那两箱走私物品并非是分与我的赃财，我须依上司的指派一一分与汉阳的几个同行。至于刘掌柜如何得来这些东西，小民实是不知，不敢虚供。”

狄公厉声道：“你且将犯罪违法的缘由细细供来！”

“近两年我的生意连续亏本，折了几千两银子，四处告贷求助。长安一个大员外，实也不敢瞒老爷，他是朝廷里那户部尚书的哥哥。他给了我一封书信约我去长安商谈一笔大生意。我喜出望外，赶到长安。他热情地召见了我，私里告诉我他已组织了一个连州跨县的金银宝物的大走私偷运网。他要我坐镇汉阳从中专管转运分拨，这样不仅可以把前两年亏的本银全数翻回，而且从此交了财运，黄的金，白的银，圆的珍珠，扁的玉璧，弯曲的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还愁没个齐全。我很快就落到了他的手心之中，再也不能动弹挣脱了。我抵挡不住他的利诱和胁

逼，直落到今日这步田地，还望老爷知我本源酌情宽恩。这次从江夏运来要转拨的两箱物品被官府查缴，我必须自己垫出一笔金银才可遮盖漏洞；否则，刘掌柜就是我的榜样。”

他一面说一面用手帕不停地擦着头上、脸上的汗珠。

“万茂才是我的老朋友、老同行，他存放在我这里有五十两金子。我想求他通融一下暂时借我救燃眉之急。昨天夜里他来我家没有别人知道。他羞于让人知道他来我家借用铡刀割小指之事，甚至要我对我的家人奴仆都严守秘密。他来时是我亲自开启花园的角门放他进来的……”

“黄掌柜，我问你，万茂才这五十两金子打算作何用处？”狄公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回老爷，这万茂才想他切去小指尖正式加入他们游民一伙，那女子便会同意与他结婚。那时他就将这笔巨款分作两份，一份馈赠那女子的哥哥作聘礼，一份准备在乡间买一处馆墅或庄子，开始他们新的安居生活。……唉，想不到我见这五十两金子动了心，起了个谋财害命的歹念……”

“黄掌柜，我再问你，你为何不坦率地告诉万茂才你在钱财上遇到了严重挫折，迫切需要借用一下他那五十两金子。同行间本应有个互相共济的规矩。万茂才他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气魄借给你这笔钱。”

黄掌柜嘴唇动了动，但舌头盘了结，没吐出声音来。

狄公见状也不追问下去，换题问道：“还有，黄掌柜你身材瘦小，且老态已出，你是如何将那尸体搬挪到山坡上的茅棚里去的？”

黄掌柜暗吃一惊，心中叫苦，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慢慢地但口齿清晰地答道：“我自己都不明白是哪里来的这般气力，想来是一时吓坏了，只知道必须尽快将尸体藏起来。我先将尸体拖进花园，再从花园的角门拖到树林里，然后一步一步拖到那茅棚里。

当我回家来时，我差不多都累死了。“

他不停地擦着汗，镇定而冷静地说道：“老爷，我为了钱财，害了人命，我愿以贱命相抵，我伏法认罪，死无怨言。”

狄公瞥了黄掌柜一眼，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或许没有想到如果你真的杀人抵了命，那你的家财将全数缴官。你的儿子不能继承你的家财，因为他是一个呆痴。按照律法，呆痴不可继承财产。"

"什么？"黄掌柜惊叫了起来。"你说我的儿子是呆痴？"

他的两眼露出近乎垂死挣扎的凶光："你依凭什么断我的儿子是呆痴？他头脑虽比一般人迟钝些，但毕竟只有十九岁，等再长大一点，无疑会聪明起来。"

一阵神经质的狂怒和激动之后，黄掌柜瘫软了下来，他声音颤抖着说："老爷可怜小民，替我做个主。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已年逾花甲，如风中之烛。老爷倘使不高抬贵手，我的儿子从此便存站不起。全凭老爷天良扶持了。"说着止不住纷纷落下泪来。

黄掌柜抬起一双老泪纵横的眼睛，仰望着狄公严峻的脸，几乎是在苦苦哀求了。

狄公露出了慈颜，温和地说道："你在牢狱期间，我将亲自过问你儿子的健康和前途。黄掌柜，我绝不食言。但是我们现在不采取适当步骤，他会招惹更多的麻烦，带来更大的不幸。我认为唯一的法子是先将他监禁起来，但不会关很长。两天前，他从你的药铺出来碰巧遇到了刚从蓝掌柜当铺里出来的沈云，就是万茂才想娶的那女子。你的儿子神经错乱，一把抓住沈云，口里'心肝肉儿'地乱叫。万茂才劝开了他，但这件事在你儿子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昨夜，当万茂才来你家时与他可能碰巧撞上了。于是我断定是他杀了万茂才，也是他把万茂才的尸体背到那茅棚去的。他身材高大，气力很大，你无需帮他一点忙，你只是在后面跟着，因为你不放心。"

黄掌柜绝望地瘫软在地上，白纸一样的脸上一道道的皱纹凹陷得更深了。他慢慢缓过了气来，挣扎着叫道："天作孽！天作孽啊！"他终于哭出了声来。

狄公见状，不觉动了恻隐之心，安慰道："黄掌柜休得过于悲痛，本官自会替你做主。还望你将那夜之事细说一遍本末，解消本官许多狐疑。"

听了狄公这番话，黄掌柜心里稍稍落实，遂慢慢说道："倒是老爷提醒，否则小民也感十分的蹊跷。难怪那两天他一直在念叨那女子。明天

晚上我一点没见他有什么异常，傍晚我还带他去林子里散了步，他兴致很高，还逗弄树上的猴子哩。他和侍仆一起吃了晚饭，然后他先上床睡了，因为他非常容易疲劳。我吩咐侍仆我将独个在书房里吃晚饭，要他另外给我预备一分冷餐糕点，并叫他先去睡了。

“万茂才来后，我约他在书房里共进晚饭。席间我谈起想借他五十两金子的事，他一口应允，说这事有何难处，还愁摆布不开，劝我不必将这些小事挂在心头，又说如果五十两不够的话，他准备写一纸文书去长安，嘱他家账房再汇些来。我说够了。他又说等我什么时候发了财再还他不迟，分期还也行，至于利息就算作我帮他用铡刀割去小指尖的酬谢。天下哪有万茂才这样的好人。他喝了一大杯酒壮壮胆，接着我领他到了花园一角我制作新药的小屋。万茂才试了试铡刀，又看了看刀上的铰链是否紧固，于是仗着酒兴把左手放平在铁砧板上，闭起了双眼催我下铡。我正在调整刀距，只觉有人推了一下我的胳膊，说‘这坏老头抢走了我的心肝肉儿！’我的儿子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大铡刀‘当’一声落下砧板，一刀切去了万茂才四个手指。万茂才一阵剧痛，惊叫一声晕倒在地上，鲜血直流。我慌忙去找止血的药粉，我的儿子竟又抡起石头碾钵里的石杵向万茂才的头上猛砸去……”

黄掌柜痛苦地望着狄公，喃喃说道：“那可怕的月光！明亮的月光照进了我儿子的卧室，卧室的窗口正对着花园。他不知什么时候醒来了，从窗口里看见我和万茂才正在花园里。月光常使他精神恍惚，而他竟认出了万茂才！这孩子自作孽，不可活！不如死了干净！”说着又哽噎了，气喘咻咻，满面惨容。

狄公忙道：“你的儿子尚可酌情超豁，律法赦免神态失常的人。但得先关押一段时间。黄掌柜，现在你可以静下心来将你知道的所有参与偷运走私的人犯都开列出姓名来。

顺便也问一声，你隔院那个蓝掌柜是否也在其中？“

“哦，不，你怎么会疑心到他？他从来没有参与这腌脏的勾当。”

“我听说他经常去江夏做生意，一年有两三个月住在那里。”

“蓝夫人胸襟很窄，妒忌心重而偏偏蓝掌柜又是风月饿鬼，两口难免时常合气。他在江夏偷养着一房侍妾。”

“噢，原来如此。”狄公不由轻松地笑着，又吩咐道：“黄掌柜，你写

完走私案的姓名后再将万茂才不幸事故的详情备文签押，我要派驿使星夜将这两份案卷赶交刺史，申报朝廷。我将在案情的呈本里加上要求宽恕你的意见，指出是你主动向本堂提供了这起重大走私案的全部秘密，我相信这会大大减少对你的判刑期限。我会让你的儿子经常来牢狱探望你，并注意对他的积极治疗。”

狄公转过脸来吩咐陶甘：“你将黄掌柜带下去，为他提供一应笔墨纸砚，传言牢狱上下务要宽待黄掌柜。并传我的话去，将那冤屈了几个时辰的蓝掌柜释放回家，好言安慰他一番。再叫衙司备办上好的衣裳棺谆厚葬了万茂才。最后写一封信去江夏县通知洪参军、乔泰、马荣，说走私案已经破获，叫他们三人明日整装回汉阳。”

陶甘办完这些事回来时，狄公正站在窗户前，反剪着双手欣赏花园的景色。花园里种着好几株香蕉树，他指着一株已经累累结实的大香蕉树说：“陶甘，这棵树上的香蕉已经熟了，告诉管家摘几串到衙院后的凉轩去，明天一早我要送几个给那猴子吃。”

（第1册完，共4册）

〓〓小凡做的电子书〓〓

〓〓小凡Q号5157919〓〓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话说大唐高宗皇帝乾封年间，狄仁杰——狄公外放登州蓬莱县县令。这蓬莱县为古齐地，滨临大海。除盐铁之利外，官府监督的船舶营造业也甚是兴隆。狄公上任甫及七日便邀来地方船舶营造业巨商叶守本、夏明及专理刑名契约的县司法佐郎贺春帆来衙厅，商议由官府资助兴办大型船坞的事宜。

看看已是申牌时分，狄公笑道："今日下官十分欣慰，承蒙诸位先生大义襄助，鼎力合作，终于议定了营建船坞诸事项。"

他心中好生感激，眼前这三位先生已陪着他从午时坐到了此刻，商议妥当许多工程实施的细则和银款摊派份额。

贺春帆道："今日签押的这份议约，包罗巨细，公平合理地解决了夏先生和叶先生之间同行业务的许多纠纷，钱银款额上似也无厚薄盈亏之分。"

夏明咂嘴道："未必，——倘若允许我自行运营，官府不出面干预，我无疑会赚得更多的钱。"

狄公正色道："船舶营造业关乎国计民生，朝廷日夜关心，下官焉敢怠忽？夏先生、叶先生也不必再起纠纷，一切遵照本议约行事。再说，船坞建成，登州平海军也从此改善设施，更有利于海疆安全。"

叶守本不住点头，心中敬佩狄公。狄公也暗中有抑夏助叶之意。狄公知道叶守本拘谨厚道，守法安分，而夏明则狡黠狠戾，且生活放浪，贪恋酒色。

狄公吩咐衙役斟茶，他吁了长长一口气，靠身在太师椅背，凝望着槛窗外怒放的木兰花。这时起风了，将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懊热驱散净尽。槛窗外不时透进一阵阵馥郁的芳香。

叶守本放下茶盅，斜眼示意贺春帆和夏明：该是告辞的时候了。

突然洪参军气咻咻进来衙厅禀狄公道："值房有人求见老爷，说是有紧急口信启禀。"

狄公一惊，欠身道："三位先生权且等候在此，下官去了就来。"说

着一拂袖便随洪参军出了衙厅。

下了衙厅台阶，转过右首一溜超手游廊，洪参军乃低声说：“老爷，贺相公的管家来报，贺夫人投缳悬梁了，午睡时吊死在她家后花园的亭阁里。管家发现了便立即赶来衙门报信。”

狄公惊愕之余不禁为贺春帆叫苦。“看来还是让我来将这噩耗告诉贺先生。他得讯后真不知会怎样悲哀。”

狄公伤心地摇了摇头，回进衙厅，神情肃穆地对贺春帆说：“贺先生，来人正是宅上的管家，他来报信说，尊夫人寻了短见。”贺春帆抓住靠椅的扶手目瞪口呆，半晌才沮丧地说：“我担心之事终于……发生了。近一个月来她总是神思倘恍，意气沉郁……她……老爷，她是如何自杀的？”

“你管家来报是悬梁自尽的。——管家此刻正在值房等候你回去善后处置。你先回去料理一下，我这里即刻委派仵作、差官人等赶来宅上。”

贺春帆呆若木鸡，嗫嚅道：“这样快就去了！我离家才一个时辰……哎哎，老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夏明和叶守本也不胜诧异，言不尽意地说了几句劝慰的话。但贺春帆似乎都没听见，他两眼吊直，木然僵立。突然他拉住狄公的衣袖，悲哀道：“狄老爷替我作主！我……我生性胆怯，不敢亲见贱荆死状。老爷，卑职还是留在这里静思一晌，等老爷衙里去人料理完毕，安厝了尸身，我再回宅下看觑。老爷千万别见怪，我此刻正五内颠翻，魂魄摇荡……”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恳求的目光哀苦地仰望着狄公。

狄公道：“既然如此，贺先生便暂留在衙里，再沏一盅新茶，安宁一下散乱的神思。为筹建船坞之事，贺先生劳顿了这半月。叶先生、夏先生两位也委屈陪侍贺先生一晌。——我去贺宅料理了现场便回来，不需半个时辰。”

洪参军陪同贺宅那管家在值房等候，正心急如焚，忽见狄公独个出来，不由诧异，便问：“贺先生为何未出来？”

狄公挥手吩咐管家先回去，转脸对洪参军道：“你也无须去贺宅了，时间紧促，我只带缉捕及两名番役随行。你速去通知仵作，并备下我的小轿。”

狄公、仵作、缉捕及两名衙役很快赶到了贺宅。管家叩跪拜见狄公，两名女仆正在门楼里抽抽噎噎。狄公命缉捕及两名衙役守候在外院，然后由管家偕同仵作去后花园亭阁。

曲曲折折穿出朱漆彩绘回廊，便见一个花木扶苏的小花园。花园的东南隅，两株巨槐翠盖亭亭，正遮荫了一个八角琉璃瓦亭阁。亭阁的尖顶是一个金光闪烁的圆球。狄公登上青花石台阶，推开了亭阁的门。

亭阁内闷热异常，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香烟。靠右首一隅安放有一张湘妃竹榻，竹榻上直挺挺仰面躺着一具女尸。尸身的脸面朝里，只见她一头乌黑发亮的浓密长发散披在双肩上。她身穿白绸绘榴裙，脚上套着一双如弯弓一般的绣花鞋。

狄公命仵作开始验尸，又命管家将亭阁内一排四扇琐窗打开，他开始观察起亭阁内的陈设。

亭阁正中有一张桃花木细雕小方桌，桌上放一个茶盘，茶盘里两只茶盅，一柄茶壶倒翻在桌上，壶嘴正搁在一个扁平的梅花形锃亮的黄铜盘上。茶壶边搁着一段红绫，小方桌两边各放着一柄靠椅。右首两扇琐窗之间则是一个瘦竹书架，书架上放着几卷书秩和几件小古玩，煞是清雅幽静。

管家打开一排琐窗后，指着高处一根朱漆横梁道："老爷，太太正是吊死在那根横梁上，那里还缠着一段红绫。"

狄公点点头，问道："今天早上贺夫人是否神情异常？"

管家答言："不，老爷，太太到吃午饭时还心情很好，并无异常。只是……只是夏先生来找我家老爷时，她才……"

狄公一惊："你是说夏明？夏明他午饭后来拜访过贺先生？他来宅上作甚？"

管家茫然，犹豫了半晌，乃答道："老爷，我去外厅献茶时，听见了他们之间一二句说话。夏相公似乎说什么下午商议时要我家老爷暗里相助，他还说要给我家老爷一笔酬赏，但我听见我家老爷生气地斥责他。"

仵作回来与狄公耳语道："老爷，我发现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

狄公命管家："你去将贺夫人的侍婢唤来！"

管家退出亭阁，狄公乃转身到那竹榻旁、仵作将死者的头翻转过来。狄公见贺夫人二十五左右年纪，瓜子形脸，白净面皮，长得十分俊俏。

"老爷，她的太阳星上有伤痕，十分可疑。再有她虽说是吊死，但颈脖似没有受伤和脱位。显然她是从那靠椅爬上方桌，然后将那匹红绫甩上横梁，活结系紧，另一端做成套圈，再将头钻进去。往桌下一跳。——不慎碰翻了那茶壶。她吊在那儿离地只几寸，那套圈抽紧将她慢慢勒死，死时必是十分痛苦。她为何不将靠椅再迭在方桌上，从靠椅上跳下，猛一下坠，可图一个速死，很是干净利落。当然那无疑得伤了颈脖。——真不知贺夫人当时是如何想的。看那太阳星上的伤痕，我思量下来会不会是……"

狄公点头频频，忽向道："可否推断人是何时死的？"

仵作面露难色："这个却不易做出明断。老爷，她尸身尚未冷尽，手足也未僵硬。

但如此燠气的天气，又是在如此闷塞的亭阁之内……"

狄公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眼睛却好奇地盯住了方桌上那个梅花形的黄铜盘。细看又见黄铜盘内梅花五瓣各缭绕着一圈盘香，烧剩的浅褐色香灰积在铜盘的边缘。他恍有所悟，对仵作道："这是一种精制的香炉。铜盘上的香圈俗称'五朵祥云'，可用来计时焚薰。你瞧，从茶壶嘴里流出来的茶水正浸湿了那第三圈盘香，故香火烧到那里便熄了。如今我们只要知道这香炉是如何点燃的，便可以推断出贺夫人是几时上吊的，因为她投缳跳下方桌时，正撞倒了那茶壶……"

管家引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走进亭阁。那胖女人一见竹榻上的尸身，便泪如泉涌，抚尸恸哭起来。

狄公问管家："这女仆一向跟随贺夫人？"

"她是大太娘家时的侍婢，三年前太大嫁到这里，便也带了她一同来贺家。前后跟随太大有二十多年了。她虽不甚伶俐，但忠厚勤俭，故太太最是器重，常在左右服侍。"

狄公问胖侍婢："你也莫要太悲恸了，先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点燃这香炉的？"

胖侍婢收了眼泪，停了哭声，答道："午牌时分——太大说亭阁里太闷塞，我便点燃了这香炉——内里五圈香可烧到申牌交尾。"

"你点燃香炉离开亭阁时，你太太可好？——这以后你就没有再见到她了？"

"夏相公午饭后来拜访老爷，我便陪侍大太来了这亭阁。大太说要睡午觉，嘱我也去自己房中午睡，她说下午没事。后来老爷来过，管家服侍他换过衣服，说是去衙门里议事。老爷命我去唤来夏相公，两人便一齐出门了。"

"你去唤时，夏先生在哪里？"

"我就在这后花园里找到他的，他当时正在赏花。"

管家插话道："正是，夏相公与我家老爷在外厅说完话之后，我老爷便要夏相公稍候片刻，他自来后花园亭阁换公服并与太太辞别。想来夏相公外厅等腻了，便踱进花园，乘便四处看看花木珍果。"

狄公道："原来如此。那么又是谁最先发现太太上吊的呢？"

胖侍婢答道："奴婢最先发现。奴婢来这里正是申牌交尾，见太太悬挂在横梁上，吓得赶紧叫了他来。"

管家点头道："我赶紧上去用剪子绞了那红绫，抱下太太，解了脖颈上的套缳，放平在这竹榻上。即是早已断了脉息，没救了。我还怪她没早一步发现……"

狄公捋须半晌，又问管家："你适才说贺太太吃午饭时还兴致很好，只是听见夏先生来宅上拜访才变得神思郁幽，恍恍惚惚的，是吗？"

"是的，老爷，太太听说夏相公来了，便脸色苍白，很快退出外厅去了，我见她……"

侍婢忽然打断了管家的话："我陪侍太太从厢房来到这亭阁，并不曾见太太脸上不高兴。"

管家欲待再辩。狄公吩咐他道：“你此就去问问看门的仆人，夏先生与贺先生出去后，有谁都来过这里，来作什么，呆了多久时间。快去！”

管家不敢违命，只得又快快退出亭阁。

狄公瞅着侍婢，作色道：“我问你，你家太太为何听见夏先生来拜访，便脸色苍白，神情紧张？”

侍婢脸色转白，胆怯地望着狄公冷峻的眼光，支吾答道：“老爷问话，奴婢实在不知道。但是……近半个月里，太太常愁容满面……她瞒着家里老爷去了夏相公处两回。

我不放心，想要陪侍她一同去，但冯先生说……“她突然停住了，脸上又泛出红晕，只咬着嘴唇，不知如何是好。

“冯先生是谁？”

她紧攒双眉，只不吱声。

“快快讲来！冯先生是谁？”狄公愈下紧追问。

侍婢惶恐地瞅了狄公一眼，料瞒不过，便答道：“老爷，奴婢只说他们从未干过什么丑事。那冯先生是一个画画的，家境贫寒，且身子多病。他住在离这不远的一个杂货铺子楼上。太太在家里做姑娘时，太大的父亲曾聘请冯先生教授太太画花鸟鱼虫。那时节，冯先生少年英俊，人模样也风流，而太太才二十岁，难怪两下存了个意思在心底，彼此却又不曾说破。听说冯先生家原先也是读书做官的，后来犯了王法，才把家业败了……”

狄公道：“且不说他家如何了，这姓冯的与贺夫人有无奸情？”

侍婢使劲摇头：“不，不，他两人从不曾有非分之举，更不曾做下什么丑事。冯家虽一贫如洗，但他却正经央托媒人来太大家提过亲。只是，只是冯先生吐了血，医官说犯的是肺痨，没救药的。故此冯先生才断绝了娶亲之念。太太闻知内情也悲痛不已，恨不能结为夫妻。冯先生表示要远走高飞，免得两个缱绻，总非益处。太太则苦苦哀求他留下，万一他病情凶险，也可扶助汤药。三年前，秉父母之命，太太下嫁到了贺府，冯先生也偷偷搬迁到这里附近居住。他们保持着清白的往来，如同兄妹一般，朋友一般……”

“你太太与贺先生结婚后仍与那姓冯的厮会？”

“是的，这个无须欺瞒老爷。只是他们相会都在这亭阁之中，且每回都有我在场。

我可以赌咒说：“冯先生连太大的手指都没敢碰过。”

“贺先生可知道他们之间的事？”

“他当然不知道。白天家里老爷外出勾摄公务。我便传信笺去约冯先生，冯先生即过来相会。进的是后花园小门。他们闲话一番，各喝一盅上品香茶。三年来这些偶尔的会面支撑着冯先生活了下来。”

“你则从中勾当，搭桥铺路。——大胆奴婢还不知罪？正是你一手酿成了这桩凶杀事件！你太太决非上吊自尽，而是被人谋害致死，犯案时间在未牌前后！”

“但，但这决不会是冯先生干的啊！”侍婢急得哭出了声来。

“当然我还需细细勘查。”

他转脸对仵作：“我们到门口去看看吧！”

缉捕和两名衙役坐在前院的一条石凳上，一见狄公出来，忙不迭跳立起来行礼。

缉捕禀道：“棺木已经备办妥当，要不要这就抬来？”

狄公不耐烦地应道：“不须。”一面继续往前走。

大门内管家正在训斥司阍的老头，见狄公走来，怒气犹未消尽，说道：“这老糊涂抵死说大门没有人进来过，可又承认午后足足偷睡了一个时辰！”

狄公问那司阍：“你可认识那个画画的冯先生？”

司阍老头点点头道：“回老爷话，奴才知道有个冯先生，大号冯松涛，正是画画的。

他就住在我们后院附近的一家杂货铺的楼上，一个时辰前，我还看

见他在花园后门外转悠哩。“

狄公道：“你这就去杂货铺楼上将冯松涛请来，就说这里有人要请他作画。”回头又对管家道：“我们回进外厅去，我要在那里见这位冯先生。”

他们回进外厅，管家为狄公沏了一壶新茶，便小心退出。

司阍去了一盅茶时，果将冯松涛带进了贺府外厅。狄公见那冯松涛三十左右年纪，形容清癯，风采隽爽。两眼有神，只是凹陷下去的颊腮挂着肺痨特有的桃晕。狄公示意冯松涛一边靠椅上坐下，件作为他沏了一盅茶，便垂手侍立。

狄公道：“听说冯先生是丹青画工，今日有幸见识。”

冯松涛答言：“惭愧。只不知县衙老爷因何嘱小生来这里，小生猜来老爷决不会是央我作画吧。”

狄公点头：“冯先生正猜着了，这贺府后花园出了事，下官唤你来是想作个证人。”

冯松涛一惊：“出了事？莫不是贺夫人出了事？”

狄公正眼瞅了瞅冯松涛惊慌的脸色：“正是贺夫人出了事。有人见你未牌时分独个在后花园门外徘徊踯躅，莫不正是欲来后花园与贺夫人厮会。”

冯松涛失声叫道：“她……她出了什么事？”

狄公冷冷地道：“冯先生心里真不明白？还要下官说破。——你在后花园亭阁里杀害了她！”

“天哪！”冯先生懵懂了，顿时泪如雨下。他双手捂住脸面，全身抽搐起来。半日，乃稍稍镇抑住自己，抬头问道：“老爷因何诬我杀害了她？”

“她与贺春帆先生结婚三年来，你无时无刻不厮缠住她。如今她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并欲在贺先生面前披露你的秽行，你既愤恙又畏惧，便生下了歹念。”

冯松涛长吁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老爷的解说不无道理。事实上，未牌时我正是在后花园门外转悠。”

“贺夫人知道你来这里吗？”

“知道，正是她约的我。今日上午有一个卯角小童递与我一张她的亲笔信笺，要我未牌时来后花园相会，说是有急事告知。只须如往常一样，在后花园门敲上四下，侍婢自会放我进去。”

“你进花园后见到了什么？”狄公下紧问。

“我没能进去花园。敲了几次门，并无侍婢接应。我在门外盘桓了好一阵，想或是贺夫人一时摆脱不开，便怏怏回家了。”

“你且将贺夫人的纸笺与我看来。”

冯松涛急了：“早已焚去，她一再嘱我莫留下那些字迹，恐生意外。”

“如此说来，你不曾杀害贺夫人？”

冯松涛有点玩世不恭：“倘若老爷查获不到真凶，不妨就断小生杀的，以便了结此案，免了许多精力劳顿。我已是春冰风烛，存日不多，左右是死，那管他死在病榻或是死在法场，到终来一副薄棺，一怀黄土。唉！不期贺夫人先我而去，念之断肠摧肝。我本已痛不欲生，那顾忌这杀人些小罪名？不过，老爷果有本事拿获真凶，我倒想亲见那恶魔下地狱，也可奠祭贺夫人冤魂。”

狄公沉吟半晌，忧郁地捋着他那又黑又长的大胡子。忽然，他问道：“贺夫人可经常差小童送纸笺与你？”

“不，老爷，纸笺一向是她那个胖侍婢送来的，只是这番却是差遣了那小童。不过字迹确是她的……”

冯松涛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吐出了几口殷红的鲜血。他淡淡地望了那血迹一眼，又说到：“小生真不知贺夫人今番约我何事相告？究竟凶手因何要害她性命？我从未听说过贺府有什么仇家。她的婚姻也是美满的，他们夫妻相敬如宾。她虽然至今尚未生育，也不曾听说贺先生要纳小。再，小生与贺夫人的友情是光明磊落的，并不曾做下半点见不得人

的丑事。贺夫人谨守妇道，与我只是师生之谊，她未出闺时我曾教授过她画画，这一点小生也是问心无愧的。”

狄公问：“冯先生既然如此熟捻贺夫人，可知道她近半个月来因何事常忧心戚戚暗自伤叹。”

“这小生也曾听她讲起过。只因贺夫人的父亲欠下了船商夏明一笔银钱，夏明追逼很紧，定要她父亲典押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她父亲哪里肯答应？为此，贺夫人曾私下找过两回夏明，求他宽些期限。谁知夏明却反而放刁，竟动了贺夫人的歹念，缠住她非要轻薄，倘不遂其愿，那笔欠银便迫逼更紧。”

“贺春帆可知道她私下去求夏明？”

“这事贺夫人瞒过了她丈夫，只因贺先生也不富裕，无力替岳父偿清欠款。——贺夫人很体谅她丈夫。”

“体谅丈夫还会私下与你厮会？临大事不与丈夫商计，反寻你暗诉，仅这一点便是不守妇道。”

狄公拂袖而起，说道：“委屈冯先生权且作为杀人嫌疑随我去衙里听审。真凶拿获之前，你脱不了这杀人干系，尽管你辩解得头头是道。”他又转脸命仵作：“将贺夫人尸身抬去衙里再行细验，递呈一份详尽的验尸格目与我。”

狄公回到了衙厅。

贺春帆战战兢兢、忧心忡忡问道：“狄老爷，贱荆之事料理妥当了？”

狄公一口吸干一盅热茶，双手扶住太师椅靠手，仰着脸瞅了贺春帆半晌，乃慢吞吞答道：“贺先生，下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令太太不是自杀的，而是被人谋杀的。”

贺先生倒抽了口冷气，急问：“狄老爷这话是实？贱荆被人谋杀，是谁杀的？究竟又为何要杀她？”

夏明与叶守本面面相觑。夏明的额上沁出了汗珠。

“从目下迹象看来，嫌疑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冯松涛的人，他是个画画

的。”

“画画的？冯松涛？我怎么一点都没听说过这个人？”贺春帆惊讶十分。

“贺先生莫要惊惶，让下官略说个本末。这冯松涛与令太太来往已有五六年，你们结婚之前，他就教授过令太太绘画。近三年来，他俩若断若续，时常私下约会，令太大似乎萌生悔悟，欲想与冯松涛断了往来。——可能今天下午他俩又约会在那后花园亭阁中，话不投机，冯松涛便起了杀机。”

夏明递个眼色与叶守本，两人立起身来拱手告辞，口称恐妨衙门政事刑案。狄公正色道：“不妨，不妨，正要两位先生一旁看了，好知全局。”两人无奈，只得又坐了原位静听。

“那姓冯的恶魔如何杀的贱荆？待我亲去揭了他的皮！”贺春帆羞愤交加。痛恨至极，言不择辞了。

狄公道：“他先一拳击昏了令太太，正伤在太阳星上。便将预先备下的红绫做了缳套，将令太太活活勒死，再悬吊在横梁上，布下悬梁自杀的疑阵。凶手作案时不慎碰翻了方桌上的一柄茶壶，茶壶里的茶水浇熄了那个梅花形的黄铜香炉。从熏香熄灭的时间推算，令太太遇害在未牌时分，而这之前有人看见冯松涛在后花园门口转悠。”

贺春帆情绪激动，神情恍惚：“狄老爷允许的话，此刻我就回府去看看。”

狄公道：“且慢，下官还有一句话问你。”

贺春帆茫然坐下。

“贺先生午牌至申牌都在这里衙厅坐着，整整都有半日。你府上的管家来报凶信时，我记得你脱口而出道‘我离家才一个时辰她就去了’。——这意思莫非是你早已知道令太太死于未牌时分？”

贺春帆一愣：“当时我并不知贱荆死于何时，只是猜来而已。——管家来衙里报信时，已是申牌交尾了。”

“贺先生因何就不猜想令太太遇害于午牌尾，或申牌头呢？——香炉

上那‘五朵祥云’烧到正未牌上熄了，你离家正好一个时辰。可见贺先生是未卜先知的。”

狄公的语气里透出一丝令人颤栗的凉意，直透贺春帆脊梁。“

“这个，这个，莫非我信口说中。”贺春帆支吾，额上沁出了细微的汗珠。

狄公厉声道：“不是信口说中，而是贺先生的着意安排！明言与你说穿了吧，正是你午牌时窥伺着侍婢离去那亭阁，便偷偷溜进去杀死了令太太，布下悬梁自尽的疑阵。

又故意让茶壶翻倒，让茶水打湿了三朵‘祥云’。这样谁都会相信尊夫人未牌上吊时，不慎碰翻茶壶泼湿了盘香，而这之前冯松涛又正好在后花园门口徘徊逡巡。其实那纸笺是你临摹令太太笔迹写的，又差遣了一个小童诓骗冯松涛未牌时来后花园打门。——贺先生不愧是专理刑名的高手，思量得出如此绝妙好计。然而恰恰是你自以为得计时，画蛇添了足，道出‘未牌’一词，反露了形迹。你在衙厅整整呆了半日，而尊夫人死在未牌时，你又恰恰不在府里。这些话只可记在肚中，静心窥伺我寻丝觅迹，怎可迫不及待强先提示？所谓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贺先生自鸣得意之时，已坠入恢恢法网之中。——正是那‘五朵祥云’坏了贺先生的邪恶诡计，替无辜遇害的贺夫人作了证词，洗了冤案，庶几可告慰她在天之灵。“

贺春帆垂下了头，沮丧他说：“我怎会杀害自己的发妻？老爷岂非平白厚诬于我。”

狄公道：“你发现了尊夫人与冯松涛的行迹，不问青红皂白，便生出了这个歹毒之计。李代桃僵，不仅一并害了两个无辜人的性命，而且还可保全门户的名声。好了，这已是酉牌交尾了，明日在公堂再一一招供你的全部犯罪详情吧！”

狄公一示意，两名衙役走进衙厅将贺春帆押下。叶守本和夏明惊异十分，只觉尴尬不自在。

狄公缓和了颜色对叶守本道：“叶先生，我这就派衙役送你上轿回宅邪。”

夏明上前欠身也要告辞，狄公道：“夏先生，且慢一步，下官还有几

句话要与你说。”

夏明心中发怵，腿筋微微酥麻。

“夏先生，说实话，我还怀疑过你是杀害贺夫人的凶手哩。这有两条证据：一、贺夫人偷偷与你相会过两回，这事单瞒过了贺春帆。她求你宽缓她父亲的债务期限，但你却动起了她的邪念。二、贺夫人在亭阁里被害前后，你恰巧在贺府后花园赏花。当然你终究不是杀人凶犯，然而你也犯了两桩大罪。”

“两桩大罪？”夏明惊愕。

“对，两桩大罪。一、你妄图诱奸一个有夫之妇。你是如何胁逼贺夫人的，冯松涛可以作证。二、今天衙厅议事前，你又诱逼贺春帆便私于你，并且企图行贿，贺府的管家可以作证。——他听见了你与贺春帆的谈话。——仅这两桩大罪，本官就可以判你坐牢……”

夏明“扑通”跪倒在地，大汗淋漓，捣蒜般叩头求饶。

“望狄老爷宽恩超豁，小民再也不敢犯恶作奸了！”

狄公作色道：“赎罪之方有二，夏先生好自为之。一、立一字据允诺贺夫人的父亲缓期还债，不许逼他典卖田产。二、重金聘定冯松涛为画师，与你描画新船样本。如今即去预付聘金五十两银子与冯松涛，以为他衣食药石之资。——完此两事，赎了前罪。

日后但有不轨之举，并究既往，重刑发落。“

夏明叩头及地，连连称谢，乃惟惟退下。

狄公站起身来，推开衙厅的槛窗，观赏了一会那千娇百媚的木兰花，便信步朝内衙书斋行去。（完）

狄公在登州蓬莱县任县令时，理政事，导风化，听狱讼，察冤滞，及督课钱谷兵赋、民田收授等公务，与驻守蓬莱炮台的镇军互不干预。蓬莱为唐帝国屏东海疆，镇军在海滨深峻险要处筑有炮台，设立军寨。本故事就发生在离蓬莱县城九里的炮台军寨里。

狄公在内衙书斋翻阅公文，渐渐心觉烦躁，两道浓眉紧蹙蹙，不住地捋着颌下那又黑又长的胡子："作怪，作怪，甲卷第四百零四号公文如何不见了？昨日洪亮去州衙前曾匆匆理过，我以为是他插错了号码，如今我全部找寻了一遍，仍不见那份公文。"

他的亲随干办乔泰、马荣侍候一边。马荣问："老爷，甲卷公文都是关乎哪些事项的？"

狄公道："这甲卷系蓬莱炮台报呈县衙的存档文牍，关乎两类事项：一是军士职衔变动，人事升黜；二是营寨军需采办，钱银出纳。我见甲卷四百零五号公文上注明'参阅甲卷四百零四号公文办'，四百零五号公文是有关戎服甲胄采买的，想来那四百零四号也必是关于军械采办事项的。"

马荣插嘴道："这些公文是他们附送给县衙存档的抄件，上面说的事一件与我们无涉，我们也无权过问。"

狄公正色道："不然。此等官样文章正经是官府军镇重要的治理依据。国家法度，官衙公例，哪一件不要制订得严严密密，天衣无缝？即便如此，歹徒奸党还欲寻破绽，钻空隙哩。这四百零四号公文或许本身并不甚重要，但无故丢失，却不由我心中不安。"

马荣见狄公言词危苦，不觉后悔自己的轻率鲁莽，低头道："适才言语粗鲁，老爷，莫要见怪。只因我们心中有事……"

狄公道："你们心中有何事，不妨说来与我听听……"

马荣道："我们的好友孟国泰被炮台的镇将方明廉拘押了，说他有暗杀炮台镇副苏文虎的嫌疑。"

狄公道："既是方将军亲自审理，我们也不必过问。只不知你俩是如何认识那个孟国泰的？"

马荣答言：“孟国泰是炮台军寨里的校尉，放枪骑射般般精熟，尤其那射箭功夫，端的百步穿杨。人称‘神箭孟三郎’。我们与他认识才半月有余，却已肝胆相照，成了莫逆之交。谁知如今忽被判成死罪，必是冤枉。”

狄公摇手道：“我们固然无权过问军寨炮台的事，但孟国泰既是你们两位的好友，我也倒想听听其中的原委。”

乔泰沉默半日，见狄公言语松动，不禁插话：“老爷与方将军亦是好友，总不能眼看着方将军偏听误信，铸成大错。”

马荣道：“半月来我们时常一起饮酒，亲同兄弟，知道孟国泰秉性爽直，行为光明。

苏文虎对属下课罚严酷。倘若孟国泰不满，他会当面数责，甚至不惜启动拳头刀兵，但决不会用暗箭杀人。“

狄公点点头，又问道：“你们俩最后一次见到孟国泰是在何时？”

“苏文虎被暗杀的前一天夜里。那夜我们在海滨一家酒肆喝了不少酒，又上了花艇。

后来碰上了两名番商，自称是东海外新罗人。彼此言语投机，便合成一桌，开怀畅饮。

临分手，乔泰哥将孟国泰送上回炮台的小船，那时已经半夜了。“

狄公呷了一口茶，慢慢捋了捋胡子，说道：“方将军月前来县衙拜会过我，至今未尝回访。今日正是机会。快吩咐衙官备下轿马船用，我就去炮台见方将军。顺便正可问他再要一份甲卷四百零四号公文的抄件。”

官船在浊浪中摇晃了半个时辰，便从内河驶到了海口。狄公下船，便沿一条陡峭的山道拾级而上，马荣、乔泰身后紧紧跟随。抬头看，高处最险峻的咽喉要地，便是军寨辕门。辕门内一门门铁炮正虎视着浩瀚无际的大海。辕门外值戍的军士听说是县衙狄老爷来拜访方将军，不敢怠慢，当即便引狄公向中军衙厅走去。马荣、乔泰遵照狄公吩咐，留在辕门内值房静候。

炮台镇将方明廉闻报狄县令来访，赶紧出迎。两人步入正厅，分宾

主坐定，侍役献茶毕，恭敬退下。方明廉甲胄在身，直挺挺坐在太师椅上。他是一个沉静拘谨的人，不好言谈，几句寒喧后，只等着狄公问话。狄公知方明廉不喜迂回曲折，故开门见山道："方将军，听说军寨内出了杀人之事，镇副苏将军不幸遇害，凶犯已经拿获，并拟判死罪。——不知下官闻听的可属实？"

方明廉锐利的目光瞅了瞅狄公，站起身来，爽直地说："这事何必见外？狄县令若有兴趣，不妨随我去现场看视。"

方明廉走出军衙大门，对守卫的军校说："去将毛兵曹和施仓曹叫来！"说着便引着狄公来到一幢石头房子前。这房子门口守着四个军士，见是方将军前来，忙不迭肃立致礼。方明廉上前将门上的封皮一把撕去，推开房门，说道："这里便是苏镇副的房间。

他正是在那张床上被人杀死的。"

狄公跨进门槛，溜眼将房内陈设一抹看在眼内。引起狄公注意的不是苏文虎被害的那张简陋的木板床，而是撂在窗台上的一个漆皮箭壶。箭壶内插着十几支红杆铁镞灰羽长箭，靠窗台的地上掉落有四支。左边一张书案上搁着苏文虎的头盔和一支同样的箭。

整个房间只有一扇门和一扇窗。

方明廉道："苏镇副每日早上操练军马后，必在这房中那张床上稍事休歇，到午时再去膳房用饭。前天，施成龙中午来房找他，对，施成龙是军寨的仓曹参军，专掌营内军需库存、钱银采买之事。施成龙敲了门，并不见苏镇副答应，便推开房门一看，谁知苏镇副躺在那张木板床上只不动弹。他身上虽穿有铠甲，但裸露的腹部却中了一箭，满身是血，早已死了。死时两手还紧紧抓住那箭杆，但箭头的铁镞是长有倒钩的，他如何拔得出来？如今想来必是当他熟睡之机，被人下了毒手。"

正说着，仓曹参军施成龙和兵曹参军毛晋元走进了房间。方明廉介绍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施仓曹，正是他最先发现苏镇副被害的。那一位是兵曹毛晋元，专掌营内军械，戎器，管钥、土木事项。——两人正是我的左右臂膊。"

施兵曹、毛兵曹彬彬有礼向狄公拜揖请安，狄公躬身回礼。

方明廉道："你们两位不妨也与狄县令说说对此案件的看法吧。"

毛晋元道：“方将军还犹豫什么？快将那孟国泰判决，交付军法司处刑便是。”

施成龙忙道：“不！卑职愚见，孟校尉并非那等放暗箭杀人之人。此事或许还有蹊跷。”

方明廉指着对面窗外一幢高楼说：“狄县令，但看那楼上的窗户便可明白。那楼上窗户处是军械库，苏镇副熟睡时，肚腹正对着这窗户。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将一个草人躺放在苏镇副睡的地方，结果证明那一箭正是从对面军械库的窗里射下来的。当时军械库内只有孟国泰一人，他鬼鬼祟祟在窗内晃荡窥觑。”

狄公惊奇：“从那窗口射到这窗内，——有如此好箭法？”

毛晋元道：“孟国泰箭法如古时李广一般，百发百中。不然。如何营里上下都称他作‘神箭孟三郎’。”

狄公略一思索说道：“此箭会不会就在这房内射的？”

方明廉道：“这不可能。从门口射来的箭只可能射到他的头盔，只有窗外射进来的箭，才有可能射穿他的肚腹。而窗外值戌的四名军士昼夜巡视。——这房子虽简陋，究竟是苏镇副的私舍，一般人不能轻易进出。事实上出事那天，苏镇副进房之后至施仓曹进房之前，并无闲杂人等进来过，值戌的军士众口一词证实这点。”

狄公又问：“那么，孟国泰为何要杀害苏文虎呢？”

毛晋元抢道：“苏镇副操演极严，动辄深罚，轻则呵斥，重则赐以皮鞭。几天前，孟国泰挨了苏镇副一顿训斥，他当时脸色气得铁青。孟国泰每以英雄自诩，蒙此耻辱，岂肯干休？”

施成龙摇头道：“孟国泰受苏镇副训责不止一回，岂可单凭受训斥，便断定是孟国泰所为？”

狄公道：“射杀苏文虎之时，是谁看见孟国泰在对面军械库窗口晃荡窥觑？他可是亲口作了证？”

毛晋元答道：“有一小军校亲眼看见那孟国泰在军械库拨弄一张硬弓，神色慌张。”

方明廉叹了口气道：“那日这小军校偏巧去军械库西楼找一副铠甲。西楼上偏巧也开一小窗，离军械库窗口两丈多远。事发当时，是他从西楼那小窗口望见施兵曹在这房中大惊失色。叫喊不迭。他不知出了何事，正欲赶下楼来。隔窗忽见军械库内孟国泰正在拨弄一张硬弓。事后调查，孟国泰也供认不讳。”

“那小军校在西楼便不能放暗箭么？”狄公诧异。

毛晋元拉狄公到窗前，指着西楼道：“那一窗口倘使射箭来，倒是能射着当时在房中的施成龙。——那个小窗口根本看不到苏镇副的身子。”

“那么，孟国泰因何去军械库呢？”狄公又问。

方明廉面露愁苦道：“他说，那天操演完，他感到十分疲累，回营盘正待躺下休息，却见床铺上一纸苏镇副的手令，命他去军械库等候，有事交待。我要他拿出那纸手令，他却说丢了。”

狄公慢慢点头，沉吟不语。又去书案上拈起那支长箭细细端详。那支箭约四尺来长，甚觉沉重，铁镞头十分尖利，如燕尾般岔山两翼，翼有倒钩。上面沾有血污。

“方将军，想来射杀苏文虎的便是这支箭了？”他一面仔细端详手中那件杀人凶器。

箭杆油了红漆，又用红丝带裹札紧了，箭尾则是三茎灰紫发亮的硬翎。

毛晋元道：“狄老爷，这是一支寻常的箭，苏镇副用的箭与营寨内军士的箭都是一样的。”

狄公点头道：“我见这箭杆的红丝带撕破了，裂口显得参差不齐。”他看了看周围几张平静无异常的脸，又道：“看来孟国泰犯罪嫌疑最大，种种迹象都与他作案相合。

下官有一言不知进退，倘若方将军不见外，可否让下官一见孟国泰。“

方将军蓦地看了狄公一眼，略一迟疑，便点头答应。

毛晋元安排一名姓高的小军校陪同狄公去军寨尾角的土牢。那小军

校正是事发时亲见孟国泰在军械库拨硬弓的证人。狄公一路与他攀谈，乃知小军校平时十分敬重孟国泰。

问到案子本身要紧处，小军校言语锐减，微微局促，似十分负疚。

两人来到土牢，小军校与守牢军士递过方将军的手令。军士不敢怠慢，赶紧掏出管钥，开了牢门。

“呵，老弟，可有什么新的消息？”孟国泰体躯丰伟，十分雄武，虽身陷缧泄，仍令人栗栗敬畏。

“孟大哥，蓬莱县县令狄老爷来看望你了。”小军校言语中闪过一些胆怯。

狄公示意小军校在牢门外等候，自己则钻进了土牢：“孟国泰，下官虽初次见你。

却与马荣、乔泰一般称呼了。不知你有何话要说。倘属冤枉，下官定设法与你开脱。“

孟国泰闻听此言，心中一亮。呆呆望了狄公半晌，乃叫道：“狄老爷仁义慈悲，我孟某实蒙冤枉。奈何木已成舟，有口难辩。”

狄公道：“倘若果属冤枉，作案的真凶必然忌恨你与苏文虎。正是他送的假手令，诱你上当。一箭双雕，除了你们两个，你不妨细想这人是谁。”

孟国泰道：“忌恨苏镇副的人许多。他操演峻严，苛虐部下，就是我也三分忌恨他。

至于我自己，似无仇家，朋友倒有不少。“

狄公也觉有理，又问：“事发的前一天晚上，你与乔泰、马荣分手回军寨后，都干了些什么？”

孟国泰紧皱双眉，望牢顶苦思了片刻，答道：“那夜我喝得烂醉，回到辕门，守值的一个军校将我扶同营盘。那日因是寨里放假，故弟兄们都在饮酒作乐。我便乘兴与他们谈了那件遇见的好事，这事衙上的乔泰、马荣也知道。我们在海滨酒家时遇见两个慷慨大度的新罗商人，一个姓朴，一个姓尹。两下一见如故，十分投机，他们不仅为我们会了酒

账，又说等他们京师办完事回来，还要专治一席，与我们三人深谈哩，哈哈。第二天，谁知筋酥骨软，操演毕便觉头晕目眩，浑身困乏。急回营盘正欲睡觉，却见了苏镇副的那纸手令。”

“你没细看那纸手令是真是假？”狄公问。

“我的天！哪里辨得真假？那大红印章分明是真的。”

“你在军械库等候了半日，终不见苏文虎上来，对否？”

“是，老爷。我等得心焦，便拣了几件兵器拨弄拨弄，也拉过那张硬弓。可我哪里会向对面楼下苏镇副的房间放暗箭啊？”

狄公点头说：“既然是方将军错判了你，你有何证据证实自己的清白？”

孟国泰摇了摇头。

“狄县令对孟国泰印象如何？”方将军问。

“下官以为孟国泰不像是行为苟且之人。不过他只说是冤枉，却提不出为自己辩解的证据。下官是局外人，岂可越俎代庖，滋扰方将军睿断。哦，下官还有一事拜托，贵镇军衙送付县衙档馆的公文中少了甲卷四百零四号抄件，敬劳将军嘱书吏再抄录一份转赐，好教敝衙档馆资料齐全。”

方明廉心中嘲笑狄县令迂腐，又不好推阻，便令左右将掌管军衙公文的书吏叫来，并带上四百零四号公文的副本。

片刻，军衙的书吏前来叩见方明廉和狄公。恭敬递上四百零四号公文的存档副本。

狄公接过翻阅，见是晋升四名军校的呈文。公文共两页，第一页上是军衙的提议，及四名军校的姓名、年庚、籍贯、功勋，盖着苏文虎的印章。第二页却只有一行字：“敦候京师兵部衙门核复准请。”下面是方明廉的朱钤，注着签发日期及公文号码：甲卷四百零四号。

狄公摇头说：“这公文想是拿错了。我丢失的那份，虽同编人甲卷，却是关于军需采买、钱银出纳事项的。因为紧挨着的四百零五号公文上有手批：”参阅甲卷四百零四号公文办‘。——这四百零五号系军营购买戎

服铠甲的，故四百零四号内容必不会是四名军校职衔晋升的人事呈文。“

方明廉笑道：“我们这里公文确也大多，莫说我弄不清，专办掌管的书吏已增至四名，都还理不清头绪来。甲卷已四百多号，乙卷、丙卷、丁卷、戊卷都已有二三百号。

唉，只恨军寨内秀才大少，文牍大繁。——说实在的，我只要炮台的铁炮打得响，番寇进不来便行。哪有精力去一一验看这些烦琐乏味的公文。“

狄公将那四百零四号公文还与那书吏，苦笑一声，便起身拜辞。方明廉送狄公到辕门。马荣、乔泰在辕门正等得性急，见狄公出来，也不便细问，便护着狄公走下辕门外险陡的石级。

正午火辣的骄阳烤得海面发烫。官船在海口绕了个大弯后，便驶人水波平缓的内河，官船上张着一幅水绿色凉篷，狄公坐在一张竹椅上，将适才在军寨内的详情细末，一一告诉了马荣、乔泰。狄公呷了一口香茶，沉默良久，静下心来。此时舵浆鸦轧，波声汩汩。低飞的水鸟有时闯进了凉篷，倏忽回旋又鼓翼高飞。

狄公突然说：“我见施成龙和毛晋元两人对此案的见解最是相悖，施成龙说孟国泰无罪，而毛晋元则坚持说正是孟国泰杀的苏文虎。你们平日可听孟国泰谈起过这两个人，尤其是毛晋元，他是否忌恨孟国泰？”

马荣答言：“孟国泰从未谈起过施成龙，只是说起过毛晋元这个人狡诈多疑，秉性刻薄。”

狄公问：“那天你们与孟国泰聚饮时遇到两名番商，究竟是如何一回事？”

马荣道：“我们开了一个玩笑。那个姓朴的问我们三人做何营业，我们答是响马，那两个新罗人信以为真，不仅替我们会了酒账，又说等他们去京师回来还专门治一桌丰盛酒席与我们交个长年朋友。”

乔泰补充道：“他们去京师支领一笔款目，说是卖了三条船给谁。他们说时闪烁其词，又禁不住都捧腹大笑。”

狄公又道：“那天夜里，孟国泰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我想苏文虎被杀与他那夭夜里的勾当大有关联。”

乔泰道："孟国泰并没独个有勾当，我们三人一直在一起。后来遇到了那两位番商，便五人一桌灌起黄汤来。"

狄公点点头，忽回首大声问掌舵的艄公："船到哪里了？"

艄公道："恰走了一半路。"

狄公命令："快，掉转船头再回炮台！"

狄公、马荣、乔泰三人再回军寨辕门时，得知方将军正召集众军官在军衙议事。守门的军士欲去禀报，狄公阻止道："不必惊动方将军了，只请毛兵曹一见便可。"

毛晋元听得狄公有请，心中纳罕，不由狐疑重重。见了狄公，忙躬身施礼。

狄公道："烦毛兵曹引下官再去看一遍苏镇副的房间。"毛晋元不便推辞，只得领着狄公三人再去苏文虎被杀的房间。

狄公一进门，便吩咐乔泰、马荣道："你们伏在地上细细搜查，看有没有铁丝、钩刺、钉头之类的小物件。"

毛晋元笑道："狄县令莫非要寻秘道机关？"

突然马荣叫道："老爷，这里有一冒出来的钉尖！"

狄公赶忙按马荣指点，伏身细看。地板上果然冒出一个小小钉尖，钉尖上还粘着一红丝碎片，再细看还见到一点暗储。

狄公道："如今毛兵曹便是一个证人，劳动毛兵曹将那一丁点儿红丝片小心收起。"

毛晋元只得小心将那红丝片从钉尖剔下，递给狄公。

狄公笑道："下官还想看看苏镇副的遗物。"

毛晋元将苏文虎生前的私物全数搬放在桌上：一只旧铁角皮箱，一包衣服布裤。

狄公打开那只铁角皮箱，一件一件东西验看。突然他看见箱角里有

一个黄丝绒方印盒，急忙拿出打开一看，却是空的。

“我猜想苏镇副的印章平日不放在这印盒内，而是放在那书案的抽屉里吧！”

毛晋元道：“果如狄县令猜想，收拾苏镇副遗物时，施仓曹正是在那抽屉里找到他的印章的。”

狄公道：“想来方将军议事亦已完了吧，还劳毛兵曹将这些东西妥善收了。”

方明廉与众军官议事方毕，狄公四人便进了军衙正厅。狄公拜揖施礼，向方明廉道明来意，并告诉他苏镇副被害之事已有了眉目。希望方明廉此刻当堂开判，他则在一旁相机助审，提出证据，澄清案子情由本末。

方明廉虽心中狐疑重重，却还是答应了狄公要求。

方明廉让了狄公座。便命将孟国泰押来听候鞫审。他郑重宣布：今日蓬莱县令狄仁杰主审此案，当堂判决，并备文呈报军法司终裁。

狄公清了清嗓子，看了看左右两边侍立的乔泰、马荣，慢慢开口道：“苏文虎被杀的背后隐着一桩骇人听闻的盗骗贪污案！一笔巨款，购买三条辎重军船的巨款！”

方明廉及众军官莫名其妙。一个个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据下官核查，本镇所需军备货物、兵戌器械的采买，经军衙议定后，由仓曹参军施成龙草具呈报公文，先由镇副苏文虎复核押印，再由方明廉将军终核押印在公文最末。

公文或一页或二页、三页不等，一页者，苏、方两印章押在同一页，二页、三页甚而更多页者，则每页押苏镇副印，最末页押方将军印。然后备副本，自存抄件转呈蓬莱县衙门档馆。正本则加羽毛，封火漆，军驿飞驰京师兵部或登州军衙。然而这种程序有漏洞。

倘若公文二页、三页以上者，胆大妄为之徒便会偷梁换柱，犯下怵目骇心的罪恶勾当。

如何个偷梁换柱法呢？歹徒见是最末页无甚要紧字语时，便会偷偷

藏过，因为那一页有方将军终核的印章，至关紧要。然后补上假造内容的前几页，手脚做成，已是轻而易举之事了……“

方明廉禁不住插上话来：“狄县令这话如何讲？须知前几页每页都需押盖苏镇副的印章啊！”

狄公莞尔一笑，轻声答道：“这正是苏镇副被杀害的原因！苏镇副大意将他的印章撂在从不上锁的抽屉里，故被人盗用十分容易。罪犯正是盗用了那枚印章被苏镇副觉察，才生出杀人灭口的歹念。原来，第四百零四号公文是晋升四名军校的内容那公文副本我看了，共两页，第一页写了军衙的提议及四名军校的姓氏、年庚、籍贯、功勋等等。第二页则只有一句话：”敦候京师兵部衙门核复准请‘，并押了方将军的大印。罪犯誊录了副本后，偷走了正本第二页，焚毁了第一页，补之以假造的内容。那内容写着什么呢？写着蓬莱炮台已向新罗籍商人朴氏、尹氏购进三条辎重军船，其价值必在巨额，尚不知确数。依照兵部衙门采买军需公例，由京师付款银与那两名番商。公文正本早达京师兵部，两名番商已去京师支领款银。——其半数或便是付与罪犯的赃财！罪犯精干此行，深知内里漏洞。副本存军衙，故是原来内容，未作改动。只是作案匆匆疏忽了一点，他怕军衙的书吏觉察，便自行誊录副本，然而却忘了备下一本抄件转吾我蓬莱县衙档馆。

偏偏接踵而来了四百零五号购买盔甲戎服的公文，书吏见到四百零四号正本发往京师兵部时注着库部衙门的字样，便没细查四百零四号内容，以为同在甲卷总是购物之事，便自作聪明，手批了一条，‘参阅甲卷四百零四号公文办’的话。下官今日来军寨原只是想补一份四百零四号公文的抄件，却见副本上原是人事升迁之事，便觉蹊跷。四百零五号系是书吏抄录签发，故敝衙照例收到。那‘参阅’一词便引动我许多狐疑。如今才明白其中缘由。“

方将军略有所悟，又听是贪污盗骗巨额军款，心知事态严重，便大声问道：“望狄县令明言，那两名番商与三条辎重军船是如何一回事？”

狄公道：“罪犯与那两名番籍商人狼狈为好，做下若大一桩买空勾当。——获得赃银，两五拆账。倘若日后被人识破，不仅那两名番商远走高飞，便是本案主犯也早已逃之夭夭了。然而天网恢恢，罪犯合当败露。苏镇副被杀前夜，孟国泰与下官的这两名亲随干办一同在海滨酒家聚饮时，偏巧碰到了那两名番商。番商误以为他们三人是响马，故视为知已，引作同类。醉中吐真言，隐约托出了三条军船卖空的内情。只不

曾吐露罪犯姓名。偏偏孟国泰那日饮酒过量，回到军寨时醉意正浓言语不慎，吐出与番商狂饮作乐之事。人道隔墙有耳，况复他当着众军士面前大肆吹擂，也算是祸从口出吧。罪犯疑心他已获悉真相，便暗中定计除口。故伪造苏镇副手令骗去军械库，手令上盖着苏文虎大印，印章是罪犯从那不上锁的抽屉里偷出的。”

方明廉省悟，便又问：“那么是谁一箭射死了苏镇副？”

狄公目光扫了一下众军官，答道：“杀害苏镇副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盗骗的主犯施成龙！”

正厅内顿时鸦雀无声，众军官大梦震醒，惊愕得面面相觑。已有两名军士挨近了施成龙，左右监护住了他。

狄公继续道：“施成龙午后进苏镇副房间时，固然不敢携带兵器。但他知道苏镇副的房间内有兵器——苏文虎午睡时总大意地将他的箭壶搁在窗台上。他只需拔出一支来便可将熟睡中的苏镇副刺杀。”

方明廉用目示意，两名军士立即将施成龙押了。施成龙没叫冤枉，也不挣扎，却冷笑道：“狄仁杰，你如何断定我要杀死苏将军？”

狄公道：“苏镇副已发现你用了他的印章，只待追问详里。你畏惧罪恶发露，故先下了毒手。并布下圈套，一石两鸟，拿孟国泰来充替罪羊。除灭了这两人，谁也不会知道你那桩贪污盗骗的大罪孽了。”

“说我杀苏将军有何凭据？”施成龙已经气弱，只不敢提贪污盗骗军款之事。

“你进苏镇副房里时，他已朦胧睡醒，正冲你又问印章之事，故你只得抢先动手。

那箭壶搁在窗台，你不便去拔，却见地上脚边正有一支掉落的长箭，便偷偷甩脱了靴子，用脚趾挑起那支箭接到手中，一个急步上前刺进了苏镇副的肚腹。他猝不及防，顿时丧了性命。只因你挑起那支箭时用力过于迅猛，箭杆上的红丝带被地板上的一小小钉头划破了一条口。适才我见那小小的铁钉头上还粘着一丝红碎片，并沾着一星赭斑。毛兵曹可以作证。——故我断定你的脚趾上必有被划破或刺破的伤痕。施兵曹倘不服，此刻可以当堂脱靴验看。“

方明廉目光严厉地望着施成龙，猛喝道："还需问你三条军船之事么？"施成龙蜷缩成一团，瘫软在地上，哭丧着脸望着狄公，再也不吱一声了。

两名军士忙不迭将孟国泰卸枷，松缚。孟国泰的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也望着狄公，流动着无限感激的神采。

狄公笑着对一旁正振笔记录的书吏道："莫忘了将呈送军法司判决此案的公文抄录一份送来衙门。"（完）

这个故事发生在蓬莱盛夏的某一天暴雨之后。

炎夏连续半月，正是潮湿阴霉的日子。一夜滂沱大雨后，第二天仍不见晴，衙舍的槛窗外浑浑然，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黄雾，墙上、地上潮渍渍的都渗出了许多水珠，人走时发出嘶嘶的声音。虽是清晨却闷热异常，令人困乏。

狄夫人正与侍婢们将皮箱中的衣衫裙袄抖出来烘烤。——许多衣裙都生出了霉斑。

屋角一尊黄铜炉内烧着炭火，覆盖在上面的一件皮袍正袅袅然升起一缕水气。

狄公自己沏了一盅茶慢慢呷啜，只觉心口沉重，四肢酸胀，他踱步到窗口望了望衙院外的景色，沮丧地摇了摇头。忽然想起了什么，于是撩起袍襟急步下楼来，穿过湿渍渍的后花园细石小径，开了角门走出了衙院。

大街上细雨纷纷，人迹稀少。狄公盲无目的地晃悠着。转过孔庙的高檐门楼时，他忽然想起了孔庙西首有一幢“聚奎楼”，楼上正开着爿茶肆。此时百无聊赖，何不就去那里坐坐，也好听听那些早起的茶客们闲聊些城里城外的新闻。

狄公上了“聚奎楼”，却见茶肆内寥寥几个茶客正在那里等候。茶水尚未烧开，茶博士态度温恭地招呼着每一茶客，嘱他们耐心稍候片刻，一面递上甚不清洁的手巾。

狄公不好推辞，用手巾擦了擦他那乌黑发亮的大胡子，便拣了一副临窗的空座头坐了。

茶博士来收毛巾时，小声道：“客官，恁的早起，可听说了北门外发生的事？”

狄公一愣：“不知。”却见周围几个茶客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

茶博士作色道：“北门外那座废弃的谯楼上杀死了一个人！”

狄公忙道：“愿闻其详。”

茶博士得意一笑，仰起了身子："小货郎告诉我的。——天刚亮时，他去那谯楼里收买鸭蛋，见了那尸首，血淋淋的，剁了七八刀。那哑姑娘还傻乎乎蹲在一角落里哭泣哩。"

狄公诧异："哑姑娘。——那哑姑娘去谯楼作甚？"

茶博士笑道："客官真不知那哑姑娘？唉，她是个可怜的弃儿，半傻不痴的，原先倒有个老婆子收养她。如今老婆子死了，她便独个住在那谯楼上，靠养鸭子为生。今天小货郎正是去她那里收买鸭蛋。——噢，你快看！军营里出来了士兵，可能是去抓凶犯的。小货郎见了尸首便跑去军营报信了。"

狄公朝窗外一看，果见北门外隐隐有几个士兵从谯楼出来。灰蒙蒙的大雾里看不真切，只见北门外绿茸茸一片。他知道那里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那座废弃的谯楼正在沼泽地的边上。

"被杀的是士兵？"狄公问。

蓬莱城北门外有一大片土地划归军镇管辖，驻守有军营，军镇事务县衙一概不问。

但士兵倘与百姓发生纠葛，则狄公以县令身份必须参与仲裁。地方制度如此，军镇与县衙一向相安无事。

"兴许是。那哑姑娘可长得俊俏哩。倘与军营的士兵缠上了，保不定便会做出人命来。"茶博士颇会想象。

狄公又望窗外，见几名士兵正押着一个渔夫向军营走去。

狄公站起道了声谢，便匆匆下了"聚奎楼"。——如今他必须亲自赶去军营交涉。

因为士兵拘押的分明是一个渔夫，而渔夫属他辖下的百姓，倘涉刑名嫌疑，县令有权干预。

狄公在街上一铁匠铺里租了一匹坐骑，猛抽一鞭，向北门飞驰而去。

北门不远。守门的军校认得是县令，便恭敬致礼，开大了城门。狄公道："快拨四名士兵，随我去军营勾当。"

出北门过了河便有一条官道直通军营，官道两侧一片水汪汪的沼泽地。由于昨夜下雨，积水尚未退尽，狄公坐骑赶得凶急，溅起的水花打得全身湿透。雾气茫茫里，五尺开外便混沌一片，看不亲切了。

狄公等五骑到军营辕门翻身下马，自报了官衔。守卫辕门的士兵不敢怠慢，便让狄公等进了军营。一面派人飞报张校尉。

狄公进了中军营幕，见一个全身披挂的军官正伏案疾书，走近乃知在填写一份案卷格目。

张校尉转过脸来略略欠身算是行礼。——甲胄在身，讲究不得。狄公拣了一张竹椅坐了，见那张校尉满脸大胡子，两目寒光炯炯，脸上一道刀疤从左额延伸到嘴唇。

“狄县令来得正好，我这里填写的案卷格目正待派人转呈县衙。”他指着营幕一角的一副担架道：“那芦席下便是被害者的尸体。凶手虽已缉获，甚是强悍无礼，此刻正押在营后土牢里。因他是个渔民，依例就让狄县令亲自押回县衙判决。”

狄公心中一块石头落地，长吁了一口气道：“张校尉及时赶到现场，排难析疑，侦破凶案，缉拿正犯。下官敬佩不已。”

张校尉淡淡一笑，狄公倒打了个寒颤。那张可怕的脸像一个地狱里出来的魔鬼，然而他的声容笑貌还是挺温和友善的。

“我一接到小货郎报信，说那谯楼里杀死了人，便断定凶犯必在这河岸边沼泽地一带隐匿潜伏，并赶紧布下罗网，派遣士兵搜索。谯楼里那姑娘是个哑巴，年少体弱，当然不会伤害人。”

狄公问：“为何单搜索河岸边沼泽地呢？凶犯也可能在官道上杀的人，然后将尸体搬挪进那谯楼里去。”

“不，我们军营的戍楼上旧夜有士兵监视着那条官道，官道上一举一动没有能逃过他们眼睛的。从半夜到天明，戍楼上的士兵只见到小货郎一人走官道去过那谯楼，故断定凶手必然还潜伏在沼泽地至河边一带。——当然从谯楼还有一条幽僻的小路穿沼泽地边上芦苇丛可径到河边，但那小路曲折多岔，深浅不辨，非十分熟悉那里地形者是穿不出去的，反而困陷沉没，空折性命。”

“你的士兵便是在河边沼泽地里抓到那凶手的吗？”

“是的。他们在河边芦苇深处发现了一条小船。那凶手名叫王三郎，正在船上洗涤满是血污的长裤。不由分说，便将他拘捕了。我审讯时，他抵死不承认杀人之事。问他长裤上哪来血迹，他答是准备给那哑姑娘送一条大鲤鱼去，用刀剖鱼肚时弄污了长裤，并非人血。搜他的身，搜出三两白花花的银子。——不是赃物又是什么？”

张校尉将三两银子和一个大信封放在书案上。

“这信封是死者身上搜出的，信封内除了一叠名刺外，还有两柄管钥。对，这里还有一张典质的票据，是在死尸的脚边发现的。原来死者名叫钟慕期，在北门内开着爿大质铺，很是有钱。那张票据是他铺子当天签押的。我猜想来这钟慕期必是昨天夜里来河边钓鱼，雇了王三郎的船，渡过河对面去。王三郎认得是城里的大阔佬，便花言巧语，将钟慕期骗至废谯楼内，将他杀害，盗去了那三两银子。”

张校尉说着站起身来，掀去了担架上的芦席。

狄公弯下腰来细细端详着钟慕期的尸首。死者是个干瘪精瘦的老头，葛衣绸裤，穿扮不很起眼。满身血污和泥巴，眉须头发略略斑白。满是皱纹的脸上，五官挤作一团，鹰钩鼻尖几乎连着了扁薄嘴唇，嘴巴呲咧着，十分丑陋。

张校尉弯下腰来将死者的肩背托起，给狄公看了他背脊下一大块浓厚的血污。

“这干瘪老头系被刀子从背后刺人心脏致死。他仰面躺在谯楼上那哑姑娘的房门口。

不过，那王三郎也太狠毒了，人已杀死，还不解恨，隔了多时，又口头连在他胸口、腹肚猛戳了七八刀。——正如你看到的那样，胸口、腹肚虽七八处深痕却不见有多少血，倒是背脊后那致命的第一刀放去了他大量的血，故那污斑最是浓厚，色呈深紫，且早已干凝。噢，狄县令，还有一件东西忘了给你看了。“

张校尉拉开书案抽屉，打开一个油纸包，抽出一柄薄刃尖刀，递给了狄公。

“这尖刀是王三郎船上发现的，虽是没见血迹，但他人在河里，还不是早将血污洗去了？王三郎性子狡诈，至今不肯招供。就说这尖刀也只认是他杀鱼用的。我想狄县令押他去衙门大堂，动起大刑，十稳八九竹筒倒豆，一一供认不讳。”

狄公点头，又道：“可通报了尸亲前来认尸？”

张校尉答言：“钟慕期已丧妻。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京师经商。还烦狄县令赶紧遣派人去通报。但他质铺的二掌柜林嗣昌先生已来这里认过尸了。林先生与钟慕期同住在质铺后的一幢宅子里。”

狄公满意地望着张校尉，心中着实感激。——既是民事刑案，军营却尽了如此大的义务。狄公拜谢再三，乃站起告辞。一面吩咐跟随来的四名士兵，两个押了王三郎，两个抬着钟慕期尸身的担架回转北门。

狄公决定就在北门下守门军校的值房内鞫审王三郎，然后即去谯楼现场勘查。倘一干人马先回县衙，再转出北门来去谯楼，不仅费周折，且恐贻误时机。

鞫审前狄公先匆匆看了一遍张校尉填写的那份案卷格目，上面除了明确载录钟慕期，年五十六，河东籍，哑女名黄莺儿，年二十四外，几乎与张校尉适才叙述过的相差无几。

狄公又细看了那张质铺票据，票据上押着“钟记质库”的蓝印，还标明了典质之物，典质者裴氏，典质日期及赎回期限，月息利钱等详细款目。

他命两名士兵将担架放在隅角，便问北门的军校：“你可知道那个叫黄莺儿的哑女的详情。”

“老爷，”军校尴尬道，“卑职也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她是个弃儿，原由一个卖鲜果的老婆子收养。两年前，老婆子死了，黄莺儿便独个住在那废弃不用的谯楼上。她在那里养了许多鸭子，靠卖鸭蛋维持生活。——城里一班恶少知她哑巴，故取笑她，赶着叫她‘黄莺儿’，谁知便叫出了名。黄莺儿不仅哑，天性也痴呆，倒也识不少字，只是性情古怪，有时还会扮神弄鬼，故恶少多不敢近她厮缠。也有说她半疯不傻的。卑职没见过，说不准。”

狄公点点头，吩咐将王三郎押进值房。

两个士兵将一个精悍壮实的后生押到狄公面前，喝令下跪。那后生脸色黝黑，怒容满面，一身衣裤鸦衣百结，针线工十分粗陋。一条铁链套了他的脖颈，被士兵强按着跪倒在狄公面前。

狄公一言不发打量了王三郎半晌，慢慢从衣袖中取出那三两银子。

“王三郎，这银子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王三朗神色踌躇，答道：“这是我的一点积蓄，存放着打算买一条新船，不意被那帮强盗强搜了去。”

“你昨日遇到钟先生是什么时候？”

王三郎骂道：“钟先生？只恨我没亲手宰了他……他时常在河边转悠，有时也装模作样钓鱼，只见过几次面，并不相识。呸，这个恶鬼！”

“钟先生的质铺诓骗了你的钱？”狄公见王三郎咬牙切齿，骂声不绝，不由诧异。

“我一个穷打鱼的能有什么可送去质铺？”

“那你为何骂他恶鬼？恨没亲手宰了他？”

王三郎一对充血的小眼睛闪烁着狡黠的目光，低头小声道：“开质铺的，吸人血的，不是恶鬼，却是什么！”

“昨夜你究竟在干什么？”

“老爷，适才那军官审我时，我已说过，昨夜我在北门外那条河里打到好几条大鲤鱼，便将船泊在近谯楼的河岸边睡了，我打算天亮后，将其中最大一条送去给黄莺小姐。”

狄公觉得这王三郎与黄莺儿似关系不凡，转口便道：“既然不是你杀的钟先生，想必就是那哑姑娘黄莺儿下的毒手了！因为这一带寥无人迹，只有你们两个最是嫌疑。”

王三郎狂怒，眼中顿时闪出凶光。

“你这个昏官，你怎可平白诬……”

两名士兵急步上前，不用分说就批了他几个巴掌，又狠狠地叱骂。

谁知王三郎性蛮，竟猛的站起抢向狄公啐唾，军校闻声进来，伸一脚将王三郎绊倒，又朝他脸上飞起一脚。这一脚用力过狠，王三朗栽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了人事。

狄公愠怒道："没有我的命令，今后不可擅自动手打人。等他醒过来，午衙我再细细审他。如今快将这王三郎并钟先生尸首一并抬回县衙，交与洪参军，这是一份案卷格目也带去与他。

就说我这里还要查问几个证人，事毕便赶回县衙。——快与我拿一张油布来。"

狄公将油布裹盖了头和两肩，仍跳上铁匠铺租来的那匹马，出北门，还向沼泽地中那条官道飞驰。

大雾稍稍退去，官道两侧的沼泽地一片汪汪积水，闪烁着奇怪的亮光，一丛丛的芦苇密层层，将积水切割成一条一条的水道。其干涸高凸处则略略几点碧绿。一大群水鸟听得马蹄声鼓翼惊起，高低盘翱，声鸣四野。昨夜一场大雨，此刻水退，官道上还留下一片浮萍水草。远处军营的戍楼孤立在黄云之下。——狄公想无疑那里的岗戍已发现了自己。

果然一声梆子响，军营辕门大开，飞出两骑来拦住他的马头，狄公从衣袖中取出大红名帖递过。两名士兵验看了，忙不迭勒马致礼放狄公过去。

看看到了那座废弃的谯楼，谯楼顶檐早塌了，楼墙荒败不堪，四周瓦砾遍地。折断的巨梁上栖着两羽乌鸦正叭叭哀鸣。谯楼外几十羽鸭子见了人影嘎嘎乱叫，惊惶一片。

狄公将坐骑系紧在谯楼外一根长满苔藓的石柱上，信步跳上青石台阶，进到楼内，门外鸭子吓得一齐涌泻进一个水塘，水花泥浆飞溅。

谯楼底层黑洞洞，湿漉漉，且不及一人高，显然不能住人。狄公便轻步上楼，楼梯摇晃晃，且无扶手，有好几级断阙。狄公用左手扶着满是霉斑的湿漉漉的墙壁，一级一级向上爬。

推开一扇歪斜的木门，果见是个住人的房间。一张木板床上隆起一块脏污不堪的床单，半边堆着几件破衣服。一张破桌上放着柄裂缝的茶

壶，靠墙有一灶头，灶头上放着一只锅，灶下堆着柴火，搁着一只小竹凳。

狄公刚走进房间，木板床一动，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跳下床来，她顺手抓起床边的破衣服穿了，怒目圆睁，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一张白净的圆脸却很是妖媚动人。

狄公心知此人便是黄莺儿了。见她惊惶失措，便慢慢站定，从衣袖取出大红名帖，轻轻放在桌上，指着名帖上的大红官印，又指指自己心口，笑吟吟地望着黄莺儿。

黄莺儿稍稍释疑，走近木桌向那名帖上一望，心中明白，但仍张大着一对美丽的大眼睛惶恐地望着狄公。——狄公知道这回她是害怕官府来缉拿她了。

为了松驰黄莺儿的惊恐和疑虑，他故意随手将灶头下的小竹凳拉到桌边坐下，又掂起桌上的茶壶摇了摇，凑上嘴唇，“咕冬咕冬”地咽了几口隔夜的馊茶水。

黄莺儿见状，心略略镇定。用手去嘴里蘸了唾水在桌上歪歪斜斜写了六个字：“三郎并未杀人。”

狄公一看，心中大喜。知黄莺儿虽哑，却能写字，并不疯傻痴呆。便转手去冷灶上摸出一块黑炭也在桌上写道：“杀人者何人？”

黄莺儿点头，又蘸唾水写道：“黑妖。”她怕狄公不懂，又扭扭歪歪写下一行字：“黑妖杀雨师。”

狄公惊异，失口问：“雨师？”——自觉好笑，便拿起那块黑炭又写：“汝见黑妖耶。”

黄莺儿摇头，撩了撩倾倒下来遮了脸面的一头乱发，用手拍了拍“黑”字，又摇了摇头。

狄公叹了口气，又写：“识钟先生否？”

她困惑地摇头，手指“钟”字，双眉紧蹙。狄公用手擦去“钟先生”三字，改写了“彼老翁”。

她脸上闪过鄙夷的神色，用唾水将“彼老翁”三字画了个圈，写

道：“满身是血，化变为人。”又写：“雨师赠我金银”……“雨师”、“雨师”禁不住泪如雨下，呜呜抽噎。

狄公明白这登州临海一带，百姓多信鬼神，巫风盛行，谣祀繁多。这黄莺儿信“雨师”，不足为怪。或是她少女梦中曾与“雨师”相会，故有此言。但她怎么说：“雨师赠我金银”呢？莫非“雨师”原是人装扮的？——她不是写过“化变为人”吗？

他拈起黑炭又写：“雨师模样如何？”

黄莺儿见问，两眼闪出晶亮的光，两片樱唇禁不住咧开甜甜一笑，写道：“俊。”

狄公写：“其身如何？”

“高”

“性如何？”

“止善。”

她抢过狄公手中黑炭在“俊”、“高”、“止善”三个词上分别画了圈，然后扔掉黑炭，禁不住咯咯大笑起来。

狄公虽还三分懵懂，约略也猜出其中大概。又从地上拣起黑炭，写：“雨师何时来此？”

她半嗔半喜，望着狄公问话，看了半日。忽抿嘴一笑。也用黑炭写道：“夜雨时，——雨师随雨而来。”

突然她用手捂着脸面，呜咽起来。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望着樵楼外那一片水晶晶的沼泽地呆呆出神。

狄公又用黑炭在桌上画了一只鸭子，写了个“饥”字。

黄莺儿会意，走去那灶头下摸出一柄牛耳尖刀，又从灶上一个竹篮里倒出一堆米糕和鱼头肠杂。她熟练地拈起那牛耳尖刀，开始在灶头上切剁起来。

狄公望着那柄尖刀愣了半晌，又见黄莺儿把切剁好的鸭食掳进那口

铁锅，扭着细腰向狄公微微一笑，表示歉意，便踏着摇摇晃晃的楼梯“吱嘎吱嘎”下了楼去。

狄公这时才发现房门口甚是清洁，不像其他地方满是尘土。污灰、霉斑、蛛网。他顿时明白那是钟慕期被杀害的地方——尸身曾经躺过。可惜已被张校尉手下的士兵冲洗清扫了。

雨停了。窗外沼泽地还游荡着一层薄雾，遥远处已升起了美丽的云彩。狄公下谯楼梯，看看黄莺儿喂鸭子。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便急步上前解了坐骑的缰绳，翻身上鞍，扬起长鞭狠抽了一下。那坐骑踢了踢后蹄，飞也似地驰离了樵楼，狄公回身与惊呆了的黄莺儿挥手示别。

狄公驰进北门。正遇上当值巡官，便命巡官带他去“钟记质库”。“钟记质库”就在北门里，不一晌便到了。巡官道：“老爷，钟掌柜的铺子临街，但他的住宅却在后面的小巷内。”说着他指了指小巷里一幢高大的雕砖门楼。

狄公吩咐巡官自回北门去值巡。他踱进小巷到那雕砖门楼下望了一望，便抬手用鞭柄去黑漆大门上敲了几下。

一个衣冠齐整的经纪人出来开了门，问道：“贵相公，有何物典质？铺子在巷口，我这里正要过去，你随我来吧。”

“先生莫非就是林二掌柜？下官狄仁杰特来宅上拜访。”

那人一惊：“原来是狄老爷，大驾责临，恕罪，恕罪。小人林嗣昌见礼了。”

狄公道：“下官从钟慕期先生被害现场回来，有几件钟先生的遗物要交付与林先生收存。”

林嗣昌不敢怠慢，引狄公进来到一间布置得十分典雅的客堂，分宾主坐了。狄公见客堂正中一幅名人山水大轴，两边各四条泥金古篆对联，熏香袅袅，鸟声啁啾。——紫檀木八仙桌上端正搁着一个铜线编制的大鸟笼，十几尾羽毛绚斓的小雀儿在笼内拍翅啼鸣。

林嗣昌苦笑道：“这些雀儿都是钟先生亲自喂养。看鸟是他的癖好。”

狄公好奇地听了一晌雀儿的鸣唱。侍童献上茶来，狄公端起茶盅，揭了盖子，吹嘘几下便呷了一口，顿觉脾胃清爽，精神一新。他从衣袖中取出钟慕期的那一迭名刺、两柄管钥和一张典质的票据。

“林先生，钟先生在谯楼遇害，尸身已运回衙门。这三件东西是他身上携带之物，现场拣到的，望林先生代收过了，顺便问一句：钟先生平昔出门时可携带大笔钱银？”

林嗣昌答道：“钟先生两年来已不理铺中事务，故不必携带许多的钱银，他外出时至多带三、五两银子——这足够他使化了。昨夜他不幸遇害，然我见这堆遗物里并无银子，心中不由感到溪跷。”

“钟先生昨夜几时出门的？”

“老爷，昨天晚膳后，他说他心中不舒，想去河边走走。这时乌云密布，天隐隐作雨，我劝他别去，可他不听……”

“钟先生晚膳后常去河边独个散步？”

“是的，老爷。钟先生脾性孤癖，言语不多。两年前，钟太太亡故后，他便时常去那河边盘缠，有时还带去钓具。即便是打雷下雨，也不退避，兴致愈高——很是有些古怪的拗劲。”

“林先生可有宝眷在此居住？”狄公转了话题。

“回老爷，说来惭愧，小人尚未娶亲。只因钟先生百事不问，我整日忙着铺子里外事务，分不开身来，故此中馈长虚。”

狄公点头，又问：“钟先生昨夜出去时，说过几时回来没有。”

“老爷，钟先生早有约在先，但凡他出去，从不说准几时回来。我们不便多问，亦不必等候，有时他带了钓具去，租了一条小船会在河上度过一宵。”

“你可听说了钟先生昨夜租的是一个渔夫王三郎的小船。”

林嗣昌答道：“不曾听说。北门外那条河上渔夫好十几个。都是些只认银子的红眼苍蝇。那王三郎我也认得，很是条心狠手辣的汉子。倘若昨夜钟先生真是租了他的船，保不定就是他做下了黑心的勾当。”

狄公一惊："这话如何说？"

"小人也有钓鱼之癖，只是空闲无多，故殊少去北门外坐钓。有一次，我正撞上王三郎的那条船，他剖鱼时手持尖刀，眼露凶光的模样，看了令人胆寒。……噢，这当然也只是一时疑心而已，并无实据，怎可平白诬人。对，老爷这里送来的两柄管钥甚是重要，一柄是开启钟先生书斋的，另一柄是开启他的银柜的。"

狄公将两柄管钥纳入衣袖，说道："钟先生系谋害身死，在勘破案子之前，他的一切遗物暂且由官府掌管。此刻，央烦林先生引我去钟先生书斋，我要验对质铺一应商务账册、票据、契书及存柜钱银数额。"

"遵老爷命，钟先生书斋在楼上，老爷随我来。"

林嗣昌陪同狄公上了楼梯，走到走廊尽头的一扇刻花房门前停下。狄公用一柄管钥打开了门锁。

"林先生费心了，少刻我下楼来找你。"

林嗣昌会意，欠身施礼，道了声"老爷自稳便"便旋踵下楼去等候。

狄公走进书斋，随手反锁了房门。书斋虽小，却窗明几净，陈设虽古旧，却甚有气派。尤其是粉壁上挂着的两幅金彩山水更增添了书斋一层富丽的色调。沿窗一架书橱，书橱上供着一细颈花瓶，瓶内插着一束野玫瑰。他在一张乌木靠椅上坐了下来，长长吁了一口气，向书斋边的那口坚固的银柜溜了一瞥。狄公不解，如此一间豪华不足，雅致有余的书斋的主人如何会与沼泽地里那座半坍的谯楼缠结瓜葛。

他摇了摇头，站起掏出管钥打开了那银柜的厚铁门。银柜内果然都是账册、票据、契书、信札——大都是与质库业务有关连的。信札中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寄来的，禀报他们在京师的日常起居、经纪事务。也有几封是蓬莱一家行院里的乐妓写给他的，内容照例是欢爱后的想眷、倾倒、邀约之言，落款的日期都在最近一年之内。狄公将这些东西按原秩序一一放进柜内，又拉开银柜内最下一层的小抽屉，见翠绿丝绒衬垫上一大红信封，信封内装着钟慕期亲笔撰立的遗嘱：他的全部地产、房产、家财归京师的两个儿子，唯这爿"质库"馈赠林嗣昌。

狄公关合了银柜，慢慢在房中踱步，又去拉开了那大书橱的橱门，橱内齐齐正正放着一函函青紫封皮的书籍。狄公顺手一翻却是一部旧刻

《玉台新咏》，每一页上几乎都密麻麻用朱笔加附了训诂注释。再翻看其他的书帙，也大都是南朝的诗赋集子，最上边一格还有《尔雅》和《说文》。狄公乃明白钟慕期原是一个十分好学之人，只因从小经商，读书颇觉艰难，又不甘恬颜求教于人，只得暗自借助辞书，苦苦攻读，以期奠下个文学诗赋的根基。他性喜野趣，向往田园风色，故常去沼泽河边垂钓盘恒，又爱采撷野玫瑰。对，他还养着那一笼小雀儿哩。

狄公坐回到那张乌木靠椅上，从衣袖中取出一柄折扇轻轻扇着，心里苦苦思索钟慕期为人隐蔽的一面。突然他又想起了楼下客堂里那一笼雀儿，略一迟疑，将手中折扇放在书桌上，站起开门出了书斋。

狄公下楼来，转回进客堂。林嗣昌早在那里等候，侍童又献上一杯清茶。狄公望着八仙桌上那鸟笼呆呆出神。

“林先生，这笼里的小雀儿因何垂下翅翼，伸长了颈项？噢，该给它们喝水了，那盛水的小瓶早空了。”

林嗣昌凑过眼来一看，点头称是，正待吩咐侍童打开鸟笼换水。狄公忽叫道：“瞧我多么疏忽，竟将自己一柄扇忘记在楼上书斋里了，还烦林先生代下官去取来。”

林嗣昌不敢推阻，便匆匆折过走廊，上了楼梯。狄公对侍童道：“林掌柜看来不喜欢这雀儿，故不甚挂心，水瓶空了都没想到换，倘是钟掌柜见了岂不心疼？”

侍童小声道：“可不是。昨夜钟掌柜和二掌柜还为这鸟儿争吵了一番哩！”

“你可听得他们争的什么活题？”狄公赶紧问。

“什么莺儿、雀儿的，八成是二掌柜抱怨那笼雀儿太费人事。”

“你没听见钟先生说了什么吗？”

“他嗓子很粗，训斥二掌柜休管问他的事。”

狄公又问：“他们可认了真？”

“晚膳后小人见钟掌柜满面怒气，出了大门。”

走廊里响起了林嗣昌的脚步声，侍童缩下了后半截话，恭敬侍立一旁。

林嗣昌笑吟吟将折扇递给狄公。狄公和颜悦色道：“一个时辰后你须去衙门注册。

——钟先生既然亡故，这‘钟记质库’的业主便要改换成你的姓氏，因为你是这铺子的二掌柜。并尽早移办商号过户一应登记备注手续。“

林嗣昌淡淡一笑：“多谢狄老爷关照，只是钟先生死得太惨，还望衙门早勘破此案，捉拿到凶犯，祭奠钟先生亡灵。”

狄公回到县衙，命一名衙役将坐骑并一串铜钱的租金送去铁匠铺，便自去衙舍后院沐浴。

淋浴罢，精神一爽。弹冠振衣，穿戴完毕，先去邸舍与狄夫人叙了几句家常，便匆匆告辞，一径去内衙书斋找洪参军。

洪参军早在内衙书斋等候，一面批阅日常公文。他抬头见狄公进来书斋，便迎上道：“老爷去了半日，大太都着急了。北门的守卫将一个人犯并一具死尸送来衙里，我都妥善处置了，只不知这案子如今如何判断？”

狄公道：“洪亮，这案子并不简单，也许是赖了一个侥幸的机缘，我窥见到了其中一层委曲。我对此案的裁处已腹中有了草稿。此刻，便可将那人犯王三郎带来书斋讯问。”

王三郎被带进了内衙书斋。他阴沉着脸，两目怒张，仇视着狄公。衙役令他跪下，便手执皮鞭站定他背后监伺。

狄公挥手示意衙役退下，衙役但恐王三郎恣蛮冲撞，虽放心不下，也只得从命。

“王三郎，你在河边打了几年鱼了？”狄公口气温和，仿佛闲聊家常。

“我懂事时起便在这河里打鱼了。”王三郎警惕地望着狄公。

狄公转脸对洪参军道：“那条河及那片沼泽真是个奇奇怪怪的地方，那里的水流、云彩、雾霭、石头都奇形怪状，与其它地方大不一样。我

还听人说河里有河神，认识天上的雨师……”

王三郎惊愕：“老爷也知道这情景？”

“不，我只是听人说起。你在河边长大，应知道每逢风雨交加、霹雳雷电的夜晚，那里经常发生什么样的怪事。”

王三郎忘了顾忌，说道：“河神从水里来，雨师从天上来。但雨师……”他的脸上闪过一阵痉挛般的痛楚。脸色更阴沉了，两眼又闪出了骇人的凶光。

狄公突然道：“王三郎，究竟是谁杀的钟先生？”

王三郎脸色陡变：“我早已说过不是我杀的。”

“不错，杀死钟先生的不是你，我是问谁杀的，为什么杀？”

“不知道。”

“不知道？你在他被杀后又去他胸前腹下狠戳七八刀，却是为何？”

王三郎仰起了头，叫道：“只恨我没亲手宰了这条老狗！倘是他活着时见我，倒真做了我刀下之鬼。”

“放肆！”狄公厉声喝道：“刀刺一具死尸借以消恨泄忿，只是懦夫的行止。我并不想多加追究。此刻我只问你，你与黄莺儿私下往来有多少时间了？”

王三郎的脸上顿时泛出红晕，目光柔软了不少：“一年多了。老爷，黄莺小姐是个好姑娘，虽是哑，却不聋，通晓人事，玲珑可爱。外边人只道她呆痴，不知她还识得二三千字哩，而我，斗大的字不识一篓。”

狄公点点头，从衣袖中取出那三两银子：“王三郎。你将这银子拿去吧，去买一条新船，娶黄莺儿为妻。以后就在这河里打鱼为生，夫妻间和睦相爱，不许反目。你这暴性子也该改改了。不过，此刻还得委屈你再蹲几个时辰大牢。”

狄公拍手，衙役急忙进来书斋——他一直在书斋外监伺，这里王三郎一有不轨，他便冲进来接应。

狄公命衙役将王三郎押回大牢监护，然后去外厅值房将林嗣昌带来书斋——狄公估计他此刻已来了衙门。

窗外淅淅沥沥又下起雨来，衙院花园内仍笼罩着一重令人心灰意懒的黄雾。花木都没精打采，低垂着头，似乎也因这阴霉天气感到窒息。

狄公自语道："王三郎果然笃信河神、雨师之类的鬼话，他对雨师表现出的那种隐隐的痛楚不是很发人深思么？"

他慢慢端起茶盅，呷了几口，顿觉茶味精香，爽人心脾。

"洪亮，你去将本县有关祭祀、巫觋、河神、山鬼的各种记载都找来，这对我们勘破案子很有帮助。许多歹人正是利用百姓的愚昧无知来犯科作奸的。"

衙役引林嗣昌进来内衙书斋。

狄公道："林先生来得正好。原本我想钟慕期既然亡故，而你又是铺子的二掌柜，这钟记质库理应转到你的名下。不料钟先生早就立了遗嘱，存放县衙有司。适才洪参军整理钟先生案卷存档时才发现。他要将铺子的存银抽出五百两来给一个女子。"

林嗣昌不听则罢，一听怒从心起："钟慕期要将五百两银子送给那哑巴小淫妇？"

"林先生休要张皇，昨夜钟先生出门前便正是与你当面说了此事。他说他要从铺子存银里提一笔钱给住在北门外谯楼里的黄莺小姐，就是你说的那哑巴姑娘。你们于是发生了争吵，这一点你家中的侍童可以作证。他亲耳听见你们俩争吵的话题。"

林嗣昌道："我并不想否认争吵之事，我哪里可能说服得动他？他气势汹汹，一反常态，不许我管他的闲事。我其实是为他好哩，谁都知道那哑巴小淫妇与王三郎打得火热，他这么冒冒失失闯入其中，后果不难揣想。钟先生不听我的忠告、怒气冲冲出了门。他去了那谯楼。王三郎岂肯与他干休？如今果然被王三郎所害，不正是飞蛾投火，自寻死路么？悔当初没能拖留住他。即便是跟随他去那谯楼亦好，临急也好助他一臂之力，也不至于坏了性命。"

"林先生这话说错了，昨夜，你正是尾随着他去了那谯楼。"狄公的

声音变了调。

“不，不，北门外军营驻戍，官道上一向有士兵巡逻，戍楼上又有宵岗监视，过去不得。”

狄公冷冷地说：“你说过你们俩都去过那一带钓鱼，地形焉能不熟。河边正有一条小径，穿过沼泽地边上的芦苇丛可径到那座谯楼。昨夜，大雨滂沦，巡丁及戍岗只顾及官道，那条小径他们并不留意。钟先生以往大雨之夜都扮做‘雨师’去与黄莺小姐厮会。

黄莺儿天真纯朴，不辨真伪，又笃信河神、雨师之说，故乐意献身于他。钟慕期邪行毙命，固然咎由自取，但杀死他的并非王三郎而是你林嗣昌——你尾随他到了那谯楼上，一刀刺入他的背脊。黄莺儿还证实你昨夜穿着黑衣裤，她不辨其中委曲，认你作‘黑妖’，她只认‘黑妖杀雨师’——如今林先生还有什么花言巧语可狡辩的。“

林嗣昌大惊失色，抵赖道：“老爷岂可信中编派，厚诬小民。”

狄公道：“裴氏那张典质的票据便是明证，那票据是谯楼现场钟先生尸身边拣到的。

你曾亲口对我说，钟先生两年来已不理质铺中事务，如何他身边会有一张当日签押的典质票据？故我断定是你林嗣昌抽刀暗害钟先生时，不慎从衣袖中掉落的。“

林嗣昌的双眼闪露出绝望的神色，灰白的脸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突然他大声叫道：“这条不避腥臭的虫精野狗合当吃我一刀！这些年来，我为铺子事务，心劳日拙，惨淡经营，至今连个婆娘都没讨着。他酒足饭饱，却日日寻花问柳，思餍淫欲。竟扮作‘雨师’去荼毒那哑姑娘，天理不容。宰了这条野狗，亦出我胸中一口恶气。”

狄公示意，洪参军走出书斋。片刻，两名衙役上前用铁链将林嗣昌套了。

“林嗣昌，午衙升堂时，我再细听你的招供。”

洪参军道：“这真是一件可悲的案子。只不知王三郎在这个案子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狄公答道："王三郎的来龙去脉亦是一清二楚的。黄莺儿曾告诉过他，每至雨夜便有'雨师'来与她作伴，她为之感到十分荣幸。王三郎听了也不生疑，他们都是笃信鬼神的愚昧百姓。今天一早，王三郎到谯楼来送大鲤鱼给黄莺儿，发现一具死尸躺在楼上房门前，而黄驾儿则在一旁哭泣。她告诉王三郎道，一个'黑妖'杀了'雨师'，并将'雨师'变化成一个丑陋不堪的干瘪老头。王三郎将尸身翻过来一看，认得是质铺掌柜钟慕期，不由心中憬悟，知道黄莺儿受骗，盛怒之下，他拔出尖刀对准死尸的胸前腹下猛戳了七八刀，溅了一身的鲜血。他怕惹祸，便偷偷溜到了船上，藏身到河边的芦苇深处。他在洗涤裤上的血迹时被张校尉的部下捉住了。"

"老爷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半日里便勘破此案的呢？"

狄公捋着胡子，莞尔一笑，说道："最初我不明白凶手在钟慕期背脊后戳了致命一刀后隔了长久又如何猛戳他胸前、腹部七八刀。我当即判定前后曾有两人在钟慕期身上戳了刀：一个是谋杀案的真凶，一个却是为了泄忿。我审问王三郎时，王三郎提起钟慕期咬牙切齿，骂不绝口。我见黄莺儿时，黄莺儿又说及'黑妖'将'雨师'变作了人——变作了一个丑陋不堪的干瘪老头。于是我疑心。'雨师'系钟慕期所装扮，而王三郎是情妒杀人。后来，林嗣昌无意中透露钟慕期已有两年不问铺子事务，我立刻想到裴氏那张当天签押的票据必是凶手杀害钟慕期时不慎掉落在现场的。及我去质铺拜访林嗣昌，从他口中得知他也常去河边钓鱼，十分熟悉那一带地形。又听说他为黄莺儿的事与钟慕期多有龃龉。他家侍童不知内里，还以为是两个掌柜为那一笼雀儿争吵哩。"——于是一切都了同白昼了。

洪参军笑道："如此说来，王三郎与黄莺儿这一对贫苦的纯朴男女算是交好运了。

倘不是遇上老爷，那王三郎岂不冤枉作了刀下之鬼？而黄莺儿也从此凄苦终身。"

狄公道："虽王三郎木讷，黄莺儿哑巴，但律法岂可欺侮于他们？我忝为民之父母，正是要为这等不会说话或不善说话的善良纯朴百姓秉公办事，大声说话。——这才是一个父母官的职责啊！"（完）

牟平县县令滕侃直立在书斋的门后呆呆地发愣。只觉头晕目眩，神魂颠倒，眼前飞星乱闪，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他闭上了眼睛，慢慢抬起双手压一任太阳穴，剧烈的头痛渐渐缓解，耳朵也不嗡嗡作响了。时已入夏，县衙里午休后的衙役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他听到后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心想。该是管家来给他送茶了。

这时，他的魂灵总算附了体，自觉神智渐渐清醒，目光也亮了起来。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抬起眼来再向那里细细看去，却是一滴血迹也没有了。巨大的紫檀木书桌漆一得亮亮的，象面镜子一般，将绿五花瓶中快要枯萎的花叶都映出了影来。他恍惚想到他的夫人就要来给花瓶换上新花了，因为她总不忘从花园里摘些花来插在花瓶里。

忽然，他的神经一阵剧烈震荡，他只感到全身痉挛，又一次的晕眩向他袭来。他蹒跚着走到了书桌旁边，扶着光滑的桌沿气喘吁吁地转了几转，一屁股坐倒在太师椅上，便紧紧地抓住太师椅的扶手，死劲地挣扎着、喘息着。

晕眩过去之后，他慢慢睁开双眼，猛然发现靠墙立着的那座高大的朱漆屏风，心里不由一阵寒噤。他迅速移开了目光，然而这漆屏却象是随着他的视线在转动。他瘦长的身躯开始颤栗起来，他本能地又将身上穿的青色旧袍，裹紧了胸襟。“难道我真是疯了吗？”他的额头上直冒冷汗，牙齿捉对儿厮打，浑身如同中风麻木一般。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卷公文，强迫着自己聚起精神来阅读。

“老爷，请用茶。”老管家托着茶盘走了进来。

他习惯地想答应一声，但唇焦舌敝却连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只用那颤抖的手接过茶盅，很快呷了一口。

老管家侍立一旁，象是要启禀什么事情。

老爷厌恶地看了他一眼，生气地砸了咂嘴，却没有说出什么来。

“老爷，”老管家轻声地说，“有位沈先生送来一封信，说是要见老爷，此刻正在外厅等候。”

老爷满腹狐疑地看了一眼那封套，封套上醒目地写着：牟平县县令滕侃亲启。

左下角是登州刺史府的大红印。滕县令拿起信便伸手去摸他的裁纸竹刀。

作为一个登州刺史辖下的七品县令，他只不过是强盛的大唐帝国庞大的行政机器的一个齿轮。但是在他自己管辖的牟平县里却是十万百姓的父母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老管家信还算送得及时，照他的经验，带着上司官印信函的客人是不能怠慢的。谢天谢地，他的脑子这会几已经可以有条有理地思考问题了。

他裁开封套，里面是一张官府用的公笺，公笺上简短的写着三行字：

滕侃密鉴：蓬莱县县令狄仁杰，于州衙议事之余，

欲在牟平稍行耽搁。望予严隐姓名，宽与其便

为盼。

刺史私章

滕县令将信慢慢折叠起来，心里寻思道：这位蓬莱县的同行恰恰在这个尴尬的时候来到这里。又嘱咐不要露出姓名，莫不是出了什么麻烦的事情？他知道刺史大人处理公事总是那么藏头露尾的，现在这位狄相公来此，会不会是微服私访，要满着我查缉什么弊端，他想到自己如今不能推病不见，因为衙中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着自己早上还好端端的，尽管他这会儿真象个得了失心风病的样子。他一仰脖把剩下的茶一饮而尽，便吩咐道："再进一盅茶来，与我打点衣帽见客，请沈先生到内衙书斋叙礼。"

滕县令穿戴整齐，来到书斋，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身旁空着把乌檀靠椅专等那沈先生到来。

这书斋庭户虚敞，窗棂明亮。正中墙上一幅金碧山水，墙下一排四扇朱漆屏风——却被那大书桌遮了一半高低——右边架上满堆着书籍。沿窗一张几上摆列着文房四宝。窗外绿竹潇潇，石泉潺潺，煞是清雅。那滕侃坐在太师椅上只呆呆望着那四扇漆屏出神。

门开了，老管家进来禀报，呈上一张大红名帖。名帖上黑溜溜两个大字：沈墨。左下角注着身份：福源商号牙侩。滕侃抬头看时只见一个

躯干丰伟、相貌轩昂、颔下飘着长长美髯的人跟着步进房来。他慌忙欠身拱手说道："不知沈先生驾临敝邑，有失迎迓。今日得睹丰采，深慰平生。"说着溜眼看了看这位冒了沈墨名字的蹊跷的同行。见他穿一件褪了色的鸦青葛袍，头上一顶黑弁帽，足下一双黑皮靴。浑身虽无一点官场的气象，却是人材雄伟，气度不凡，心里先是服了三分。

沈墨长揖答礼，宾主就坐，管家献茶已毕。滕侃使了一个眼色，老管家唯唯退出。

沈墨飞快地看了滕侃一眼，声音温恭地说："滕相公风流儒雅，蜚声诗苑，我在京师奉职之时便已久仰大名了。相公笔下那十来卷诗作，真是行行锦绣，字字珠玑，每令人感奋于衷，喝采不已。"

"狄年兄过誉了，"滕侃忙答道，"我闲时胡乱涂上几行歪诗，只是为了一时消遣，实不敢劳年见屈尊枉读。论文学，年兄乃是当今泰斗，自领一代****。况且政绩昭著，朝野播扬，专断滞狱，勘破如神……"他微微又感到一阵晕眩。停了一停，又说道："容我无礼动问一声，刺史大人手札之中命我严隐阁下名姓，莫不是特来敝邑查办什么案子？"

"滕相公的话说差了，"狄公笑道，"刺史大人的信游离了词色，你好歹不要为此存下疑心。你知道这蓬莱县是我外放的第一个任所，公事十分冗繁，直到今天才偷得暂时的清闲，专想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消乏。听说贵邑山川风物甚是幽美，且有许多名胜古迹可寻。所以暂时就隐藏了姓名欲想尽情享用几天，亦可省了许多麻烦和应酬。你知道我的名帖上写着'福源商号牙侩'也就大可不必拘泥。"

滕侃点头说道："原是这样。"心里却怨着狄公来逛山水不拣个时候。

"不知年兄带了多少行员随身？"

"只有一名亲随干办，名唤乔泰。"

"二位乔装百姓，往来三街六市之间，会不会乱了礼数，比如说'不敬'？"滕侃疑惑不解地问道。

"我却从未这样想过。"狄公觉得有趣。

"请先为我们安排一个整洁干净的旅店，千万要避人眼目，再指点一

下几处名胜的所在。”狄公要求道。

滕侃慢慢呷了一口茶，说道：“原谅我不能奉陪年兄把手同行了。我安排你们到飞鹤旅店住下。这旅店不仅僻静稳当，宽敞整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离我这衙门很近，你若有个不便可以径来内衙找我。至于逛山水、游名胜我的总管潘有德正好替你们当个响导，他土生土长，对这牟平县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如数家珍。我领你就去见他，此刻他正在衙舍里办公哩。”

滕县令说着就站了起来，搀着狄公要走。狄公见他神情恍惚，步履踉跄。

“滕相公有点不舒服？”狄公问道。

“不打紧，只是头有点晕，身子困乏得慌。”滕侃言罢淡淡一笑。

老管家候在书斋门口，见主人出来，赶忙上前扯了扯滕县令的衣带，小声禀道：“老爷，上房丫头来报说，太太中午后一直不见起身。”

滕老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老管家迟疑了一下，又鼓足了勇气；“太太的房门可紧锁着……”

滕老爷不动声色地“嗯”了一声，半晌才说。“知道了。我忘了告诉你们，太太午饭后到乡下的庄子里看望她姐姐去了。”

他见管家还在犹豫，便生气地斥道。“你不见我正在陪客！”

“还有一事不敢不来禀告……”老管家战战兢兢，哆嗦着声音说道：“太太房里的大花瓶不知被谁打碎了。”

“以后再作计较！”滕侃不耐烦地说，一面引着狄公向后院走去。

路上滕侃突然说道。“狄年见在敝邑滞留期间，还望不吝多多赐教。我正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想要请问你，你什么时候来找我都行。啊，请向这边拐。”

从行斋的后院穿出便是一个花园，潘师爷的衙舍就在花园对面一个庭院里。

潘师爷正伏在书桌上忙碌，书桌一边堆着厚厚一大叠公文。他抬头一见上司陪同客人走来，慌忙离坐踉跄着步子上前躬身作揖。滕侃郑重其事地对潘有德说：“这位是福源商号的沈先生，刺史大人专门有信给我介绍了他。沈先生想在本县游览几日，观赏些山水名胜，望你代我尽心照应，为沈先生解说推荐。公堂还有那起案子等着担问，我得失去料理一下，沈先生请方便，恕我失陪了。”说罢长揖陪笑，告辞而去。

潘师爷拉了把椅子让狄公坐了。狄公见那活师爷心事重重，显得神情不安。心里思忖这公堂上定是遇到了疑难的案子。可是当他向潘师爷询问时，潘师爷却正色答道；“不曾有什么疑难的案子，衙门近来一向平安无事，公堂上只是一些日常庶务需要料理。”

狄公说：“只因刚才从滕老爷的言语中听来，象是暗示有什么疑难的事情缠上了他，所以随便问问。”

潘有德皱了皱他灰白的眉头，停了一会，才慢慢说道：

“这个却不甚清楚……要不就是那花瓶的事，不知哪个笨丫头将太太房中的花瓶打碎了。老爷平日里十分珍爱这只花瓶，听说是他家祖传的宝物。而今丫头们谁也不肯承认，老管家叫我暗里查问一下。你知道老爷是个性情孤僻的人，闲常待人接物也甚是冷淡。他为这花瓶一定感到很优伤，他刚才进来时我见他脸色很苍白。”

“他一向有什么疾病没有？”狄公问道。“我也见他脸色十分难看。”

“哦，没有。”师爷回答。“他从未抱怨过他身体不好，近来还倒越发精神哩。一个月前他在后院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行走不便，如今伤也早已痊愈了。要不然是夏天太炎热，令他很有些烦躁。哦，好了，沈先生，现在让我想想你该先去观赏什么地方吧。这城外东北有一座东牟山……”

潘有德将这牟平的山川胜迹，风物掌故细细与狄公说了一遍。狄公发现他是一个博览群书、很有教养，且对本地历史掌故、佳话遗闻极感兴趣的人。狄公告诉他今天还得失去飞鹤旅店安顿歇宿，明天才能正式游览。他的一个伙计还在衙门后面那家茶馆中等着他呢。

潘师爷道；“既然如此，我就带你从那后院的一扇角门出去，这样就省得你从衙门正面去绕个大圈子。”

潘师爷领着狄公走出街舍的庭院，沿着右首一条长长的、没有窗户的走廊摸索着向前走去。潘师爷尽管脚有点跛，但走起路来却很利索。走廊不见光线，绕了好一会才到了尽头。潘师爷掏出钥匙将那角门的锁头打开，微笑着说：“这扇角门算来也是本县一处名胜了，七十年前为对付盗贼，修下了这个秘密出口……”

狄公忙打断师爷的话头，道了声谢便闪身出了角门。角门外是一条僻静的后街。

狄公拐了两个弯便找到了那个茶馆，他约定了乔泰在那里等他。

茶馆里挤满了人。有钱而无事的茶客在那里悠闲自得地品茶、嗑瓜子。

狄公径直向角落里一张桌子走去。乔泰正翻阅着一本书。

他穿着一件茶末色褐袍，头上戴一顶缎子面的黑色圆帽。虎背熊腰、金刚般的身子却长着一张净白无须、英俊的脸面。

他抬头见狄公走进茶馆，不由露出一脸喜色，说道：“没想到老爷这般早就回来了。”

“记住，别再叫我‘老爷’；我从现在起是沈先生——喂，茶博士，上茶！”

离他们桌子不远的一张椅子上半坐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人。这人容貌狰狞，面皮蜡渣儿黄，一道显而易见的长疤痕从下颚一直延伸到右眼凹陷的眼窝。着道疤痕毁坏了嘴唇，使他的嘴看上去好象无休止地在冷笑。他用一只枯柴般的手歪托住面颊，然后用皮包骨头的肘部撑住个身子略微向前倾斜，拾起双眼一意想偷听狄公和乔泰的谈话。茶馆里人声嘈杂，一片喧嚣，使他无法听清楚他们说的什么，似乎很失望．于是就用他的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死死盯着这两个外乡人。

乔泰向周围扫了一眼，偶然发现那个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便小声地对狄公说：“留意身后那个家伙！他看上去就象一条刚从毛壳里爬出来的令人恶心的小虫。”

狄公斜眼溜了一瞥，赞同道：“对！瞧他那样子，确不是个善类。噢，乔泰，你刚才在读一本什么书？”

“向茶博士借来本牟平县游览志随便翻翻，我们到这里游山逛水，不可不读。”乔泰将那书推到狄公面前，指着一页继续说道：“这儿有一座将军庙，说是庙里有十二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象，出于南朝一个著名的雕塑家之手，雕的都是古来有名的大将。呵，这里说是有一眼热泉……”

“这些，刚才衙里一个潘师爷都给我介绍了，要全部游遍，日程看来颇紧。”狄公呷了一口茶，又说道：“唉，我的这位姓滕的同行太使我失望了，一个很有名望的诗人竟然很不健谈，也没有乐天达观的胸襟，相反倒是个一脸病容，整天忧心冲忡的人。”

“你还能指望他帮你点什么忙了？”乔泰说。“难道你忘了他只娶了一位夫人吗？象他这样体面的老爷这就相当有些奇怪了。”

“这怎能说是奇怪？”狄会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可不知道滕县令和他的夫人是夫妻恩爱的模范。他们结婚已有八年，虽然没有子女，但他却从未纳小。京师的名流学士都很是钦慕，称他们是‘终身伴侣’。滕夫人名叫银莲，同滕县令一样也是诗才横溢，一肚子的丽章秀句。这种吟咏作诗的共同兴趣就使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乔泰嘟囔道：“我不懂得诗，但总觉得少了女人诗大概是写不好的——你们做诗的人不是常说灵感么？”

狄公懒得去批驳乔泰的胡说。他的注意力被旁边桌上两个人的谈话吸引过去了。

一个胖乎乎的人说道：“我认为县令老爷不通情理，老柯的自杀他为什么坚持拒绝备案呢？”

坐在他对面的一个面孔狡黠的瘦子说：“你要知道，尸体尚未找到。不见尸体，不能备案，县令当然要这样坚持。”

“找不到尸体，这完全可能！”胖子急了。“他跳了河，河水又那么急，还有许多旋涡……当然我对我们县老爷没二活，端的是个青天。我只是说．作为百胜的父母官，他对我们生意人财务上的烦恼一无所知。他哪里知道，自杀的事一日拖着不备案，老柯的钱财帐各就一日不能具结。这种拖延，不论对其家庭或是财务上的合伙人来税损失都使巨大的。”

瘦子审慎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道：“你知道老柯自杀的原因吗？总不会是财务上不明不白的勾当吧？”

“当然不会是：”胖子马上答道。“他是本城绢行、丝绸行的行头，这生意还正兴隆发旺的很呢！不过，柯掌柜近来好象得了什么要紧的病，沉病缠身，便动了个弃世的念头。你还记得去年那个姓王的茶叶商自杀的事吗？他死前不也总是为头疼病叫苦连天么？”

狄公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了，他倒了一盅茶，自顾喝起来。

乔泰说：“老爷，别忘了你此刻是一个官场外的闲人。烟霞云水是你要关心的，什么‘死尸’什么‘自杀’那都是滕老爷份内的勾当，与你无干！”

“你说得很对，乔泰。”狄公道。“现在你看一看那本游览志，上面有没有珠宝商的名单？我想买一些小首饰，回蓬莱时送给我的夫人们做个纪念。”

“这有长长的一串呢！”乔泰答道。一面翻动着书，指着其中一页给狄公看。

狄公点了点头。站起来招呼茶博士算茶钱。

“我们先去飞鹤旅店，滕先生安排我们在那里歇宿，离这儿不远。”

那个丑八怪见他们付了帐，走出了茶馆，便迅速站起身来窜到狄公他们刚才坐的那张桌子前。他拣起那本游览志，往那打开着的一页瞧了瞧，那只独眼里马上闪出了邪恶的亮光。他扔下书，急匆匆赶出茶馆，见狄公和乔泰正在远处向街上一个小贩问路。

第二章

飞鹤旅店座落在县城边上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背后是一座小山岗，左首紧挨一家装饰华丽的大酒楼。它门面狭窄，且装饰素朴，不为行人注意。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传统经营方式，有悠久的历史，有很高的声誉——对旅客还有一定的选择。

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个胖掌柜把一本厚厚的登记簿递给狄公和乔泰，叫他们填写姓名、身份、年龄及籍贯。

狄公填：沈墨福源商号牙侩三十四岁祖籍太原府

乔泰填：周大伙计三十岁祖籍京兆府

狄公预付了三天的房金。店小二领他们到一间陈设简朴却是非常干净的房间。房间外是一个齐整地铺着水青石板的大院子，沿墙栽了几株杨柳，甚是清静。

狄公望着这院子大声称好，回头对乔泰说："我们何不在这院子里练耍一阵，完了洗个澡，找个酒肆喝几盅，尝些时鲜鱼笋。"

"老爷主张极是。从登州一路来此，骑了一天的马，两条腿都僵硬了。"乔泰应道。

于是两人脱卸长袍，整束一番。狄公唤店小二递上两根棍棒，将一把美髯分作两绺往那脖项后系了个松结，脱了帽子，提起根棍棒直奔乔泰而来。

狄公精于剑术和拳术，只是这棍棒在乔泰指点下新近才学着拨弄。这玩意本是剪径的强盗和闲汉无赖爱弄的，正经有头面的人一般都不沾手。偏这狄公却觉得它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术，得个闲时便想着要耍弄耍弄。

乔泰却最精于此道。他投奔狄公之前正就是一个剪径的强盗。一年前，狄公去蓬莱走马上任的途中，乔泰和他那位歃血为盟的把兄弟马荣在一条偏僻的路上拦了他的驾，然而狄公的威仪和气度慑服了他们，他们当即弃邪归正，投在狄公手下当了贴心的亲随干办。后来辗转公役，竟也立了不少汗马功劳。两人但有些差了礼数处，狄公也是一味体恤宽谅，狄公对他们的心直口快和忠心义胆很是赏识——这是前话，表过不题。

这时，乔泰也提起棍棒迎来应手。两人一来一去，都使出了通身解数。人们只听得棍棒互相碰击声和微微的喘气声，一个院子早挤满了观看的人。

一个瘦长、丑陋的人瞪着一只独眼看了好一会寸溜出了院子，回身又轻轻掩上了门——谁也不曾察觉。

他们俩耍弄得汗流浃背才停了手，将那两根棍棒扔还给店小二，提了衣袍便上汤池。

旅店建在山岗下，汤池正砌在热泉的裂隙口。滚热的泉水汩汩流来，他们在汤池里足足浸泡了一个时辰，才抖擞起精神回到房间。

两人换罢衣裤，坐下呷了一口茶。房门开了，一个独眼瘦子蜇进了房间。

“这就是在茶馆里看见的那个无赖！”乔泰不禁叫道。

狄公冷眼看着那张令人生厌的脸，怒容满面地说：“如何不吭一声便兀自闯了进来？”

“单想和你说几句话……沈先生。”

“你干的什么营生，来得这般蹊跷。”

“与你一样，是个盗贼。”独眼猴溜了狄公一眼。

“待我把这个无赖驱赶出去！”乔泰怒气冲冲地说。

“且慢，”狄公非常想弄明白这不速之客究竟是怎么回事。“既然你知道我的姓氏，也不会不知道我是一家商号的牙人吧——我是专门替我们掌柜代办转拨货物、签订买卖契约的。”

瘦猴眯起那只独眼冷笑了一声：“哈哈，你的行动瞒不过当方土地！我是谁，你来瞒我？难道我真不知道你们的行径不成？”

“不妨讲来。”狄公和蔼可亲地说。。

“要我原原本本叙个备细？”独眼猴问道。

“当然！”狄公对这独眼猴有了浓厚兴趣。

“竖起耳朵听着，先说你，一副正经体面的脸面，又养着齐整的胡子，一眼就知道曾经在街门里干过勾当。生得又猛悍结实，须是缉捕，典狱的差使。你屈死过无辜，或偷盗过钱财，或者两者都干过，后来露了馅只得潜逃在外，各处窜奔。你那伙伴无疑就是个拦路的响马。你俩狼狈为奸，你以假斯文和一副油嘴滑舌去蒙混商旅行客，而你的伙伴则去持刀狙击。你们来这牟平想去抢一家珠宝商，看来你们这个冒险要蚀本的，一个小孩都会一眼认出你们是强盗，你们能得手？”

乔泰气得跳了起来，狄公制止了他。又慢条斯理地问道：“那么，你依凭什么断定我们要来这牟平干这个勾当？”

独眼猴吁了一口气，得意地歪起了头说：“今天我一见这个恶煞走进茶馆，就认出他是个专一剪径拦路的响马。瞧他这胳膊粗、肩膀圆的，那皮肉上刀箭的伤疤。落后你来了，我头里还认定你是个革了职的行吏，直到看见你们耍棍棒这才明白你俩的秘密。同时我发现你也是一个武艺高强的盗贼，只是皮肉稍嫌白净了点。你们两个捧着那本书指点乱划，只顾把一双双贼眼盯着那珠宝商的名单……你们干这买卖是多么的鲁莽……”

狄公平静地对乔泰说：“把他撵出去！”.

乔泰站起来正待上前去揪，独眼猴早象闪电般出了门。

乔泰拔步要追，狄公微笑着把他叫住了。说道：“不必太去认真。这个无赖倒提醒我不应固执地墨守一个程式去勘破案子。他真是一个观察甚细，行动敏捷的家伙，他对我们的身份分判得何等精练，只可惜错了。他又这么自负固执——强盗会跑到城里客店来耍棍棒？”

“这个狗杂种从茶馆起就一直尾随着我们，莫不是想讹诈我们不成，干嘛老盯着不放？”

狄公答道：“我看倒亦未必。他看来是个靠小聪明，耍诡计的小偷或骗子，他非常怕武力。我想他或许再也不会露面了。你刚才讲到茶馆，却使我回想起我在那儿听到的一些谈话。你记得那是一个姓柯的丝绸商自杀的事吗？还说尸体尚未找到。此刻我们何不去公堂看看究竟是怎么一个案子。差不多也该是升堂的时候了。”

“老爷，别忘了你来这里是游山逛水的！”乔泰显然有点责备的口吻。

“你说得不错。”狄公淡淡微笑。“但我想私下了解些滕先生自己的情况，你知道他本人好象缠上了什么麻烦。再说看看他如何问理刑事对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的。走吧！”

他们走出了飞鹤旅店，在街上慢慢地踱着步子，暑气渐消，清风徐来，只感到丝丝凉快。

他们走到县衙时，衙厅里早升了堂。门外鸦雀无声，没有个闲人。四个衙役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打盹，一大群人聚在衙门栅栏里廊庑处尖着耳朵在看审。

他们也挤到那廊庑口，跂起脚往堂上望去。只见高高的大堂上正中坐着县令老爷滕侃，穿着亮光闪闪的浅绿官袍，头上戴的那顶乌纱帽的两翅不住地摇晃。他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着案桌上的公文案卷，一边慢条斯理地持着下巴稀疏的几根山羊胡子。潘师爷站在他身后，双手交叉着笼在袖里。衙厅后高高垂下一幅帷幕，帷幕上用金丝线精致地绣着一匹獬豸的图象一一据说这是公正执法的象征。

（跂：音‘齐’，抬起脚后跟站着——华生工作室注）

大堂下两列分侍如狼似虎的四个街役，手上拿着板子、铁链和拶指的夹棍。为首一个粗黑胡须的矮胖子手上正拨弄着一根牛皮鞭子，令人望而生畏。

公堂的可怖、王法的威严、触犯刑律带来的可怕后果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到这里不分老少，无论贫富，也不管是原告还是告都必须在大堂前那光光的水青石板地上双膝跪倒，恭受官吏衙役们的高声呵斥。经常县令老爷一声令下，板子、火棍便会打得你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按成习，一个被传讯到堂上来的人在证明自己确实无罪之前都被看作是有罪的。

滕县令用惊堂木狠狠地在桌上一拍，只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战兢兢在堂前跪定，穿着一身白色丧服。“向前脆一步！”那个领首的衙役班头吼了一声。跪着的人赶紧向前跪上一步。

狄公用肘轻轻推了一下他旁边立着的人：“这人是谁？”

“你还不知道？这人就是柜坊的冷掌柜冷虔，与昨天自杀的柯兴元是财务上的合伙人。”

唐朝的这种柜坊，兼了后世银号和当铺的买卖，是最能生利发财的行业。

狄公嗯了一声，又问：“这何兴元死了，他却要戴孝？”

“不，先生有所不知。他戴的是他兄弟冷德的孝。这冷德生肺痨病已

死了半个月了。”

狄公点点头，就仔细听那冷虔在说些什么。

“回禀老爷，我们今天唤船家沿河在水上寻了三里多路，只找回老柯一顶天鹅绒帽子，看来他是淹死无疑的了。因此我冒昧又重申今天早上在公堂提出的要求。我负责老柯产业部分帐目，现在事乱如麻，他的自杀不早点备案，许多财务帐目不能清理，许多商务买卖无法签办，我们的损失不计其数，还望老爷明鉴，早点给老柯的死备个案吧。”

滕县令皱了皱眉头，答道：“人命关天，不可草率行事，刑法律令明文昭彰，尸身未发现或未经官府验核不能以自杀备案。冷虔，你须将柯兴元之死的详情从实细细向本堂禀来，倘其情理有可谅之处，细节无抵牾之疑，本官尚可便宜从权，替你作主，具文呈报上峰，再俟定夺。”

冷虔听罢，感激地说：“倘能如此，老爷山岳般恩德没齿不忘了。说起老柯之惨死，容我再细细禀来。约莫有一个月前柯先生曾在卞半仙处占了一课，打问南门外动土木的凶吉，他想在那里造一座花园专用作夏季的休憩。那卞半仙为柯先生草画里宫图时发现了蹊跷，警告柯先生，本月十五日，也就是昨天，是一个黑道凶日，行居得万分小心。何先生听罢着了慌，急问端底。那卞半仙卖关子，只道天机玄妙，难以明说，祸起不测，防不胜防。并说中午正是最凶险的时刻。

“这个可怕的预言使柯先生郁郁寡欢，忧虑重重。他本来就是个性子敏感的人，这时又犯了心病。决定命运的日子越来越近，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十五日那天，他狂躁激动了半日，拒绝走出他的房间，就是到花园去散步也感到害怕。然而他的管家午后捎了个信给我说他的主人心情有了很大的好转，因为中午这个最凶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他并没有碰到意外。他认为有了转机，感到很高兴。为此，柯夫人便建议在家设个便宴邀请一些朋友和同仁，以此来分散他的心思并使他高兴高兴。他同意了夫人的建议，于是除我之外，柯先生还请了衙上的潘总管和绢行、丝绸行的几位行董。

宴席摆在柯先生家那花园的亭子里。亭子座落在花园一角的高台上，正俯瞰着一条河。开始时，柯先生精神极好，又说又笑，并说就是占课这么灵验的卞半仙也会有差失。

酒过三巡，大家正吃得兴酣耳热，他的脸突然变白了，他说他感到

一阵剧烈的肚痛。我还开玩笑说准是他过敏的神经产生的错觉，他听了之后非常生气，大骂我们都是没良心的家伙。

他这时突然站立起来，嘴里咕噜着说要回房里去服药……”

“从亭子到房里有多远？”滕县令打断他的话问道。

“回老爷，柯家那花园很大，但只长着些低矮的草木，我们从亭子里可以一眼看清那房子前后的一切。那夜月色又很好，照得象个白昼一样。半晌，只见老柯出现了，他冲出房门，满脸是血，鲜红的血从他前额的一个伤口中涌出来。他尖叫着，用手胡乱比划着奔向亭子，象是来求救。我们几个坐在那儿看着渐渐接近的身影，一时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了。到半路，他突然改变了方向，迅速穿过草地奔向那石头围墙，很快爬过围墙，坠到了墙外的河里去了。”

冷虔稍稍停了停，情绪很激动。

“死者进房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滕老爷问道。

“对！”狄公推推乔泰说。“毫无疑问，这正是本案的关键所在！”

冷掌柜答道；“后来柯夫人告诉我们，她丈夫回房之后就叫嚷疼痛难受，并激动地责骂朋友残忍，在他痛苦时一点都不表示同情。柯夫人竭力安慰他，然后到间壁去为他取药。当她取药回来时，何先生已经激动得近乎丧失了神志，他双脚踩着地板，拒绝服药。突然，他扭转身子向门外冲去。这是他夫人最后看见他的情景。我猜想他在奔跑穿越那狭窄的通道时。把头撞破了。你不知道，这柯先生的房间与门口乎台间有一条丈把长的狭窄通道，又相当低矮——处于他当时狂乱的状况下，那个突如其来的碰击可能使他的神经完全错乱了，困此他决定结束他的生命，”

滕侃显然感到了很大兴趣，他直了直腰，回转身问潘师爷道；“你去过柯兴元的家，检查过那条通道不曾？”

“老爷，我检查过。”潘有德恭敬地答道。“可那儿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地板上没有，那房门的横梁上也没有。”

“沿着河岸修筑的那道围墙有多高？”老爷转过脸来又问冷虔。

“回老爷，只有三尺高。我常劝老柯把它加高一点，我担心哪一天保不定会有喝醉了酒的客人从围墙上翻出去，跌到河里淹死。围墙外距离河面有一丈多高。柯先生则说他所以把围墙砌得低是特地为了他坐在花园的亭子里就可以欣赏河上的景致。”

老爷又细问道：“你说亭子修在高台上，那么上亭子有几级台阶？这台阶是用什么铺的？”

“回老爷，要爬三级。台阶用一式刻有花纹的青花石铺的。”

“当死者翻墙跳进河里时，你们都看仔细了？”

冷虔犹豫了一下。慢慢答道：“墙下长着些杂乱的灌木。那天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怎么回事，他就翻身跳下去了，我们一时都吓呆了。”

滕县令将身子向案桌靠了靠，严肃地说：“冷虔，那你凭什么认为柯先生是自杀的呢？”狄公微笑着点点头。对乔泰耳语道：“我的同行问话问到了三昧了！”

老爷这个突如其来的问话使冷虔不由得暗吃一惊。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就是说，我们当日在场的人……既然我们看见这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滕老爷打断了他的话：“你亲眼看见柯先生的脸上都是血，也亲眼看见他开始时奔向亭子，后来又改变方向朝围墙奔去。你难道没有想过从头部伤口流下来的血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可能就把围墙误当成了亭子的台阶，结果翻跌了出去？”

冷虔没有吭声。

滕老爷继续说道：“事情已经很清楚，柯兴元究竟是怎样死的，现在还无法确定下来。本县认为他的死或许必有缘故。此外，本县甚不满意你关于死者如何碰破头的说法——这太缺乏依据。因此在上述疑点澄清之前，柯兴元的死仍不能以自杀备案。”

滕侃说完，把惊堂木一拍，宣布退堂。潘师爷将那幅绣着獬豸图象的帷幕拉向一边。滕县令走过厅堂，踱着步子退回内衙。

衙役开始驱赶挤在廊庑上看审的人群。

狄公和乔泰随着人群也出了八字衙门。

狄公道："滕侃断的倒甚有些见地。我现在不明白的是那冷虔为什么一开始就想到柯兴元是自杀呢？同时也不知道柯兴元进房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都留待滕老爷去绞尽脑汁瞎猜吧！现在我们该去寻一家酒肆醉饱一顿了。"乔泰有点不耐烦地说。

第三章

他们来到闹市中一家大酒楼。高高的楼檐下挂出一排彩灯，彩灯上夺目赫亮五个大字："四海美味居"。翠绿窗轩，朱红栏栅，珠帘掀动时扑来一阵阵扑鼻的炸葱的香味。

狄公和乔泰就在这家"四海美味居"喊了好几味菜，足足灌了十来盅陈年佳酿。酒足饭饱后出了酒楼专拣那热闹的市廛看新鲜，狄公尤爱听那些售卖本地土产的坐贩们叫卖的声调。

乔泰突然低声对狄公说："留意，有人正跟随着我们！"

"你看清楚了？"狄公警觉地问。

"虽没看仔细，但我对这行勾当有特别的知觉，每回都没猜错。我们不妨使个解数煞他一招。"

他们闪到一个黑暗的门廊，环视四周，细细察看了街上的每一个行人，并不见有谁在跟踪他们。

乔泰还不罢休："准是个狡猾的积年高手。老爷，你先行回客店，我设法混进到前面那一帮乞儿中去摸个底，定把那王八羔子揪来客店见你。"

狄公点了点头。他们迎面挤过一群衣衫褴褛的乞儿，乔泰消失了，狄公则从拐角穿过一条小巷，便上了热闹的大街，径向那飞鸿旅店急步走去。

店小二端来了茶和两支蜡烛。狄公于是坐下慢慢呷着茶，辗转着肠子寻思道："这牟平县竟会有人对我们如此地感兴趣，几次三番跟踪窥视，真有点不可思议。在蓬莱县有一帮歹人专一要与我们作对，甚而想

谋我的性命，那他们又如何知道我此刻在牟平呢？来牟平这般秘密难道还走漏了消息，蓬莱那帮歹人竟唆使这里的同党合伙来算计我不成？”狄公捋着他的胡子苦苦思索。

一声门响，乔泰闯了进来，一面拭着额头的汗珠，一面沮丧地说道：“又从我手底心给溜掉了！老爷，那人不是别人，正是今天来刺探我们的那个丑八怪，独眼猴。我见他鬼鬼祟祟地走着，左顾右盼。好象在寻找什么人。当时我混在那群乞丐中，买了杯酒假装喝着。待我看清楚正要上前揪住他时，他也认出了我，一闪眼就象兔子一样跑了，我想追去，早没了踪影。”

“真是一个狡黠的家伙！”狄公悻悻地说，“但我总不明白他究竟盯着我们要做什么，在蓬莱或什么地方你曾见到过这个家伙吗？”

乔泰摇了摇头。说道；“若是哪里曾见着过这副五八怪模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想他既然死死缠住我们不放，说不定我们再出去时又会撞上他。再撞上，我赌誓决不让他跑了！噢，老爷，这里又出事了！一个女人被谋杀了。滕老爷恐怕头更疼了。”

“你说什么？乔泰。”狄公吃惊地问道，“你又听见什么了？”

“谋杀，确实是谋杀。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老乞丐和我两人知道。”乔泰得意地说。

狄公迫不及待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应当赶快将此事通报滕县令。”

“我们当然要替滕老爷分点忧。”乔泰给自己倒了一盅茶，慢慢说道。“事情是这样的：独眼猴溜走后，我便到那个小酒摊去付钱。正待转身要走，一个混身肮脏邋遢的老乞丐鬼鬼祟祟靠我走来，问我是不是外乡人，我当然承认是外乡人，并问他有什么事。他点了点头就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要买几件首饰，说是价钱很便宜。我想不妨先看看到底是什么首饰再说，就嘴上答应了他。他就从衣袋里拿出一副漂亮的耳环和两只金手镯，并说只卖一两银子，立刻就要交钱。我知道这老家伙的首饰是偷来的，当时就琢磨着是将他带到这儿还是直接送他去衙门。他看我犹豫不决，以为我怕是赃物不敢买。于是他就索兴交了底：‘别害怕，不会出漏子的。这些东西是我从一个女尸身上摘下来的，就在那北门外的沼泽里。我是知道这件事的唯一的人。’

“我要他把他如何发现那女尸的事从头到尾讲一遍。他说他在那片沼泽地边上的灌木丛中有一个藏身处，有时他就在那里过夜。今天晚上他到那儿去时，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躺在那沼泽地里，好象是穿着什么红绣裙，半个身子藏在灌木丛底下，一把匕首刺进她的胸膛，那柄还露出在胸前，的确是死了。他在那尸体上摸了半天没有摸到钱，所以就拉下她的耳环，摘下了她的手镯，然后就跑掉。那块地方晚上很荒凉，少有人迹走动，可能现在还没有别人发现。那老乞丐又说他们也有个什么行会，每个乞丐讨来或偷来的钱都得统统交给这行会中一个叫‘排军’的头目，然后从他那儿领取自己分摊到的一份。那老家伙不甘心将这首饰交上去，想找个外乡人私自卖了，把钱独吞下来。外乡人今日来明日去容易瞒过排军的耳目，不会担多少风险。那老乞丐很怕排军……”

“那老乞丐现在哪里？不要也从你手底心溜掉了。”狄公问道。

乔泰略有难色地搔了搔头，答道：“没有，他不可能溜掉。不过那老家伙一副半饥不饱的样子委实可怜。我前前后后盘问过他，我深信他与那尸体毫无干系。我看那耳环上面有干的血迹，所以他说从尸体上摘下的也不是谎话。我明白，如果我们把这个可怜的老乞丐送进衙门，结局将会怎样呢？公人们会把他打得半死，即便打不死，放了出来，那‘排军’也决不会干净放过了他。故我还是网开一面，放了他。我们将此事报知滕老爷时就说他早已逃之夭夭了。”

狄公不无责备地瞅了乔泰一眼，但似乎也不十分怪他自作主张。他说：“你这样做当然有违衙司的条规，不过，我理会你的意思。一个穷愁得发慌的老乞丐不可能窜进贵妇人的内宅，贵妇人也不会单身出门，出门坐轿还有许多人前呼后拥，跟随服侍。那老乞丐说当时没有其他人，这也是实话。否则他是决不敢盗尸的。那女子很明显是在别的地方被杀害，尸体被抬来放在那沼泽地里的。我并不认为你放走那乞丐有什么大错，但在这种事上，一个大意疏忽便会误了全局。现在我们就去衙门报信，滕县令闻报会立即着手侦查的。人命关天，不可延误。噢，对了，你把那两件首饰拿给我看看吧。”

乔泰把手伸进衣袖取出两只耳环和一副闪闪发光的金手镯放到桌上。

狄公看了一眼，不觉称赞，又拿在手中细细地欣赏了一会儿。

那耳环每只上都有一朵用银子打制的莲花，上面又精致地绕盘着金

丝，中间点嵌着六块红宝石。手镯用纯金打制，状如环蛇。蛇眼睛却是一对绿宝石，在烛光下隐隐有凶光闪出。

狄公把玩了半日，慢条斯理地捋着胡须，陷入了沉思。

乔泰等不及了，催促道："为何不想走了？"

狄公拿起首饰放进了自己的衣袖，说道："乔泰，我们暂时不将此事通报滕侃，看来为时尚早。"

乔泰惊异地望着狄公，正待要问情由，房门突然开了，那个独眼猴闪了进来，神情激动地说："他们已经来追赶你们了，来得比我想象得还早。你们还要去什么衙门，别干蠢事了！缉捕已到了这旅店，此刻正在客堂里打听你们的房间呢！不要慌张，我来帮助你们逃跑，来，跟我来！"

乔泰正待开口大骂，狄公制止了他。狄公犹豫了一会，便对那独眼猴说："你带路！"

他们出了房门，独眼猴迅速地把他俩拉进一条狭窄的走廊。他看上去对这客店布局十分熟悉，他带着他们拐入到一条漆黑的发着霉味的过道，然后将一扇摇摇欲坠的门打开，来到了一截小巷。他们在垃圾堆中择路而行，绕过客店厨房后门再往前走便窜进隔壁那家大酒楼的后门，又从闹哄哄的店堂出得大门来，在大街小巷转了几个弯儿，早把狄公他们绕得迷失了方向。

来到一条荒凉僻静的小街，独眼猴终于停下了脚步，指着街尽头那唯一透着灯光的窗户对狄公说："那是凤凰酒店，你们在那里住下最是安全，请你们告诉排军，就说是坤山送你们来的——以后我们还会见面。"

狄公和乔泰到这时才知道这个行动诡秘的独眼猴名叫坤山。

坤山转过身，打乔泰身前擦过，只几步便消失在黑暗中了。

第四章

乔泰忍不住愤愤地说："老爷，我实在不明白你想干什么，那贼头狗脑的坤山你却信他胡诌什么？别听那凤凰酒店有诗一样好听的名儿，它准是那奸恶偷盗人物的巢穴，放着那'飞鹤'不去骑，来管人家的闲事，你

明天还游不游山水名胜？”

狄公平静地说：“你不要急躁。这凤凰酒店固然不是正经去处，但是同他们打个交道便可弄清他们对我们感兴趣的原因。如果发现这坤山和那排军一起卷进这一串阴谋的话，那么他们正就是我目下找寻的人物。现在，我们姑且充作坤山想象的角色，扮作盗贼。退一步，情况有变，我们亦可凭手段冲杀出去，对吗？”

乔泰没奈何，咧了咧嘴表示服从。

他们走到凤凰酒店。那酒店是一幢木板结构的二层楼房，房子年陈已经有些歪斜。透出亮光的窗户里传出粗俗的说话声。

乔泰敲了敲门。里面声音停了，大门口开一条缝，一个粗哑的声音问道：“谁？”

“我们是来找排军的！”乔泰高声叫道。

门“吱呀”一声，走出来一个人，一言不发把他们引过低矮的散发着臭味、霉味和劣质酒酸的店堂。店堂里垂着一盏冒着黑烟的油灯，灯光昏暗。那开门的人——这酒店的酒保——走到柜台里，回过身，沉着脸，把两位客人上下打量了一番，说道：“掌柜没有回来。”

“我们坐着等他。”狄公说着，一面拣了张靠窗户的小桌一屁股坐下。

乔泰拉了把椅子坐到了狄公对面。转过头来，大声喊道：“来两杯最好的酒！”

店堂角落一张桌上四个赌棍抬头望了望狄公他们，又埋头赌他们的钱。柜台旁站着个妖冶的年轻女子，她正以一种傲慢放荡的目光将他们上下打量。她穿着一条玄色罗裙，腰间系着红丝绦，上面一件宽绰的水绿轻绉衫，衫钮儿散开了一半露出杏红抹胸。头上插着一朵枯萎的红玫瑰。

她仔细打量了一番之后，开始和她旁边的一个后生低声耳语。那后生漂亮的面孔上闪动着一对轻浮的眼睛。只见他猛地将那女子推开。扭过头去兴致很浓地看那四个人赌博。赌桌上吆喝唱喊，狂笑声、骂人的脏话和大木碗里沙拉沙拉的骰子声混作一片。

酒保端来了两杯酒，放到狄公的桌上。“六个铜钱！”他粗暴地开口索钱。

狄公慢吞吞地掏出四个铜钱放在桌上。“一杯酒最多只值两个铜钱了。”他轻声说道。

“你不想喝，就给我走！”酒保更无礼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无赖！”乔泰忍不住骂道。

狄公制止乔泰，又摸出两个铜钱。

酒保接过讪讪地走了。

突然，那观赌的后生与一个秃头赌棍吵起嘴来。只见后生举起拳头向那秃子奔去，但他还未近得秃子的身，自己的肚子早就挨了秃子狠狠一脚，踢得他摇晃着倒退了几步。靠在柜台上喘着粗气。

四个赌棍大声哄笑起来。

柜台边那女子惊叫一声，扑向那后生，赶忙扶住了他。后生脸色惨白。她抓住了他的袖子，向他低声说了些什么。

“不用管我！你这个臭女人！”他气喘吁吁地骂道。

那女子还想说什么，后生朝她脸上就是一巴掌。她疾奔进柜台里，用袖子挡住脸，失声哭了起来。

后生恢复过神来。突然，他从腰带里拔出一把尖刀。说时迟，那时快，酒保见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轻轻一拧，那刀“当”地一声掉倒了地上。

“小兔羔子，掌柜明言不许动刀，你不知道？”酒保冷冷地说。

秃子早已站了起来，从地上将刀拣起，一把揪住后生的衣领又是狠狠一巴掌，后生顿时满脸是血。

秃子洋洋得意地说：“今天是你想着动刀子，额头上还想再吃一刀吗？我不与你这兔崽子计较，别人可不轻易让你！”

门口传来两声重重的敲门声。

“掌柜回来啦！”秃子说着，赶快来开门。

一个腰粗腿圆的黑胖大汉走了进来。他的脸盘很大且又粗糙，半脸的络腮胡子乱蓬蓬又短又硬，象把用旧的鬃刷。头发自用一块布包扎着，上身一件短褡褂露出胸口茸茸的毛和胳膊上一块块凸起的肌肉。他没理会秃子的问候，径向柜台走去，眼睛没向众人看一下。

“来一大碗，从我的酒坛里舀！”他吩咐酒保。“刚才在外面遇到了点麻烦，差点出事！唉，到处都是衙门派出的细作。”

酒保赶忙捧上了酒碗。

他端起酒碗一饮而尽，咂了咂嘴，对那女子嚷道；“别站在那里哭哭啼啼的，小东西！”

又吩咐酒保：“也舀一碗给她，怪可怜见的！”

他的眼光落到那后生身上，后生正在擦脸上的血。

“秀才，怎么啦？”

“他今天竟向我动起了刀子！”秃子先告状。

秀才胆怯地走向排军。。

排军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冷笑了一声，说：“动刀子？好哇，就把你的解数都抖出来让我看看。”

排军掣出一柄闪闪发光的短剑，左手一把抓住了秀才的衣领。

那女子不知从哪里奔出来，一骨碌跪倒在排军的面前。

“饶他这一遭吧！我求求你！”她几乎是哭喊了。

排军愣了一下，松开了手。摇了摇肩膀想说什么，猛看见窗下的桌上坐着两个陌生人，他赶快推开秀才，扔掉短剑，向前走上几步，大声问道：“老天：这个长胡子是谁？”

“过路的客人。”秀才献媚地说，“坐了一会儿了。”

排军走近狄公，厉声问道：“你们打哪儿来？”

“我们也遇到了一点麻烦，”狄公答道，“是坤山送我们到这儿来的。”

排军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们一眼，拉了把椅子坐下，说道：“我对坤山不很了解。告诉我你们遇到了什么麻烦？”

狄公答道：“我和我的这位伙伴都是老实的生意人。一路上我们老老实实地做生意。今天早上在山路上遇到一个客商，我们跟他讲了两句吉利话，他就笑嘻嘻地捧出十两银子送给我们，然后就躺在路边休息了。我们拿着银子刚要进城来，那客商却睡醒了，变了卦，大发脾气，跑到衙门里告我们抢了他的钱。衙门就派人来抓我们。坤山知道了，就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了。这原不过是个小小的误会，只怪那客商醒来得太早了。”

这是强盗间的行话，翻译出来是：他们在山路上抢了一个客商十两银子，把商客打倒在地。他们刚要走，那客商醒来了。

那排军听罢，咧嘴一笑。接着又怀疑地问：“你为什么要留着大胡子，说话的声调却象个塾馆里的教书先生？”

乔泰急忙回答：“留胡子是为了讨好他的上峰。沈先生过去在衙门里干勾当，由于钱财方面的误会，他不得不提早辞了职。掌柜的，你以前莫不是也吃公堂里的饭，这样盘问得人紧！”

“这几句话须得问清楚。”排军老大不高兴地说，“告诉你，我从不曾在衙门里干过事，正经是个军官，左骁卫大将军麾下豹骑三营的队正，正九品呢，人称刘排军。你且好好记住。噢，坤山是你们的老相识吗？”

“不，”狄公答道，“我们今天第一次见到他，衙里派人来抓我们时，他碰巧在那里。”

排军回头吩咐道：“快拿酒来！我要与这两位先生好好叙叙。”

酒保应声搬来了一个酒坛，端出了几味菜，一面凑着狄公陪笑。

“你们以前都在哪儿厮混？”排军问。

“在蓬莱。”狄公道。“但我们不想呆在那里了。”

“言之有理！”排军龇牙咧嘴地大声说道，“听说那里新来的一个狄县令甚是厉害。那人暴狠凶残，就是几天前，把我的一个朋友杀了！”

“所以我们赶着要离开那儿。以前我们总同屠夫混在一起，住在北门不远他的客店里。”

排军用大拳头猛往桌上一捶。“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坤山那个鬼杂种根本没法同屠夫比。屠夫是条正直的好汉，只是性情暴躁点，动不动就要耍刀子。我跟他说过上百次，耍刀子是没有好结果的。可他偏偏……”

屠夫在蓬莱杀了人。狄公七天前离开蓬莱时将他斩了首。

“那么，那坤山是你们行会的兄弟吗？”狄公问道。

“不是，他是独脚蟾，一个人干买卖。干得倒很出色，但终究是个小人。你们是屠夫的朋友，这使我非常高兴。你们这就去丢一贯铜钱在银罐里，从此便是我们的新兄弟。”

狄公从衣袖里取出一贯钱，乔泰也跟着掏出了一贯钱。排军接了，叫秃子放进那银罐里。

狄公说：“我们打算在这里住上儿天，等风声平静了再走。”

“不忙，你们尽管住，就这么定了。噢，我倒忘了向你介绍了，”说着向那女子嚷道，“艳香，你过来，见见这两位客人。”

那女子应声走到桌边。

“这是我们的女管家，名叫艳香。那个秃子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两个花钱从来不分的，就是这艳香，也是同享的。我手下有七十多个弟兄，也是一桩麻烦事，他们每隔一晚要来这多结一次帐。这里没有识字的人，我只得用点竖划叉来计算。那秀才倒能帮这个忙，但其他的人都不同意，大伙儿都不信他。我想你来正可胜任这份差使，你净抽半成利，自己弄来的钱也不需上缴——这个买卖如何？”

“钱倒是不差，只是我喜欢自由自在地走动，图个耳目快活，消息灵通。刘掌柜，你听说这里又发生了谋杀的事么？”

排军将艳香推开，紧张地问：“你是说谋杀？哪里出了事？”

“我在街上听说一个有钱人家的太太被杀了，尸身扔在北门外的沼泽地里。我和我的伙伴虽也干些勾当，但决不杀人。杀人每回总惹来大麻烦，你知道我最不能容忍的便是杀人。”

“秃子！”排军吼叫了，“有一个女人被谋杀了，说是就在附近，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着是谁干的？”

“大哥，我赌誓，这杀人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也没听谁说过。”

狄公建议道：“我想到那去着看究竟是真是假。派给我一个弟兄，从僻静的街上带我去那儿。别忘了我曾干过缉捕，检验死尸也是行家；或许能替你查出是谁干的罪孽。”

排军用手托着满是皱纹的前额，神情阴郁地望着眼前的酒杯。犹豫了半晌，抬起头来说：“好吧，你就带秀才去。——嘿，秀才，你跟胡子哥去走一遭！”

狄公转身对乔泰说：“伙计，你最好还是呆在这儿。我们俩一同出去很可能引起麻烦。”

乔泰愤愤地嗯了一声，捧起酒坛汩汩地往自己杯中倒酒。

第五章

秀才领着狄公沿着僻静的街巷向北门走去。

“白天那沼泽地里走的人多吗？”狄公问道。

秀才回答：“很多，一早那儿就人来人往，很是频繁。农夫挑菜进城贩卖都得走过那块沼泽地。不过，一到晚上那儿就很冷清，很少有人行走。那个地方又经常闹鬼。”

“为什么不把这块沼泽地填平呢？”

“四年前，我们这里发生了一次地震，北门一带的房屋全都倒塌了。接着，又起了一场大火，不几日这里就只剩了一片废墟。待要重建时才发现这块地方已经下沉了，比河面还低了一截，周围全是污水塘、杂草丛，再也不能建房屋了，所以人们只得让它荒在那儿。”

狄公点点头。他想起来，多温泉的地方常是多地震的。

这时，万籁俱寂，明月当空。大街小巷都熄了灯火。

秀才突然说：“告诉你，我要离开排军这一伙了。”

“是现在吗？”狄公意思模糊地敷衍了一句。

“当然，”秀才扬了扬眉毛说道，“你可以看得出我同那帮痞子、乞丐不是一个窝的雀。我父亲是县学里的助教，我也有了秀才的功名。我所以逃离家庭只是因为要想干一番事业。而排军、秃子一帮一天到晚干的就是偷鸡摸狗的勾当，要不然就是伸手乞讨。那帮蠢货还经常嘲笑我，辱骂我。我读了几卷书，也懒怠与他们计较。我虽无奈误投了他们一伙，但是决走不上一路。”

狄公点了点头。

“你和你的伙伴却与他们不同。”秀才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我敢说你们两位曾经杀过人。你说你不喜欢杀人，只是因为听了酒保说排军从不杀人，也反对杀人。原谅我唐突直言，我全是根据事实推断的。”

“还要走很远吗？”狄公没理会他的胡说。

“穿过前面这条街就到了。这条街通衙门后院的一条死胡同。这儿就能看到许多坍塌的房子了。嘿，我再问你，你在衙门里做公的那阵，经常折磨女人吗？”

“快走！”狄公催促道。

秀才还在罗嗦不休：“你知道许多的女人都喜欢我，但我却不喜欢她们。那些令人讨厌的贱辈！嘿，当你用烧红的烙铁往她们身上贴或是用夹棍拶她们的手指头时，她们会象杀猪一样惨叫，是吗？她们受刑时都是失声鬼叫呢，还是嚎啕大哭？”

狄公抓住秀才的一条胳膊，用他铁筋般的五个指头使劲一勒，秀才痛得失声哭了起来。

“你欺凌弱小！”秀才抽泣着用另一只手托看受了伤的那条胳膊。

“你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狄公和谒地说，“现在你自己作出了回答。”

他们默默无语地从倒塌了的破房子中间择路而行，不一会便来到了一片潮湿的开阔地。灰蒙蒙的雾气低低地飘浮在连绵不断的小树和灌木丛上面，远处隐约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和门楼。

“这就是你要找的沼泽地了。”秀才怏怏地说。

沼泽地一片寂静，没有人影，只有偶尔从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一声水鸟的怪叫。

狄公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朝沼泽地当中走去，同时仔细搜索着低矮的灌木丛。忽然他看见前面十来步远的树丛底下有一团红光闪出。他飞速跑上前去，靴子在烂泥里发出呱唧呱唧的声音。

他分开树丛一看，果然是一具女尸躺在那儿。尸身用一条金线掐花的猩红色绣衾包裹着，但显然已被人翻动过了。

狄公俯下身来细细端详了死者的脸。

那女子约莫廿五岁上下，杏脸柳眉，面皮细腻白净，甚是妩媚。她面上平静安详，了无愠色。一头缜密的乌黑头发却往后被一根棉线绳胡乱地系作一束，露出晶莹白玉般的耳垂。耳垂被撕破了，凝着几点血迹。

狄公掀开那猩红绣衾，又立即盖上。

“你到路口去看看动静，”他命令秀才，“见有人影，你就打个呼哨。”

秀才走后，狄公又重新掀开了那绣衾。那个女子一丝未挂，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她的左胸，只留得那柄儿露在外面，柄四周有一圈干血迹。细看那柄，金银雕镂，宝石镶嵌，虽年岁久了，颜色有点发黑，狄公一眼认出这是一件十分值钱的古董。那个老乞丐不识货，只偷走了耳环和手镯。他摸摸胸部，感到粘湿糊糊，再提起一只手臂，发现仍能弯曲，尚未僵直。他想，这女子很可能就是白天里被害的。她面色安详，头发蓬乱，赤裸着身子和双脚。这些又说明她遇害的时候是在床上，而且是在睡眠中，被杀之后凶手才急急忙忙扎起她的头发，卷起一条绣衾包裹了身子，把她移到了这儿。

狄公将头顶上的树枝椎开，让月光照着那尸体，根据他多年缉查和

鞠刑的丰富经验，他发现这个女子被人****过了。他站起身来，用绣衾仍将尸体包裹好。然后又把尸体搬挪到一处更幽僻的树丛下，这样一般的路人就很难发现。于是他回身去找秀才。

秀才正弓着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揉他的胳膊。狄公对他说："你就在这里等我，我到那倒塌的房子里去搜查一下。"

秀才哀诉道："我一个人呆在这里害怕。地震和大火时这儿死人最多，阴魂不散，谁都说这里时常闹鬼。"

狄公笑道："这个不碍事，我有法子。"说着就在秀才坐的那块大石头周围不快不慢转了三圈，口中念念有词。

"现在你可平安无事了，我曾从崂山老道那儿学得这个禁魔真咒，任何妖魔鬼怪都无法近得你身！"

秀才将信将疑地坐定了。狄公很快穿过那片瓦砾场，插向了后街。在拐弯处他看见了今天午后和乔泰一起坐在那儿喝茶的那家茶馆，再走半截胡同，便来到县衙门后院的那扇角门。他急急地敲了敲门。

第六章

在门很快就开了。老管家一见狄公就象迎得了个活菩萨一般高兴。

"老爷派人到客店找了你几次，还留下口信。沈先生，老爷一直在等着你。"

他将狄公一直领到滕侃的内衙书斋。滕侃正靠在太师椅上打盹。银烛台上两支大蜡烛照在他萎缩、干瘪的脸上，他显得疲乏不堪。老管家在他耳边轻轻禀道："老爷，沈先生到了。"

滕侃从朦胧中立即站了起来，绕过书桌，赶忙上前与狄公见礼。老管家随即退出。

滕侃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开口说道："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请坐，请坐。狄年兄见笑，我此刻正陷在困扰之中，一日里如坐针毡。我急需求得你的帮助。"

他俩在茶几旁坐定以后，狄公说道："依我猜来，你困扰之事莫非与尊夫人有关，她大概被人谋害了。"

滕侃闻言立刻吃了一惊，颤抖着声音问道；“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且将我所知道的先告诉你，然后你再告诉我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滕侃点了点头，两手颤抖着捧起茶盅，想要送上唇边，却不料失手泼翻在那镜亮的云石茶几上。

“今天午后我来拜访你时，”狄公开始说，“我立即留意到你身体不适，心情显得烦躁不安。后来我向潘总管问你究竟得了什么病，可是他说你今天早上还是好端端的。这样，我就明白了你一定是在我到达之前，很可能就是在中午，受到了某种沉重的打击。我记起当你的管家向你问起尊夫人时，你回答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她接到她姐姐的口信到乡下庄子去了。然而管家说她的房门却是锁着的，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了。尊夫人离开时，为什么要锁紧了屋门呢？她走后侍婢自然要去她房间整理打扫，你又为什么阻拦她们呢？同时管家告诉你说，尊夫人房里的大花瓶打碎了，你听后竟无动于衷，一味镇静。潘总管后来告诉我说，那只花瓶是你最珍爱的宝物。这就又清楚地说明早已出了比打碎花瓶更为严重的事。这样，我就断定午休之时尊夫人在房间中一定发生了意外，这个意外一直压在你的心头，使你神情麻木，忧心忡仲。当时，我作为客人。一时也不便多问，放也没有进一步去想这些事情。”

狄公呷了一口茶，滕侃低下了头来默默无语。

狄公继续往下说：“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到了一些首饰。这些首饰是一个乞丐从一个女人的尸体上偷来的，据那乞丐说，尸体躺在北门外的沼泽地里。首饰中有一副耳环，上面雕着银莲花，盘绕着金丝，镶嵌着宝石。这些装饰价值连城超过银莲花本身几十倍。显然，这很莲花定有某种特殊的含义。我担心这副耳环正是尊夫人的，因为听说她的名字就叫银莲。当然，我不能肯定这城里再也没有叫银莲的女人，但我联系起你焦虑不安的神情和尊夫人神秘地离去，我疑心这中间有着某种不祥。

“正当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你派人到飞鹤旅店来寻我。我猜想你准是找我来商量此事。但我觉得，我在见你之前必须查问到更多的线索。因此，我才急急忙忙从后门离开了那家客店，并找了一个人把我带到那个沼泽地。我对尸体进行了检查，毫无疑问，她是一位贵妇人，身上没穿衣服说明她是在床上睡眠时被杀害的，很可能就在午睡时间死的。沼泽地离衙门后院很近，所以我就断定这具尸体正是尊夫人——她

在房间里午睡时被杀害了。天黑之后被搬移到了沼泽地。因为沼泽地晚间人迹罕至，你的后院又有一扇不为人所注意的角门，出角门是行人稀少的后街，这样在搬移尸体时也不容易被人发觉。不知我说的对与不对？”

“对！对：狄年兄果然料事如神，小弟我只是...”

狄公摇了摇手，打断了滕侃的话说道：“在你进一步讲任何事情之前，我有言在先，我会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你。不过，你不能指望我徇着私情，违着律法。假如你想对这件人命案作出什么说明，摆出什么事实，我都非常欢迎。将来一旦被传到大堂作证，我将引用你的话作为依据，解释案情，以利早日勘破，未知你意下如何？”

“我完全理会你的意思。”滕侃以一种干涩而平板的声调说道，“你知道，这是桩可怕的案子，一定要打到刺史大人那里。狄年兄不妨再宽坐片刻，让小弟将这内情全部吐露与你。然后你再站在小弟的地步替我想想法子，提出你的建议，这就是对小弟最大的帮助了。现在，我不能不告诉你，杀死拙荆的正是我自己！”

“你为什么要杀死尊夫人？”狄公暗吃一惊。

滕侃往太师椅后靠了一靠，沮丧地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须从七十多年前的往事说起。”

“看你年纪尚不到四十，尊夫人可能也只是廿五上下，为何要说七十年前的事呢？”

滕侃矜持地点点头，说道：“年兄留心军事的话，总会听说过滕国尧的名字吧。”

“滕国尧？”狄公紧皱了眉头，想了一想，答道，“嗯，象是有个将军名叫滕国尧的，很是骁勇善战。太宗皇帝讨平西戎的一次大战中，他冲锋陷阵，威名大震，朝廷很是嘉奖。但班师回朝时，他却突然退了军职，因为是……”狄公突然停了下来，吃惊地看了滕侃一眼，“老天，那滕将军莫不就是你的祖父吧？”

滕侃点点头。

“他是我的祖父。允许我简略地再说一下你刚才待说而未说出口来的

话。他所以突然退职是因为他在一时精神狂乱下，把他的一位亲密的副将杀了。尽管后来朝廷赦他无罪，但他当时必须辞去将军之职。”

书斋里寂静无声。半晌，滕侃又开了口：“我的父亲始终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祖父的这个病有隔代遗传的可能！八年前，我和银莲结了婚，婚后我们相敬如宾，非常幸福，彼此间推心置腹，矢忠不渝。我不喜交际多半还是由于银莲待我太好的缘故，我认为象我们这般的恩爱夫妻世间不多。七年前有一天，银莲发现我失去了知觉，躺在地板上，她急忙把我扶到床上。我恢复知觉时，却有些奇怪的记忆在我心头掠过。我似乎从未感到如此兴奋过，虽犹豫了一阵，我还是把那些犹如梦幻的奇怪的记忆告诉了银莲。原来我失去知觉时，我梦见自己亲手残忍地杀了一个人，并对此感到扬扬得意。我意识到遗传性的灾祸已经降临到我的头上，祖父的幽灵时时出现搅乱我平静的心。我坦白地告诉银莲，我已经得了这个可怕的病了，她却这样年轻美丽，她不能继续与一个疯子生活在一起。我考虑到对她的责他就想写封体书给她，尽快安排与她离婚。”

说到这里，滕侃双手掩面，悲声哽咽。狄公深表同情地望着眼前这个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的人。滕侃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后，又继续讲下去：“银莲坚决拒绝离婚，她说她永远不会离开我，她不能抛弃我，况且我得了这个倒霉的病。她说我真是染上了这个病，仍将仔细服侍我，使我不致发生任何意外。同时，她又竭力否认隔代遗传的说法。她说她要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我一旦休了她，她就自杀。最后我只得让步了，你知道当时我的心里有多么痛苦。我们没有孩子，也决定不要孩子了。两个人从此就对月赏花，吟诗作对，互相唱酬了此一生。你如果也看出我有点甘居寂寞的话，恐怕也会理解是什么原因的。”

狄公默默地点了点头。听了他的这位不幸的同行如此一番伤心的话，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滕侃继续说道：“四年前，我第二次发病，两年后，又发了第三次。在第三次犯病时，我处于暴躁狂怒的不正常状态中。银莲不得不用汤药来灌我，生怕我出什么可怕的意外。她对我的忠贞不渝是我唯一的安慰。我的病时犯时好，她常为之心事沉重。后来，就是上个月，发生了一起奇异的事。这件事使我失去了这种最后的安慰，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滕侃停了停，用手指着那四扇高大的朱红漆屏说道：“就是它把我的

人生希望全粉碎了，我从此走散了魂魄，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他转过身来，凝视着这四扇漆屏，半晌无言。闪烁不定的烛火照在雕镂精细的漆屏上发出奇妙的光辉。

滕侃闭了一会眼睛，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声调说：“年兄请来先把这四扇漆屏仔细看了，我再与你讲述一遍这漆屏的故事。这故事的内容我在睡梦中都能够背得出来。”

狄公站了起来，走到那漆屏前细细观赏。见这漆屏共有四扇，每一扇上都雕刻着一幅精致的图画。画面上镶嵌着金银。翠玉、珍珠、玛瑙，无疑是一件珍贵的古董。

滕侃的声音变了，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在讲故事：“这四扇屏风和其他的屏风一样刻画着一年四季。左边第一扇的景色正是春天。一位年轻的书生在一棵虬蟠古松下伏案瞌睡。他的书童正在一旁为他煮茶。书生梦见四位风流窈窕的女子，他爱上了其中最美丽的一个。

“第二扇描绘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夏天是人的抱负成熟的季节。这位书生已长大成人，正骑着马上京赶考。书童挑着书担跟随在后。

“第三扇的景色是秋天。秋天象征着收获。这位书生已经三榜高中，做了大官。他身穿朝眼，衣锦回乡。这时，他正抬头看见一个富贵人家的楼阁上站着他梦见过的那四位女子，他想娶的那一位也在其中。”

狄公移了几步，跟着滕侃站到了第四扇屏风跟前，好奇地观看着。

“这第四扇，”滕侃又说下去，“已是冬天了。冬天是内省的季节，也是对自己取得的成果更加理解并安安稳稳享受的季节。它体现了婚姻美满和家庭幸福。”

狄公看着屏风上那一对年轻夫妇正坐在一间豪华精致的厅堂里吃酒。他们的身子紧偎在一起，丈夫的一只胳膊搂着妻子的脖子，另一只手端着一只酒盅正往她嘴边送去。狄公看罢，没有言语。

滕侃说道：“我和银莲结婚不久，一天在京师的一家古董铺子里发现了这套屏风。我越看越蹊跷，越看越惊异。你不知道，这四扇屏风上的图画恰恰正是我自己一生中四个代表阶段。当我在家乡念书时，有一次我确实梦见了四位美丽的女子。后来，我赴京赶考，果然中了进士。一

日在京城乘马，正看见吴府尹家的楼阁上站着我梦中曾经见过的四位女子。这之后，我又正好同吴府尹的二女儿银莲结了婚，她就是我在梦中选定的那个最美丽的女子。狄年兄，你说这事巧也不巧。当时我就用一百两银子将它买下，这套漆屏风就成了我家最珍贵的财产。第二年，我外放到这牟平县，也就把它带到了这里。有多少次我和银莲一起坐在这四漆屏前细细欣赏着它，谈论着我们奇妙的姻缘和忠贞的爱情。上个月的一天。吃罢午饭，天特别的炎热。我唤管家把一张湘妃竹榻放在这漆屏的前面，因为这儿常有习习的凉风，躺在竹榻上又正好面对着那第四扇屏风，那对夫妇的缠绵恩爱正可消解我的闷乏。就在这时，我惊奇地发现漆屏上的图案改动了，画中那个男人正将一把匕首对着他妻子的胸膛！”

狄公惊叫一声，忙俯身再细看那画面。现在他看清了，那个男人搂着他妻子的左手里正紧握看一把匕首，尖刀正对给她的心窝。他疑惑地摇了摇头，回到椅子上坐了下来。

滕侃提高了声音继续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变化。我的头脑禁不住又开始狂乱浮躁。我揣摩着也许打造这套漆屏的工匠当初不小心将一块薄银片粘在潮湿的红漆里，当表面侵蚀了，就在这个不吉利的地方显露了出来。可是我很快就发现那处薄片是后来加上去的，而且加得相当笨拙，因为就在那块地方的周围我发现了一些小的裂隙。”

狄公慢慢地点点头。他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因此，唯一可能的结论是，在一次我根本记不清楚的精神狂乱时我自己作了那种改变。此外，第二个结论也是十分容易得出的，那就是当我精神狂乱时正计划着杀害我的妻子。”滕侃激动地说着，又长长吁了一口气。迅速将目光移开漆屏，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神色。“那漆屏死死地缠住了我，再也不得安宁。从此以后，我连续好几次都梦见我正在下手杀死银莲。我从这种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恶梦中醒来时往往大汗淋漓。即使在我醒着时，这种狂乱的冲动也无时不在困扰着我、折磨着我。我感到了绝望，我有了一种极可怕的预兆。那漆屏使我整天提心吊胆，心神恍惚。但我又不能将此事告诉我的银莲。她可以忍受一切，却不能忍受我这种可怕的念头。她一旦发现了这一点，她便会心碎的。

“看来我们逃不出劫数，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今天我们在花园的树荫下吃罢午饭，我觉得空气闷热，心里很是烦躁不安。我告诉银莲说，

我要到书斋去休息一会，顺便翻阅一下早上公堂审案的记录。然而书斋里也很热，我的头隐隐作痛，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于是我决定到银莲的房间里去休息一下……”

滕侃说着，一面站了起来，拉定狄公：“你跟着我来。我指给你看看。”

他拿起了一台银烛，两人一同走出了书斋，穿过一条弯曲的走廊，来到过道口的一扇门前。

滕侃打开了这扇门。里面是银莲的化妆室。一张紫檀雕。花的大梳妆台立在右首，梳妆台上有一面擦亮的银镜。左首的一扇小门前放着一张竹榻。正中是一方紫檀雕花圆桌。滕侃说，那圆桌上原来还放着他后来打碎的那个大花瓶。左首那扇小门外是花园。银莲的侍婢平日就在小门前的那张竹榻上睡觉——正面对一扇红漆房门，房门里便是银莲的卧室。

滕侃从怀中取出一把精巧的银钥匙，将那红漆房门打开。他让房门半开半掩着，向狄公说道：“今天中午我走进这间梳妆室时，那个侍婢正躺在竹榻上睡午觉。我走近卧房门时，那房门当时就象现在这样半开着，只见银莲光着身子脸朝里躺在床上。她的头枕在弯曲着的右臂上，一头美丽的长发蓬乱地散开，好象一块村在双肩下的黑丝绒垫，头发还从床沿上垂挂下来。正当我想要走近她时，突然眼前一片漆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迷迷糊糊地醒来以后，发现自己正躺在梳妆室的地上，那大花瓶打碎的瓷片散了一地。当时我头痛欲裂、思绪混乱。我见那丫环还躺在竹榻上打鼾。我挣扎着爬了起来，踉跄地向卧室走去。当我发现银莲还象刚才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时，心里感到很宽慰，头也不感到晕眩了。可是当我走近床边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我突然意识到了我已干出什么事来。我的那柄古玩匕首已经插进了她的胸膛，她早已死了！”

滕侃双手掩面，身子靠着那扇红漆房门，轻轻抽泣起来。

狄公走进卧房，观察那张铺着篾席的宽大的床。他发现靠枕头的地方有少许血迹。他抬头看墙上，一束丝带吊着一个空的刀鞘，旁边挂着一张古筝。卧房的窗户厚厚地糊着一层白纸。窗下一张茶几，两边各放一只圆凳。隅角里堆起四只朱红衣箱——每一只装着一个季节的服装

——旁边端正地放着一个银柜。

狄公走到滕侃面前，轻轻问道：“以后。你又做了什么呢？”

“我头晕目眩，眼前发黑。跌跌撞撞回到我的书斋，只觉心乱如麻，手足无措。正当我挣扎着聚起精神试图弄清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情的时候，管家来禀，说是你来拜访我了。”

“我来得真不是时候。”狄公深有侮意地说。“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

“唉，当时我言语恍惚，举止久礼，还望年兄鉴谅包涵。我们现在还是回书斋去坐吧。”

他们重新在书斋茶几旁坐定__

滕侃与狄公斟了茶，自己也慢慢呷了一口茶，咕咕地漱了漱口，又吞下，才说道：“你走之后，我的神志恢复过来一点。后来，公堂上那起离奇的案子也分散了我的忧虑。我明白这件事的严重后果，上峰执法是不含糊的。我必须刻不容缓到州里去向刺史大人投案，承认我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然而我那可怜的银莲，她的尸身又如何处置是好呢？丫环几次要进卧房整理打扫，管家老来问我要钥匙。我一时糊涂，便乘衙里吃晚饭的时候，溜进了卧房，胡乱寻了根线绳扎束了她的头发，随手掀了条绣被将尸身包裹了，然后扛着她绕出后院的角门，从后街穿过那片废墟，将我可怜的银莲便丢在那沼泽地里了！

“我回来以后，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愚蠢。我为什么不能假装说，我丢失了那卧房的钥匙，而大家只知道太太已到她姐姐乡下的庄子里去了——谁也不会怀疑。等我自首了，什么都好办了。唉，这时我便想到了你，想到年兄那查缉凶犯、审理案子的本领。我于是便派人到飞鹤旅店来请你。他们说你不知去向，我便只得留下个口信，让你一回旅店便到我这儿来——我就在这儿专意恭候着你。谢天谢地，尽管这么晚了，你终于来了。狄年兄，现在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狄公没有马上回答。他坐在那里，一面慢条斯理地捋着他的长胡须，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四扇漆屏。过了一会，才转过脸对滕侃说：“我看你从现在起，什么也不要做，至少暂时什么也不要做。”

“年兄这话是什么意思？”滕侃道，“我却打算现在就给刺史大人写一

封投案的信，派驿使星夜送往登州。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去亲见刺史——我看这是我目下唯一的抉择了。”

狄公摇手表示反对。

“你必须沉住气。”他说。“我检查过尸体，也细看了发案的现场。我并不相信我们已掌握了所有的事实，我需要找到你杀死你太太的证据！”

滕侃站了起来，激动地说：“狄先生，你，你别讲废话了！证据，你还要什么证据？我的发病，我做的梦，我的匕首，那杀人的现场，还有那奇异的漆屏……”

狄公打断了他的话：“然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表明这起命案可能与你无关。”

滕侃惊异万分，满腹狐疑地说道：“狄年兄，不要用那渺茫的希望来愚弄小弟了。你这样做太残忍了。你是不是有了一个十分虚幻的想法，即：当我犯病的时候，又有另一个人闯进屋来杀害了我的妻子。你想想，天下哪有这等巧事？”

狄公耸了耸肩。“我不是盼望什么巧合，更无意愚弄你。滕相公，要相信这样的事情恰恰是有可能的，更可能在你第一次看见尊夫人的时候，她不是面朝里躺在床上的吗？她那时已经被杀害了。滕相公，你周围有没有仇家？”

“没有！没有！”滕侃激动地回答，“狄年兄，你要记住，只有我的妻子和我才知道这套漆屏的含义。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这套漆屏从未搬出过我的家门。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动它！”

他稍稍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叹了口气，又说道，“唉，狄年兄，那么，你认为还能为我做些什么呢？”

狄公道：“我建议你给我明日一天的时间，让我去搜索其它一些证据。如果我一无所获，后天即陪你一同去登州，向刺史大人面陈这里发生的一切。”

“狄年兄；对人命案延误上报是严重的违法行径。你我身为朝廷命官，理着一县刑名，岂可渎职自误——日后上峰发罪下来，怎担这个干系？”

“滕相公不必着慌，如有差池，我狄某一人承当！”

滕县令犹豫了半日，也只得让步：“既然狄年兄高义助人，小弟这事也就从命了。那么，还须我替你做点什么呢？”。

“很简单。你首先拿出一个信封来，填了尊夫人名字、身份。”

滕侃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了几行字，交给了狄公。狄公将它放进了衣袖里。

狄公又说道：“你再去尊夫人卧房中取出一套她平日所穿的衣服打成一个包袱。别忘了还要带上一双鞋！”

滕侃疑惑不解地瞧了他一眼，然后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书斋。

狄公立即站起来，从抽屉里又取了几张官府信笺和盖着县衙红印的大封套，一并塞进了衣袖里。

滕侃手里提着个包袱走口书斋。忽然朝着狄公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很表歉意地说：“狄年兄见谅，我一心只扑在自己的事上，竟没想到给你拿件衣服换换。你的葛袍这么脏，你的靴子上满是污泥，让我借你一套……”

“不必麻烦滕相公了。”狄公打断了他的话。“我还要拜访一些人在那些场合穿着新衣袍反而会引起麻烦。现在，我首先要回到沼泽地给尸体穿上衣服，再将她拖到路边，以便明日一早就被路人发现。我将那信封放在她的衣袖里，这样人们就会立即认出死者是谁。然后，你就可以前去认尸。噢，你们这里总有几位可以胜任的忤作吧？”

“只一位忤作——有事到衙里验尸，平日里自开着一座大生药铺子，做着掌柜。就在那市廛边的拐角上。”滕侃答道。

“且好。明日你就说太太在去北门的路上被人谋杀了，缉查正取得进展。然后，你就可以将尸体暂时安后在一具棺木里。”

狄公拿着包袱，深情地望着他的同行说：“好好睡一觉。明天我就会给你个消息，你不必送我了，我知道怎么走。”

狄公又赶回到沼泽地，找到了秀才。秀才蜷缩着身子仍坐在那块大石上，尽管是三伏的热天，他却在浑身打颤。秀才抬头见到狄公回来，

马上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嘿，秀才，别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稍等片刻，我们就可以回酒店了。此刻我再去看一看那尸体。”

秀才委屈地点点头，仍坐在那儿。心神很是不安。

狄公寻着了尸体，将胸口的匕首拔出来，用一张油纸包上，然后放进自己的怀中。接着他给尸体穿上了衣服和鞋，再把尸体拖到路边。干完这一切之后，才叫起了秀才，一同回凤凰酒店。

半路上，秀才突然对狄公说：“我知道你和排军并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我要告诉你，几天之内我就会赚到一大笔钱，叫你们大吃一惊。

狄公没有反应。对秀才的牛皮他感到厌恶。

秀才望了望狄公，心里自认晦气。

到了凤凰酒店的那条街口，秀才说：“给你耽误了一夜。好了，回去跟排军交差吧：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干，就这里分手吧！”

狄公一个人回凤凰酒店。

第七章

狄公和秀才离开凤凰酒店去沼泽地之后，乔泰与排军两个又喝了几杯酒。他俩谈论着近几年来朝廷用兵的事，很是投契——排军最喜欢聊的还是打仗的事。

“既然你这般喜爱行伍生涯，”乔泰问道，“那你又为什么离开了？”

“我干了一件蠢事，不得不仓皇逃跑。”排军不胜感慨地叹了一口气。

衣衫褴褛、身上发着臭味的乞丐们三五成群地晃进酒店里来，排军不得不与秃子一起同他们结帐。乔泰觉得酒店里的空气越来越污浊，他更担心那个卖给他首饰的老乞丐也会在他面前出现。他决定到外面溜达溜达散散心。

大街上也闷热得慌。他想河边也许会凉快些。于是他穿过几处大街

小巷，爬上一座横跨河流的拱形石桥。他依着石桥一边的雕花石拦杆，望着桥下黑色的河水咆哮着向下游奔流而去，河水冲击在嶙峋的岩石上激起无数白色浪花。这—带空气很凉爽，也很少有人走动。周围散落着好几幢高雅的园邸，居住着本县的许多乡官富商。乔泰观赏了一晌，渐渐觉得无聊。他叹了口气，决定折回酒店。那群乞丐此时也许都已经走了。

他下了石桥，沿着河岸走去。一时间，他又一次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他觉得后面有人盯着他。但马上他又解除了疑心，坤山现在已经是他们的朋友，除了他还有谁会来盯他的梢。他捐了一个弯，信步向南走去。

突然，一扇打开着的窗户把他的眼光吸引过去了。这所房子离街较远，前面有一排竹栅栏。他跨起脚尖从那竹栅栏上望那窗户里，见是一间布置典雅的卧室，茵席帘帏，煞是齐整。梳妆台上两支银烛照得煊同白昼，一个女子正立在镜前梳妆打扮。那女子三十左右，容貌体段自有一种动人的风韵。只见她梳妆已毕，懒傲地倚着床头轻轻叹息。

乔泰一眼就认定这是一个自己开业的名妓。不知怎么，乔泰发现自己被那个女子吸引住了。他一掏衣袖，只有两贯铜钱，不由得感到沮丧，转念又想钱虽少，就是见个面，认识认识也有意思。不管怎样，试一试总是值得的。

他推开竹栅栏，穿过一个十分雅致的花园，在一扇黑漆大门上敲了两下。

开门的正是那女子。她先是吃惊地大叫一声，接着又很快用袖子捂住了嘴巴，显出十分惊慌的样子。

乔泰赶忙上前躬身施礼：“姐姐，十分抱歉了，夜里这么晚来打搅你。我从这儿走过，碰巧看见你在窗前梳头。你的容貌风度给我留下极美好的印象。不知我这个迷了路的外乡人能否在你这里稍事休息并从你的言谈中敬聆芳教。”

听了乔泰这一遍半文不白的话，那女子犹豫起来。她上下打量了乔泰一番，轻轻皱了皱眉头。忽然她微微一笑，用一种柔媚的声调说道：“我在等候另一个人……不过既然时间早过了，你不妨就进屋来坐坐吧。”

“没想到妨碍了你的约会，那么我就改天再来吧！”乔泰急忙说。“假如你的客人要是不来……”

那女子笑了起来。说道：“进来吧！你这副邋遢相倒挺有意思。。

她自顾回房走去，乔泰跟着进了房间。

“请稍坐片刻。”女子略为害羞地说，“让我把头发扎好，我最怕热。”

乔泰在一个鼓形的绘花瓷墩上坐定：“不敢动问姐姐芳名？”

“我的名字？”她噗妹一笑，“你就叫我秋玫便行。秋天的秋，玫瑰的玫。”

乔泰凑趣道：“秋天的玫瑰，嗯，别致，难怪姐姐这般容貌。”

秋玫扎起头发微笑着转过身来，在床沿坐下。顺手拿起一把檀香四扇，悠闲自得地扇了起来。她细细看了看乔泰，说道：“我猜你八成是个军官，是路过牟平的吧？”

“差不离。”乔泰回答。

“打算在牟平呆多久？”

“只呆几天。不过今夜遇了姐姐，却是不想回去了。”

秋玫笑着，用一双发亮的大眼睛只看着乔泰。半日又问道：“你们军官也允许随便出来吗？”

乔泰只望着她傻笑。

秋玫斜眼看了乔泰一下。一面摇着扇子，一面毫不介意地解开胸前的钮扣：“这个倒霉的天气，就是到夜里，也还这么热！”

乔泰在瓷墩上移了移身子，清了清嗓子，鼓起了勇气，问道：“不知姐姐……多少……钱？”

这秋玫听罢，不禁大声笑了起来。乔泰也尬尴地跟着她笑了几声。

她用四扇掩住嘴，一本正经地问道：“在你看来值多少钱？”

“一万两黄金！”乔泰谄媚地说。

“哎哟！”秋玫边笑边嗔道，“今天你可以和我在一起呆一会儿。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以后你再也不许到这里来！就这两天我也要离开这里了。”

“我可以起誓。”乔泰说着站了起来，靠到秋玫身边……

第八章

乔泰哼着小调回到了凤凰酒店。他发现酒店里空荡荡的，只有艳香一个人在那里扫地，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见了他进来，便问：“秀才上哪儿去了？”

“反正死不了！”他答道。说着就在一张破藤椅上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哎，沏一壶茶来。不是我喝，是为沈先生沏。他是个十分喜爱喝茶的人。坤山没有来吗？”

艳香做了个鬼脸，不耐烦地答道：“早来过了：我告诉他你们两个都出去了，他说过会儿再回来。唉，我倒要说，任何男人我都能忍耐，那个坤山他就是给我十两金子我都不屑看他一眼。”

“你闭起眼睛不去朝他看就行了嘛。”乔泰说道。

“不，我不是指他那一副丑八怪的嘴脸，他是一个专门伤人痛处的歪料，又阴险，又狠毒。”艳香说着，又轻蔑地嗤了一下鼻子，走回厨房去了。

乔泰狂笑起来，又将背往那藤椅上一靠，把双脚搁到了桌子上。等艳香端着一把大茶壶回来时，他已经鼾声如雷了。

狄公一走进酒店的门，艳香就扯住他着急地问道：“秀才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

狄公瞅了她一眼，答道：“我委派他办件差使去了。”

“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不会的，即使他遇上什么麻烦，我也有法子把他解脱出来。你还是先上楼睡觉去吧，我们有些事，还要在这儿多呆一会儿。”

艳香上楼去了。狄公立刻将乔泰叫醒。

乔泰看见狄公一副憔悴疲惫的样子，心情顿时阴沉起来。他马上给狄公倒了杯热茶，焦急地问道："情况怎么样？"

狄公便将尸体的情况及他和滕侃的谈话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乔泰。话还未说完，便听见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门。乔泰去开门迎面正碰上进屋来的坤山。乔泰忍不住骂了一声。

坤山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转脸对狄公说："沈先生，新的住所还舒适吧？该道个谢吧？"

狄公说："请坐下，现在你跟我讲讲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吧。"

"实话对你说了吧！"坤山尖声说道，"我正需要你们，而且是急需要你们。你们也许已听说了我的大名吧。三十年来，从未失败过一次。然而我缺少武力，但我从来不想增强它，因为我认为单凭武力是庸俗低下的勾当。现在我碰巧有一桩买卖，却还需要用点武力。我仔细地对你们俩进行了考察，觉得你们是能胜任这桩买卖的。我已经独个做完了所有困难的准备工作，轮到你们来帮我忙的事已经没有什么风险可担了。你们能得到一份数目不小的报酬也就应该心满意足了。"

"你说得倒轻巧，"乔泰打断了他，"让我们去干那号危险的买卖，你却不费气力地坐等着发横财。告诉你，少了我们不干，你这个卑鄙无能的胆小鬼！"

听到乔泰骂他胆小鬼，坤山的脸变白了，这个称呼显然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恶狠狠地说："一个人身强力壮就算是英雄？今夭晚上我真担心那张紫檀木床经不起你这个身强力壮的英雄折腾。诗人描写得何等好哇：轻扇摇春云，急雨摧秋玫……"

乔泰跳了起来，一把掐住坤山的脖子，将他按倒在地，接着双腿跪在他的胸上，动手就打。一面咆哮着写道："你这个卑鄙的下流坯，原来又是你在暗中监视我。我要勒断你的脖子！"

狄公忙上前劝住："放开他，他的话还未说完呢。"

乔泰站起身来，把坤山的头砰地一声往地上一磕，坤山躺在那儿不动了，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哮喘声。

乔泰的脸气得发青，一屁股坐下来，说道："晚上我在一个名妓那儿呆了一阵，她名叫秋玫，不想这王八羔子却在暗中监视着我。"

"得啦。"狄公冷冷地说。"给坤山的头上泼洒些凉水！"

乔泰从柜台后面端来一大盆洗碗的脏水往坤山的头上浇去，一面说道："这个狗杂种还得有一段时间才能醒来呢！"

"你坐下，我来把滕侃的事情没有讲完的部分说给你听！"

狄公讲完了四漆屏的来龙去脉，乔泰的火气早过了。不由称赞道："老爷，这起案子可真令人惊异啊。"

狄公点点头。"我不想告诉他他的夫人被人****过了。你知道我怀疑是别人杀害他妻子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这一点。我不想进一步使我的同行苦恼了。"

"可是，你不是说过那死者看上去很平静吗？"乔泰问道。"我想她至少应该惊醒过来，表现出激动和愤怒，对吗？"

"这就是这个疑案中最令人费解的一个细节，当然还有其它……注意！坤山苏醒过来了！"

乔泰从地上将独眼猴一把提起，放在那藤椅上。坤山渐渐张开了那一只眼睛，嘶哑着声音对乔泰说："杂种！等着我跟你算帐！"

"什么时候来都奉陪！"乔泰洋洋得意地应道。

坤山那只独眼间出一丝狠毒的光，冷笑道："你连那个风流寡妇都不认识，你这个笨蛋！"

"寡妇？"乔泰一愣。

"当然是一个寡妇，而且是一个昨天刚刚死了丈夫的寡妇！你这个笨蛋，就连鼎鼎大名的丝绸行行头柯兴元的家都不知道，竟闯进去与他夫人图快活。柯夫人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哀痛刚搬挪了卧房——就是你刚才去过的那个房间。你这个家伙竟把柯夫人当作一个****了！"

乔泰脸皮羞得通红。他想说什么，可是只能发出一些别人听不懂的声音。

狄公冲着坤山问道：“那么说，柯夫人的道德贞操也许与老柯的自杀有关系？”

坤山托着他的脖子，将一杯茶一饮而尽。然后阴阳怪气地说；“柯夫人自然也不会是讲道德贞洁的女人！嘿，我与你们刚才谈的那桩买卖却正好与这柯兴元有些关系。你仔细听我说，我的话很简短。我手中弄到一本冷虔的帐本。这冷虔是本城一家有名的柜坊的掌柜，一日金银进出不计其数。他是柯兴元财务上的合伙人。我对财务的花样也精通一些，我很快发现那帐本上有冷虔在过去的两年里怎样通过伪造帐目，欺骗老柯的秘密记录。他用卑劣的手法从老柯那里弄到相当可观的一笔钱财。哎，大约有一千两金子！”

“那么，你又是如何把这帐本弄到手的呢？”狄公问道。“一个精明的掌柜决不会把这本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的东西随便乱放。”

“这不关你的事！”坤山厉声说。

“不，我对财务上的事同样也很感兴趣——这正是我急急忙忙辞退了衙门的公职的真正原因，你能够从错综复杂的财务交往中弄到这个秘密帐本，今天我总算眼了你了！朋友，要合作就要信任，只这三言两语的，我还未摸到事情的边呢！再说你还得把弄到这帐本的细末说给我听听。”

坤山多疑的眼光溜了狄公一瞥。

“真是个狡猾的奸贼！”坤山阴险地笑了一声，“既然你很想知道事情的细末，今天我索性全兜给你。我到柯家去过好几次，这当然他是不知道的。我弄开了他的银柜，发现有二百两金子——这当然现在归了我。我把他藏在银柜里的帐单、票据、合同、契书细细推敲琢磨，终于弄明白了冷虔那帐本的秘密。”

“原来是这样。”狄公说。“你继续讲下去。”

坤山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小纸片，小心地把它平摊在桌上。用他那细长的食指轻轻地点着那张纸，继续说道：“这一页是我从那帐本上撕下来的。明天早上你们俩去拜访一下我们的朋友冷虔，把这张纸给他看看，告诉他你们掌握了所有的情况。然后，你们叫他开两张空着名字的批子，一张开六百五十两金子，另一张开五十两金子。他出这点血之后，还能得三百两。这对他相当过得去了。当然我非常想把整笔的钱都弄到

手，可是这玩意取得成功的秘诀却是给别人留下一条活路，使他不至于狗急跳墙。那张六百五十两的批子归我，五十两的归你们。不花力气能赚五十两金子。这还不算是一笔便宜的买卖吗？”

狄公锐利的眼光盯着坤山，悠闲自得地抚摸着他的美髯，一面辗转着肠子想对策。半晌，见他慢慢说道：“我的这个伙伴说话固然生硬了点儿，但是他倒说得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逾墙钻穴是你的本行勾当，。但你却没有胆量对着面抢夺，我断定你没有勇气去当面讹诈那冷掌柜，对不对？”

坤山不由自主地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狄公将那张纸拿来放进自己的衣袖里，说道：“这确是一桩好买卖。可是应该彼此无欺，南北拆帐。老实说我现在就是不需要你和什么帐本照样可以去讹诈冷虔。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将所有这一千两金子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呢？”

“真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乔泰咧开大嘴附和道。

“那么，我就到衙门去报信，让他们来捉拿你们这两个强盗！”坤山凶狠地说。

“谅你也不敢去报信。”狄公平静地说道，“别拉扯了，还是下决心吧！怎么样？”

坤山恶狠狠地瞅着狄公的脸，用手压了压腮帮上抽搐的神经，低了半日眼珠，让步了：“好，就这么办吧：南北拆帐！”

“一言为定。”狄公踌躇满志地说，“明天早上我就去拜访冷虔。你这里先替我画一张冷虔柜坊的街路图。”

坤山画罢街路图正待起身要走，狄公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和蔼可亲地说：“时间尚早，再宽坐片刻，让我们再聊聊，为我们的合作干两杯！周大，到柜台后边将排军特备的酒坛取来！”

乔泰跑到柜台后，见酒保正呼呼大睡，顺手就将排军那酒坛搬了出来。

几杯酒下肚，狄公摸摸胡子说：“坤山老弟，老实与你说吧，你的那套偷鸡摸狗的本领与我们干的这一行比较起来简直如同儿戏。让我告诉你我们在路上所经历的一些冒险活动吧。周大，你还记得吗？那次在徐

州，当我们……”

“你那套骗人的鬼话谁高兴听？”坤山反唇相讥，“你们干的那些冒险活动完全凭借武力，靠胳膊粗，拳头大。我干的勾当则要用脑子，一个真正成功的高手可不是三年五载就可磨炼出来的，我干这一行三十年了：”

狄公提高了嗓音：“我也会不费气力把人家门锁扭开，进了屋子，就将屋子的主人治服，有礼貌地问他值钱的东西都放在哪儿然后拿起这些东西悄然离去。这种买卖干起来还有啥难的？”

“废话！”坤山轻蔑地说，“你这是一般小偷小盗笨拙的伎俩，也许一次两次能侥幸的成功。然而官府一旦下一张缉捕文书，画影追拿，就只得束手就擒了。可是我却有我的绝招，我纵横了三十多年，从来没被抓到过一次！你们这两个才出洞的耗子，能见过多少世面？就是把我这绝招教与你们，你们这一辈子也没法模仿得了。”坤山得意忘形地打开了话匣，“听着！开始我花一个月的时间将对方的职业、住宅、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进行一番仔细察访。我设法和仆人们聊天，和附近店铺的掌柜闲谈。当然这时要花费点钱财。接着我便溜进屋去，然而我却什么也不拿。我有的是时间，不必着急。我进屋去只是了解屋内的情况。我可以在一只大衣柜里呆上一两个时辰，可以躲在窗帘或帷幕的褶皱处，可以蜷缩着身子藏进衣箱里，或者挤进床架后面的狭窄的空隙里。这样我对主人的衣食起居进行观察，听他们讲些什么私房话，在哪里收放贵重东西——好，我于是进行最后一次登门拜访。既不要撬锁，也无需乱翻，任何人也不惊动，箱柜家俱也不挪移位置。如果有一个秘密藏钱的地方，我比藏钱的主人更要了解这个地方；如果有银柜，我准确无误地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取钥匙。我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常常过了半月一月，他们才发现家中的钱不翼而飞了。但他们却不以为被盗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点！于是丈夫开始怀疑妻子，妻子则怀疑偏房、丫头，给他们造成了不知多少误解。许多和睦的家庭因之互相反目，甚至大打出手……”

坤山说得提意，一面吃吃地笑着，一面又用手捂住那张歪裂的嘴唇：“我的聪明的同行，现在你们该有所妙悟了吧？”

“妙倒是妙，只是我们绝不会模仿你这一套伎俩去做。”狄公转了话锋。“你这一套本领可能使你了解了不少男女间的隐私吧？近来风闻出了几件案子，还杀人流血了，你一定很知道些内情！”

坤山的脸猛烈抽搐了一下，气色更显得阴暗可怕了：“别提起这一类话题！我憎恨女人、鄙视女人，我讨厌男人们为了调弄她们而要的种种肮脏的把戏。我并不愿意藏在别人的房间里听那些女人一套一套的话语，但有时我又不得不要听这些肮脏下流、令人作呕的话，讨厌的是……”

坤山讲到这里突然止住了口，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站起身来用那只独眼狠狠地盯了狄公一下，嘶哑地说：“明天中午我们在这儿再见。”

坤山一走，乔泰就愤愤地骂了起来：“一个地道的下流坯！一条可恶的虫豸！可是，老爷，你到底为什么还要听他罗嗦这许多废话？”狄公平静地答道：“我想从他的嘴里得到些有关潜入屋内的方法，这也许对弄清凶手如何潜入滕夫人的卧房有所帮助，可惜坤山没有说出什么来。其次，我也很想多了解一点坤出本人。”

“他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有兴趣，要同我们搞合作呢？”乔泰总还不明白。

狄公道：“可能他认为我们是他的这次讹诈阴谋最理想的合作者。我这个人看上去甚有些体面，不仅能够开始时迷惑住冷虔，而且有能力和他进行冒险的谈判并最终制胜他。你身强力壮又正可以对他施加压力。此外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是外乡人，事成之后，各奔东西，彼此不认帐，不会给他留下什么麻烦——我想这就是他一反常规，缠着我们与他合作的主要原因。然而他很爽利地接受了我们平分赃款的建议，我认为这中间可能有鬼，我原以为肯定有一场艰苦的讨价还价，不想这条毒蛇这么口松。不管怎样，我们将把这个恶棍投进监牢这是肯定的了，让他在铁笼子里蹲完后半辈子。”狄公揉了揉发红的眼睛，继续说道：“我现在要写一封信给那县里的忤作，你去给我找方砚台和一支笔来。排军要点划打叉来记帐，那他就会有这两样东西。”

乔泰到柜台后面乱翻了一阵，找来一方满是尘灰的破砚台和一支毛头疏疏拉拉的秃笔。

狄公用蜡烛将笔头散开的乱毛烧掉，再放在嘴里好好地舔了一阵，终于把笔头弄尖了。然后他从衣袖里取出从滕县令的书桌里拿来的官府公笺和封套。他以牟平县令滕侃的名义签署了一道手令，要那忤作火速赶到四羊村，说那里急需要他去验尸。他匆匆用火漆烫了封口，将信交给乔泰。说道：“我不想让那件作检验滕夫人的尸体，因为没有必要让他

知道滕夫人被人****的事实。明天一早你就将此信送到市里拐角那家大生药铺子里去，忤作就是那铺子的掌柜。我们从州里来时路上曾经过一个叫四羊村的地方，骑马到那里至少要半天时间，这样，那个忤作明天一整天就不能来妨碍我们的查访。”

狄公用笔管搔了搔头皮，忽然想到，既然我可以这样利用滕侃的名义自由地行动，我不妨再写一封信呈给军政司，请他们核查一下当年在左骁卫大将军麾下豹骑三营服役的一位姓刘的队正的案卷，并摘录有关材料。狄公又取出一张公给草草写罢，烫了封口也一并交给乔泰，又关照道：“你明天拣个方便的时间将此信送交军政司，并把军政司的口复以及摘录的有关排军履历的材料带回。”

他看了看乔泰疲乏的眼神，笑道：“莫名其妙地就折腾了这半日。好吧，我们现在可以上楼去看看我们睡觉的房间了。”

第九章

狄公一夜没睡好。楼上留给他和乔泰的简陋的房间只够放两张破旧狭窄的木板床，木板床的上下里外爬满了臭虫、虱子，屹蚤在跳，蚊子在飞，这个情景狄公如何能够睡着。乔泰则不在乎，他干脆就躺在两张床间的地板上，头顶靠着大门，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了。

勉强挨到天亮，狄公起来叫醒了乔泰。两人穿戴起身下了楼来，店堂里这时还空无一人，凤凰酒店的客人大都是睡懒觉的。乔泰先到厨房灶头添了把火，接着他们胡乱地梳洗了一下。乔泰给狄公端上一壶热茶后就出门送信去了。狄公独个在墙角那张桌边坐着慢慢喝茶。

艳香下楼来了，她用拳头大声敲着柜台叫醒了酒保，就下厨房熬粥去了。不一会，排军和另外四个乞丐也露面了。排车拉了把椅子凑到狄公的桌旁。狄公递给他一碗茶，他不喝，大声叫艳香给他烫酒。艳香应声也就端上一碗烫热的酒来。排军问道：“昨天晚上情况怎样？”

“死去的女人是个有钱人家的太太，”狄公答道，“那个杀害她的家伙看来也很有钱。他没有拿走她身上的这些小玩艺儿。”他从衣袖里取出耳环和手镯，放在桌上。“我将这些东西变卖了，你可得一半好处”。

“老天爷！”排军赞赏地说，“到沼泽地去走一趟还是值得的啊：可以断定她是被她同类的女人暗里害死的。你将这些好东西拿去变卖，可要准备上一个大口袋。噢，你最好想法子找到那个杀人的家伙，讹诈他一

下，告诉他如果还想杀什么女人的话，请他到别处城市去下手。”

一个衣衫破烂的乞儿走进店来，急急喝完一碗粥，对排军小声说道：“听说了吗？他们将县老爷的太太的尸身弄到衙门里去了，她在那块沼泽地里被人杀害了。”

排军用拳头猛击桌子，厉声叫骂起来。

他面对狄公大声说道：“刚才你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太太，真说准了。胡子哥，你最好赶快把凶手找到，好好敲诈他一番，然后送他去衙门。我的天！所有人都平安无事，偏偏是县令老爷的太太被人杀了！”

“你却是为何这般激动？”狄公惊奇地问道。

“县令老爷是什么号的人，你是知道的。假如你、我的老婆被人杀了，我们去报官，衙里的公差先将我们数落一顿，‘为什么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住？’然而现在是县令老爷自己的老婆，那便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杀人凶手不是很快被抓到，那么全城将会发生一场骚乱，夜里宵禁，白天搜索，到处是衙门里派出的兵丁、缉捕、探子细作。这些家伙又称自己便是王法，他们会将这城市颠来覆去地翻腾一遍才会罢休的。你我之辈看来要卷起铺盖溜了，我所以激动，所以要你设法马上抓到那个凶手，就是这个道理。”

排军说完，神情沮丧地望着手中的酒碗出神。

狄公说：“不过要抓到凶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凶手准是她的情人，没错！”排军大声说道。“那些贵妇太太，名门千金裤腰带上的结打得比我们这里的淫妇还要松！小白脸儿情人腻烦了她，她就大吵大闹乱嚷嚷折腾不休，于是只得敲碎她的脑袋，或刺穿她的胸膛。没有什么新鲜的！对！我把我的弟兄都叫来，让他们一起认认这些小玩艺儿，他们会刺探出这个淫妇经常在什么地方和老爷的什么内弟表哥的鬼混，或许还可寻着那狗崽子的踪迹。”

“好主意：”狄公附和了一声，突然他抬起头来，不解地问道：“你手下的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见过她一眼，即便见过了，也早忘了，如何刺探？”

“他们会认出这些首饰，也能回忆起戴这些首饰的人的踪影。”排军

说，“这是他们的专长。你和我看见一个衣饰华丽的女子走过时，不管她是步行或是坐轿，我们会设法偷看一下她的容貌，可是一个乞丐注意的却仅是她戴的首饰。假如一个乞丐透过女人的纱巾看见了一副值钱的耳环，或是在女人掀轿帘时看见了她手上戴着的漂亮的手镯，他就会估估它们的价值，因为穿戴的首饰值钱，那女人一定很有钱，他就可赶着去随着那个女人的车轿哀声乞讨，她也许会扔下几个铜钱，或丢下一点什么值钱的小玩艺。现在，这几样首饰都是极珍贵的宝物，所以我想我的弟兄们很可能有人曾见到过，并辨认出这首饰主人的模样，几时到过哪里等等，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

狄公深有所悟地点点头，心想这些有趣的知识在勘破这桩疑案中或许真会有些用处。他将桌上的首饰推给了排军。抬头见乔泰正走了进来，于是对排军说：“我们现在要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两人出了凤凰酒店，乔泰便问：“我们现在直接就去滕老爷衙门告诉他冷掌柜舞弊犯法的事吗？”

“别那么着急！”狄公答道。“我们先去拜访冷虔，确认一下坤山恃以讹诈之事是否属实。如果冷虔听任我们讹诈，不敢反抗，这就意味着他确是犯了舞弊隐脏的罪。但是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坤山对我们耍阴谋的可能，我将细细观察冷虔的反应，你只须看我的眼色行事。”

乔泰点点头。

冷虔的柜坊座落在市里最热闹繁华的一角，宽绰严整的两层楼房，店门面临大街。店堂中有一条二丈多长的柜台，柜台后面十多名伙计正忙着应付大群的客人，戥秤金银、鉴定首饰、兑换铜钱、支签飞票、质典贵重，一派忙乱的景象。

柜台后的一张高桌里坐着领班的伙计，他正忙着拨算盘珠子。狄公将大红名帖从木栅窗口递了进去，彬彬有礼地对那领班的伙计说：“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和冷先生当面商谈一笔款子的业务，数目相当大。”

那领班伙计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一看这两个陌生的客人，问了几句金银行道业务上的关节，狄公从容对答，恂恂有礼。领班见狄公气度轩昂，言词清健，疑虑消除了。在他的名帖上填了几个字，叫来一个听差将那名帖送上楼去。过了一会，那听差下楼来通知说，冷掌柜将会见沈先生和他的助理。

冷虔穿着整洁素净的长袍，戴着重孝，坐在一张红漆大桌子的旁边。他一面忙着吩咐两名伙计有关业务上的事，一面指着窗前茶几旁边两张椅子，示意狄公两人坐下。听差赶忙来倒茶。狄公着那冷虔面色苍白，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的眼光很快被墙上挂着的一轴画吸引了过去。画面是一簇洁白的莲花开在夏日池塘里，左下角落款处有一首字迹洒脱的长诗。狄公坐在椅子上刚好可以辨认这轴画的最后一行款识："愚弟冷德草于菰浦山庄"——很明显这就是冷虔的胞弟冷德的大作了。这个年轻的画家半个月前得肺痨死了，这是昨天他在公堂看审时听来的。

冷虔将那两个伙计打发走后，忙转向狄公，脸上装出一副很神气的样子，询问他可以为客人帮点什么忙。

"冷掌柜，这业务关系到将一千两金子中的一部分转让户头的问题，"狄公开门见山地说，"这是双方画押的字据。"说着他从衣袖里取出那一页纸，把它摊平在桌上。

冷虔的脸顿时变得灰白，他盯着那张纸吓得发呆了。狄公微笑地向乔泰点了点头。乔泰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将门闩上，又走到窗前将窗户关闭。冷虔看着他的举动，眼中充满了惊恐的神色。当乔泰走到冷虔椅子的背后站定时，狄公才继续说道："当然我还有许多附件。那是一册特别的帐本。"

"帐本？你……你是如何弄到手的？"冷虔紧张地问。

"冷掌柜，"狄公正色地说，"商洽业务我们最好不要离题太远。我告诉你，我并不是一个不顾礼数的人。我的名帖你已看了，我只是想从你得到的红利中抽一点头，这里总额是一千两金子。"

"那么，你想要多少？"冷虔全身发冷，抖索着嗓音问道。

"七百。"狄公平静地答道。"你仍然有一笔可观的红利坐享。"

"我要上衙门去告发你！你们想讹诈我！"冷虔尖叫起来。

"同样我也可以告发你！"狄公和蔼地说，"我们还是不要告来告去吧。"

冷虔突然用手捂住了脸，呜咽起来，口中喃喃低语："我造了什么孽啊！老柯的鬼魂缠上了我！"

有人敲门。冷虔站起来想去开门，乔泰一双沉重的手又使他坐了下来。乔泰轻轻地对他耳语："冷先生不要激动，这不利于你的健康。吩咐他们待会儿再进来。"

"待会儿再来！……我此刻正忙着！"冷虔朝门口粗着嗓子叫了一声。

狄公冷眼看着他，一面又慢条斯理地抚摸着自己的胡子。他逼进了一步："你没有做亏负柯兴元的事，为什么担心他的魂灵来缠住你？"

冷虔微微吃惊地看了狄公一眼。

"你说什么？"他气喘吁吁地说，"求你告诉我，那个信封是开着的，还是封着的？"

狄公不明白冷虔问话的意思。他曾想这帐本大致上总是坤山从冷虔家偷去的，现在看来事情要复杂得多。他转念一想，那帐本既然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看起来很可能是封着的，于是他说。"当时我没十分留意，后来我一看是好端端封着的。""谢天谢地！"冷虔激动地叫了起来。"那么，老柯的命不是断送在我手上！"

"不要转弯抹角了！你还是把事情一五一十都讲出来吧！"狄公几乎是命令了。"我已告诉过你，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是来与你商洽那笔交易的，请你尊重自己。"

冷虔拭去额头上的汗珠，看上去已镇定了不少。真人面前不须讲假话，能够把憋在心头的烦脑对这两位神秘的客人和盘托出，冷虔反而感到心头多少可以轻松一些。他慢慢说道："我做了一件蠢事。老柯请我赴宴时曾要我将一包他需要复核的字据带给他，我将那包字据装进了一个信封里，封了口便放在自己怀中。可是我到达柯家之后却忘了将信封交给他了。酒吃到一半，也就是老何发病之前，他问起字据的事来。我将手伸进怀中，却错将装着我自己帐本的那个信封递给了他。我那帐本平日总是随身带着的，两个信封又一般大小轻重。直待老柯回房去服药之后，我才发现了这个可怕的错误。后来，他就跳了河。我原想一定是他在房间里拆开了那信封，发现了我，他最忠实的朋友，也一直在欺骗他，以致在绝望中自杀了。这个梦魇一般的想法两天来一直困扰着我，晚上我无法入睡，我老是梦见老柯的影子在跟随着我……"

他痛苦地摇了摇头，面色十分阴郁。

“既这样，你分点红利给我们还需叫屈么了”狄公道，“我猜你正打算远走高飞，是不是？”

冷虔答道：“是的。假如柯兴元没有死，这两天我就必须逃走，我没脸见他。临走前留封信给他，向他交代一切，求他饶恕。我需要偿还九百两金子的债务；再用剩下来的那点在遥远的异乡苟延残生。老柯死后，我希望衙门早日替他备案。一旦备了案，我就可以处理他的财务，有权去开启他的银柜，那里我知道放着他二百两金子，这是一笔不上帐目的应急的钱。可是现在，我却不得不设法尽快逃出这个城市，我的债主们也无法拿到我欠他们的钱了。”

“我们不想麻烦你多久时间，”狄公说，“我们的买卖很简单。你把那笔金子存在哪里?”

“存在天雨金市。”

“那么，请你给这家天雨金市开两张三百五十两金子的批子，签字押印，留空着领取人的名字。”

冷虔从抽屉里取出两张批子，批子上已盖有他的私章。他舔了舔笔在批子上填写好数目，又签了字。狄公取过批子看罢放进了衣袖。然后说道：“可以借我纸笔用用么？”

冷虔抽出一笺白纸，与那笔一并恭敬地递给了狄公。狄公接过纸笔，将椅子移了个方向，背着冷虔飞快写了一张便条。乔泰仍站立在冷虔椅子后面监视着。

便条上写着简短两句话：

滕侃县台亲鉴：立即派人拘捕冷虔。他与柯兴

元之死干系直接，详情容待面陈。

狄仁杰顿首再拜

他将那便条放入了一个信封，迅速盖了他的私章。转过身来对冷虔说：“冷先生，我们此刻就走。今天早上你不许离开这里，我的这个助理就在大街对面窥视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忠告，后果不堪设想。少陪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乔泰开了门，两人走下楼来。

他们上了大街，狄公将他写给滕县令的便条交给乔泰。说道；“你火速跑向衙门，亲手将它交给滕老爷。我先回凤凰酒店。”

第十章

狄公走进店堂时，排军站在柜台旁正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说着话，酒保在为他们敬酒，艳香跷起着二郎一腿坐在一旁正在那儿剪指甲。

“胡子哥，快来！”排军高兴地叫道，“我有好消息告。你听这个老家伙说吧！”

老乞丐的红眼睛老是流着泪，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就象干瘪萎缩的苹果皮一样。他扯了扯他那油污的、蓬乱的胡子，干咳了一声，哀诉似地说道。“我经常在西门里那几条街游荡，那儿有一家秘密的窑子。上下楼房不很招人眼目，内里的排场却是很大，非常气派。我到那里多少总能讨到些钱……”

“那里是一个上等的行院，”艳香插嘴道，“我走红的时候，也被带到那里去过一两回。”

老乞丐转过身来，眯起了红眼睛向她看了一眼。

“我见过你！”红眼睛说，“下番你得告诉你的客人起码给我四个铜钱。那日他只给我两个——先生，你知道，脸有喜色的客人出来时，我甚至可以向他讨到十个铜钱！”

“别扯远了！”排军骂道。

“对，正经说，我见到的那个贵妇人到那里去过两回，戴的正是你刚才给我看的那副耳环。因为她总是戴着纱巾，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却看清了她耳朵上这副耳环。那日这贵妇和一个年轻男子走出来时，她看了看我，然后对那年轻男子说：‘给这个可怜的老头十个铜钱吧！’他就如数照给了。你猜我当时是多么的欢喜！”

“你用不着感到惊奇，”排军对狄公说，“这些乞丐挣的都不少，什么时候你不妨也去试试！”

狄公嘴里含糊地应了一声，肚里却在暗暗吃惊。事情的发展又出乎他的预料之外。排除掉那几乎不可能的情况——牟平县里还有第二个女人戴同样的耳环——滕夫人就一定曾经有过一个秘密的情人。到现在为止，狄公还认为那样的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厉声问红眼睛：“你能断定她确是戴的那副耳环？不会看错吗？”

“你且听着！”红眼睛愤愤地说，“我的眼睛虽然老是要流眼泪，但我敢睹誓我的眼光比你灵得多，我从未认错过一个人！”

“红眼睛在这方面是个行家，眼光很是准确。”排军说，“胡子哥，你现在就想法子去找那个年轻男子，他肯定便是凶手。红眼睛，我问你，那人长得如何模样？”

“这后生穿戴得很阔气。噢，他也许是一个酒鬼，我记得他的两颊喝得红通通的。别处我却从未见过他。”

狄公慢慢地捋着胡子．对排军说道。“最好我还是去一趟，到那行院查问个备细。”

排军狂笑起来，一面说道：“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大大咧咧地去查问，那老鸨肯定会把你给轰出来！”

狄公咬着嘴唇点了点头。排军严肃地说：“要去那里查问，唯一的法子就是让艳香陪着你一起去，在那里租一个房间，假戏真做。那里的人都认识她，谁也不会起疑心。即便一时查不出凶手是谁，至少你也可以从那里摸到一些情况。”

艳香噘着嘴道：“还得准备上几两银子，那里不是个便宜去处。至于我，你们也得考虑考虑，在家里是家里，到外面干勾当却是不同的。”

“不要担心这个。”狄公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那里？”

“午饭以后，”她答道，“那里午饭前是不开门的。”

狄公给排军和红眼睛又各斟了一杯酒。红眼睛没完没了地讲着他一生中撞着的奇事。乔泰回来了，大家又一起喝了几杯。那艳香自顾去厨房打点午饭。狄公对乔泰说：“吃了午饭我要带艳香到西门附近去一趟。”乔泰正待问为什么，坤山象幽灵一样悄然出现了。

狄公说："坤山，你来得正好！买卖很顺利，你坐等着来分红利吧。今天我请客，我们到外面寻个僻静处所喝几盅去。"

坤山点头表示赞同，于是三人一同出了凤凰酒店。

他们在隔壁一条大街上找到了一家不大的饭店。狄公将一张饭桌搬到一个角落里，叫了好几味菜，要了三大碗酒。店伙计刚一离开，坤山就迫不及待地问："冷虔给钱了吗？我们得赶紧一点，听说冷虔被拘捕了。"

狄公不慌不忙从衣袖里取出那两张批子，将它们铺开。坤山高兴得压住嗓门怪叫了一声，伸手就要拿，可是狄公飞快地又将批子收起，放回到他的衣袖里，冷冷地说："老弟，且慢！"

"你莫不是想赖帐？"坤山有点紧张。

"坤山！你欺骗了我们！"狄公厉声说道，"你不只是讹诈冷掌柜，你还瞒着我们——却原来这事与一起谋杀案有干系！"

"胡说八道！"坤山从牙齿缝里迸出这四个字来。"什么谋杀？"

"柯兴元的所谓自杀"

"真是莫名其妙！"坤山气愤地说。

乔泰骂道："你这个狗杂种不肯吐真情，唆着我们去顶缸。"

坤山咧开嘴唇刚待叫，店伙计正端过来酒菜，伙计刚一转身，坤山就切齿骂道："这是你们耍的诡计！莫非你们想将那笔钱赖去不成！"

狄公拿起筷子拣了块精肉吃了，又将酒杯斟满，喝了几口，然后淡淡地说："你先将那帐本交给我，从实告诉我你是怎样将它偷到手的，我再给你批子……"

坤山跳了起来，掀翻了椅子，气得脸色发青，大骂道："你这个卑鄙的贼，吃肉不吐骨头的强盗，你等着瞧！"

乔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了回来。

"我们回凤凰酒店楼上心平气和地谈谈吧。"

坤山猛一扭身，挣脱了乔泰的手，一面愤怒地乱骂。最后他冲着狄公叫道：“明日千刀万剐，少不得要后悔！”

乔泰站起来还想拦住他，狄公阻止道：“让他走吧！犯不着跟他纠缠不清。”转脸又对坤山说，“你知道该到何处找我们，也知道如何拿回你的那份红利。”

“我当然知道！”坤山怒火中烧，一转身冲出了饭馆。

乔泰疑惑地问：“老爷，你这就放走了这个恶鬼？”

狄公回答：“不忙，他冷静下来还会来找我们的，他决不肯白白丢了那笔钱！噢，桌上这许多东西可怎么办呢？”

乔泰笑道：“老爷，你看那壁上正有四句好话了。”

狄公抬头一看，原是那饭馆的装饰，不觉念道：

“世情易改眼前花，到处逢场戏作合。

春暖不消头上雪，此间有酒且高歌。”

念罢微微点头。

乔泰忙说：“此间这一桌酒菜岂可白白断送了？”说着操起筷子津津有味地吃将起来。

狄公并不觉得饿，他心不在焉地将手中的酒杯转来转去。想到滕夫人秘密幽会，他感到非常吃惊，他必须十分谨慎，不能让自己贸然采取行动。他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在对待坤山的做法上是否恰当。他固然是个极危险的人物，但自己对他至今还不很了解，甚至连他固定的栖身之处都不知道。狄公对自己的冒失感到惊讶，他越想越感到不安，与坤山的较量看来是过火了。

狄公只喝了一杯酒，而乔泰则把所有剩下来的酒菜都吃光了，便满意地咂了咂嘴，说：“好酒！好菜！老爷，肚子打发了，下一步我该做什么了？”

狄公用热手巾揩了揩胡子，说道：“你先将我那封公函交到军政司，随后，把关于排军的案卷材料取来。看来他与这些麻烦事都没什么干

系，当然也不可完全排除可能。想后你可以去拜访一下卞半仙，就是那个告诫柯兴元十五日那天生命有危险的占卜先生。你查一查他是一个真正的占卜先生还是一个骗子，并且问他一声是否了解坤山，同时你设法让他多讲一点有关柯兴元的情况。他的死是我感到最大兴趣的一个谜。”

他们付了帐，漫步走回凤凰酒店。

第十一章

艳香正等着狄公。她已换上了一条海蓝皱锦摺裙和一件玄色轻绍夹衫，头上松松地挽了一个堕马髻，插了几枝亮闪闪的簪子。铅粉胭脂虽是次等的，但一经涂抹竟很增得几分光鲜。

店堂里没有别人，午饭刚过，大家都上楼睡觉去了。乔泰下午的事不紧，多喝了几杯很有些乏意，就把沉重的身躯躺倒在那张旧藤椅上了。狄公和艳香则出了凤凰酒店一路去西门南街那家行院。

艳香在狄公前面几步远的地方走着，象通常一个****带着一个客人一样。假如一个男子和他的妻子出去，那个女的就会与此相反，只是在男子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

艳香认识许多近路，很快他们就走到了西门，又穿过两条安静的小街，来到一扇漆黑整齐的大门前。这房子很不注目，谁都不会想到这是一个秘密的地方。

艳香在门环上敲了几下。半晌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来开了门。艳香上前跟那肥胖大人答了话。狄公见那女人笑眯眯地点了点头，堆起一脸欢喜把他们引进一间小客厅。那女人显然是老鸨，这幢房子的房东。

老鸨说他们现在可以包下那间最好的房间，租金是三贯铜钱。狄公说太贵了，讨价还价了一阵，最后达成协议：两贯铜钱。狄公付了钱，老鸨领他们上楼看了房间，给了钥匙便离开了。

艳香说：“这确是此处最好一套房间了。我可以断定，县老爷的那个妇人就是在这个房间与她的情人幽会的。”

“我要好好检查一下这个房间。”狄公道。

“你须等一等再说，不久就会有人来送茶，别忘了给她几个铜钱，这

是规矩。”

她见狄公准备在茶几旁边坐下来，便又说道：“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怎样，我们最好还是换上睡衣，这里的人眼睛很尖。我们的行动与其他的客人不同，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

艳香半裸着身子在梳妆台前慢慢打扮。狄公早换上了干净的白纱睡衣坐在床沿。他忽见艳香的背上纵横交错着许多条瘢痕。不禁问道：“是谁虐待了你啦？背上都是伤痕，是排军吗？”

“哦，不，不。”她淡淡地说道，“说来也是一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已经十六岁，我的主人一意要将我卖到行院去，我死活不肯，他便天天用鞭子抽打我，逼我应允。一天，不知怎么正摸上排军，他看中了我。他告诉我的主人说，他要将我买去，我的主人就给他看了我父亲卖我时画的文契，说是要四十两银子……”

她转过身来，慢慢地穿上了睡衣，微笑着继续往下说：“我的主人又加了什么我的衣食钱，改口又要六十两。排军劈手将那文契夺了去，说道：‘好了，就这样成交吧！’我的主人伸手向他要银子，排军两眼一脸说：‘刚才不是给了你吗？怎么，还想要双份的，莫非要讹骗我不成！’你可以想象我那主人心中是多么的愤怒，然而他却装出一副笑脸，结结巴巴地说：‘是，先生，是，谢谢你。’就这样，排军把我带走了，你想我是多么的幸运。我的主人知道，如果他上衙门去告排军，排军就会带着他的人马将他的家俱统统砸个稀烂。排军虽是脾气很暴躁，但他的心地很好。我身上这些瘢痕倒正是我这段经历的印记。”

狄公听罢，微微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走到那梳妆台前，拉开了抽屉，见里面是空的。

“你要找什么？”艳香坐在床沿上问道，“到这儿来的人都很注意，不留下任何显示他们身份的痕迹。他们知道，那怕最不令人注意的痕迹都会使他们遭到讹诈。我看你最好还是在这张床里边贴着的字画上去碰碰运气。这些字画听说都用的是隐名，你识字，或许能从中发现点什么。”

老鸨亲自捧着一个大托盘走了进来，托盘里放着茶壶、茶盅、鸭梨和糖果。狄公给了她一把铜钱，她有礼貌地道了声谢便退了出去。

艳香把床帘拉开，爬上了床。狄公摘下帽子，把它放在茶几上，然后也上了床盘腿坐在干净透凉的蔑席上。那张床本身就是一个玲珑精致

的小房间，床顶很高，三面床壁都用紫檀木的雕花板一扇一扇嵌合着。艳香跪在床的后壁前，小心地把一根发针塞进木板的一道裂缝里。

“这是干什么？”狄公不解地问。”

“我堵死这道裂缝。你知道客人里许多惯手都爱从这种裂缝偷看床里。今天时间这么早，不致于会有人来偷看。但这也难说定，不管怎么，还是细心点好，不要被他们看出我们在干什么。”

狄公感到新奇。但他意识到这无疑是很有用的经验，他知道自己对这里的了解是很浅薄的。

狄公抬起头来开始一扇一扇地察看那雕花板。他发现每扇雕花板上都有或方或圆的框格，框格里有诗有画，很是雅致。民间夫妇的床壁上一般也都贴有题词和绘画，但都是些婚姻美满、白头偕老的颂词或是古时烈女节妇、贤德孝行的画图，再有就是吉祥如意，花鸟虫鱼之类的装饰。可是这儿贴着的这些东西就难免显得轻浮和猥昵了。来这里的文人墨客常常会见景生情，写下些诗文和图画，一是消遣，二是留念，一般都不敢留下真名实姓。图画诗文做得好的，老鸨就用来装饰床的内壁，贴得久了，再换上新的。狄公见一联对子字迹很是灵动洒脱，不禁低声念道：

“柳梅才欲渡春色，楸梧半已坠秋声”

他点了点头，说道：“写得很凄切，人生往往正是如此啊。”他突然直起腰来，眼光落在一首七言绝句上。绝句前两句笔迹正和冷虔房里看到的那幅夏日莲花图上的题诗几乎一样，后两句却是一丝不苟的工楷，极是娟秀，一眼就可看出是受过教育的名媛淑女们的惯常笔迹。诗道：

百年纷纷走大川，逝水落红两渺渺

莫向三春田华章，一夜风雨记多少？

诗没有留款。

这也是当时流行的雅事。男的先写下前两句，女的再续上后两句，分珠便是联句，合壁则成一绝。上面这首诗正是这样。它用逝水落花来比况人生短暂、欢乐难久，很可能就是暗喻这种私会的关系，且写得不落陈套，甚有意境。

那个红眼睛描述滕夫人的情人两颊喷红，这种喷红并不一定是由饮酒引起的，倒很可能是使冷德丧命的那种可怕的肺痨所表现出来的症象。那个年轻画家对生命的感叹、对莲花的偏爱似乎更进一步说明问题。

狄公对艳香说：“这首诗有可能就是滕夫人和她的情人合写的。”

“我不懂诗的意思，”艳香道，“不过，我听起来倒象一首悲哀的诗。你认得出她情人的字迹吗？”

“认得出。不过，即使认出了又有什么用呢？他死了半个月了，怎会是杀了滕夫人的凶手呢？”

他想了一会，又对艳香说：“你现在下楼去，同那老鸨闲聊聊，请她仔细说说那对情人的事。”

艳香不快地噘起一张小嘴。说道：“你急于想赶走我吗？你……你耐着性子再陪我一会儿吧，假戏不真做也还得做做样子。”

狄公带着歉意陪了一笑，说道：“我心里虽捆着点事，但我还是非常喜欢你陪着我的。你去把那个大盘拿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多聊上几句。”

艳香一声不响地从床上爬了下来，取来那托盘放在两人之间，一屁股坐在篾席上，倒了两杯茶，自顾吃了一块糖。

突然，她开口道：“这不同你在自己家里一样么？傻瓜！”

“你说什么？”狄公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在自己家里？你不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是不会有家的。”

“别讲你的鬼话了！”艳香生气地说。“你的戏演得很象，但你瞒得过排军他们一帮粗心人，你却瞒不过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狄公不由问道。

她凑近狄公，很快用手摸了摸他的肩膀，然后带着轻蔑的口气说道：“瞧这细腻平滑的皮肤，每天香汤沐浴，再涂上什么油脂粉膏的，才有这等光泽。浑身又没一处伤疤。你身子强壮是与公子哥儿们比剑要拳练出来的。瞧你那目中无人的模样，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会象你这样安

稳地和我一起坐在席子上津津有味地品呷着茶？那号人遇上这样的好机会，即使他们正忙着一头买卖，也要与我纠缠够了才去为他的买卖操心。他们哪里象你这样有福分，家里一定藏着三妻四妾的，娇滴滴甜言蜜语，白天黑夜哄抬着你。我不知道你是何等人，干什么样的营生，我也不须管问这些，我却是忍耐不了你这股子怠慢人的劲。”

这突如其来的一顿数落，着实叫狄公吃了一惊。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艳香以一种抱怨的声调继续说道：“既然你不是我们一类的人，为什么又混来我们这里监视我们、监视排军——一个完全信赖你的好人，你是不是想拿着我们的短当笑话讲去？”

愤怒和激动使她流出了眼泪。

“你说得对。”狄公平静地说。“我确是在扮演着角色，但绝不是随便取笑你。我是衙门里的官员，正在查访一桩杀人案子。排军和你虽不知我的底细但却给了我种种方便和协助。你说我不是你们一类的人，那完全错了。我曾立誓为国家效忠，为百姓办事。我们黄帝子孙，大唐臣民都是一家人，刺史夫人也好，你艳香也好；宰相尚书也好，你的排军也好，都是一类的人——我讲的这话你听得明白吗？”

艳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怒气消了不少。她抽出绢帕擦了擦脸。

“还有一句话，”狄公笑了笑说：“让我向你照实说，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女子，不仅体态窈窕，容貌可爱，而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这虽不是实话，”艳香淡淡一笑说，“不过听起来还挺入耳的。看样子你很累了，你躺下吧，我给你打扇。”

狄公在蔑席上躺下。艳香轻轻将挂在床角的那把芭蕉扇摘下给他打扇。不知不觉他就进入了梦乡。

狄公醒过来时。见艳香正站在床前。

“你这一觉睡得很香吧？”她说，“我在楼下与那老鸨母闲扯了半日。”

“我睡了多长时间？”狄公迫不及待地问。

“都有半日了。老鸨母说你准是个用情很深的人。呵，她告诉了我那个贵妇同她的情人到这里来过两回，这和红眼睛说的正是一样。她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但却是十足的派头。那男的看上去也是出身于豪富之家，然而好象身体不太好，咳嗽得厉害。他付给老鸨母一大笔钱。老鸨母还说，他们来这里时，两次都有人跟踪。”

“跟踪？”狄公一惊。“却是如何个跟法？”

“跟到这所房子，跟到这个房间。两次都是一样。那一对刚上楼，这一个就跟着来了，他就从刚才我堵塞的那道裂缝往里偷看——当然这很隐蔽，还得付给那老鸨母一笔钱。”

“那人是谁？”狄公紧问道。

“他可没留下名刺。老鸨母说，那跟踪的人是个瘦高个，方巾裹着脸面，只露了一对眼睛在外面，所以没看清他的相貌。他讲话时又把个声音压抑住，看他那行动气质倒象个官府里做公的，很是有些气度。他走路时一条腿有点瘸。”

狄公听罢，一声不响地沉思着。此人不可能是别人，正是滕侃的师爷潘有德！

艳香帮着他换上了那件鸦青葛袍，系上了腰带。他戴上了帽子，用手摸摸衣袖，有点踌躇地说道：“艳香，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很是感激……”

说着从衣袖里摸出几贯铜钱：“这点……你权且收了，作个茶钱……”

“不，”艳香不等狄公说完就打断了他，“我一个铜钱都不要。”

他们走下楼来。老鸨正在楼下等候着，堆起了一脸笑，送他们出了大门。

上到大街，狄公对艳香说：“我现在得到北门去一趟。吃夜饭时我们在酒店里再见。”

艳香点点头，给狄公指了去北门的路，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第十二章

狄公将他的大红名帖递到牟平县正衙大门。不一会衙里走出一个参军，说道："潘总管请沈先生内厅叙坐。"

潘师爷将一大堆公文函卷推到了一边，请狄公就在书案对面坐下。他拿起一把茶壶给狄公倒了一盅茶，然后哭丧着脸说道："沈先生，你一定听到那个可怕的消息了，滕老爷悲痛得差不多要发疯了。今天早上他又突然把冷掌柜给抓起来了，你知道这冷掌柜是本县有名的乡绅。一时满城风雨，到处议论纷纷，我真为滕老爷捏着把汗。现在一切都乱了套，尸也验不成了，那个一向谨慎的忤作竟擅自离开县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看了看狄公，改了个话题："沈先生，我想你今天游览得很愉快吧，我不想说些不愉快的事来败你的雅兴。你到了城隍庙了吗？我担心下午天气太热，你不会感到什么……"

"我今天确是游览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狄公打断了他的话，"在西门南街。"他紧盯着潘有德的脸，潘有德的脸上没有反应。

"南街？"潘师爷皱了皱眉头重复道，"噢，我知道了，你说错了一点，你说的实际上是南二街，一点没错，南二街上有个小小的禅寺很古老，是三百年前一个从西域来的大和尚创建的，那个和尚……"

狄公听任他把和尚和禅寺的故事讲完，没有打断他。他想，假如监视那对情人的正是这潘有德的话，毫无疑问，他准有一套出色的表演功夫。等潘有德一讲完，狄公说道："我不想多打扰你了，我知道滕夫人的案子忙得你不可开交，不知衙里缉查出了什么线索没有？"

"尚无线索。"潘师爷口答。"滕老爷知道的情况可能多一点，他亲自在进行缉查。这你完全可以理解，被害的正是他的太太。罪孽，沈先生，这真是可怕的罪孽啊！"

狄公说道："作为滕老爷的客人，我也感到很难受，他们夫妇的同僚朋友想来更当如此了。听人说，滕夫人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女诗人，我想她大概加入过什么诗社吧？"

潘师爷微微一笑，说道："看来沈先生对老爷夫妇是很不了解的。你知道，他们一向深居简出．当然滕老爷有县衙的公干，但除此之外，他几乎谢绝交游。他在牟平县的望族乡宦中没有什么知己，也不同什么名流清客来往。他不想同任何人有所牵连纠葛，这样他在问案理事时便可

秉公执法，不阿私情。滕夫人则几乎从来不出门，除了逢年遇节的到她守寡的姐姐家中去住上几天。她姐丈原也是一个有钱的富绅，三十五岁头上得急病死了，那时她姐姐刚过三十。到现在一直寡居在北门外一个很华丽的庄子里。那儿空气清爽，景色宜人。丫环们老说太太每回从乡下姐姐的庄子里回来都显得精神焕发。但近一个月来，她身体一直不好，脸色苍白，样子很是忧伤，这次一去，竟被人杀了！”

停了一会，狄公决定发动一次直接的进攻。他装得漫不经心地说：“今天我偶尔在一家铺子里看见一轴画，是这里一个名叫冷德的年轻人画的，画得很好。听人说，他对滕夫人很是了解。”

潘师爷惊奇得一时愣住了，慢慢才说道，“这，我倒不知道，可是非常有可能。让我想想，这冷德是已故富绅的一房远亲，故也常到滕夫人姐姐的庄子里去。对了，在那儿当然会碰到滕夫人。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会作诗，又画得一手很好的花鸟。他特别擅长画莲花，千姿百态，却都有一种特别的格调。”

狄公觉得潘有德这些话根本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他已经知道了那对情人幽会的地方，但最要害的问题，即卷入其中的神秘第三者是谁，他却没有取得进展。听那老鸨的描述，很象是指潘有德：个儿高而瘦、身上有官气、瘸腿……

他决定最后再试一下。他身体向潘师爷靠了靠，低声说道：“潘先生，昨天你给我介绍了许多本城的名胜古迹，这些地方白天当然是使人很感兴趣的。可是，天黑之后，可以这么说，一个孤独的旅行者的思想很自然地就会转向另一个方面……这儿你可知道哪些地方会有叫人满意的女人……”

潘师爷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对寻花问柳的勾当一向不感兴趣，也绝少关心，故无法作出令你满意的回答。”

僵了一会，潘有德的情绪稍稍平静了下来，心想，不管怎么说，这个下流的家伙毕竟还是刺史大人介绍来的。于是，他强笑着缓和地说道：“你知道我也没有空闲，我结婚很早，一妻一妾，八男四女，故我……”

狄公听后，十分沮丧。潘有德的诚实规矩给他印象很深，看来他不会是跟踪去妓馆窥伺的人。那么，这个神秘的人又是谁呢？看来情况更

复杂。他忽然想到，也许从滕夫人的诗作中能够找出一点什么线索。他将茶一饮而尽，缓和了脸上的僵色，说道：“我是一个世俗的商贾，不敢说懂得什么文学，但我一直十分欣赏滕县令的诗，只可惜我从未见过滕夫人的诗集，你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本？”

潘师爷答道：“这个可有点难办。滕夫人是一个性情孤寂、谨慎虚心的人。滕老爷告诉我说，他常劝夫人将她的诗也刻印集子，但夫人总是坚决地拒绝，这样，老爷也不好意思再去勉强了。”

“这却是可惜了！”狄公说。“我真想读读她的大作，这样，当我去向滕县令表示我对他夫人的哀悼时，也好就她的诗文讲几句赞赏的话。”

潘师爷忽然想到说：“这我倒也许能帮你一点忙。几天前滕夫人曾交给我一部她的诗作的抄本，是她本人誊写的。她请我帮她查核一下她的诗里有关牟平名胜古迹的描绘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我正要将这部手稿交还给老爷收起保存。如果你很想看看，现在不妨就拿去翻翻。”

“好极了！”狄公叫道。“我就坐在那边窗户旁翻阅翻阅，你在这里继续忙你的公务吧！”

潘师爷打开抽屉，拿出一本用蓝绢封面装订整齐的册子，狄公接过便向那窗前椅子上坐下。

他首先将诗册很快地翻了一遍，发现上面那娟秀工整的笔迹和他在那幽会的床壁上所看见的那首诗的后两句的笔迹几乎一样，只有细微的一点差别。这点细微的差别当然可以理解的，抄本是在安静的书房中仔细誊写的，而那两句诗则是在秘密幽会的过程中随手写下的。

接着他开始从头一首一首读起来，很快他就被吸引住了。他从狭隘的儒家观点出发非常欣赏这本诗集，其伦理纲常关乎世道人心，讽谕比兴切合诗旨三昧，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且锻字炼句、音韵声律上也有很高的造诣。狄公早年也曾写过一首劝农的长诗，他一向对那种摘红拈翠，专门描写男女间恩恩怨怨个人的喜怒哀乐诗不感兴趣，对那种叹老嗟卑，无病呻吟的诗更是头痛。然而他不得不承认滕夫人的抒情诗写得好，她的诗孕蕴着炽热的感情，闪发着新颖奇妙的想象力，有气象，有意境，自然而然攫住了读者的心，激发起人一种略微感伤的爱慕之情。狄公记起有好些名句、警策在滕侃的诗集中也出现过，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夫妇在文学创作上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

狄公把诗册放在腿上，慢慢捋着胡子，坐在那里呆呆出神。潘师爷惊奇地看了他一眼，他也不曾察觉。

他想。一个温雅润淑、感情敏觉而又才华出众的女子幸福地嫁给了一个和她志同道合的丈夫，怎么会对丈夫不忠呢？她将自己深厚、炽热的感情如此真实坦白地记录在她的诗歌中，她竟会堕落到去妓馆干那种幽会的下贱勾当。突然狄公想起了那笔迹上的细微差别来，会不会那个去幽会冷德的女人不是滕夫人而是她寡居的姐姐。那个年轻的寡妇也可能戴上滕夫人的耳环及手镯，因为姐妹间互借首饰的事是经常有的。冷德又是她的远房亲戚，她比滕夫人有更多的机会与冷德接触。再者，滕夫人不是还有两个妹妹吗？于是他问潘有德："你知道滕夫人有两个妹妹也住在北门外的庄子里吗？"

潘有德答道："就我所知，那里只住着她的一个姐姐，就是那个富绅的遗孀。"

狄公将诗册还给了他，口中连声称赞："好诗，好诗，闺阁风雅，令人肃然起敬。"现在他确信那个年轻的寡妇就是冷德的情妇，她笔迹当然会和滕夫人的十分相似。因为她们在家做姑娘时就跟随一个坐馆先生读书习字的。很可能她打算孝期一过就和冷德结婚。他们的幽会现在已不是他要关心的事情，而那个低级趣味地监视这一对情人的神秘人物，看来也没有必要再去找寻了。事实证明，他弄错了。他叹了口气站了起来，要潘师爷转告滕侃：他要求见他。

狄公在滕县令的书斋里一坐下就说："滕相公，我打算明天就离开这儿回登州。我尽了最大努力进行了调查，始终无法证实有第三者卷入尊夫人死亡一事。你的分析是对的，实际上它不可能是一次巧合。滕相公，我很抱歉，我今天晚上准备为沼泽地里发现尊夫人的尸体琢磨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当然，我还要对拖延此案上报的事向刺史大人承揽全部责任。"

滕县令严肃地点了点头，说道："狄年兄，我对你为我尽的一切努力深表谢忱，对你这种乐于助人的品格十分赞赏。事实是我应抱歉，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坏了你许多游兴。你能到我这里来看我本身就是对我的一个莫大安慰，你对我的同情和帮助，我将铭记在心。"

狄公听了深为感动。滕侃完全可以把他痛责一顿，因为他毁坏了证据，延误了申报，再者，他还曾给了滕侃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唯一使

狄公感到安慰的是他曾设法将忤作支开，这样炎热的天气，尸体肯定已经腐烂，详细的验尸已经不可能了。这样，滕侃就幸运地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在杀害他的夫人之前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狄公虽还感到这件事不无蹊跷，但是一个处于神经失常状态的人的古怪行为，别人又能想象得出什么呢？

“滕相公，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在柯兴元死亡的案子上出点气力，庶几减去一些我的内疚和惭愧。也许你对我的查缉方法已经感到厌烦了，然而这大概乃是个巧合，我与那案子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和事偏偏碰上了。冷虔与此事有牵连，他向我供认他曾骗取了柯兴元一大笔钱，这就是我通知你拘捕他的原因。我听说你已立即依我的请示办了，我很高兴。滕相公，我狄某智短力薄，而你对我却如此看重，这越发使我愧疚在心。不过，我相信在柯兴元的案子上我不会令你失望。”

滕侃用手抹了抹脸，又打了个哈欠，显出一副十分疲倦的样子，说道：“噢，我几乎已将这起案子忘了！”

“我想，今天你不必再去考虑这件事了，如果你能允许我和潘总管一起对此案进行一番调查，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当然可以。”滕侃答道。“你想得不惜，由于心情关系，我不可能对这个案子付予更大的注意了，我一心只想着明天如何去见刺史大人的事，狄年兄确实是个考虑周到的人！”

狄公只感到一阵羞赧。心想，从外表看来滕侃似乎是一个很冷淡的人，可是他的自我克制却是那么的有力。而我竟假设他的夫人对他不贞，一直在欺骗他——我是多么荒唐啊！

他说：“滕相公，你现在可以将我的真实身份告诉潘总管，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一起将此案的状卷、供录，从头至尾地细看一遍。”

滕侃拍手称好，唤老管家马上去请来潘师爷。

潘师爷获悉狄公的真正身份时吃一大惊，忙不迭对狄公表示歉意，他为上次的谈话中对狄公的怠慢和冲撞深感不安。

潘师爷欲待领狄公去他的衙舍，狄公摇手道：“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不如到衙门外面去透透空气，在街上走走。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同到一

家饭馆去吃顿夜饭。为我点几味地方风味的莱，我就十分高兴了。”

潘有德忙辞不敢，狄公却一味坚持，说外面只知道我是福源商号的沈先生，没有什么不便。潘有德只好从命了。

第十三章

潘有德选择了一家座落在城中央山岗子上的小饭馆。在这饭馆的楼上可俯瞰整个县城，此刻暑气初消，月华当空，正是观赏夜景的最好时候。

潘有德点了好几味菜：姜汁鲜鱿、烤雏鹂、烧鱼翅、熏火腿、葱爆羊肉、鹌鹑蛋汤，加上酒饭摆了满满一桌。这几味菜肴做得甚是鲜美可口，狄公十分欣赏。吃着，吃着，他却想到了此时还在凤凰酒店喝豆粥、吞黄齑淡饭的乔泰，不由心里有点儿感到惭愧。

酒饭桌上潘师爷将柯兴元案子的情况作了一个清晰的大概说明。接着，狄公将冷虔做赃舞弊、坤山偷去帐本讹诈冷虔以及何兴元藏在他银柜中的二百两金子等事告诉了潘师爷。并暗示说，那个讹诈冷虔的坤山是个很可疑的人物。狄公又告诉了潘师爷他已设法使坤山将从冷虔那儿讹诈来的两张批子交出来——每张批子是三百五十两金子。他接着问潘师爷：“县行里有没有坤山的犯案记录？”

“没有。狄老爷，我还从来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你这两天里对本城的了解比我在这儿几十年的还多，这可真令人惊叹！”

“多半是运气不错，都给撞上了。我问你，那柯夫人年纪比柯兴元小得多，他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老柯还聘过偏房没有？”

潘师爷答道：“老柯原有三房妻妾，但娶后不多年就死了两房，最后那一房夫人一年之前也死了。老柯已经六十出头，他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的成家，出嫁的出嫁，家里没个人照应他。大家都以为他会很快再续弦，但也只是猜测，没见老柯行动。有一日，老柯到一家同行会的丝绸铺去，那铺子与老柯自己的铺子买卖上有来往。掌柜的姓谢，早已死了，他老婆不通业务，搞得债台高筑，没法收拾。谁知老柯一见到她竟是一眼看中了，他们很快便结了婚。起初，人们只是当作笑话谈谈，但柯夫人却真是一个贤慧的妻子，她把一切家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一阵子，老柯老闹胃痛，她就没离开他的床头一步，天天亲奉汤药。后来人们都说老柯最后一个老婆可娶着了。”

“你曾听到过有关于柯夫人不贞的风言风语吗？”狄公问道。

从来没有听说过！”潘师爷立即回答。“她的名声非常好，我所以没有敢叫她上公堂作证，原因就在于此。老柯的事发生后，我亲自到她家在客厅里讯问了她一些当时的情况。当然，根据习惯做法，她坐在一张帘子的后面答话，由她的一个丫头陪着。”

狄公想自己去见见这位柯夫人，因为潘有德对她的评价与乔泰的那次奇遇严重不符。他说：“我想去看看出事的现场，我们不如现在就去拜访一下柯夫人。你就说我是州里的官员，临时委派来牟平办理案于的。”

潘师爷点点头说：“我也想到那里再看看。我们现在去并没有什么不便，柯夫人已经将那房间封上了，她自己已搬到左首外屋里去住了。”

狄公惠了饭钱，又提议在两顶轿子，潘有德坚决不用。他说，他虽腿脚不便，但完全可以凑合着走下山去，山下离柯夫人的宅邸并不很远。他们慢慢溜达着不一会便到了。

柯兴元的宅邸正面是一幢水青雕砖的高大门楼，飞檐重额，煞是壮观。朱漆大门装饰有双狮铜环，门外砖石慢地，平坦整齐。

他们拍了拍门上铜环，一会儿走出来一位管家。潘有德递上名刺，管家认识是衙里的潘总管，心知官府来人，忙将他们引到了一间装饰得古色古香的厅堂。他给客人端上了茶壶和水果，便忙去通报女主人。

不一会，管家回到厅堂，手中拿着一串钥匙，说是柯夫人欢迎他们的拜访。她正在更衣，请两位客人先去那柯兴元房间等候。

管家手提一盏油灯，领着他们穿过恍若迷宫一般的走廊、庭院、楼台、亭阁、池塘、假山，来到一个四面粉墙抱定的小竹园。小竹园后有一座幽静的房子，房子的阳台正俯临大花园和河流，这里是柯兴元生前日常起居的地方。

管家掏出钥匙将那扇关得很是严实的大门打开，进去又用钥匙将一扇雕花小房门打开——里面就是柯兴元的房间了。

管家点着了房间里桌上的蜡烛，说道：“如果不够亮，我就来点大油灯。”狄公环视了一下这间空荡荡的房间。房间的门窗两天来一直关闭着，因此很是闷热。房间那头还有一扇小门，出那扇小门，下几步台

阶，便来到了一条不长的过道。过道尽头又有一扇门，打开那扇门，便看见了一个青花细石的宽阔平台，平台外使是沿着河岸修葺的一个大花园。老柯死的那天举行宴会的亭子就在花园的左侧，碧绿的琉璃瓦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狄公在平台上站了一会，欣赏了一下花园的夜景，然后走回到屋子里去。他注意到过道那儿的门虽然较低，但也只有身子很高的人才可能把头碰着上面的门框。

狄公再回到房间里来时，柯夫人已站在房里等候了。狄公见她婷婷修长的身子，穿一身缟白衣裙，容止端丽，气度矜持——心里不免三分信了潘师爷的评价，也三分服了乔泰的眼力。

狄公欠身向她致意，柯夫人微微一笑，以示答礼。潘师爷恭敬地向她介绍了狄公，说是州里委派来办理案子的沈长官。柯夫人抬起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打量了一下狄公，转身叫管家退出，示意客人坐下。她自己却端正立在一边，一个年轻的侍婢跟在她的身后。

柯夫人拨弄着手中的那柄檀香团扇，不自然地说道：你们不辞辛劳来这里查访，处于我的地步不知该为你们做点什么？”

潘有德刚想做什么解释，狄公却打断了他：“柯夫人，我们对你的合作表示感谢。我清楚地知道你不想回忆起那件令你十分痛苦的事，但人命关天，王法昭昭，我们也不敢半点疏忽怠慢，还请柯夫人鉴谅。”

柯夫人没有反应，只是把头低垂着，显得满面愁容。

狄公开始检查这房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靠墙角安放着的一张大床，大床外整个遮了一幅蓝纱床帘。房间另一头堆叠着几只红漆衣箱。此外就是粉刷不久的白墙头和打扫得很干净的石板地。

狄公说：“柯夫人，这房间为何没有什么家具。我想柯先生在世时总不止这几件东西吧，至少亦应有一张梳妆台，台上放着什么花瓶古玩的，也许墙上还挂着几幅画。”

柯夫人冷冷地回答：“柯先生是一个十分俭朴的人，虽然他有万贯家财，但却过着清苦的日子，一个钱都不舍得花。”

狄公点了点头。说：“这是柯先生品性高洁的缘故。”

狄公的眼光第二回落到了那几只衣箱上，不由好奇地问道：“柯夫人，那里只有标着秋、冬、春字样的三只大衣箱，那只夏字的箱子放到哪儿去了呢？”

柯夫人微微一怔，不耐烦地答道：“送去作坊修理了！”

狄么忙说：“明白，明白，只是平日看惯了衣箱、屏风之类的都是四只一套，眼前少了一只，随使问问。柯夫人，最后我想请你将出事的那天晚上在这儿发生的事情详细地讲一讲。当然，公堂上的有关记录我都看过了，不过……”

突然，柯夫人用团扇去扑打什么东西，听她厉声对那侍婢说：“这间房屋里我不想看到这些讨厌的苍蝇，我跟你讲过几遍了！快……快打！它飞到哪儿去了？”

狄公对她的突然举动感到十分惊奇，不明白她见了苍蝇为什么如此激动。

潘有德安慰她说：“夫人，也就是一两只，我可以……”

柯夫人根本没理会他说的话，只催着侍婢扑打那只还正在飞的苍蝇。

“为什么不打啦！”柯夫人又大声嚷道。“在那儿……快去打！”

狄公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她。突然，他想到了什么，立起身来，拿起蜡烛想点燃旁边放着的大油灯。

“不要点那油灯！”柯夫人急促地命令道。

“为什么？”狄公语气温和地问，“我是想帮你看看是否还有苍蝇．”他举起蜡烛，抬头看看天花板。

“在死人的房间里点太亮的灯对死者是不敬的！”柯夫人说出了道理。

狄公没吭声，他的两眼死死盯在天花板上看着。忽然说道：“你瞧：柯夫人，这房间里有这么多的苍蝇，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两天里房间可没有打开过啊！瞧，那些苍蝇都在那儿打磕睡呢，灯光也许会使它们活跃起来。”

他不顾柯夫人的反对，迅速就将油灯的四个灯蕊全点亮。他将油灯高高举起，仔细观察着天花板。柯夫人赶紧走过来，眼睛跟着他的视线转来转去。这时，她的脸色变白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太太，你不舒服吗？”侍婢着急地问道。

柯夫人根本没有理会侍婢的问话，一大群苍蝇从天花板上飞下来，围着油灯嗡嗡乱转，她不由得向后退缩了几步。

狄公叫道：“你们瞧，苍蝇继续往下飞了，灯光对它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潘师爷望着狄公，惊讶得都发了呆，看这光景，狄老爷莫非傻了？

狄公向那张大床走去，弯下腰来检查地面。突然他又叫道：“奇怪！奇怪！它们都集中在床帘上了：”他急将床帘掀起，注视床底下。“啊！我明白了！原来它们对地下石板发生了兴趣，呵，不，它们对这底下的什么东西发生了兴趣……”

身后传来一声恐怖的尖叫，柯夫人一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侍婢立即上前，跪在她身旁，低头看着她那苍白的脸上大汗淋漓。

潘有德慌张地说道：“她猝发了心病，我们得赶紧去请……”

“废话！”狄公厉声叫道。他回头对那侍婢说：“不要管她！你到这儿来，帮着我把这床移到那一边去。潘总管，你是否也来帮一把；这床太沉，两个人恐怕挪不动。”

幸而地面平滑，三个人没费多大劲就将那张大床挪移到了靠窗的那一边。狄公跪下仔细检查地面上的石板。他从方巾上取出一根银牙签，用它在石板缝隙里剔来剔去。然后，他站起身来，对潘有德说：“有几块石板最近取出来过！”又吩咐侍婢：“你快去厨房与我拿一把刀和一柄铲子来，不许与其他仆人说这里的事，拿了就立即回来，听见没有？”

那侍婢早吓破了胆，领了命匆匆走了。

狄公表情严肃地看了看潘有德，说：“一个恶毒的阴谋！”

潘有德茫然站在半边，似乎还未明白狄公的意思。狄公也不理会他，只把眼睛盯着地板看，慢悠悠地捋着他的大胡子。

侍婢拿来了刀和铲子。狄公跪在地上用刀撬起了两块石板。石板下的土又松软、又潮湿。他又用铲子移开了其他几块石板，将它们一起堆迭在一边，一数共有六块，六块石板刚好是一个五尺长，三尺宽的长方形。狄公卷起衣袖，开始用铲子将松土往外挖。

“狄老爷，你不能干这个！”潘有德吓得叫了起来。

“我去唤几个人来！”

“且慢！”狄公叫道。他的铲子触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他再往下挖时，只觉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烈气味从泥土缝隙里钻出来。泥土里露出一块暗红色的东西。

“潘总管，那只不见了的衣箱就在这儿！”狄公于是命令侍婢。“你赶快到大门口去，告诉管家就说潘总管命令他火速到衙门去报事，要衙门立即派四名番役赶来这里。你回来时，从佛堂的香炉里给我拔一把点着的香来，快去！”

狄公拭了拭额上的汗。潘有德忧心忡忡地看着昏卧在地上的柯夫人，踌躇地问道；“狄老爷，是不是去请个大夫来给她息个脉，她一直昏迷不醒……”

“不！”狄公简捷地答道。“躺在冰凉的地板上，她很快就会醒讨来，你勿需担心。她丈夫的尸体就埋在地板下。她是杀人凶手的同谋！”

“柯先生不是跳进河里死的吗？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啊！”潘有德仍感到迷惑。

“可他的尸体却未找到。我可以断定当柯兴元回到这个房间里服药时遭到了凶手的杀害。”

“那么，谁从房间里奔跑出去的呢？”

“正是杀人凶手！”狄公回答。他把胳膊支在铲柄上继续说道：“这是一个相当狡猾的计谋。凶手将柯兴元装进那在箱，埋在地板下之后，又穿上了柯兴元的长袍，戴上了他的帽子，在脸上涂抹了血，出了房门，真奔花园。你们所有的人都等着何兴元从房间里出来，你们看见的又是同样的长袍和帽子，而且被他的叫声和脸上的血吓呆了，怪不得你们谁也没有看清那人的真面目。他开始时奔向亭子，但十分注意不能跑得太

近了，所以在半途上他突然改变了方向，奔向河岸，跳进了水里。我估计，他潜在水里顺流而下，直到发现岸上确实没有人时才爬了上来。他将帽子扔在河中，目的是迷惑你们这些粗心的人。”

潘有德恍然大悟，不住地点头，说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这凶手又会是谁呢！莫不就是那个坤山？”

“坤山确实是最大的嫌疑，”狄公道，“看来多半是他杀了柯兴元之后，顺手将冷虔错交给柯兴元的那本帐本也偷走了。坤山身体虽然瘦小，但他水性也许不错。”

“他脸上的血也许是自己弄破了头，流出来的。”潘有德猜测道。

“或者他就用柯兴元的血涂抹在脸上。呵，侍婢来了。现在我们就来确认一下柯兴元是怎样被害的，你把那香拿着，靠近我的脸。”

潘有德按照吩咐从侍婢手中接过那把香，靠近在狄公面前擎着。狄公将一块方巾掩盖了鼻子，然后把那暗红箱盖上的浮上铲去，又把衣箱周围的上挖出一部分。他跪下来撕去贴在箱盖四周的油膏布，开始用铲尖掀开箱盖。

一股恶臭味冲了上来，潘有德立即用袖子捂住了鼻子，同时使劲舞动手中的香，好让这香烟冲和一些恶臭。一个瘦瘪的男子尸体蜷缩着塞在箱子里。身上只穿着内衣，灰白的头壳光秃秃的，左肩胛下露出一把刀柄。狄公用铲尖将死者的头拨转了一下。死者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正面对着他们。

“啊！柯兴元！”潘有德失声大叫。恐惧和激动使潘有德脸色大变，粗气直喘。

狄公盖上了衣箱，他将铲子扔在地上，走去将那窗户打开，戴正了帽子，拉下罩在鼻尖上的方巾，慢慢擦拭着脸上的汗。然后，他对潘有德说：“衙里番役来后，让他们将衣箱拉出来，连同尸体一齐抬到衙门里去。另外，叫一顶轿子来将柯夫人押解回衙门监禁起来。请你将这里发生的这一切向滕县令详细禀报。告诉他我正在设法捉拿坤山，即使他不是凶手，至少也能向我们提供这案子的重要线索。滕县令一心想着明天一早去州里见刺史大人。现在这个案子有了新的突破，我想他最好还是明天早上升堂先审柯夫人。如果我提到了坤山，明天早上在公堂上我们就能具结此案，然后一起同去登州也不迟。我这就走了。你回衙后，就

我们发现柯兴元尸体一事草撰一个呈报的手本，你我画了押明天在公堂上就是正式的证词。”

狄公告辞潘有德，回到大街上。街上依然很闷热，可是他只觉得通身凉爽。一直走到凤凰酒店门口时才感到微微有点燥热和疲乏。

笑声，闹声，骂人的粗话从凤凰酒店的窗户里传了出来。那帮闲汉，乞儿，赌的赌，闹的闹，灌黄汤的灌黄汤，一个都没有睡。狄公心里很高兴，下一步的计划是打听到坤山的消息，逮住他。

第十四章

店堂里六支大蜡烛照得通亮，一片热闹的景象。赌博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吆喝声此起彼落，乔泰和秀才却坐一旁观局。排军坐在藤椅上，正在为艳香唱的小调打着拍子。他一见狄公回来，便大声叫道：“嗨！抓贼的，你那个贼抓住了没有？”

狄公答道：“贼究竟是哪一个都未查出，叫我到哪里去抓？”

狄公在靠窗的那张桌旁一屁股坐下，乔泰忙站起来从柜台里取出两只酒杯。狄公迫不及待地问道：“坤山来过吗？”

“连个影儿都未见他晃过！”

狄公把酒杯往桌上使劲一搁，懊恨地说：“我后悔没听你的忠告，将他放走了。但我不懂他为什么就不来了。他相当狡猾，他一定知道衙门既然逮捕了冷虔，马上便会发布告。停止他柜坊的业务，清查他财务的帐目。这样一来，天雨金市的两张批子就要作废了，那坤山还要赶来做什么只得自认晦气了。”

狄公向那赌徒们大声问道：“你们有谁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坤山？”

秃子和几个赌徒互相瞧瞧，都摇了摇头。

“胡子大哥，那厮从无一个常呆的窝。我想此刻他恐怕正搂抱着什么虫豸在石头缝里睡觉呢！”不知是哪一个耍了嘴皮子，引起赌徒们一阵哄笑。

乔泰问狄公：“这个狗杂种还干过什么别的害人勾当？”

狄公回答："可能还杀过人。"

他低声将刚才柯兴元家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乔泰。

乔泰听罢，摇头说道："老爷，我可认为坤山他绝不会是杀害柯兴元的凶手。他不可能跳进那条河里去。我仔细观察过那条河，水流很急，河中到处是狗牙齿一般的大石块，还有许多处危险的旋涡。跳水的那个人能顺着水流向下游，而后又在无人看见的地方爬上岸来，他必须对这条河了如指掌，单有高超的泅水本领还不够，必须具备非常耐久的能力。而坤山根本不可能有这点本事，他决不可能干这件事。"

"如果这样，"狄公说，"坤山也必定是那凶手的同谋。这个假自杀的阴谋本身就具有坤山特有的那种狠毒且又狡猾的行动特点。此外，既然他偷了冷虔的帐本，那么在谋杀进行时，他也一定在场。明天，我准备让潘有德派人去搜捕他，估计他此刻还不可能逃离牟平县，他没有得到钱走不了，也不会甘心撤手。"

"说到同谋，"乔泰蹙了蹙眉头说道，"我倒想起一件事来。那天我在柯夫人那儿，她告诉我她当时正等着另一个人。然而那人却没有来，当时我把柯夫人当作名妓，我把她的话理解为她正等着她意中的客官了。那人也许就是她的情人，很可能就是谋杀柯兴元的直接凶手，而坤山只是个帮手。天哪，这倒提醒了我，她还说她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狄公冷冷地说："我已把她关进了监牢。事情很清楚，她是同谋犯，明天我将助审这个案子。审理完毕，退了堂，我就陪滕县令一起上登州。"

接着狄公又将关于冷德和他的情妇两次去秘密妓馆，关于那个监视她们的神秘人物以及他认为那个情妇根本不可能是滕夫人等等想法告诉了乔泰。然后说："我对自己在柯兴元案子上取得的顺利进展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欠滕县令的一笔帐，现在借此正可偿还。乔泰，你今天下午有什么进展？"

"我的进展也很顺利。我在这儿打了一会儿盹，就出发了。那个讨厌的秀才又缠着我吹了一通，说是他正在独自计划着一个惊人之举。成功了，可净得二百两金子的横财……"

"这小子尽是吹牛皮，"狄公道，"那天我们去沼泽地他也同样吹过。噢，关于刘排军的事，军政司说了些什么？"

“起先，我把老爷的信交给了军政司，谁知他们看了说，这—类材料在县尉司，我又跑县尉司。县尉司又推军政司，互相踢来踢去。我正设主张处，恰好碰到一个老相识茅兵曹，就是我们登州平海军蓬莱炮台茅都尉的内侄。这茅兵曹说他也曾在左骁卫大将军麾下的豹骑三营服过役，当年正与这刘排军属一个营盘。刘排军当的队正，他当的副队正，所以极是稔熟。他说这刘排军好几次都因英勇善战受到嘉奖，同时也得到伙伴们的尊敬，后来只因冲撞了一个姓武的长史，这才犯了事。那武长史是个克扣军饷的坏蛋，一个士兵背后怨他，他就命令刘排军用鞭子抽那士兵一百下，刘排军不肯执行，或长史抓起鞭子便抽打他，排军一时怒起，便将那武长史按翻在地。狠狠地揍了一顿，自知肇下大祸，当夜便选之夭夭。后来那武长史接受蕃邦使臣贿赂的事被上司察觉，抓起来送军法司被砍了头。当然，这刘排军犯上的罪也就勾销了，可从此就再也不见他的踪影。听说如果哪位老爷现在出来保荐他归伍，还可提升呢！”

狄公道：“这真使我高兴，排军虽粗鲁横蛮。但还是一个正直的汉子，心地不坏，我们得尽力帮他一把。那么，那占卜先生的情况又怎样呢？”

“那占卜先生也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人。”乔泰说道。“他的名望很高，算命占课非常严肃，也甚是灵验，人们管他称卞半仙。他早就认识柯兴元，两人很有些来往。他说老柯性一情上虽古怪些，但却是一个善心的人，也经常周济别人。我又把坤山向他描述一番，可是他说从未见过这个人。最后。一我还请他替我看看相，算个命。他瞧瞧我的手，说我必将死于刀剑之下。我对他说，这对我来说是最理想不过的了。可他很看不惯我这种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刚才说过，他对他自己那一行是非常严肃的。”

狄公满意地说：“好，这事就这样了。我曾推测过这种可能，就是说，企图杀害柯兴元的人曾收买了这位占个先生，让他点出十五日那天是个危险的日子。这样，他就可以事前拟订他的计划，又可惑人耳目。现在好了，我们还是上楼睡觉去吧，明天一早还得上公堂。乔泰，这是我们在凤凰酒店的最后一夜。明天我就得公开我的身份。。住进县衙里了，我们这就好好享受几天”

乔泰拿起了蜡烛，两人皱着眉头走上了楼。

他们觉得所住的房间比昨夜更加闷热。狄公想去打开窗户，然而从

窗外传来无数只飞虫撞击着窗上粘糊着的肮脏油纸的声音。他叹了口气，躺倒在木板床上，将身上那件葛袍裹紧，又把方巾拉到鼻子尖上。乔泰还是躺在地板上，把头靠着大门。

狄公在木板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过了一会，他发现房中实在闷热难受。大概是吹熄了蜡烛的缘故，飞虫撞击窗上油纸的声有好象没有了。于是他决定将窗户打开。但是他推拉了半天，窗户却是纹丝不动，好象是被人反闩上了。他从方巾上取下那根银牙签，用它划破了一块窗格的油纸。顿时吹进了一些清风，银亮的月光同时也漏了进来。他觉得多少舒服了一些，重新又躺倒在木板床上，把方巾拉到了额上。以防蚊子叮咬。实在是太困乏了。不一会儿，他就好呼地睡着了。

这时除了有节奏的鼾声之外，凤凰酒店里一片寂静。

第十五章

乔泰惊醒了，他闻到一股奇怪的刺鼻的气味。他当了狄公的亲随干办在城里虽生活了多时，但他在绿林生涯中培养起的感官的警觉却丝毫不曾减弱。他不停地打着喷嚏，同时立即想到了失火。他又想到这整个酒店都是木头盖的，心里一惊，忙跳了起来，一把抓住狄公一只脚，用自己的身体猛地向房门撞去。门撞开了，他拖着狄公跌跌撞撞来到门外一条狭窄的过道。黑暗中他感到似乎和一个滑溜溜的东西猛撞了一下，他忙伸手去抓，却未抓着，接着便听到有一人摔下楼梯的声音。半晌，楼下传来一声声强被压抑住的轻轻呻吟。

乔泰一面咳嗽，一面大叫：“快起来，失火了！失火啦！”楼上顿时一片喧闹，光着膀子的客人们都拥到了过道上，嘴里不停地骂。乔泰拽着狄公冲到了楼下。乔泰又被什么绊了一跤，他赶忙爬起来，一脚将大门踢开。冲了出去。

两个人又是咳嗽，又是喷嚏，只感到头晕恶心。大街上静悄无声，空气凉爽，很快他们便感到舒服点了。狄公抬头一看，酒店楼上只是漆黑一片，并不见起火。他马上明白这准是发生了别的意外。乔泰到店堂的柜台里摸着一个火绒盒，点起了一支蜡烛，楼上的人都涌下楼来，挤到店堂里，一时店堂里的几支大蜡烛也全点亮了。

在烛光的照耀下，一个离奇的景象出现了：排军一丝未挂，象一头浑身是毛的巨猿正同秃子一起压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人赤裸的身上涂抹

着闪闪发光的油，嘴里不停地呻吟着。周围的人都吃了一惊，咳嗽、喷嚏、叫骂的声音响成一片。

狄公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根竹管。那竹管约两尺长，顶端雕镂着一个小葫芦。他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在我们房间里喷吹了什么毒药？”狄公大声问道。

“不是毒药，只是一点********。”坤山哀泣道。“不会有事的，我不敢伤害任何人！哎哟，我的脚踝摔断了……”

排军在他肋骨上狠狠踢了一脚。“我要折断你身上每一根骨头！”他咆哮道，“你这条毒蛇爬到我们这里来显你的活尸！”

狄公道：“他是来偷弟兄们财物的。你们看这无赖，脱光了衣服，将身上涂抹了油，滑溜溜谁也逮不住他。财物偷到手，他就逃去去。”

排军高声说道：“事情已很清楚了。我是一向不赞成开杀戒的。不过，‘偷盗朋友者死’这一条规矩恐怕还是立得不错，今天得把这个王八崽子结果了。胡子哥，你可先将他审明白，使弟兄们亦右个后戒。”

排军使了个眼色，周围跑上四条大汉，抓住了坤山便将他按牢在地板上。当秃子一只脚踩到坤山脚踝时，他痛得失声惨叫。排军骂了一声又狠狠地踢了他几脚。

狄公摇了摇手止住了排军，他仔细端详着坤山。见他那瘪瘪得可伯的身子上布满了一条条长长的瘢痕，看样子是被人上过火刑。

乔泰走来把从楼下搜到坤山用衣服裹着的两个包袱交给狄公。一狄公将那个重的包袱还给乔泰，叫他放好，将那轻的包袱打开，取出一本有浸水痕迹的帐本。

“这是你从哪儿偷来的？”他厉声问道。

“我拣到的。”

“说实话！”狄公叫道。

“我说的俱是实话。”坤山几乎是哀求了。

“去厨房里取一铲烧红的煤块和一把火钳来！”排军对酒保大声叫道。

“不！不，不要烙我！”坤山发狂般嘶叫。“我确是拣来的！我发誓！”

“哪儿拣的？”狄公问。”

“就在这儿！那天晚上当你们熟睡的时候，我来到这儿一个个搜索你们的房间，在那个女人的床头后面我拣到了它。”

狄公立即看那艳香，她手捂着胸脯，压着嗓子苦叫了一声。狄公见她那强烈恳求的眼神，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回头对排军说：“这样吧！他在这儿吵吵闹闹，街坊邻居见了不便。我和我的伙伴带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和他慢慢聊聊。对，我们把他带到沼泽地去。”

“不！不！我不去那儿！”坤山哀求道。

排军又给了他狠狠一脚，骂道。“你这条癞皮狗，竟咬到我们的女子头上！”

“我句句是实！”坤山竭力分辩，“那天我只从这帐本上撕下了几页，便放回到原处，今夜我来这儿才真想拿走……”

狄公迅速用方巾硬塞进坤山张开的嘴里，说道：“现在让你再胡说八道去！”狄公于是拿出那竹管给排军看。“药粉就藏在葫芦里，”他说，“若是这无赖运气好，我们这酒店楼上的人都会被散开的药粉熏得昏死过去。我的伙伴正是头靠着大门睡的，因此全部药粉都喷到了他的脸上，药粉没来得及散开，他就打起了喷嚏，呛得跳了起来，撞开了门，冲到外面来了。我曾在睡觉之前又将窗上的油纸捅破了一块，冷风也吹去了部分药粉。否则，你们且不说，我和我的伙伴已被这无赖抹了脖子了。”他转身问坤山：“是不是你把我们房间的窗户给反闩了？”

坤山连连点头。他感到气憋得慌，动了动那鼓鼓的腮帮，企图吐出那块方巾。

“将他的嘴用油膏布贴起来！”狄公对排军说。“然后用两根竹杆做成个担架，再把一条毯子将他身子卷起，抬到沼泽地去。若是撞着巡丁，就说是得了急病，正抬着去寻大夫去。”

“秃子，放开他那只坏脚！”排军叫道：“去拿张油膏布来！”他又转脸问狄公：“要不要随身带上些家什？”

排军的“家什”指的是刑具。

“我在衙门里混过饭吃，我知道该怎么收拾他。”狄公道。“不过，你不妨借给我一把刀子。”

“好！”排军说。“这倒提醒了我，请你把他的耳朵和手指割了带回来。我要让城里一些不太安分的家伙照照眼，收他们一点轻妄的心。你准备将尸体藏在什么地方？”

“埋在那沼泽地的下面。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狄公答道。

排军满意地说：“好！就这样。我虽最忌杀人，但必须杀的，象坤山这王八崽子这样，我喜欢杀得巧妙一些，不要惊动官府。”

疼痛的恐惧使坤山的眼睛凸了出来。他象一条黄鳝一样在人们脚下扭动着身子。秃子和另一赌徒把方巾从他嘴里拉出来又马上用油膏布严实地将他的嘴封住，排军亲自将他的手脚用一条些麻绳捆束了，艳香抱来了一条旧毯子帮助乔泰将他那干瘪的身子从头到脚裹在里面。另两个人扛来了一副担架，把坤山接在担架上。又用绳子将他拴缚牢固。

狄公和乔泰抬起担架正待要出门。秀才进来了。他看到这个场面惊讶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关你的事！”排军高声喝道。又转脸对狄公说：“夜里那沼泽地里没有人，你们可以慢慢对付他。我可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王八崽子！”

狄公和乔泰抬着担架出了酒店，转了几个弯，刚上了大街便碰到了一队巡丁。狄公简要地对他们的领头说：“请帮我将这个人送到衙门去，他是个非常危险的强盗。”两个身强力壮的巡丁从他们手上接过担架，他们边跟随着走在一旁。

到了衙门，狄公要衙卒去报禀潘总管。巡顶把担架抬进了大门栅栏里放下就走了。不一会儿潘师爷跟在衙卒的后面走了出来，他一见是狄公连忙稽首致意，又迫不及待地问这问那，狄公打断了他的罗嗦：“我把坤山抓来了，吩咐将担架抬到老爷的内厅书斋，再去请滕县令来相见。”

几名衙卒将担架抬到了内厅书斋，狄公又叫他们去取一壶热酒来。接着他同乔泰把坤山从毯子里放出来，又用排军的刀子将捆着他的绳子割断，然后把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狄公将椅子转了个方向，命令坤山面对着墙不许回头。坤山想抬手去撕粘在嘴上的油膏布，由于那根些麻绳勒得太紧，他的手一时还没法抬起。他痛苦地呻吟着。蜡烛光下那副变了形的丑脸和瘦瘪的、满是瘢痕的身体更加令人厌恶。乔泰注意到他的左脚踝已肿得很大，不由说："他这伤了的脚踝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若是那个跟踪到秘密妓院去的人是伪装的跛脚，那不是一个绝妙的办法么？你看这家伙正符合那老鸨说的：个儿很高，又相当瘦，就是少一点官气。"

狄公突然转过身来，两眼盯着乔泰，激动地叫道："乔泰！你提醒了我！我太傻了，竟被一个假象蒙住了眼睛……"

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他赶快止住了言语，迎到书斋门外。滕侃穿着睡衣摇摇晃晃地正走来，睡眼朦胧，打着哈欠。他一见狄公，刚想要问什么，狄公低声对他说："请潘师爷暂时回避。"滕侃低声又对潘有德耳语几句。潘师爷唯唯退步，回到自己的衙舍去了。

滕侃搀着狄公步入书斋。狄公开口道："滕柑公，明天你在公堂上审讯，此刻我在这里先盘问几句，这不违背衙门的条规，你悄悄站定在那椅子后面，耐着性情先听一阵。"

衙役捧着酒盘在门口等候，狄公接过盘子，拉了把椅子在坤山旁边坐下，滕侃和乔泰则在书桌边屏气站着。狄公使个眼色叫乔泰关上房门，随后他亲自撕下坤山嘴上的油膏布。

坤山那张畸形的嘴痉挛了一阵，结结巴巴开了口："不！不要……杀我。"

"坤山，我们不折磨你。"狄公和颜悦色地说。"我是衙里的缉捕，专一捉拿犯案的凶手。我从酒店里那一帮人的手中将你救了出来。来，先喝一杯缓缓身子。"

狄公一手执壶，一手捧杯，把热酒送到了坤山的嘴边，坤山呷了一口。狄公继续说道："我已吩咐人给你取衣服去了，马上再请大夫来看看你的脚踝。你一定很累了，脚踝疼得厉害吧？好了。等一会，你就好好地去睡上一觉……"

酒店里的场面和狄公此刻的态度使坤山完全失去了自制和勇气，他也开始轻声哭了起来，泪水从他那凹陷下去的面颊滚落下来。狄公从怀中取出一个布包，将它打开，拿出那柄古玩匕首给坤山看，轻声问道：“坤山，这柄匕首是挂在梳妆台上面的吗？”

“不！挂在床头，就在那架古筝的旁边。”坤山答道。

狄公又让他喝了一口酒。

坤山呻吟道：“我的脚踝……疼得厉害，哎哟哟……”

“不要紧，坤山。我已去请大夫来给你来治，很快就会好的。我答应过你，你不会受到折磨，他们以前总是用烧红的铁烙你，对吗？”

“嗯，嗯，”坤山哭着说道，“我是冤枉的，是那个贼女人叫他们来烙我的……”

“坤山，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不久刚杀死过一个女人，当然这是要偿命的，但是我将尽一切力量不让你受罪。我吩咐了，谁也不许碰你。”

“坤山的神智还未清醒过来，喃喃说道：“那个淫妇，确实是那个淫妇勾引我的，落后又来害我，烙得我这身子象个……”

“坤山，他们为什么要烙你？”

“那时我还很年轻，还是一个孩子。我从一处人家的门口走过，那个女人在窗里向我微笑，这光景就是请我进去。可是当我进去以后，她却说她只是看着我的模样长得稀奇发笑，跟着她就失声怪叫，我上去掐住她的脖子，我……我……她却拿起一只酒瓶打在我的脸上，酒瓶砸破了，尖利的瓶底刺进了我的一只眼睛。我满脸是血，疼得直叫，你看这伤疤，只剩了一只眼睛。这时闯进来好几个男人，她大哭大叫，说我要****她，他们一齐上来把我放倒在地上，用烧红的烙铁烫我……后来，好不容易才给我逃脱。”

他抽泣着，一仰脖喝光了杯里的酒，牙齿打着颤继续说道；“从此我再不敢碰一碰女人，我恨透了她们。可是。就是前几天又有一个贼淫妇来勾引我了。我本想要的只是钱。我可以发誓，你总相信我的话吧……”

“坤山，我问你，你溜进过县令滕老爷的房间里去过没有？”狄公平静地问道。

“只去过两次，都是在县衙里午休时间去的，那是最理想的时刻。早晚都有警卫。我从后院的角门进去，穿过花园溜到了房间里。房间里面却空无一人，我刚发现房门后面有个银柜，正好有人来了，我赶紧窜到花园里，爬上屋顶，翻过粉墙，跳下去就到后街，那里平日是很少有人的。”

“你第二次又是怎样进去的？”

“我爬上粉墙，从屋顶上下去，穿过那个花园。我将那药粉从房门底下吹进去，等了一会，才推开了门，见一个丫头已经昏迷，躺在一张竹榻上。我走进房间去开那银柜，这时我看见那个妇人赤条条躺在那儿也昏迷了。我确实不想干那种事，可是……是她引诱了我至后来她翻了个身，正张着眼睛望着我，我防她喊出声来，赶紧从床头拔出匕首，插进了她的胸膛，她哼了一声闭上了眼睛——这种淫妇留在世上有何用？不如杀了倒是干净。”

他突然停了下来。汗水从他那干瘪的脸上滚落着，再沿着他那涂着油的身子很快往下流。他那只独眼里闪烁着一种狂乱亢奋的目光。

“我忽然听到房间外有了声音，便迅速藏身到梳妆台的后面。那丫头还没醒来，走廊上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了。我将竹管里的药粉全喷在那儿，推开那小门溜到了花园里，又回头把门关紧，才爬上屋顶跳到后街。我恍恍惚惚在大街上溜了几转，看见一家茶馆，便走了进去，拉了一把椅子，就躺了下来。

“我慢慢喝了几杯茶，神智多少恢复了一点。这时我才感到害怕，知道坏了他家人命，那县令老爷怎肯甘休，我得赶紧从冷虔那儿把钱弄到手，然后逃走。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你们两个，你们喝茶时我细心观察了你们，等我断定你们这两个外乡人能够把冷虔那儿的钱弄到手，我就下了决心，请你们帮忙，我跟在你们后面来到飞鹤旅店……”

“以后的事全知道了！”狄公打断了他的话，“我也知道你是怎样弄到那个帐本的，你在艳香的床头后面发现了它，起先只撕下几页，今天晚上你想将它偷到手。所有这些现在都无关紧要。可以告诉你，我们准备把你的罪名定为偷窃杀人。若是你招认了****了滕夫人，那么，你可要

大大吃苦了，他们会残酷折磨你，让你慢慢死去，他们把你身上、腿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这叫做凌迟，你们唤作千刀万剐。你犯了****罪，就这样对付你。”

“不！我怕！”坤山尖声急叫，“求老爷方便我。不要把我剐了！”

“不要怕！坤山，我正是要帮助你。但最要紧的是你决不许说你****了滕夫人的事。你就说，你知道滕夫人常到北门外她姐姐的庄子里去。你是从花园溜进屋的，当你看见那个侍婢不在时，你就去敲门。你告诉滕夫人说她姐姐有紧要的事要她立即就去，她姐姐处在某种麻烦中，要她带十两金子去，但不要告诉任何人，就是老爷也不要告诉。她信了你的话。带上钱跟你出去了，走的是后院那扇角门，那外面很僻静。你将她带到了那块沼泽地。在沼泽地里你要她把金子和首饰交给你，她要呼救，你害怕起来，就拔出匕首叫她住口。她试图从你手中夺下匕首，然后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将她刺倒了。你持了她的首饰，一对耳环和一副手镯，抢走那十两金子。你把金子花了，这些首饰还没有变卖。这些首饰在这儿，可以作为物证。”

狄公从衣袖里取出首饰给坤山看了看，然后继续说道：“坤山，你就一字不差地照上面这话说。我保证他们不会打你，也不会上刑。当然杀了人是要抵命的，但那将是一个很痛快的死。那时你所有的苦恼就结束了，你也不需要再害怕被人抓住用烧红的铁来烙。他们会给你一张舒服的床睡觉，给你好的东西吃，还要派一名大夫来给你治脚踝。这样的日子有好几个月，你会养得胖一点的——明天一早上公堂，就把刚才这一套话讲给他们听。”

坤山没有反应。他的头慢慢垂在了胸前，他疲倦得几乎要打瞌睡了。

狄公站起来低声吩咐乔泰：“叫狱卒把他先押下去关着，别忘了请大夫，给他敷药。”

狄公示意滕侃跟他到书斋外面。滕侃大梦初醒，面如死灰。

狄公道：“请允许我今夜就歇在衙里。”

“当然可以，狄年兄。你要求什么都可照办公至于那件事……那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

狄公冷冷地说：“你现在把潘总管叫来，让他拨出十二名番役跟着我的亲随乔泰火速去那座凤凰酒店把一个叫‘排军’的和另一个叫‘秀才’的人给我抓来！”

滕县令满口应允，忙发令签，叫管家去传话潘师爷。一面回头又对狄公说：“明天一早升堂，我在公堂上另设一张案桌，准备下令签传票、朱砂笔．惊堂木，请年兄坐一旁相机助审。”

狄公笑领道：“若这样，就十分好了。”

狄公告辞了滕县令，当夜便歇宿在衙里。滕老爷视作贵宾，一声吩咐，衙役奔走奉承，自不必说。

夜阑人静，狄公背靠在坐椅上，独自慢慢地品着茶。他从衣袖中拿出坤山吹药粉的竹管，轻轻叹了一口气，放在桌上。他应该早想到这种可能了，那侍婢在整个混乱过程中一直在睡，甚至滕侃把大花瓶碰倒，打碎在地上她都没有醒过来，还有滕夫人那平静安详的脸——这些事实早提醒了我，她们已经昏迷了而不可能是某种巧合。滕侃也没有精神狂乱的症候，他是被坤山吹在梳妆室里的********尊倒的。滕侃第一次从那半开着的房门看见滕夫人时，她已经死了。

狄公模模糊糊听到街上传来敲四更的梆子声。天就要亮了，他想反正是睡不着，便站了起来在那雅致的书架上抽出一函用砑红销装帧的书册，打开一看见是滕侃的诗集的增订本，里面每一页都用五色光滑的斑石纹纸精印。他喟叹了一声把它放回原处……

第十六章

天刚亮乔泰就来报告，狄公正在梳洗。他一面梳理他的胡于，一面听乔泰说。“排军和秀才都已捉到。抓人的时候，气氛甚是紧张。一时间看去象有一场恶斗。秃子和一帮赌徒都已操刀在手，准备保卫排军。但排军向他们吼道：‘我告诉过你们几回了！谁叫你们动刀子的！我走了，秃子接替我。’然后，他让番役用铁链套了脖子。”

狄公点了点头，说道：“你现在去衙厅后院牵一匹马到北门外滕夫人姐姐的庄子里走一趟。问一声腾夫人的两个妹妹住在什么地方。你回来的路上到一家丝绸铺去买两匹上等丝绸，明说是做衣料用的，你拿着十两银子去。如果你回来时我还没有退堂，你就到公堂上来找我，顺便也看看审讯的情况。”

乔泰急忙辞了狄公去后院牵马，他非常希望早点赶回来看看审讯柯夫人。

狄公匆匆喝了一杯热茶，便去找潘师爷。潘师爷告诉狄公滕县令已决定将今天审讯的一应事务都委托他料理，县令自己则几乎是出来应应景了。

狄公问他：“关于我们发现柯兴元的尸体的证词你写完了么？”

潘有德从衣袖中拿出一卷纸交给狄公，狄公展开仔细地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修改了一些句子，把发现柯兴元尸体的主要功劳归于潘有德，然后在证词上签字，盖了私章。说道：“今天审判分两堂进行，滕县令将审坤山，我本人审柯夫人，最后滕县令同我一起审冷虔。这儿是两张批子，均为三百五十两金子，约是冷虔偷挪柯兴元赃钱总数的七成，你将领取人的名字填上柯家的继承人，因为这笔钱依律应归他的子女所有。”

他又取出乔泰从坤山那里查缴来的那个沉甸甸的包袱，将它打开，说道：“这里是四条金锭，正好二百两金子。是坤山从柯兴元的银柜里偷走的，把这笔钱也转到柯家。还有三百两在天雨金市里存着，也是冷虔的赃钱，先将它没收了，在适当的时候也转到柯家去。”

潘师爷收下了批子和金锭，写了字据。一面带着感激的微笑说：“你抓住了罪犯，又追回了所有赃财。你怎么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成这些事呢？狄老爷真是可敬可佩。”

狄公不无得意地微笑了一下。衙役捧来了乌纱官帽和一身浅绿色公服。

狄公穿戴毕，进了早膳，便到衙厅后堂拜会滕县令。滕县令也身穿一件浅绿色官袍，头上一顶乌纱帽，与狄公一般打扮。

衙堂上一阵击鼓，接着三声锣响，锣毕，八名街卒吆喝着列立两厢。滕县令手挽着狄公走出那幅绣着獬豸的帷幕，一升上高台。狄公与滕县令长揖稽首，逊让就座，狄公的案桌放在滕县令的右首。

县令滕老爷的太太被杀、柯兴元家里搜出柯兴元的尸体。柯夫人被拘捕等等消息早已传遍了全城。公堂下的廊庑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看审的人。滕县令宣明公堂守规之后，便喝命带偷盗杀人犯坤山上堂。

坤山被带上堂来，去了枷锁，跪倒在地上、左脚踝处已经缚了绑带，夹了板。看见坤山这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狄公记起了他们第一次见到他时，乔泰对他的描绘：一条刚从毛壳里爬出来的令人作呕的小虫。

姓氏、身份验报完毕，坤山就照着狄公昨夜教他的供词背了一道，稍有点接不上茬时，滕县令便凑着关节处动问几句。坤山供毕，书记录了口词，宣读一遍，坤山确认不讳，画了押。

滕县令当堂宣判坤山盗骗杀人，依律拟斩，呈本申报刑都大堂候复。坤山于是被重新枷上带回大牢监禁起来。

堂下看审的人好一阵喧哗，有的痛骂罪犯胆大妄为，有的对滕县令的不幸表示同情，对他的情绪表示赞赏，有的嫌审得太快，没听到惊人的情节。

滕老爷拍了拍惊堂木，喝命肃静，又高声宣道：“传柯谢氏上堂！”

令签一下，柯夫人被带到堂前跪定。见她浑身缟素，不施粉黛，一头鬓发拢在脑后松松地挽了一个髻，髻上插着一柄玉梳，算是装饰。一副雍容华贵、高傲矜持的样子。狄公暗暗吃惊，担心自己会不会是冤枉了好人。

狄公扫了一眼堂下，慢慢开口道：“昨天夜里，你丈夫的尸体在他卧房的地板下找出来了，你当时在场。关于这一点你还有什么需要辩解的么？”

柯夫人摇了摇头。

“本堂现在问你，十五日那天晚上你丈夫离开宴席回到房中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须将那详情从实招来！”

柯夫人抬起头来，形容凄楚，声音幽咽地回道：“望老爷明鉴，我只是一个不见世面，柔弱无知的女子。那夜又是出了这般的大事，想来悲痛尚犹不及，哪里还敢抛头露面，往来衙门报事，吃人耻笑。小妇人实是知罪了。那夜之事，容我这里慢慢想来，细禀老爷。”

她稍停了停，抬头望了望堂上的狄公，身子却不由哆嗦起来。又开始说道：“我真不敢回忆那夜的情景，正如个恶梦一般。记得我当时去我

丈夫的房间是想看看仆人们是否将新洗的床单铺好。我刚走到桌旁，突然发现房中有人。我回头一看，床帘拉开了，一个人跳了出来，我刚想呼救，那人则对我举起一把长长的尖刀，我吓得不敢出声。他向我走近几步……”

“那人什么个模样，如何打扮？”狄公打断了她。

“回老爷，他脸上这着一条薄薄的蓝纱面巾，个儿很高，身子很瘦……呵，对了，他穿着一身蓝色衣裤．当时我害怕极了，没能看得很清楚。”

狄公点点头。

她又说下去：“他就立在我面前，嘶哑着声音说。‘你敢叫出声，我就……’他刀尖对着我的胸脯压低了声音说：‘马上你的丈夫就要来了，你就和他说话，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正在这时，我听见了过道上传来了脚步声。那人迅速将个身子靠在门边的墙上。我的丈夫走进来，见了我，刚想张口说什么，那人突然从他后面将他捅倒了……”

她双手捂着脸，开始抽泣起来。狄公做个手势，一旁的衙卒递过一杯浓茶，柯夫人接了一口喝光，又说下去：“我一定是吓得昏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丈夫却不见了，我只看见我丈夫的长袍和帽子搁在椅上，那人正忙着穿起那件长袍，又戴上了我丈夫的帽子。我见他满面是血，浸透了那块面巾。那人低声说：‘你丈夫自杀了，你明白吗？如果你张口乱说，我就一刀割下你的脑袋：’他粗暴地将我推出了房门，我跌跌撞撞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间，刚刚一头栽倒在床上，就听到外面花园里一声大叫，仆人们跑来告诉我说，柯老爷跳河自杀了……我一直想把真情讲出来，老爷，我发誓，我确是想全讲出来，可是当我下决心去衙门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张可怕的脸，上面满是鲜血，我又不敢了。”

柯夫人低声呜咽起来。堂下黑压压一片观审的人群中传出一阵啧啧的同情声。

狄公说：“你暂且跪在一旁。”随后高声喝道：“带肖亮上堂！”

衙卒押着秀才走上堂来。秀才抬头见那堂上的老爷却是酒店里的胡子哥，不由一楞。他很快恢复平静，冷眼儿盯着一旁跪着的柯夫人，一面慢慢跪了下来。

狄公厉声道："你就是肖亮吗？竟然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你这个黉门的败类，犯下了弥天大罪，还不快招，免得皮肉受苦！那个女人已全部供了。"

（黉门：学校校门,古时对学校的称谓。黉：读'红'——华生工作室注）

秀才平静地说："老爷敢情看差了，学生委实不知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也从未见过这个女人。"

狄公十分恼火。他本来指望秀才一看见他坐在正堂上问审，又出乎意料地与柯夫人见面，会立即垮下来，全部招认。看来他低估了这个秀才。

狄公喝道："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女人！"又转脸问柯夫人："你认得出这个人就是杀害你丈夫的凶手吗？"

柯夫人从容地看了看秀才，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一下。她慢慢地但清楚地说道。"我怎么认得出他来呢？那凶手当时脸上遮着一块面巾。"

狄公怒道："本堂出于对你过世的丈夫的尊重，一再为你提供解释清楚那桩血案的机会，并且给你带来了重要的嫌疑犯让你辨认。现在你企图推翻你刚才的供词，你等于在说这个被告无罪，他不是凶手——我们把嫌疑犯弄差了。来人，将肖亮开枷释放。柯谢氏。本堂断你与一个尚不知名的奸夫一起谋杀了亲夫柯兴元！"

"等一等！不，容我再细想想。"柯夫人慌忙叫道。

她咬着嘴唇重新对着秀才看后，犹豫了半晌，才说道："对：他的身子看来差不多高……不过，我仍说不准他的脸……"

狄公拖着声调长长地"嗯"了一声。

柯夫人声音颤抖了。"他……他既然当时满脸是血，如果他是凶手，他的头上就有块伤疤。"

狄公忙喝令衙卒验看。两个衙卒按着秀才的肩膀，另一个一把揪起他的头发朝后猛地一扯，前额露出一块尚未痊愈的伤疤。

"就是他！"柯夫人有气无力地叫道，一面用双手捂住了脸。

秀才死命挣脱了衙卒的手。他的脸涨得通红，破口骂道：“你这个背信弃义的淫妇！”

“他疯了！”柯夫人叫道，“老爷，不许那个卑贱的乞丐信口骂人。”

“乞丐？”秀才叫道，“你才是乞丐！你乞求我，乞求我爱你，我太蠢了，我竟没有看穿你这个无耻女人的伎俩！你利用我杀了你的丈夫，你把他的钱全弄到手，然后又想把我甩掉，拿走那二百两金子的正是你……”

柯夫人正想争辩，无奈那秀才的话就象流水一样冲出来：“我太蠢了！我可以同我喜欢的任何女子结婚，她们又年轻又漂亮，可我却强迫自己爱你，爱你这个比我年纪大许多的女人！天哪！我太蠢了，我……”

“亮，别那么说了，我受不住了……”柯夫人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凄切地说道：“亮，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我是深爱你的。”她的声音低了下去，轻轻地哭泣着。缓过长长一口气后，她擦去眼泪，抬起头来从容地看着狄公，神情开朗地说：“他就是我的情人，他杀死了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同谋！”她又回过头来看着正发了呆的秀才，低声说道：“亮，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了，最终……还是在一起了……”她闭起了眼睛，喘着粗气。

“肖亮！”狄公说道，“原原本本从实招来。”

秀才痛苦地摇了摇头，怨声切切：“这个女人……她毁了我，毁了我这个鬼迷心窍的蠢人。不错，是我杀了柯兴元，但却是她教我的！我原只是想在那里偷点东西，酒店里的人总是嘲笑我无能，瞧不起我。一天我注意到柯家的园宅墙外有一棵大树，我断定从那儿可以爬进他的家。我想叫酒店里的那帮人瞧瞧我的本领，让他们看看真正的金子。两个月之前，我听他家仆人说老柯要外出几天，于是我决定动手。我从那棵大树上爬进了柯家的院子，我摸进了房，在黑暗中我突然撞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天哪！我吓呆了，第一次出来干买卖就交了晦气。那仆人明明告诉我他主人不在家时，这里是没有人住的。要是她叫了起来怎么办呢？于是我一把抓住她，用手捂住了她的嘴。月亮出来了，我们互相看了看，我感觉到她的嘴唇在我手心里动了，我忙松开手，她却一点也不害怕，当然也一点不感害臊。她非但没有怪我，反而冲我嫣然一笑。就这样，她直到天亮才让我走，临走时她又给了些钱。”

狄公打断秀才的话，转脸对柯夫人说：“柯谢氏听着，若是你沉默不语，本堂就认为你已默认肖亮的供述。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柯夫人痴痴地望着肖亮，摇了摇头。

“继续说下去！”狄公命令肖亮。

“从此之后，我经常上她那儿去。她告诉我柯先生非常有钱，但却非常小气，从来不肯让她称心如意地花过钱。她说柯先生自己拿着所有的钥匙，因此她无法多给我钱。我说我不在乎这么一点零头鸡食。她又说柯先生的银柜中放着有二百两金子，假如能把他这块大石头搬了，我们就能拿到这笔钱，然后一起逃到遥远的地方去。二百两金子固然是一笔巨款，但杀人却不是儿戏。我说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得漂亮，不露痕迹，此事还须从长计议。可是她老催我，她说她一天也忍受不了她过的那种日子。于是我就交给她一包砒霜，叫她每隔一天在何先生喝的早茶里放上一点儿，只要够使他肚子痛就行了。同时我又给了她一些解除肚子痛的药粉。于是她周到地照顾她的丈夫，那个老乌龟还十分感激她呢，逢人就说她的好处，外人哪里知道是她弄的毒计呢？”

柯夫人伤心地苦叫了一声，可是他全不理会，又继续说下去：“有一天她告诉我，有个占卜先生告诫柯先生要当心十五日那天，说那天是个凶险的日子。她说她才不相信这瞎话，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正可利用这个预言来设计我们的圈套，有占卜先生的告诫在先，就是当真出了事，谁也不会疑心。她于是甜言蜜语哄得柯先生那天晚上在亭子里摆酒请客。在柯先生去亭子之前。她给他喝进了大量的砒霜。我翻墙进来时她早已将所有的仆人都打发到房子那头的厨房里帮忙去了。我们将床移开，在地上挖了一个坑，以后又将床推回原处，挖出的土和撬起的石板都堆在床下。然后我们就等着。天哪！我害怕极了。可是她却丝毫不怕，自由自在走动。终于我们听到了脚步声，我靠墙站着，那柯先生走进房来，她的嘴还象糖一样甜，问这问那，又说去替他拿药粉。她的眼光向我一扫，一面点了点头。我想机不可失，人无横财哪能富，猛跳上去将尖刀从他背后插了进去。幸好血不多，我们脱下他的长袍和帽子，这时她发现长袍的袖子里有一个封口的信封。她将信封塞在我手里，说：‘拿着，也许是钱！’我将它放进衣袋里，然后我们将尸体装进早先预备下的衣箱用油膏布封了箱盖，再推开床将箱子放进坑里。我用铲于将松土覆盖上，又将石板铺好把床移回原处。于是我就将那长袍往身上一套，帽子往头上一戴。这时她说：

‘月亮出来了，他们会认出你来的！’她拿来把剪刀，把我的头割破了一大块，血象杀猪一样往外流，我将血涂在脸上，就冲出房门，进那花园，直向亭子奔去。亭子里的人惊作一团，我乘机折向河边翻过那道矮墙，跳进了河里。我的家就在那条河的岸边，我从小就在这条河里游泳，哪里水急，哪里有旋涡都很清楚。但那日这河水确是很凉。我顺着水流游了好些路才从岸边一丛灌木的底下爬上了岸，将帽子扔在河里，拧干了衣服偷偷溜回了家。”

肖亮这个误入歧途的青年人现在已经实现了他的可悲理想，被人看作是危险的罪犯。狄公现在已经完全弄清了他所想了解的一切，但他决定还是让秀才讲完。一个青年人卑劣胆怯地杀死一个毫无防卫的老头，狄公断定是那个女人唆使他干的，这是严重的罪行，比她自己亲手杀人还要严重得多。狄公要使这些卑鄙的阴谋、狠毒的诡计多让人知道，多让人警戒。

肖亮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又继续说：

“回到酒店，我将信封打开，只见一个帐本，里面并没有钱，我没有财气。我想还是给她看看，也许她可以从中看出这老家伙是否在屋里别的地方还藏着钱。我第二天就去看她，我们打开银柜，可是那二百两金子早已不翼而飞！这时我完全应该明白她的诡计了，可是我真责，我还帮着她认真寻找。这金子当然完了，我把帐本给她看，她一点也摸不着头脑，我们只好作罢。她说她将再好好找一找那金子，反正跑不了。若是最终还是没找到，她就将她的首饰卖掉，一旦我们手中有了够花的钱，我们就逃走。我想，也罢，不管怎么说，我已腻烦了这个地方，我在路上可以把她卖给一家妓院，也许可以卖得十两金子。我回到酒店，想将那帐本扔掉，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只觉得它或许还会有些用处，于是就把它交给那儿的一个女人，请她管我保管。其实那天夜里我回来就偷偷地塞在她的床头后面，只是没有告诉她。艳香对我可好着呢！我不敢放在我的身边，因为那里的人总是在我房间里转来转去，窥探我的行迹。唉，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

狄公向书记做了个手势，书记站起来高声读了一遍肖亮的供词，肖亮在供词上画了押，衙卒又将供词转给柯夫人，她也在上面画了押。

狄公对滕侃说了几句什么，滕县令清了清嗓子，判道：“柯谢氏与肖亮犯有通奸杀人之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两犯供认不讳。本堂宣判两犯死刑，呈报刑部大堂候复。其执刑手段，道俟刑部定夺。”

他拍了一下惊堂木，宣布押下。四个衙卒上前将柯夫人和肖亮戴了枷锁，带下了公堂。

第十七章

观审的人群又发出一阵阵喧哗。滕老爷不得不将惊堂木敲了好几下。狄公回转头来正见乔泰站在他的椅子后呆呆出神——他早已站在那里看了多时，脸色灰白，神情木然。

滕老爷高声叫道："肃静，肃静，本堂还有第三个案子要审，现在传令带冷虔上堂！"

衙卒接过令签去提冷虔的当儿，狄公从衣袖里掏出那帐本交给滕侃，说："这就是肖亮谈到的那个帐本，也就是坤山想偷的那个帐本，上面有冷虔欺骗柯兴元钱财的秘密帐目，都是他本人亲笔记下的。"

冷虔姓名、身份验报后，狄公开口说道："冷虔，你用不法手段欺骗了你的财务合伙人柯兴元的一千两金子，你本人也将这一切都记在你的这本帐上了。本堂将仔细查验与此有关的单据书契，确定你犯法的轻重，追回赃财。现在你就你的犯罪事实作个简略的交待。"

冷虔答道："我承认我欺骗了我的朋友、财务合伙人柯兴元许多钱财。我对不起他。"

他的话里有一种厌倦、麻木的声调。

"我是一个破了产的人，不可救药了。但我知道不是我把我的朋友逼上了死路，正是这一点使我心里感到安宁。我认罪服法，恭候判决。"

狄公低声对滕侃说："不如先将被告拘押起来，等到所有的有关材料查验完毕，再升堂细审。"

这滕侃巴不得早点退堂，听了狄公此言，正中下怀，便草草宣布冷虔拘留候审，喝令将冷虔带下堂去。于是敲了三下惊堂木，宣布退堂。

两位县令走过绣着獬豸图象的帷幕，向内衙书斋走去。乔泰与潘有德跟随在后。

滕侃干笑了一声，说道："狄年兄，你帮我解决了这许多难题，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才好。好，我现去内厅换下公服，望稍息片刻就请到我

书斋来喝杯茶叙叙。既然拙荆的事就这样具结，自然也不必去登州麻烦刺史大人了。明日我就陪年兄在敝邑开怀畅游，发些诗兴。这年平县方圆数百里很有些好玩的地方。”

滕侃说罢忙拱手告退，先一步走了。潘有德也乘机要求原谅他失陪，因为他不得不要同几位衙吏一同整理出关于这三起案子的一应呈报文本。

狄公刚在外厅椅上坐定，乔泰便将一包东西放到桌上，说道：“老爷，这是你要的丝绸。照你的吩咐买了一式上等的料子，质地极好。我到滕夫人姐姐的庄子去过了，那真是一个漂亮的所在，叫什么菰浦山庄，十分的富裕。我打听了滕夫人只有一位姐姐，从未听说有过妹妹。噢，那里的人还说冷德经常去这庄子，他以那儿的风景为素材画了好些画，有几幅现在还挂在客厅里。那里的人都对冷德的死感到沮丧和惋惜。”

狄公点点头，捋着胡子，陷入了沉思。

乔泰耐不住性，便问狄公：“老爷怎么知道是秀才杀了老柯的呢？”

狄公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笑了一笑，答道：“你是说秀才？嗯，有四个方面的事实表明是他干的。第一，你的奇遇表明柯夫人根本没把她丈夫的死当一回事，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她已有了一个情夫，老柯的死很可能与这个情夫有关。她不是说她在等一个人吗？实际上那天晚上秀才约定了到柯夫人那去，只是因为被我拉着一同去了那沼泽地，所以未能赴约。第二，去沼泽地的路上，秀才向我吹牛说。他独自一个人要搞什么惊人之事，后来他又告诉你他将弄到二百两金子，而冷虔和坤山都提到老柯的银柜中有二百两金子。第三，我们第一天晚上在凤凰酒店时，秃子打了秀才一个巴掌，秀才立即鲜血直流，同时秃子还说到他额上原有了一块刀伤。第四，也是最后一个事实才使我突然看出了上述事实之间的全部联系。坤山那段供述，即他发现了冷虔的帐本藏在艳香的床头后面。我注意到那艳香对秀才是爱护喜欢的，当坤山说他在她房间里发现了那个帐本时，她那求饶的眼神告诉了我秀才把那帐本存放在她那里了，而她又不想让排军知道这件事。噢，天哪，这倒提醒了我一件事，那个朋友还在监牢里呆着呢！你快去叫狱卒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狱卒把排军带到了狄公面前，跪倒在地上，狄公示意卒狱退下。他对排军说：“请站起来，我们又可好好地聊聊了。”狄公拉了把椅子让他

坐下。

排军神情懊丧地望着狄公，两道浓眉紧锁着，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恨恨地哼了一声说：“这么说，你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抓贼的，把我也当贼抓了起来。老天，一个人还能信任人吗？没想到我竟落到今天这个结局。”

狄公和颜悦色地说：“刘排军，原谅我。我是为了破案子才不得不求助于你的，你也确实帮了我的忙。我欣赏你的豪爽好客，我注意到你在你的人当中严定了许多条规，只让他们去乞讨或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而决不许犯真正的大罪，更不许动刀杀人，此外我还专门查询了你过去当队正时的材料……”

“这不更糟了！”排军大为惊异，“看来我的脑壳也保不定几时搬家了。罢，罢！人生一世，有什么追悔的！胡子哥，痛快地说，你要把我怎样吧！”

狄公急忙说：“你胡扯些什么！我已决定让你重返军队，你曾是一个出色的军士，营幕、沙场才是你该去的地方。秃子将会替你管那一帮人，你对他也是这么说的。这儿是给军政司的正式公函。上面已写明你为维护地方安靖出了气力，所以县令出面引荐你重新归伍，你可能会被提升为校尉——现在你带上这公函可以去了！”

“你去找那位姓茅的兵曹参军，他最了解你。”乔泰说道。

“那么就交给茅兵曹。”狄公微笑着说。“当你领到头盔、铠甲和宝剑的时候，最好就把它们全部穿装佩戴起来，然后再去看你的艳香，刘排军你应该娶她了，正式娶她为妻。她是一个好女子，别人不应分享她。同时。她也爱你，也需要你。”

他从桌上拿起乔泰替他买来的那包上等料子的丝绸交给排军，说道：“请把我这点薄礼送给她，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真象个校尉的夫人。并告诉她，我十分抱歉不能陪她再到什么地方去查访案情了。”

排军将公函塞进腰带，把那包丝绸挟在粗壮的胳膊下面，惘然地望着狄公傻笑，黑堂堂的脸上闪出了喜悦和羞赧的光亮。半晌，才激动地叫道：“天哪！校尉，校尉！”他转个身，兴奋地冲了出去。

“那么说，老爷，这就是你拘捕他的原因？”乔泰咧嘴笑道。“那天可

差点儿动起刀兵！”

“不这样请，他会自己跑到这衙门里来？当然，我也没有时间去拜访他了。我们也要离开这儿回蓬莱了。你此刻带一名番役去飞鹤旅店将我们在那儿的衣服包裹取来、一并告诉这里的马夫，备好我们的马。”

狄公站了起来，脱下官袍，摘下乌纱帽，仍将自己的条鸦青旧葛饱穿上，戴上黑弁帽，径直来内衙书斋拜辞滕侃。

第十八章

在老管家引狄公进了滕侃的书斋。滕侃已换上了公余穿的青衿旧袍，头上一顶软翅纱巾。他见狄公进房，赶忙稽首让座，老管家送上茶盘便唯唯退出。这个场面使狄公回想起他们第一次在这儿见面时的情景。

滕侃给狄公倒茶，狄公忽然发现那四扇漆屏不见了。滕侃苦笑一声，说道：“我不想再看见它了。狄年兄，我已把漆屏搬到楼上锁起来了。你知道，它会引起我许多痛苦的回忆。”

狄公突然把茶杯放下，语气严厉地说：“滕相公，请你不要再跟我重复这套漆屏的谎话了！一次已经够了！”

滕侃吃了一惊，呆呆地看着狄公毫无表情的脸，问道：“狄年兄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狄公冷冷地说。“这是一个编造得非常高明的感伤故事，你又讲得十分生动。前天晚上，我听后深受感动，然而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无稽之谈。你的夫人只有一个姐姐，并没有两个妹妹——这仅仅是一点小破绽。”

滕侃的脸转青了，他动了动嘴唇，但没有发出声来。狄公站了起来，走到开着的窗户跟前。他的手反剪在身后，看着窗外花园中袅袅摆动的竹子。背朝着滕侃说道：“你的四漆屏的故事和你爱你夫人银莲的故事一样荒诞不经。你只爱一个人，滕侃，这就是你自己。当然你也爱你的诗，爱诗人的名望。然而你是一个狂大自负又极端自私的小人，你从来没有什么精神失常、狂乱的遗传。你无儿无女而又不想纳妾，你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赢得所谓‘终身伴侣’的虚伪声誉。我是痛恨****的，但我要为你夫人说句公道话，她与你在一起生活肯定是不幸福的。”

狄公停了一下，他听见身后滕侃粗急的呼吸声。

一天。你开始怀疑你的夫人和那个年轻画家冷德有私通关系，他们一定是在她姐姐的庄子里认识的。我想他们之所以互相接近、爱慕是因为他们两人都生活在郁愁的阴影里。冷德知道他活不长了，他患了不治的肺痨；你夫人则是嫁给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丈夫。你需要证实他们的关系，所以你就秘密地尾随他们到西门南街那个秘密妓馆去监视他们。你用方巾遮上了你的脸，但那个老鸨却把住了你的跛腿，你那个时候正好在花园中扭伤了脚踝。这个临时的跛腿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伪装，它分散了人们对你其他特征的注意，而且扭伤的脚踝一旦痊愈，那个跛腿也就消失了。我本来早把这个情况忘了，昨天晚上我的亲随乔泰对坤山那只摔伤的脚踝发表了一通议论，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你的脚踝，这样我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女子的贞操是我们神圣的人伦纲常的基石，它关系到世风淳朴、人心敦厚。朝廷律令也明确规定奸夫淫妇双双都要处以死刑。你完全可以当场就捉拿住他们，你也可以将他们告到登州刺史那里。他们就会被连枷枷在一起，各搽半边黑脸满城游街，然后再去杀头。你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不想这么干，你不愿看到你精心建立起来的‘终身伴侣’的形象一旦毁坏，你更不能忍受你夫人欺骗了你的丑闻公之于众，让人家笑话。于是你决定不露声色，暗中酝酿杀害你夫人的阴谋，却又小心不让人看出你这样做是为了对她的不贞行为进行报复。而丝毫无损‘终身伴侣’的声誉。当然这一切又都不能冒着被人指控为谋杀的风险。你祖父的精神失常和那套四漆屏使你想出了那个绝妙的花招。滕相公，你一定独自一人坐在你这个书斋里盘算过多少个夜晚了。还有一点，我也不得不说几句。你夫人确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诗人，你诗集中许多名句、警策都是从她作品里偷来的。你妒嫉她的才华，你不让她的诗集刻印，生怕露出马脚。然而我却读过了她自己亲手誊抄的一本诗集，可以肯定你的诗永远也达不到她的高度。”

“你的四漆屏的故事真是一部迷人的传奇，海内的诗人学者、风流才子甚而闺阁淑媛都会交口传说，流为佳话，难怪我一开始就相信了其中的每一个字，而且为之深受感动。假如一切都按你的如意计划进行，你就会在一次精心筹划的精神失常时将你夫人杀死，然后你再跑到刺史大人面前去自首，复述一遍这个精心编造的故事。刺史大人当然会判你无罪，这样你就可以体面地辞去官职，作为一个传奇色彩的诗人了此终生。你对女人毫无兴趣，所以你不会再婚，你会装出悲痛的样子为你夫人悼哀奠扫，直到你载着你的声誉溘然死去。

“我并不怀疑你早已有了一个报复冷德的同样巧妙的计划！但你没来得及将这计划施行，他就死了。你对你夫人的绝望当然幸灾乐祸。我听说上半个月你显得异常的高兴，而你的夫人却缠绵悱恻，哀痛地病卧在床。

“坤山杀害了你的夫人，她对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一点也未知道，所以她平静地死去了。你是在坤山刚把********喷完后走进房间的，你吸进了药粉昏迷了过去。你苏醒过来后却认为是你目已把夫人杀了，这开不怎么使怀感到恐惧和激动。后来你有点显得狂乱和紧张，仅仅是因为你觉得这事不无离奇，担心是自己日夜思虑真的弄坏了头脑。这个想法使你的头脑有点糊涂，你不能沉住气冷静地将你的计划付诸实施。当时又正赶上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拜访，你在头脑混乱中对管家撒了一个笨拙的谎言。说你夫人去她姐姐庄子里了，同时又想尽快地将我摆脱。然而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想到了我的到来真是一个天赐良机，这样你就有了第一个确认你的四漆屏故事的证人，你将邀我一道去面见刺史大人，通过我的陈述，这个不幸的故事又会增添一层神奇的光辉。所以你赶紧派人来找我，可是我却不见了，你当时肯定感到很是失望，为之大伤脑筋。你开始怀疑起你的判断和你这个计划的可靠性！仆人们开始对卧房上锁起了疑心，那具死尸留在那儿也很使你心神不安。就这样你迈出了愚蠢的一步，将你夫人的尸体在没有检查一下的情况下就搬移到沼泽地去了。

“那天深夜，我终于来了。你津津有味地讲过你这四漆屏的故事，你的信心又升起来了。可是使你失望的是我发现了一些缺点，并暗示你存在着第三者杀人的可能。我的意见对你来说是最不受欢迎的了，后来你意识到移动尸体的不智而我也许可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帮你掩饰。因此你同意推迟去见刺史，同时放手让我去寻找真正的凶手。你认为我肯定是徒劳无功的，以为绝不可能会有第三者闯入这样的巧合。

“现在对你来说一切结果都是很好的。你没有亲手杀死你夫人，这对你可能还不满足。可是另一方面，你现在却是一个更受人同情和尊敬的诗人了。你的夫人，也可以称为诗友，被人残酷地杀害了，而你作为一个诗人，一个不幸的受害者，名声将会越来越大。四漆屏的传奇没人讲了，但你们这对终身伴侣的故事却人人称道，代代流传。你的诗不可能再有任何长进了，人们会说这完全是破坏你幸福的这一残酷打击所造成的。悲痛欲绝当然会挫折了诗思和灵感。人人都会同情你的遭遇，高度赞扬你的诗歌，你的诗名即使与那王、杨、卢、骆齐称也不为过的。”

狄公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的这位陷入了惘惑窘迫之中的同行，用一种近乎鄙夷的语气结束了他的话：“滕相公，我要与你说的就是这些。当然我会对这一切守口如瓶，这一点，你毋需担心。我只指望以后再也别读到你的诗了。”

窗外花园中的翠竹在薰风里发出淅淅瑟瑟的声音。

书斋内好一阵子沉默。

最后，滕侃终于开了口：“你太冤枉了我！狄年兄。你说我不爱我的夫人，这究竟不是事实，我是深深地爱着她的。只因为我们没有子嗣，我心中一直闷闷不乐。她的不贞对我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使我的心都碎了。我有好几次怀疑自己真的精神失了常，就在我的痛苦和绝望中我编出了这个四漆屏的故事。就象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尽管我完全可以把我的妻子杀了，但我却没有这样做。既然我没有杀她，而且坤山的招供已经具结了此事，你就完全没有必要对我说刚才这一番话。即使你知道了四漆屏的故事不是真的，你也应该可怜可怜我这个希望破灭的人，而不应该把我的弱点和错处象作刚才那样全数抖露出来并加以残忍的冷嘲热讽。狄年兄，我对你很失望，因为你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宽仁公正的君子。但为了显示你自己的聪明才干而来羞辱、贬低一个濒于绝望的人，这不是宽仁厚德的君子行止。再者，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想入非非硬说我仇恨自己的妻子，并为你这种无端的污蔑强行辩护，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道德的。”

狄公转过身来，面对着滕侃。滕侃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只把头低垂着，不敢正觑狄公一眼。狄公锐利的目光盯着他，冷冷地说：“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从不指责任何人。你第一次到西门南街那个秘密妓馆去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你必须对他们的关系加以证实。若是你那时冲进房去将他们两人当场拿获，或者羞愧地跑回家来俏悄自尽，或者采取其他天晓得的不顾一切的激烈行动，我就会相信你是真爱你的夫人的。然而，你第二次又到那儿去偷看他们，这就暴露了你变态的心灵和堕落的本性。同时也给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确凿证据——滕相公，就此告辞了。”

狄公稽首施礼，拂袖而去。

乔泰牵着两匹马正在衙门的庭院里等他。

“老爷，我们真的就回蓬莱去了吗？”他问。“你在这儿可呆了只有两天哪！”

“够长的啦！”狄公答道。

他们出衙门上了大街，跨上马鞍，加了一鞭，从西门驰出了牟平县城，沿着城外绿杨荫里一条沙堤放辔驰驱着。

狄公忽然感到衣袖里还留着什么东西，他勒定缰绳，止住了马，伸手一摸，原来是印着“沈墨、福源商号牙侩”的最后一张大红名贴。他笑了笑，将它撕得粉碎。又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手心中的那些红色碎片，然后甩手扔去。

碎片在狄公的马后飞舞了一阵，慢慢和扬起的尘土一同落到了地上。（完）